武俠世界

500

鄭野叟先生繼「俠士英靈錄」後撰著
「嶺南英烈傳」民間歷史故事。

本故事敘述南宋及明朝時代嶺南，廣東，廣西，福建境內之英雄人物奮起抵抗元朝與滿清之壯烈事蹟，作者是從前人筆記稗官野史中，搜集資料甚豐撰寫此故事，由501期開始，每期刊出一人事蹟，謹此預告。

風塵五傑（兩期完俠義中篇）「上」
義勇護孤兒　單騎却敵……金　羽　3

原野俠踪
精選武俠奇情短篇……楊振球　11

百變奇魔（現代社會打鬥小說）
鐵拐俠盜故事（大結局）……馬　雲　21

蹄印天下（新派武俠長篇）
强嚥熱血事讎仇……秦　紅　34

金筆血掌蛾眉刀（新派武俠長篇）
智珠在握煽風火……慕容美　41

戒刀（新派武俠長篇）
血染山頭斷腕還……黃振芳　47

黑道風雲（一期完武俠短篇）
情天可補憾　恨海永難塡……伯　榮　57

沉船明珠（木蘭花故事之卅七）
打撈沉船　武官遇刺
旖旎風光　迷朦鬼影……魏　力　71

塚中奇俠
俠士英靈錄……鄭野叟　82

血路（新派武俠長篇）
貌如仙子心如蠍……東方英　89

多情劍客無情劍（新派武俠長篇）
公子多情情不貳……古　龍　99

洛陽俠少洛陽橋（新派武俠長篇）
巧排縱馬歸巢計……諸葛青雲　105

武林牢（新派武俠長篇）
武林聖地驚巨變
神女峯頭創新牢……秦中客　111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34.00
一年港幣$6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39.00
一年港幣$76.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台北漢中街一號　電話：三四七〇〇

武俠世界

第50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六出版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1969）3月22日出版

每冊一元五角·
H.K.$1.50
Printed in Hong Kong

最動人的故事
最流利的文筆

蛇鬼山鬥蠱記

越南的施蠱術，源出於蛇鬼山。本書以鬥蠱爲經，愛情爲緯。描寫書中女主角與男主角的情愛，貞堅金石；述及蛇鬼山蠱王鬥法，驚動地天。香艷刺激，彙而有之，這是一本不可不讀的奇書。

全書二〇二頁
定價港幣二元

史金著

蛇鬼山鬥蠱記
民間歷史俠義小說　史金著

武林出版社出版　環球出版社發行
香港上環（高陞戲院對面）新街七至十三號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四線）

兩期完俠義奇情中篇

金　羽•文
董培新•圖

風塵五傑（上）

義勇護孤兒　單騎却敵

剛過了重陽不久，居庸關一帶已然刮起寒冷徹骨的北風，而且終日陰霾遮天，看將上來，就要降雪了。

經過連年兵禍天災，居庸關一帶的百姓，早已生計艱難，何況，今年的隆冬來得如此提早，敢情連天老爺竟也全無半點憐憫之心，要將這些哀民驅之於絕不成？

果然天意如此，未到酉牌時分，宛似棉花般的雪花自天而降，瞬眼之間，已然將這荒蕪枯糜一片的田野的遮成白澄澄一片。

在這荒蕪田野一隅，蓋搭着一間竹樑茅屋，倘若在那明媚時節，這所翠竹茅屋倒也雅緻別具，詩意盎然，可是，在這嚴寒荒蕪的現狀之上，却使人倍覺淒涼。

可是說也奇怪，祇見這所茅屋之中露出一絲螢燭之光，驀地傳出一陣清朗的吟讀之聲，竟然遠達里外，依然清晰可聞，中氣充沛，顯然內修已臻絕頂。

這所茅屋中的雅士，甫吟畢一首蘇公的牧羊卷，忽地又提高嗓門，吟道：

「陡聞馬蹄聲，
有客遠方來，
憾未掃碍雪，
啓門恭身迎。」

吟聲剛止，祇見竹扇啓處，屹立着一個年約二十七八歲上下的儒士，身穿一襲玄布寬袖大袍，負手屹立，雖見雪花迎面飄來，然而瞬即溶化，由此情形，可見此人非但內功已臻上境，且傲氣懾人。

果然剎那之間，在那雪地之中馳來四匹健馬，馬上的四個大漢，非但個個肩披裘，同時都在臉上遮戴着一條黑巾，祇露出四對靈活的眼睛，橫騎排圍在茅扇之前。

那儒士秀目略爲一轉，把他們望了一眼，臉上依舊神色自若，稍爲噓了一口氣。

「龐彌恭候中原四雄已久，李氏昆仲，果屬信人，不惜冒雪而來，龐某有失遠迎，萬望賢昆仲海涵。」

這名喚龐彌的中年儒士，徐徐說畢，神色非常鎮靜。

此時，四騎中果有一人冷漠一笑應道：

「龐彌休得佯作鎮靜，你若是英雄好漢，焉會避到這荒涼所在，咱們不是三歲孩童，切莫豪詞訛人，倘若曉識時務，快快將那宋遊後人的匿藏之處坦言說出，如若不然，休怪咱們中原四雄手不留情。」此人叱喝甫畢，立即採取行動，祇聞「鏘」地一聲，四個大漢不謀而同，一齊拔劍出鞘，四道寒光，交叉互映，在這黝黑雪夜之中，却又見耀眼明皓，寒氣迫人。

龐彌負手而立，饒是寒風勁拂，雪花迎面吹來，却是絲毫無畏懼之色，容情坦然，傲笑如故。

李氏昆仲四人，劍光急幌之下，已然分圍茅廬之前，分明伏勢而來，若不得手，未肯罷休。

龐彌署爲顧盼之下，傲笑一聲道：「中原四雄果非善與之輩，迢迢千里冒寒而來，龐某已曉有此一日，可惜宋大俠的哲嗣在寒舍恭候大駕太久，於三日之前，赴洛陽去了，龐某交代已畢，琴童！」

龐彌剛將琴童兩字出口，祇見茅屋之中，有一聲清脆的應聲，灰影一飄，瞬眼之際，躍出一個四尺不滿的侍童，已然恭立道：「琴童在！」

龐彌依然負手而立，遂道：「中原四雄雪夜光

臨，可惜未備佳釀，爲四雄祛寒，何況今宵白雪飄飄，我一時詩興大發，無暇待客，眞恐失禮，故而囑你代我送客。」

龐彌這幾句話，乍聽甚爲謙虛，可是細細辨味，分明冷嘲熱諷，以言折辱中原四雄，果然其言甫畢，中原四雄李氏昆仲齊聲叱喝，翻身下馬，揮劍就向龐彌進襲而至。

那裏知曉，茅屋門前已起干戈，龐彌却睹如未見，畧一轉身，竟然緩步向屋內走了進去，祇聞他口中低聲吟道：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荆軻呀荆軻，枉你爲燕國上卿，空負流血五步豪志，却反被嬴秦制服，授首秦殿。」

龐彌似吟非吟，似道非道，已然行入屋內，門外那李氏昆仲四人，早已揮劍向茅屋衝來，祇見那個十一二歲上下的琴僮，清脆喝道：「我家中人已然下諭擋客，列位且請留步。」

琴童一邊喊喝，祇見他隨手揮處，分朝中原四雄肘腕之際點去，迅似閃電，一幌之間，已將李氏昆仲緊握的利劍奪取過來。

李氏昆仲名馳中原，亦非泛泛之輩，就算佔不到便宜，也未必會失手而歸，焉知來到居庸，好不容易找到龐彌的下落，祇乍一見面，就被羞辱一場，何況龐彌既自己不出手，囑咐琴童在這一招之間已將兵器奪去，這等恥辱，何能留顏。

中原四雄畢竟也是有血氣的豪士，祇聞老大李伯銘傲笑一聲，朗道：「龐彌果然不愧風塵五傑的名頭，李氏兄弟輸得口服心服，這搜索朱逆遺孤之事就此罷休，俺李伯銘索性賠上這條老命，以示敬服。」

李伯銘說至此際，已從懷中摸出一柄利刃，一如閃電，反手就朝自己當胸刺下。

正在此時，却聞有人高喝一聲：「且慢！」一條白影忽從茅屋之上翻下，快得尤勝電光火石，竟把李伯銘手中的白刃奪下。

適才琴童奪劍雖快，可是此人翻身從屋簷躍下，而將李伯銘手中的利刃搶去，又快上不少，單憑這一氣呵成的身手來看，已然知道來人的武藝已臻上乘。

這時候，休說李氏昆仲陡覺一驚，就算躊躇滿志的琴童也愕然失色。

可是此人甫將李伯銘手中利刃搶到，龐彌亦已躍出，祇見灰影閃處，竟然畧予揮手之下，已將此人搶來的那柄利刃奪取到手。

從李伯銘探囊掏取利刃，而至龐彌從那不速之客手中反搶過來，僅在利那之間，一個奪得快，一個搶得尤快，故而除了龐彌臉上依舊冷傲之外，其他的人個個不約而同對着龐彌愕望。

龐彌畧將眼眸一轉，落在那不速之客的臉上，緩聲輕道：「龐某畢竟不學無術，有勞東廠周公公枉駕，猶未知曉，死罪死罪。」

這東廠周公公，祇見他面赤膚白，兩鬢微白，一對眼睛閃閃生光，一望而知，定是內外兼修的高手。

周公公雖在東廠任職侍衞，武藝尚未攀宮中一流水準，可是他那「鐵手鋼指」的名頭，却已名馳武林，生平不用武器，單憑兩條血肉所構的手臂與十隻手指，尤勝名劍寶刀，故而周豫公公，在東殿之中，除了東廠總管戴子良之外，論武功已然獨步同儕。

此番周豫奉了東廠總管戴子良密諭，暗隨中原四雄來此居庸關尋找風塵五傑之「儒傑」龐彌，追查宋謙遺孤下落，中原四雄昔日曾經敗在戴子良手下，比武之時，雙方曾經許下諾言，輸者終身爲役，因此，中原四雄李氏昆仲雖則明知爲虎作倀，可是維護信諾，祇得抱怨而來。

可是東廠總管戴子良爲人奸詐多疑，那肯深信，因此暗派周豫暗中監視，追踪而來，周豫眼見李伯銘甫出手即被龐彌的琴童辱敗，意欲自尋短見，立即出手阻止。

想不到龐彌聞聲而出，剎那之間，又將「鐵手鋼指」周豫搶來的利刃奪取下手。

周豫雖非易與之輩，可是敗在變生倉卒之下，也驚得目瞪口呆。

此時，四野靜寂一片，北風雖勁然而在這茅屋之前，却靜得可聞落針，龐彌忽地收斂傲笑，露出一派嚴肅容情，沉聲道：「中原四雄絕非歹惡不赦之輩，祇因屈敗戴子良之手，爲維信諾，來此居庸，龐某雖則不才，却知大丈夫信諾之道。江湖之上講究信義，何況李氏昆仲生猶比死難受，既然有此機會，何苦讓他貪生，死了也罷。」

龐彌說畢，就將利刃一舉，朝着李伯銘扔了過去。

李伯銘接過利刃，心頭驀覺一怔，知道這是龐彌成全自己，人無不死，心忖：昔日自己敗落在戴子良的手中，許下諾言，反悔已然不及，何況自己身爲中原四雄的老大，在江湖上多少有些名頭，如今幹着爲虎作倀的事兒，確屬不該，不如就一死了斷這場糾葛，自己一死，替三個胞弟釋去重負，從此讓他們心安理得的行走江湖，再也不怕被俠義之士取笑。

故而李伯銘畧爲思忖之下，臉上忽地露出一股開朗欣色，對着龐彌恭身一揖道：「龐大俠果然通曉大義，伯銘雖死，尤感於偷生，成全之處，伯銘祇能來生報答了。」

李伯銘說畢，反手就將利刃朝腹部刺入，祇見他身子畧爲一顫抖，面露笑容已然自盡身亡。

龐彌傲笑齊斂，極目對着周豫瞪望，冷冷說道：「周豫，中原四雄果然是重性義氣的血性漢子，如今李伯銘已然爲維信諾而亡，中原四雄與東廠總管戴子良的一筆恩怨已可一筆勾消，龐某交代已畢，爾等休要再在此胡鬧，快快去吧。」龐彌說得冷漠，衆人聽得更覺別有一番滋味，中原四雄中死去的李伯銘，既已自盡以示信義，三雄心裏也都明白，因此，三人忙將大哥屍體移上馬背，各自躍上馬背，揚鞭騁馳而去。

龐彌目送三雄離去，側首向恭立一旁的琴童說了一聲，「掩門！」逕自又朝屋內走了進去。

這聲掩門，竟將堂堂東廠高手周豫冷落一邊，分明龐彌眼中全無「鐵手鋼指」周豫這樣人物，可是，周豫也端的涵養深固，祇見他神色自若，未待琴童閉下茅扉，亦已掉首轉身向西捷步而去。四壁野又恢復一片寂靜，雪花越落越大，似將這荒蕪的僻區染上一片白色。

儘管這荒蕪之處，觸目所見一片荒涼，可是在那居庸關卡關中却囂鬧一片，尤其是通衡關卡城門的那條大街之上，雖然瀟天大雪，可是在那家悅賓樓的門口的大火爐，却爆出炭火，熱騰騰將那些甫落下來的雪花，瞬即融化。

悅賓樓的門口，掛着一排紅白分明的北口肥羊，店伴高聲嚷道：「咱們的羊肉，地道北口佳選，爆涮烤隨意啊！」店內早已坐滿食客，一個個筷挾切得好似薄紙的羊肉畧在鍋水中一浸，滲了一些醬油就朝口中送去，個個吃得面紅耳赤，祇有一個食客例外，祇見他滿面愁容，縮坐在一角，一聲不响，祇顧獨自喝着悶酒。此人愁眉百結，顯得心事重重，而且不時偷朝店門外觀望。

悅賓樓中，食客高談濶論，鯨吞狂嚼，店小二正在忙碌招呼，倒也將這個獨坐一隅的顧客忘懷，好在這個顧客也落得清靜，故而將一壺白乾喝完之後，也不再喚店伴拿酒。

就在這時，祇見門外走進一個神情慌張的中年漢子，手挽着一個年約五六歲左右的男童，剛踏進門內，就朝四邊探望，見到那個獨坐一隅的老人之後，頓時如釋重負，急忙挽着那孩童，兩脚三步奔了過去。

這中年漢子奔到老人面前，忙不迭拱手，隨壓聲道：「龐福不辱所命，安公子一路無恙。」

老人瞬即愁眉齊散，臉上露出一股欣慰莫名的神色，也不對那漢子答話，立即將這孩童抱在懷中，頭，喃喃語道：「相貌堂堂，尤勝其父，期以未來，必成大器。」

老人一邊說着，再也忍不住興奮之情，熱淚盈眶溢流而下，便將這孩童抱坐在一邊空椅上，方始對那名喚龐福的漢子說道：「龐福，你一路辛苦，不必客氣，快快坐下。」

龐福忙不迭恭身一拜，便在下首坐下，那老人揮手叫了店伴，點了一鍋骨湯子，喚了二十碟切片羊肉，又要了一壺白乾，便向龐福問道：「我五弟近來好否？」

龐福答道：「五爺安康，囑咐小的見了大爺，向大爺問好。」

老人點了點頭，這時店伴已將炭爐和一大鍋沸騰的羊骨湯端上來。

正在此時，突聞門外「豁喇喇」一陣馬蹄之聲，止於悅賓樓前，說也奇怪，原來囂鬧一片的悅賓樓，頓時爲之鴉雀寂聲，而且，個個食客都露出一片驚慌之色。

老人聞得馬蹄之聲，神情一轉，忙將坐在一旁的孩童移靠在自己的脅下，而那一旁坐着的龐福，瞬也露出驚慌莫名的神情，對着老人凝望。

老人畧爲驚慌之下，却露出一股莊嚴的神色，輕輕對着龐福說道：「龐福，倘有變生倉卒，你定要護着宋公子，如有機會，你伺機奪門而出，三爺住在大街末端的那家雲來客棧之中，你速速帶宋公子投奔三爺。」

龐福正欲回話，門外已踏進九名錦衣侍衞，爲首一個，祇見他身穿紫紅錦袍，年約六十上下，白髮白眉，甚爲瘦長，可是此人神情奕奕，雙頰赤紅，目光似電，閃閃迫人，令人一望而知是一個內修已臻化境的絕頂高手，此人用目一掃，眼光落在老人與那孩童的身上。

老人陡見那錦衣侍衞將視綫落在自己身邊的孩童身上，心頭不由一怔，那錦衣侍衞却目露兇光朝老人所坐之處緩步走了過來。

那孩童畢竟年稚，見得老人與龐福好端端面前放着一碟碟羊肉，而不動筷箸，竟然對着那錦衣侍衞愕望，就朝老人詢問道：「你們一天到晚，拉着我東奔西走，我肚餓得很，爲何不讓我吃東西？」

老人聽得孩童開口發問，饒是强作鎮靜，也不由得頓時變色。

那錦衣侍衞却頓時露出一股陰笑，也不與老人答話便向稚童說道：「龍官，你別着急，我早預備京城中的好吃東西，快快過來，我抱你去吃。」

這稚童聽得這錦衣侍衞之言，却搖了搖頭，說

道：「不！我不認識你，我參參說，別吃陌生人的東西，他們都是壞人。」

老人聽聞，忽地仰首一聲大笑，竟然朗聲說道：「龍官不愧將門之後，小小年紀，眼光却尤勝成人，皂白分明，好歹立判，這些陌生人確是壞，不能被他們所騙。」

老人這幾句話，直將那錦衣侍衞氣得面青，祇見他一聲陰笑，忽地雙手齊張，陡地出招，朝着老人兩額之際指了過去。

變生倉猝之下，老人似乎早已有了提防，眼見錦衣侍衞驀地出手，竟然絲毫不慌不忙，微將右手朝上一托，堪堪朝着錦衣侍衞腹部拍了過去。

老人這一招，粗看上去，平凡無奇，可是在行家眼中看來，却是驚心動魄的險招，分明抱着同歸於盡，竟然不拒錦衣侍衞，反朝錦衣侍衞腹部要害之處拍去。

倘若錦衣侍衞不收手擋拒老人之掌，雖則可取老人之命於俄頃之際，可是自己這條命也得賠上。因此，老人走險錦衣侍衞却不能如此，於是急忙縮手仰身，倒躍避出三尺。

老人畧舒驚色，一邊將托出的右手立刻收回，一邊却將那孩童捐起，頓朝龐福拋去，急道：「快走！」龐福也把子孩接過了。

老人話猶未了，雙足一蹬，便朝那錦衣侍衞撲了過去，其快迅若閃電。

老人雖快，那錦衣侍衞也不怠慢，却也將身迎了過來，一邊襲道：「別讓鳥兒飛跑！」

門口那侍衞，聞得錦衣侍衞之言，不約而同刀劍一齊出鞘，一字並排，持刀橫劍擋住去路，龐福接住孩童，正欲奪門而出，眼見八名侍衞，已然擋住去路，路口又窄，又不禁臉色頓變，暗呼不妙。

老人與錦衣侍衞湊在一堆，雙雙揮掌，已然各出所學，盡力搏鬥，可是老人眼見八名侍衞擋住門口，龐福抱着孩童不能奪門而出，難免分心。

高手對招，那能稍有疏忽，老人分心之下，瞬見錦衣侍衞單掌伺隙劈向老人左額，頓生險象。

老人那會不知錦衣侍衞來招凶險，可是老人似乎有意以險弄險，陡將身子微微一側，堪堪讓過來招，忽出左掌反朝錦衣侍衞迎面拍去。

老人這一招來得甚是兇煞，錦衣侍衞不禁頓時變色，萬萬想不到老人居然在輕易之下避去自己一招，竟然從容不迫反掌還招。

高手對招，那裏能容考慮，錦衣侍衞萬般無奈，祇能閃避，故而雙足一蹬，將身躍出。

老人眼見錦衣侍衞躍避，原本足以追上乘機進擊，可是有鑒於龐福手抱孩童，被那八名侍衞橫劍擋住去路，因此祇能捨了錦衣侍衞，隨手抄起一隻長椅，平橫在胸，陡朝那八名侍衞擋立之處掃了過去。

這時，悅賓樓內的食客，個個驚得面無人色，有的縮在牆角，有的匿在桌下，故而偌大的一個店堂之內，祇有那八名侍衞橫排在門口，因此，老人持椅掃去，這八名侍衞唯有揮劍以擋。

老人雖老邁，可是力道却也不小，祇見他持椅掃去，在那八名侍衞齊齊將利劍擋來之時，老人陡將木椅脫手，忽地着地一滾，竟朝八名侍衞脚踵揮掌擊去。

這一招端的奇異奧妙，老人一邊着地滾擊，一邊高嚷：「龐福，快走！」

龐福見得老人連走險招，志在讓自己有隙可乘，故而早在一旁伺機而待，如今又見老人滾地朝那八名侍衞擋立之處掃了過去，於是緊抱孩童，立即蹬足躍起，奪門而出。

龐福饒是機靈，那錦衣侍衞却也不甘失機，眼見老人滾擊，亦已躍身而起，竟然捨了老人，陡朝龐福迎擋過去。

錦衣侍衞奇快無比，眼見伸手之下，已然攫住龐福，而且左掌同時掃出，朝準龐福腦頂拍下。

這幾個動作，都在一剎那間形成，此時老人祇顧朝那八名侍衞脚部擊去，人躺在地，饒算是他功力非凡，也難能兼顧龐福安危。

因此，那邊廂龐福一聲慘叫，腦漿濺出，這邊廂四名侍衞也齊聲驚呼，紛紛倒地。

龐福被那錦衣侍衞擊斃，雙手一鬆，那孩童頓時脫落，這孩子年紀很小，還在驚慌中，祇見那錦衣侍衞面露陰笑，順手朝那孩童腦頂拍去。

這時候，老人就算身生八臂，也是鞭長無及，祇見他雙目之中，露出一股又驚又悲的神情，一聲叱喝，宛似大鵬展翅，陡朝錦衣侍衞撲了過去。

正在此間不容髮之際，陡見錦衣侍衞朝孩童腦頂上拍下之掌垂下，目露驚色，急忙朝四邊狩望。

就在錦衣侍衞驚望之時，老人已然撲到，可是老人也覺得非常詫異，未知錦衣侍衞何以突然住手，故而揮掌之際，也是畧爲沉滯。

錦衣侍衞露出心不在焉的模樣，眼見老人撲擊而來，竟然不還拆，祇是閃避，老人見孩童無恙，於是急忙抱起孩童，也不朝那錦衣侍衞進招，就朝門外躍出。

錦衣侍衞眼見老人抱着孩童逃跑，頓又驚悟，忙不迭抄路擋去，焉知陡聞一聲大喝，有人朗聲說道：「朱振峯，昔日你拜受宋大俠網開一面之恩，爲何泯沒天良，要幹這趕盡殺絕之事！」

原來這錦衣侍衞名喚朱振峯，號稱「鐵臂手」即蹬足躍起，奪門而出。

龐福饒是機靈，那錦衣侍衞却也不甘失機，眼

，昔日稱霸江南，被譽爲江南三霸之一，生平少用武器，單憑兩條手臂打出名頭，被東廠總管戴子良羅致在麾下，在東廠十名錦衣侍衞中也算得上乘高手。

焉知奉命前來搜捕宋謙遺孤，明查暗訪之下居然獲得綫索，宋謙的遺孤在此，已由風塵五傑之一的「儒俠」轉送五傑中的「仁俠」君懷忠，因此便星夜趕來居庸關，準備立此大功，焉知眼見自己得手之時，忽被人用一隻筷箸擊中自己腕肘，以「鐵臂手」的功力，竟在不知不覺之下受襲，對方不問而知，定是一個絕頂高手，因此，他驚懼之下，心情矛盾起來。

此時「仁俠」君懷忠已然抱了孩童奪門而出，「鐵臂手」朱振峯明知已有高手在旁暗助宋謙遺孤，可是那肯甘心，於是陡將臉色一沉，咬緊牙關，蹬足躍起，準備追趕。

「鐵臂手」朱振峯歹生胆邊，却見輕風一拂，一條人影迎面撲來，未待躍出，已被制住。

來人倒也和氣，並不出招，祇用手朝着朱振峯宛似稚童一般輕放在地。

這一驚，端的驚得朱振峯背流冷汗，急忙循目望去，祇見前面屹立着身穿灰衣的中年漢子。

此人手無寸鐵，面露和藹笑容，見得朱振峯定下神來，竟然恭身一揖，緩道：「草民余宗植拜謝朱公公網開一面之賜。」

余宗植不說尤可，道出姓名，休說那八名侍衞一齊變色，就是已然强作鎮靜的「鐵臂手」朱振峯也嚇得不寒而慄，呆若木鷄。

暫時將悅賓樓內之事擱下，且說「仁俠」君懷忠抱了孩童衝出重圍，急朝大街盡頭奔去，可是跑了一程，却又止住了脚步，突向橫巷竄了進去。

「仁俠」君懷忠剛竄入橫巷，却見一個身披襤褸的老嫗將手一招，輕道：「大哥，快快上車。」

君懷忠循着老嫗手指之處望去，果見一輛載滿枯柴的騾車，並有一個老翁站在車旁，於是，他急忙跑了過去，將孩童交給老翁。

老翁接過孩童，祇見他將車邊幾根枯柴移開，頓時露出一個藏身之處，就將孩童塞了進去。

這孩童端的已經飽受驚嚇，祇能任人擺佈，倒是那老嫗細心，忙在懷中取出一個饅頭，塞在孩童手裏，一邊向「仁俠」君懷忠問道：「大哥，你怎麼不上車？」

君懷忠一聲苦笑，忙道：「三妹，你我身受宋大俠大恩，未能報於萬一，雖則妳與二弟已趕來，可是前途茫茫，看前途未可樂觀，這居庸關一帶，鷹爪四佈，還有許多事我要去辦，何況三弟受傷在身，我焉能袖手不理，你與二弟快快去吧。」

這老嫗粗看上去，年紀與「仁俠」君懷忠相彷，可是細細一看，祇見她一對明眸甚是精瑩，顯然是化裝而來，如今聽得君懷忠之言，點了點頭，眼眸之中迅速湧出了兩滴熱淚，吸道：「如此，大哥多多保重。」

「仁俠」君懷忠强忍悲慟，畧爲頷首之下，轉身就朝大街走了過去，於是，老翁與老嫗，互遞一眼，雙雙上車，柳鞭一揚，驅騾啓行。

老翁一邊驅車前進，轉到大街街上，祇見街上刀槍並立着的士兵，老翁迅朝身旁老嫗投了一眼，一邊故意嚷道：「列位大叔小心。」

企立兩旁的兵丁，見得騾車之上坐着一男一女兩個老人，倒也不予盤問，可是騾車來到城門關卡旁邊，却見「鐵臂手」朱振峯率領八名侍衞却已從褲破絮棉襖的老嫗將手一招，輕道：「大哥，快快上車。」

君懷忠循着老嫗手指之處望去，果見一輛載滿枯柴的騾車，並有一個老翁站在車旁，於是，他急忙跑了過去，將孩童交給老翁。

老翁接過孩童，祇見他將車邊幾根枯柴移開，頓時露出一個藏身之處，就將孩童塞了進去。

這孩童端的已經飽受驚嚇，祇能任人擺佈，倒是那老嫗細心，忙在懷中取出一個饅頭，塞在孩童手裏，一邊向「仁俠」君懷忠問道：「大哥，你怎麼不上車？」

君懷忠一聲苦笑，忙道：「三妹，你我身受宋大俠大恩，未能報於萬一，雖則妳與二弟已趕來，可是前途茫茫，看前途未可樂觀，這居庸關一帶，鷹爪四佈，還有許多事我要去辦，何況三弟受傷在身，我焉能袖手不理，你與二弟快快去吧。」

這老嫗粗看上去，年紀與「仁俠」君懷忠相彷，可是細細一看，祇見她一對明眸甚是精瑩，顯然是化裝而來，如今聽得君懷忠之言，點了點頭，眼眸之中迅速湧出了兩滴熱淚，吸道：「如此，大哥多多保重。」

「仁俠」君懷忠强忍悲慟，畧爲頷首之下，轉身就朝大街走了過去，於是，老翁與老嫗，互遞一眼，雙雙上車，柳鞭一揚，驅騾啓行。

老翁一邊驅車前進，轉到大街街上，祇見街上刀槍並立着的士兵，老翁迅朝身旁老嫗投了一眼，一邊故意嚷道：「列位大叔小心。」

企立兩旁的兵丁，見得騾車之上坐着一男一女兩個老人，倒也不予盤問，可是騾車來到城門關卡旁邊，却見「鐵臂手」朱振峯率領八名侍衞却已從悅賓樓中出來趕到關卡。

朱振峯臉色沉重，雙目炯炯不停轉幌，見得騾車，就朝八名侍衞吸了吸嘴，一邊道：「搜車！」

老翁聞得一聲「搜車」頓時臉色陡變，此時，八名侍衞已然圍了過來，老翁忙道：「大叔！我們車上却是枯柴，又無違禁之物，請看在我們年邁的份上，千萬別弄亂了枯柴，使得我們年邁之人又忙一個不停。」可是，老翁此語甫畢，身旁的老嫗反向老翁埋怨道：「老頭兒，你眞是老昏了頭，這些是那老嫗細心，忙在懷中取出一個饅頭，塞在孩童大叔吃的是皇家粮，受的是皇恩，朝廷之命焉能反抗，何況我們又無禁品，讓他們搜個明白便了。」

老翁聽得老嫗之言，頓時爲之目瞪口呆，可是那老嫗却磊落大方，神色自若，好似有氣無力，手忙脚亂從騾車上走了下來，一邊說道：「大叔，公事公辦，你們搜索便了。」

這八名侍衞，對這老嫗打量了一眼，正欲搜索，「鐵臂手」朱振峯遙見一輛敞篷馬車從大街那邊駛了過來，於是，就朝八名侍衞說：「放他們出關，不用搜了。」

於是這八名侍衞也懶得搜索，將手一揚，其中爲首的侍衞就道：「快走！」老嫗急地搖了搖頭，却道：「大叔，朝廷的王法焉能草率，你們還查一個清楚，也好待我出了城門，在城外最後一道關卡繳付關符。」

這時，早有守城官吏拿了一塊竹符過來，就向老嫗說道：「老太婆別再嚕唆，關符拿去，快快去吧。」

老嫗歡天喜地在那官吏手中接過關符，急忙攀爬上車，連聲向那官吏道謝了一番，就向老翁說道：「老頭兒，我說今晨喜鵲齊鳴，定有好事，果然靈驗，遇上了這幾個貴人，省了我們不少氣力，快

快走吧。」

老翁頷首稱諾，莞爾一笑揚鞭揮騾，車就出關而去，漸漸走入雪地之中。這輛騾車剛走，那八名侍衞就朝那輛敞篷車圍了過去，就算將身躲在城門，守衞亭內的「鐵臂手」朱振峯也忙從亭內走了出來，微將身一幌，瞬即躍至車前。

「鐵臂手」朱振峯臉色猶比雪寒，祇見他雙目炯炯，就向御車那健漢問道：「可有關符出關？」

那健漢雖則身爲御車之僕，可是，看來滿面傲色，竟然慢吞吞答道：「咱們主人出關入關，從來不要關符，你問來作甚麼？」

「鐵臂手」朱振峯身爲東廠錦衣侍衞，乃奉皇帝欽命前來緝拿宋謙遺孤，休說這個御車之僕，就算是鎮守邊關的守將，也要讓他三分，因此，滿腔怒火，不由分說，雙足一蹬，揮手就朝那健漢當胸拍去。

那八名侍衞眼見朱振峯陡地出手，立刻將這輛馬車圍得水洩不通，其中有兩個侍衞，大概剛才在悅賓樓受了「仁俠」君懷忠的一擊，正愁怒火無處發洩，於是各將手中利劍分從兩旁刺來，立刻將那四健馬刺死。

此時，車上那個健漢見朱振峯不由分說，已然躍身擊來，倒也驚嚇不少，正在此際，陡聞一聲叱喝：「住手！」朱振峯怒極出招，全力以赴，耳畔雖則聽得車內之人高喝住手，可是心裏却仍未減怒火，因此不予理會，祇聞那健漢一聲慘叫，立刻被擊斃摔倒在雪地之中。

朱振峯既見自己一招得手，心裏不禁反生疑竇，對方祇不過一個區區御車之僕，眼見自己這身打扮，並非泛泛小官，怎會如此傲慢，何況這裏又是邊關重鎮，休說朝廷懸賞千戶，緝拿宋謙遺孤，就算平時，出關入關，也要嚴受盤問，此時，朱振峯雖則將御車健僕擊斃，耳畔仍聽到車中有人高喝「且慢」兩字，却似春雷一般，懾驚心魄。

果然，朱振峯思念未畢，馬車之中走出一個英俊少年，瞧他年甫弱冠，神態却甚穩重，而且舉止洒脫，舉手投足之間，露出一脈公子哥兒的氣派。

這少年肩搭一襲輕裘玄披，頭戴冠巾，正中鑲皓白寶玉，就以這身份打扮，就令人見而生懼。

這少年，踱步跨下馬車，朝着朱振峯上下打量一眼，語氣沉重地便問：「你是何人，官拜甚麼職位？」

朱振峯饒是氣燄萬丈，聽得少年發問，也不禁陪個笑容道：「本官姓朱，官封御前錦衣侍衞。」

這華服少年聽得朱振峯之言，隨即冷哼一聲，冷道：「原來是東廠錦衣侍衞，我以爲是甚麼一品大官，我且問你，你不在宮中，來此邊疆作甚？」

朱振峯聽得這少年之言，心中不免倍感驚訝，一時揣測不出這少年究竟是甚來頭？甚麼身份。

因此，朱振峯祇得又陪着小心答道：「本官前來邊疆，乃奉東廠總管戴子良公之諭。」

華服少年聽畢，忽地臉色一變，竟然愕在一邊，接着便不再追問，顯然心事重重的模樣。

朱振峯畢竟是老謀深算之人，乍見這少年聽見自己道出東廠總管戴子良的名號，頓時變色，不禁頓啓疑心，立刻面色一沉，便問：「你是何人？見了本官竟然問長問短！」

說也奇怪，這少年好似懷着莫大的心事一般，怔在馬車之旁，彷彿對朱振峯的話未曾聽到一般。

朱振峯睹狀，心裏又多了三分疑惑，於是喝了一聲，又道：「你聽到了沒有，你是何人？」

這少年猛地循聲朝朱振峯怒瞪了一眼，語氣沉重說道：「休說是你區區一個錦衣侍衞，就算東廠總管戴子良在此，也不配問我是誰？」

饒是朱振峯忍耐再好，聽得少年口出此言，心中怒火更盛，何況又當着八名侍衞與鎮守關邊的官吏，那肯就讓這少年搶白，於是羞極生怒，叱喝了一聲：「你想找死！」一邊就揮動雙掌，陡朝那少年襲擊了過去。那少年正對着朱振峯瞪目怒視，陡見朱振峯老羞成怒之下出手，一時倒也未提防，不禁爲之又驚又怒。

朱振峯怒極出手，早已將甚麼顧慮丟諸後腦，因此，用上了九成功力直朝那華服少年當胸擊去。

說時遲，那時快，朱振峯鐵臂剛出，陡見馬車之中閃出一條人影，迅若飛鳥，就朝朱振峯迎了過去。

朱振峯在東廠十名錦衣侍衞之中，也非泛泛之輩，陡見馬車中躍出一人，宛若迅電一般朝自己迎來，知道此人必是一流高手，當下焉敢怠慢，而且朱振峯有恐硬碰吃虧，故而忙將雙手急急收回，避重就輕，就朝此人迎撲過來的這道勁力微微借力，立卽將身閃落在馬車之旁。

朱振峯急忙定身朝那人觀望，祇見竟是一個美似花的花訊少婦，竟然比自己猶快，安逸地站在自己身邊，不過秀眉緊皺，朝着朱振峯輕叱一聲說道：「你這個人怎的這般兇惡，我家公子又沒有得罪你，你斃了我家良駒，殺了我家御車之僕，現在呀，竟然又出手要傷害我家公子。」

朱振峯聽得這花訊少婦語氣甚是傲慢，分明有恃無恐，因此，急忙堆起了笑臉，說道：「適才之事，絕非在下過份，祇是貴僕出言不遜，何況邊關重鎮，例向按車搜查，就算是皇親國戚，也不例外，尙祈海涵。」

花訊少婦一邊聽着，一邊却在臉上露出了笑容：「原來如此，我們倒怪錯你了，可是我家公子乃奉了當今皇上的欽旨，出關另有公幹，事屬機密，休說是你，就算東廠總管戴子良在此，我也不能向他直說，不過你既口口聲聲說是邊關重鎮不得草率，看在你衞護王法份上，前嫌就一筆勾銷，你快快替我們換上一匹駿馬，讓我們親自御車便行了。」

朱振峯聽得花訊少婦雖然說得甚是合理，可是說來說去，依舊未曾說出究竟是何身份，何況言語之中，露出竟是奉了皇上的欽命出關，又屬事關機密，因此，倒也不敢再查詢下去。

可是朱振峯又恐其中有詐，祇得又硬着頭皮，陪上笑臉向少婦恭揖說道：「原來兩位乃欽差大人，請恕卑職不知之罪，不過兩位既奉當今之旨出關，請出示關符信物，健馬早備，俾兩位趕程。」

這花訊少婦依舊笑容滿面，聽了朱振峯的說話之後，便在懷中掏出一枚碧玉，揮手就朝朱振峯扔了過去，一邊又說：「你說的倒也精明，這塊玉仔細看個清楚。」

朱振峯急忙接過這塊碧玉，此時，早有官吏掌燈湊了過來。

朱振峯細細將這塊碧玉端視了一下，不禁臉色頓變，立卽雙膝跪下，叩頭如似搗蒜，忙道：「微臣一時昏庸無眼，萬望公主恕罪。」

這少婦見到朱振峯竟然雙膝下跪，稱呼自己爲公主，不禁「噗哧」一聲笑了出來，就道：「看你這個人眞是滑稽，剛才兇得如此，現在却怕得這副樣，而且語無倫次，我又不是公主，你却朝我行起大禮，倒將眞貨冷落一旁，我看你呀，頭上敢情比別人多長一個腦袋？」

朱振峯聽得這個花訊少婦說出這番話來，心裏不免又驚又疑，急忖道：「難道我眞的鬼上了身，連這點竅門都看不出，敢情這個華服少年，是皇嗣不成？」

朱振峯忖至這裏，不禁嚇出一出冷汗，可是朱振峯畢竟在宮中躭了幾年，靈機一動，急忙雙膝一移，轉朝那華服少年跪下，一邊又叩了幾個頭，必恭必敬地道：「卑職實在身負皇上的欽旨，前來居庸關捉拿欽犯，初二出得京城，到今天，晝夜奔跑，未曾寢食安適，故而一時昏庸，萬望恕罪。」

這華服少年却不答口，等待朱振峯說畢，更不理會，竟然朝着車內慢步進去。

倒是那花訊少婦，冷冷一笑便道：「好啦，好啦，別再是這種可憐相，碧玉符快快還我，我也不跟你多說，你去吧。」

朱振峯頓時如逢大赦，便站起身來，恭身道：「待卑職立刻替您換上駿馬。」這時圍在馬車旁八名侍衞，也都個個嚇得面無人色，聽得那花訊少婦怨了朱振峯之罪，於是早已將一匹駿馬牽來，八個人十六隻手，刹那之間已然將駿馬配上馬車。

那花訊少婦端的身手不凡，待這八個侍衞騎上了馬，立刻雙足一蹬躍上了御位，祇見她揚鞭一揮，「拍」地一聲脆響，駿馬四蹄齊飛，就朝關外馳去。

朱振峯如釋重負，方始吐了一口大氣，焉知悶氣剛吐，陡見又有一輛四駿馬車似飛而至，朱振峯急忙循目望去，却見這輛四駿馬車，非但馬駿，而且裝飾得華麗非常，一看而知，這輛馬車的主人決非等閒之人。

朱振峯思念甫啓，這輛馬車瞬已駛抵，御者竟然身穿錦衣，袖鑲金色絲帶，朱振峯看在眼裏，不禁又暗吃一驚忙忖：「這又是甚麼一回事？適才明明有一個皇嗣過關而去，現在却又來一個皇嗣？」

這時，那身穿錦衣的御者便向朱振峯問道：「適才可有一輛馬車，載着一個少年出關而去？」

朱振峯連忙點了點頭，應聲稱是，那知「是」字出口，車內忽有人輕叱一聲：「飯桶！」其聲剛出，祇見一道金光閃亮的光芒，直朝自己面上擊了過來。

朱振峰那裏估計得到有此一着，饒是他老謀深算，見多識廣，也難明馬車內之人會突發暗器，何況發此暗器之人，非但力道勁快，而且異常準繩。

朱振峰知道車內之人一定大有來頭，不問而喻，功力皆遠超自己甚多，因此急忙一個仰身，雙足翻躍而出，饒是如此，這道金光還是將朱振峰的左腿擊中，踉蹌跌倒在雪地之中。

朱振峰剛跌倒在地，車內人却又輕叱說道：「的叫了幾個頭，便站起身來，恭身道：「待卑職立刻替您換上駿馬。」這時圍在馬車旁八名侍衞，也都個個嚇得面無人色，聽得那花訊少婦怨了朱振峯之罪，於是早已將一匹駿馬牽來，八個人十六隻手，刹那之間已然將駿馬配上馬車。

那花訊少婦端的身手不凡，待這八個侍衞騎上了馬，立刻雙足一蹬躍上了御位，祇見她揚鞭一揮，「拍」地一聲脆響，駿馬四蹄齊飛，就朝關外馳去。

朱振峯如釋重負，方始吐了一口大氣，焉知悶氣剛吐，陡見又有一輛四駿馬車似飛而至，朱振峯急忙循目望去，却見這輛四駿馬車，非但馬駿，而且裝飾得華麗非常，一看而知，這輛馬車的主人決非等閒之人。

朱振峯思念甫啓，這輛馬車瞬已駛抵，御者竟然身穿錦衣，袖鑲金色絲帶，朱振峯看在眼裏，不

車內之人說畢，錦衣御者就揮鞭驅馬，這輛馬車竟也出關疾馳而去。

朱振峰連碰兩個釘子，反而亂了主意，竟然猜不出這輛馬車中之人爲何要用暗器擊傷自己，於是急忙咬牙忍痛將左腿上被擊中的暗器拔下一看，朱振峰不禁嚇得爲之魂魄皆散，祇見一枚金符，上面鑄着：「欽賜金符」四字，朱振峰知道，使用這「欽賜金符」之人，是連東廠總管戴子良都懼怕三分的張祖義，這張祖義除了當今皇上與東廠總管戴子良知道他的面貌之外，宮中幾乎沒有第三個認識他，可是張祖義的武藝，據東廠總管戴子良再三提及，可稱高手中的高手，連戴子良也自愧不如。

——下期續完——

荒村僻野來俠客

江西綠楊莊，是一個豐衣足食的魚米之鄉，鄉民純樸忠厚，幾十年來綠楊莊從未聽說過有什麼搶刼或偷窃的事情發生，甚至於很平常的爭吵也沒有，他們彼此之間，友愛和善，眞像一個融洽的大家庭。

時值乾隆盛世——

突然有一個外鄉客，帶着個破布包裹，蹣跚地走進綠楊莊。

「噯喲，快進來歇歇，看你累成這樣子……」

「多謝老婆婆！」來客聲音有點啞，看起來好像十幾天沒有睡過，仍然不願失去禮數，對這位好心的老太婆出言表謝意！

「年青人有禮貌是件好事，想我那老伴兒，當年何嘗不是這樣子！」老太婆說時又想起死去的丈夫，急忙用衣袖去擦眼淚。

「老太太別傷心了！」年青人出言相勸。

「眞是的，我盡說這些陳年舊事，快進來吧，我去燒些飯菜！」

到這時候，年青來客老實不客氣提着那唯一的行李，走進了那間石屋，屋雖不大，可收拾得乾乾淨淨，桌上有個茶壺，來客見了，急忙衝過去，老實不客氣，將壺提起來，懸空往嘴裏倒茶，直到壺嘴上最後一滴都流進了他的嘴內，才依依不捨放下茶壺。

「哎喲，你是怎麼攪的，好像幾天沒有喝水，厨房內還有一壺，讓我拿來！」

「老太太，還是我來好啦！」年青來客有點不好意思，當他一站起來，就有點搖搖欲墜的樣子，差點就要倒下去的樣子！

「你是客人，自然是我來！」

年青人望着老太婆傴僂的身形，心內思潮起伏，想了好半天，毅然道：「我張平拚着丟掉性命，也不讓那班喪盡天良的惡賊得逞！」

「你說什麼呀！」老太婆從厨房裏走出來。

「哦，沒有什麼，多謝你，老太太！」張平說時站起身來迎上去接住茶壺。

「我還沒有請教我們客人的貴姓呢！」老太太笑道。

「老太太別客氣，我叫張平，從四川來，路上遇到些麻煩，一連趕了幾天路，才趕來此處！」

「我死去的丈夫姓鄧，這綠楊莊上只有新來的幾家人，其餘的都姓鄧！」

「原來是鄧老太太，失敬了！」張平道。

一期完新派武俠短篇

楊振球・文
新・培・圖

俠踪野原

人物的踪影，恐怕引起麻煩，只有打消念頭，再回到屋內，躺在床上假寐！

直至太陽爬上了山頭，張平才從房內走出來，鄧老太太年紀雖大了，仍然保持着鄉下人早起的習慣，已在做着家裏雜事！

「老太太早！」張平招呼。

「早，昨晚睡得好嗎？」

「太好了，只是打擾了你！」張平道。

正在這時，張平聽到大門外有了脚步聲，而且停在大門口，再沒有動靜。

張平心內暗道：「莫非是在探聽消息來了，且看他如何行動！」

「鄧老太太！」門口傳來叫聲。

「誰呀？」

鄧老太正要走出去時，人影閃處，已有個藍布長衫的中年人走進門來，口內雖和鄧老太敷衍，一雙眼睛却緊盯着張平。

「原來是孫老爺，今天怎麼有空，請坐請坐！」鄧老太張羅。

「不要客氣，咦！這位是鄧老太的指着張平問。

「哦，我只是路過此處！」

「原來如此，兄弟孫鳴，就住在東角山腰上，張兄不嫌棄的話，請到舍下小坐！」孫鳴道。

「應該要去拜望！」張平道。

接着，孫鳴和鄧老太說着客套話，但他有意無意間却在注意張平的每一個動作，陡然間，張平看到他左耳後一道疤痕，心內立刻閃過道模糊的影子，似乎心底有這人的來歷，但是，又記不清誰說過；可以斷定的是，此人是個江湖客，決不是安份的鄉民。

「張兄如果沒有什麼事，可以在綠楊莊多住些時候，此處的每一家人都好客，至於孫某，雖然來此三年，也希望能與張兄多叙些時！」

「先謝謝孫兄的好意！」張平說時，細細打量這叫孫鳴的人，只見他雙目精光隱現，雖是盡力掩瞞，但是在張平這大行家眼中，仍然看得很清楚！

坐了一會，孫鳴立刻告辭而去。張平心內暗驚，早晨那人難道是孫鳴，說不定他正在幹什麼，見不得人的勾當，自己現在碰到了，可要好好的查一查！

「這位孫大爺眞是好人，」鄧老太道，「自他來綠楊莊，許多修橋補路的事，都是他出錢，即是人家祠堂家廟壞了，孫老爺也出力修補，另外還辦了幾間學堂，所以全村上下最感激他！」

「看來孫大爺很有錢吧！」張平問。

「當然啦，像他這樣好心人，菩薩也會保佑他，自然是福壽雙全，有財有勢了！」

張平知道孫鳴的來歷有問題，可是究竟有什麼問題呢，必須要查出來，眼前是不容易判斷，想到此處，張平就決定在綠楊莊住一個時間了。

晚上，張平很早就進了房，關上門後，和衣睡在床上不動！

二更報過，他正想有所動作時，突然聽到「擦！」地聲响，有人不小心把路上石子踏得滾了一滾，張平暗暗冷笑，如果不是心內有鬼，又何必探窺，如今更可以證明孫鳴不是正經路道。

但是，張平聽出，那人雖然踢動一個小石子，以爲房內沒有發覺，所以仍然沒有離去。

大約過了半盞茶時分，那人又開始小心往窗口移動，張平閉上眼睛，可是全身每一條筋肉都在戒備着，他正等待着驚人的變故！

「別客氣，我去端飯來！」

張平望着鄧老太離去的身形，有股親切的感覺，就好像她是自己的母親，處處透着關懷愛護的意味。

這餐飯足足吃了七大碗，看看飯鍋裏見底了，張平才有點不好意思放下飯碗！

「飯嫌少了點吧！」老太太笑道。

「够了，够了！」張平有點不好意思！

「哎喲，快別那樣說，客人到我家裏，雖然沒有什麼好菜，飯可不能不吃飽！」老太太說時又要往廚房內去！

「我的確飽了，鄧老太！」張平急往前攔住。

「既然如此，我去泡壺新鮮茶吧！」

「唉！」張平有點感慨，世界上人的品性實在相差太遠了，看這老太太，對於一個陌生人如此和善；有的人却只想着自己，什麼害人利己，殺人放火的壞事全做盡了，然後還要滿口仁義道德裝成天下第一等好人！

吃過飯，喝過茶，鄧老太就帶張平到右邊一間小房內歇息！

一宿無話，第二天張平絕早就醒了，走到門外呼吸新鮮空氣。

陡地，一道人影凌空而起，從山邊樹林中穿到東邊的山腰上，一閃不見。

張平望着那身形，心內暗驚，如此平和的綠楊莊，怎會有這樣身手高强的武林人物，莫不是這村莊中隱有絕頂高手！

「是了！」張平早已風聞綠楊莊的太平祥和，看來定是莊上有絕頂高手暗中坐鎮，所以黑道人物不敢招惹，否則，他們又怎會過得如此安穩呢！

本來，張平想趁早晨練練拳脚，如今見了武林

「擦！」那是打火的聲音，張平暗暗奇怪，莫非這傢伙準備燒房子，眞要是那樣蠢的話，那才好笑呢！

「撲！」窗上糊的紙給打了個小洞，張平想，如果你要放暗器的話，自己只好出屋捉賊了！

等了半天，仍然沒有暗器打來，但是，他眼睛瞬開條縫往外看去，見窗口那小孔中伸進個小紙管，上面噴出絲絲烟來！

「好小子，竟然放起悶香來了，正是下五濫匪徒所用的技倆，看他如何奈何我！」張平心內暗自冷笑，同時閉住呼吸，仍然一動不動！

又過了半晌時間，窗外那人又裝老鼠叫，躲貓追的聲音，正是想探聽張平是否給迷倒了，張平心內暗笑，仍然安穩地躺着不動！

「格擦！」木窗給撬開了，又有兩聲貓叫，那人隨着窗緣滾進房中來，但他極其小心，防守着全身要穴，細細打量床上人的動靜，久久不敢貿然行動！

「怎麼樣，可曾迷住了！」窗外有人問。

「沒有問題！」房內人低聲答。

「那就快點動手吧！」

張平安穩的躺在床上，只等這人前來上釣，可是房中這人實在太過小心，看了好半天，仍然不敢貿然上前動手，窗外那人似乎等得不耐煩了，又催促了幾次。

「小子，你有胆不妨自己進來看看！」

「好……」那人果然進來了！

張平見二人武功很好，暗中全神戒備着，只要對方上前行動，自己就是一掌，先打倒一個，另一個不怕他跑上天去！

「主人吩咐綁他回家去，我們現在動手吧！」

其中一人說道。

「眞是多事，一刀殺了不是好，還要這樣的麻煩！」

張平聽到這話，心內原想出手傷人的念頭立刻打消，決定深入虎穴，探個究竟！

由窗外進來的那人比較大胆，摸上床來，用繩子把張平雙手綁住，另外一人見沒有事發生，不由深自懊悔剛才小胆，以後有得給人笑話。

「你叫什麼名子？」堂上那人問。

「我們走吧！」

張平給一人背着，另一人又把房內東西擺整齊，又把窗子弄好，才一齊走開。

「好傢伙！」張平心內暗道，「這兩人做事如此小心老到，必是個積年老賊，還是人家的手下小卒，由此可知其主人不是武林巨寇，也定必是黑道老手！」

果然，二人走的路正是向東邊去，也是早上看到夜行人出現的地方！

片刻後，二人已到了山腰，正停在幢大房子門前，輕輕吹了聲口哨。

「怎樣？」大房內傳來聲威嚴的聲音。

「已經得手了！」二人回答。

「進來！」

「是！」二人恭敬地回答，同時，大門立刻打開了。

走進大門，又轉了兩個彎，已來到座大廳上，張平偸偸地朝廳上望去，四個金漆大字的匾——忠孝傳家，張平暗笑，做强盜的人家內掛這塊匾到是笑話得緊，看他怎辦。

「放下他！」那威嚴的聲音道。

「砰！」那人也不理張平的死活，把他往地上一摜，張平痛得差點叫出來了！

「拿冷水來！」

「是！」不一會，已有人拿冷水來了。

「把他撥醒！」

張平心內暗暗叫苦，偏偏自己還要繼續裝着昏迷，否則的話，此行就失去意義了。

陡然間，有人把冷水全潑上他的臉部，他立刻裝着剛剛醒來的樣子，張着迷糊的眼睛茫然四望。

「你叫什麼名子？」堂上那人問。

「咦，這是什麼回事，怎把我綁起來了啦！」張平假裝情急地叫起來！

「嘿嘿，小子冷靜點吧，不然的話，我可要不客氣了，哼哼！」

「你們要幹什麼？」張平問。

「首先，你要告訴我們，到此處有什麼企圖，以及姓名萬兒！」那威嚴的聲音說，看樣子總有五十多歲了。

「孫鳴不在這屋裏嗎？」張平四面都不見孫鳴的影子。

「小子聽見沒有？」另一大漢怒喝。

「小人張平，要往九江投親，在路上給强盜搶去全部盤費，暫時只好在此做工，賺足了川資才去了！」張平假裝慌慌張張的說。

「哼！」那五十多歲的人也不知是否相信，鼻中重重哼了一聲。

「老大，我看，爲了大伙兒的安全，這小子不能讓他活出去才好。」

張平眼角飄處，見說話的人生得豹首環眼，滿臉橫肉，雙眼兇光外露，上身披着件外衣，胸前敞開，露出叢叢的黑毛！

「嗯，」那主人沉吟着，正在考慮怎樣辦。

張平雙眼未然，裝出矇矓的樣子，其實他已

全力戒備着，如果那五十來歲的人下令殺他滅口的話；張平立即出手先殺幾個，然後痛痛快快與他們殺一場，說不定爲綠楊莊除去個隱患！

「看樣子，」盜首沉吟着，「這小子土頭土腦的，只怕是個鄉下人，固然我們寧枉無縱，可是，那姓鄧老太婆突然不見他，恐怕會引起綠楊村裏人的懷疑呢？」

果然，再沒有人說話了。

「張家小子！」盜首叫道。

「大爺！」張平傻呼呼地叫一聲。

「我們這裏的事，你只要對人說一句，我們立刻就殺了你！」盜首道。

「我怎敢亂說……呢，只求你放了我吧！」張平的聲音像哭。

「張得彪，你把這小子送回原地，多繞幾個圈吧！」盜首吩咐。

這話一說出，張平心內暗暗好笑，他還以爲自己全無所知呢，看來還是這身破衣服的好處呢，同時，昨日太過疲倦，所以沒有洗澡，因而盜首們益發相信他的身份，只是個普通鄉下人罷了。

「是！」那名張得彪的大盜，顯然很不高興這差事，所以口內咕咕的！

陡然間，盜首猛然站起來，雙眼發出駭人的冷光。

張平暗道，難道這傢伙又改變主意，想殺人滅口麼，但他未出手之時，張平只好忍住！

「砰！」窗門突然破碎，發生驚人的聲音，跟着一個全身黑衣的人竄將進來，昂然而立，冷冷地望着羣盜，似乎石頭人一般！

「呀！」羣盜給這驚人的變故震住了，情不自禁的叫將起來。

這間屋佔地極大，四周站滿了雄糾糾的大漢，他們都是殺人不眨眼的强盜，可是，此時像一羣待宰的羔羊，連大氣都不敢透！

空氣是一片出奇的沉靜，令人有點兒窒息的意味！

張平索性睡倒，拿個椅子做枕頭，睜眼看着這幕趣劇演下去！

「尊駕是誰？」盜首的聲音像從萬丈玄冰裏冒出來，令人聽來渾身直冒冷氣。

「單刀太歲廖毓英！」那人冷靜地回答。

羣盜立刻轟動起來，他們都知道，這單刀太歲廖毓英崛起江湖，前後只不過是五年光景，但是，他手中的一柄單刀橫掃大江南北，從來未曾遇過對手；而且，素聞此人嫉惡如仇，手下不知殺過多少綠林巨寇，想不到今日突來到綠楊莊，怪不得羣盜震動了！

「久聞閣下大名，」盜首站起來陪笑道：「今日不知俠駕光臨，有何指教？」

「追魂索命！」單刀太歲縱聲狂笑起來。

羣盜聽他這樣說，大伙兒不由倒抽一口冷氣，單刀太歲找上門來，那眞是牛頭馬臉來追魂了；如今說得明明白白，他們就是想逃，恐怕也不容易，更不要說他們頭兒本人的殘暴了！

「恐怕我們之間有誤會吧！」盜首的臉上青一陣，黃一陣，隔了好大半天，才說出了這一句話兒來。

張平暗中也不禁欽佩盜首的急智，他如今硬軟不得的情況下，只有這句話說得最恰當，萬一無寃無仇，他們立刻否認自己的劣行，一場天大的禍事立刻會化爲烏有，萬一是無法消解的仇恨，他們再用別的方法應付，或羣起圍攻，這的確是聰明的舉措！

「沒有誤會！」單刀太歲廖毓英平靜地說，雙眼望天，似乎這班强盜不值一瞧似的。

「廖兄可否見告原委？」盜首說。

「阮子强是我生死之交！」單刀太歲仰天說道，目光中露出仇恨的火燄。

羣盜立刻不响了，他們知道無論是什麼話都沒有效果了！

大約五個月前，他們在湖北武穴附近一個村落搶刼，其中一人重病之下，奮起抗暴，結果給他殺了卅幾名兄弟，後來羣盜改用暗器，才將他殺死，臨死時，他自己說叫做阮子强。

「你怎麼確定是我們幹的？」盜首又問。

「阮子强自己告訴我，那總錯不了吧！」單刀太歲凌厲的目光望着盜首。

「他……沒有死？」盜首叫起來。

「哈哈哈……哈哈……」單刀太歲縱聲狂笑起來。

「有什麼好笑？」盜首奇怪地問。

「本來呢，我那兄弟死定了，後來恰巧我趕到，而且太湖醫仙也跟來了。」

「所以就醫好了阮子强！」盜首說。

單刀太歲沒有回答，仰首望天緩緩道：「可是你們殺害了莊上許多善良百姓，使許多年老的父母痛哭傷心，令許多婦女失去了丈夫，所以我發誓要報仇！」

羣盜個個在流冷汗！

「究竟是誰幹了這事情，阮子强也不清楚，因爲你們當時是蒙着面的，經過幾個月的訪查，才探到你們做案的手法頗有類似之處，剛才你自己證實了！」單刀太歲說到此處，語氣益加嚴厲。

「我證實了什麼！」盜首奇怪地問。

「你說，阮子强……沒有死，這神情似乎不相信，可是你當時是在現場的，才會這樣說！」單刀太歲道。

「該死！」盜首暗罵自己。

「現在拿出你們最適用的兵刃，也好叫你們死得心服！」單刀太歲道。

突然，站在後面有一壯漢，悄悄地在移動，正想拿刀去暗算！

張平躺着不動，他到要看看單刀太歲究竟有何驚人的絕技，馬上就可證明了，如果壯漢可以暗算他的話，那就是徒負虛名，救之無用，所以一聲不响。

陡然間，壯漢手中刀尖距單刀太歲背心只有五寸遠，以爲這一下十拿九穩可以成功，大喝一聲，「拿命來！」鬼頭刀往前猛刺！

「哼！」單刀太歲重重的哼一聲，就像個千斤鐵錘猛擊地面，右手伸處，單刀已出鞘了！

「快躲！」盜首大叫。

「嘿！」單刀太歲廖毓英冷哼處，刀已插回鞘去了。他仍然站立如故，頭都沒有回。

可是，那想偷襲的匪徒，雙手齊腕地割斷，痛得昏了過去！

這一刀够快，够準也够狠，立刻將羣盜窘住了，他們幾乎不敢相信，那似乎是來無踪，去無影，叫人無法可防的刀法。

羣盜暗中在流汗了，他們如今更清楚地了解到，即是所有的人湧上前去，也無法贏，而且極可能都會傷在人家的刀下。

「果然刀法如神，看來我今天只好捨命陪君子，來會會當代的年青高手！」盜首站起身來，神色自如，並無絲毫慌亂的跡象。

「難道這傢伙有把握贏？」張平暗暗奇怪，想到此處，立刻又提高了幾分警覺性，因爲這單刀太歲無異是個極好的幫手，假如他傷在羣盜手下，那實在太可惜了。

想到此處，張平立刻暗中將手上繩索扭斷。

「你用什麼兵刃？」單刀太歲冷冷地問。

「我也想不到。」盜首笑道。

張平心內暗暗納悶，這傢伙笑得有點古怪，看來一定有名堂。

「我等你出手！」單刀太歲說了這話，再也不响了，兩手空空如也的，肩上單刀尚未拔出。

氣氛立刻緊張起來。

沒有一個人說話，卻在瞪着眼睛，注視二人動靜，盜首和單刀太歲像兩具不倒翁，紋風不動地對視着！

這時候，張平再沒有人注意了，羣盜眼中看來，他不過是鄉下土小子一名，根本沒有什麼作爲的，即使他此時大模大樣走出去，相信也沒有人會攔阻，但他此時舒適地躺着，正在欣賞這幕趣劇。

「看掌！」陡然間，盜首大喝一聲，猛衝過來，揮掌劈下，往單刀太歲胸前擊下。

「嘿！」單刀太歲再不客氣，翻掌迎將上去。

「好呀！」羣盜歡呼起來。

「砰！」雙掌相交聲，兩人各退一步，顯然功力相等，並沒有分高下。

張平看在眼內，腦內急轉處，暗自奇怪，羣盜的歡呼聲顯然有點奇怪，以這樣不相上下的對掌，是武林中最平常的事，有什麼值得高興呢！

「莫非……」張平心念一動，不由大吃一驚，他相信那盜首的掌上有古怪。

「你……你……掌上……」單刀太歲臉上變了色。

「對付你這樣特別高强的對手，我們只好用這些法子幫忙了！」盜首雙手一擺，裝着莫奈何的樣子。

「拿命來吧！」單刀太歲暴怒之下，再也不客氣，左手疾伸，已把單刀拔出，猛衝過去，腿腿腿，三刀連環擊出，往盜首身上罩去！

盜首這時雙手空空，怎能擋得住這雷霆萬鈞的一擊。即使有兵器在手，也不容易招架得住！還好，單刀太歲左手使刀，威力大爲減弱，就是這樣，盜首看看也難逃一刀之危了！

「呀！」突聞傳來慘叫一聲。

「你好狠！」單刀太歲怒吼連聲，拚命地進擊着。

原來剛才千鈞一髮之時，盜首無法之下，伸手拉個小盜擋災，給砍了一刀，發出淒厲的慘叫聲。

張平看在眼內，暗暗嘆息，一個不法的盜賊，彼此間毫無道義可言，那是毫無友情可言的；平時或者看不出來，直到身臨刀頭之時，才能看出他的眞面目！

「大家圍住他，這小子就快毒發了！」盜首一面逃一面叫。

可是，這羣大漢一來怕單刀太歲厲害，二來對於剛才一幕清清楚楚，大家實有點寒心呢！

單刀太歲越來越不行了，右手雖然未動，但追逐奔跑之際，體內血液循環加快，使毒性益發蔓延得快，整條手臂腫成碗口粗，表皮泛紫黑，還在慢慢向上走，過不了多久，必然會毒氣攻心，那可沒有救了！

張平暗嘆一聲，這時候，再不出手的話，單刀

太歲今日恐怕再不能走出絲楊莊，而且馬上就要遭分屍之危，這是他本人想不到的事。

「大家用點力，把單刀太歲殺了，打賞白銀五百兩，活捉的一千兩！」盜首站在旁邊叫。

單刀太歲此時刀法散亂，使不成家數了，眼睛也跟着模糊起來。這時候，誰也看得出來，要殺單刀太歲不過是舉手之勞而已，如今個個都想花白的銀子，所以爭先恐後的揮刀亂砍！

「這才對，大家用點力。」盜首高叫。

本來盜首此時出手的話，單刀太歲馬上就要躺下去；一來他防止單刀太歲臨死反噬，再者也要冲淡羣盜剛才所看到的不愉快的情形。

而且，單刀太歲一失手的話，決不是一人殺的，那將是亂刀分屍之危，那麼，花白的銀子恐怕又要起爭端了。

這正是盜首所想的！

羣盜正要歡呼的時候，倏然地，人影一閃，大伙兒只覺得手上一輕，手上的兵刃全都取去了！

「呀！」羣盜驚叫。

「你們玩的好把戲！」張平冷冷道。

羣盜看清楚動手的人是張平，他們張大了口，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

「想不到我們竟走了眼，張兄還是位武林高手！」盜首出聲道。

「想不到的事很多，閣下竟拿手下性命擋災，我確是第一次看到！」張平淡然說，但使羣盜有離心作用。

「咳！」盜首知道這句話有不好影响，即忙咳了一聲，把話頭撇開去，「張兄來此，大概是存心來的吧！」

「哼！」張平懶得多說話，伸手把單刀太歲右臂穴道封住，又將自己懷內的療傷聖藥「碧蒻丸」送一粒入口，使毒性不再蔓延。

「張兄是意欲何爲？」盜首問。

「快拿解藥來！」張平見單刀太歲的面色越來越差，立刻伸手要解藥。

盜首眼珠兒轉動，顯然又有了壞主意，可是他剛才親眼看張平所現的武功，知道自己這羣加起來也不是人家的對手，但是……

「再不拿來，我立刻廢了你的武功！」張平厲聲道，他見單刀太歲神色若再過片刻，恐怕毒發無救了，所以立刻厲聲怒喝，對方稍有延遲，立刻下手强搶。

「好吧，算你厲害，這是內服，黃色外敷！」盜首乖乖的拿出解藥來。

「哼！」張平懶得多說，用劍割開個小口，單刀太歲右臂立刻流出黑紫血，足足流了大半面盆，才見紅色；張平倒出黃色藥粉敷在傷口，同時將一枚紅色藥丸送入他口內，扶他趺坐運氣。

此時，單刀太歲體內毒血放盡，似乎清醒了些，已能自動調神理氣了！

「你叫什麼名字，別說假的！」張平問盜首。

「太行一刀呂子奇！」盜首此時非常馴服，答得特別爽快清楚。

「十年前你在川中作惡，怎又跑到絲楊莊來，又有甚麼企圖？」張平問。呂子奇臉色變了變，最後强忍了一口氣，沉聲道：「蜀中龍出手將我趕出川，我只好在此躲着，你爲何來追我！」

「我並沒有追你，只是路過此處，是你們把我捉來，這等劣行已是該殺有餘，而且阮子强那一案，你殺死許多川中無辜百姓，也是罪該萬死！」張平冷冷道。

「那不是我殺的！」太行一刀叫道。

「不是你，那又是誰？」

「是……」

「喲！」窓外突然有柄飛刀，帶着尖銳的破空聲穿進屋來，直往太行一刀喉部打。

張平見這刀來勢極猛，顯然發射的人手勁極强，看來江湖上有這等發射暗器功力的人，並不多見，眼前他無暇多想，雙脚疾蹬，往空飛起，右手快如閃電，「砰」！飛刀已跌倒地下。

「呀！」太行一刀臉如死灰。

「他是誰？」張平問。

太行一刀此時臉色灰白，雙眼露出駭然的神色，根本沒有聽到張平的問話。

「小子，有種出來較量！」窓外那人還未走，他的用意很明顯，是用調虎離山計。

張平知道，單刀太歲此時必須有人在旁保護，稍有不慎，就要害了一條命！

「好混蛋，拿命來吧！」窓外那人再也忍不住，一式燕子穿簾，早已站在大廳中間。

張平往單刀太歲身旁靠攏，估量伸手可以及到，才站定脚步不動！

「你們兩個，眞是天堂有路不走，偏要自往死路上跑；有什麼後話交待沒有，我出手你就沒有機會了！」那人大剌剌地道。

張平毫不衝動，他知道此人武功精强，自己是否敵得了，還是疑問，萬一再來個大盜，單刀太歲就危險了，至於太行一刀，到不必怕了，看來他也不過是頭目而已，而且盜首已決定要他死！

「太行一刀，你好大胆，竟敢臨陣退逃，又妄洩我們機密，你快點自己了斷吧！」

「我……」太行一刀不知怎樣答好。

「他現在已改邪歸正了！」張平淡淡道。

「小子想死！」那人顯然怒極了，吼叫一聲，直衝過來，揮掌猛劈！

「好！」張平胸中豪氣勃發，再也不怕什麼，鐵掌一翻往上迎去。

蹬蹬蹬，二人一齊退後五步，表面上是不分勝負，但那人出掌在先，自然在勢道上佔了優勢，仍然與張平戰了個平手，也即是說，他已輸了半籌。

「我與你勢不兩立了！」那人怒吼道。

張平屹立如山，絲毫不動，趁此時細細打量對方，見他大約有五十上下年紀，內功有極精湛的修爲，掌力雄渾，而且，他那手暗器功夫端的非同小可呢！

「拿命來吧！」那人又衝過來，雙手幻起千重掌影，猛打猛劈！

「托！」後窓又跳進一人，揮刀往單刀太歲身上砍去，看看勢難避免一死。

「打！」張平心胆俱裂，猛劈一掌，把那來人迫退一步，雙足疾蹬，身形有如脫弦之箭凌空飛起，雙掌照頭拍去，一股疾勁的掌風直襲那人。

「接我一掌！」背後傳來喝聲。

張平這下眞急了，如果不撤手退讓，自難免重傷之危；退避的話，單刀太歲就要作刀下之鬼了，這的確惶慌不知所從呢！

「我來接一刀！」太行一刀突然衝上去。

「你敢！」那人怒喝。

「毒龍魯理成，我再不願你的手下走卒了，今日改過自新，再不願意做壞事了！」太行一刀叫道。

「對，要就做個正正當當的人，不要再做見不得光的人，我會宣告整個武林！」張平出言鼓勵。

「我會盡力而爲！」太行一刀已和另一盜匪打得如火如荼，猛烈已極。

張平眼角飄處，見那人不是別人，正是早上到鄧老太探聽消息的人，驟然間，張平腦中想起他耳後的疤痕，失口道：「瞞天過海孫鳴！」

「哈哈，張兄竟想起了賤名，當眞好記性！」

周圍還有許多小盜，他們顯然爲眼前的變故攪胡塗了，張平的突然發難，太行一刀的窩裏反，甚至單刀太歲的受傷，處處叫人出乎意料，他們此時也不知怎辦好，呆呆地站着觀看。

戰局仍是不上不下。

突然間，單刀太歲站起身來了。

「呀！」羣盜駭叫。

如果這時，加入了單刀太歲的確有決定的作用，不僅小盜驚叫，前進也不是，後退也不是，呆在那裏似定住了！

「只要你以後改過自新，我也不爲已甚，但你這身害人的武功却要廢去，或者，你可以與我一決高下！」張平緩緩道。

瞞天過海孫鳴突然全身發起抖來，他本人武功高强，當然知道廢除武功，比殺了他還要厲害，但是，眼前幾人是他無論如何也敵不住，只有……逃，想到此處，大喝一聲：「再見！」穿窓而出。

「嘿！」張平冷哼一聲，也不見他擰腰作勢，整個身軀冉冉飄將起來，看上去雖是慢吞吞的，可是去勢快捷無比，他比瞞天過海孫鳴起身慢了片刻，可是後發先至，伸手抓住孫鳴的脚踝。

「我……」孫鳴亡魂喪胆駭得大叫，可是口內像有東西塞住，又叫不出聲，只在喉嚨裏發出胡胡像野獸的聲音！

「回來吧！」張平右手一推，催動內力，透入瞞天過海體內，孫鳴全身發抖，像中了電，連牙齦

張平左右一環顧，知道毒龍是頭兒，要爲絲楊莊除去心腹之患，只有把賊頭毀了才行，想到此處，也不理江湖的單打獨鬥的規矩，衝上去挾擊毒龍魯理成。

「不要臉！」毒龍手忙脚亂。

「殺！」單刀太歲的刀法何等銳利，趁毒龍稍有空隙，單刀直迫，已砍了一刀！

「躺下吧！」張平手指點處，已廢了魯理成的全身武功。這雖然殘忍點，但也是沒辦法的事呢！

突然，有道人影閃閃縮縮的往外逃，張平定睛看時，正是瞞天過海孫鳴，他見大勢已去，非自己一人之力可以挽回，急忙逃命要緊。

「回來！」張平冷冷叫道。

突然間，瞞天過海身軀一震，兩隻脚一前一後，前進也不是，後退也不是，呆在那裏似定住了！

「只要你以後改過自新，我也不爲已甚，但你這身害人的武功却要廢去，或者，你可以與我一決高下！」張平緩緩道。

瞞天過海孫鳴突然全身發起抖來，他本人武功高强，當然知道廢除武功，比殺了他還要厲害，但是，眼前幾人是他無論如何也敵不住，只有……逃，想到此處，大喝一聲：「再見！」穿窓而出。

「嘿！」張平冷哼一聲，也不見他擰腰作勢，整個身軀冉冉飄將起來，看上去雖是慢吞吞的，可是去勢快捷無比，他比瞞天過海孫鳴起身慢了片刻，可是後發先至，伸手抓住孫鳴的脚踝。

「我……」孫鳴亡魂喪胆駭得大叫，可是口內像有東西塞住，又叫不出聲，只在喉嚨裏發出胡胡像野獸的聲音！

「回來吧！」張平右手一推，催動內力，透入瞞天過海體內，孫鳴全身發抖，像中了電，連牙齦

都在捉對兒廝打，張平隨手拂去，已廢去了他全身武功！

「多謝兄台救命之恩！」單刀太歲直到此時，才有機會出言相謝。

「小弟張平，久慕太歲行俠仗義，今日在此處相逢，不勝之喜，還有太行一刀呂子元，今日改邪歸正，這幾件喜事加在一起，我們好好痛飲一杯，慶賀才是！」

「好極！」單刀太歲廖毓英鼓掌大笑。

「我今日追悔莫及，以前害了許多人，」呂子奇垂頭喪氣道。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呂兄大好年青，自今日始將有用之身，再爲天下武林造福，仍然大有可爲！」張平嚴肅而莊嚴地勸說。

「也只好試試！」

「好啦，剛才若不是張兄相助，我單刀太歲只怕從此不能活了，這等大恩，我會永遠記住的！」

「好啦，好啦，我們把此地稍作善後，立刻就走吧！」張平說時，轉頭對那羣亡魂喪胆的羣盜說：「自今日起，你們立刻離開綠楊莊，而且先將這些死屍埋好，我們更盼你們以後改過自新，不要再作惡了！」

「多謝大俠開恩，我們以後再不敢爲非作歹了！」小盜喜得連連叩頭。

「我們走吧！」

張平等三人離開了綠楊莊，往南走了二十幾里，在一座規模頗大的酒樓太白居坐下來，開懷暢飲，一面縱談天下武林軼事。

「張兄，根據報告，你來綠楊莊，似乎係逃難，大約十幾天沒有睡沒有吃一般，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眞要有什麼爲難處，我們或可助一臂之力！

「太行一刀想起張平來綠楊莊時的狼狽情形！

「唉！」張平本來性情豪邁，言語爽朗，可是一聽到這話，似乎觸動了心事，皺起眉頭，半天說不出話來，低頭沉思起來！

二人彼此望了一眼，不知張平到底爲了什麼事，竟會如此模樣！

突然間，三人感到空氣靜寂中有股壓力！隔了好半晌，張平才緩緩抬起頭來，片刻間，他似乎克制了胸中的煩悶，平靜地道：「這是我私人的事，並不須用武力，多謝二位兄台好意！」

二人不明究竟，只好呆看着，他們根本不知如何說才好！

「小二哥，快幫我把這匹馬餵飽，我馬上就要趕路，可別誤了事！」

這聲音清脆甜美，看來是個年輕姑娘的聲音，可是說話的語氣又那麼像男人。

「張兄！」

單刀太歲陡然間呆住了，因爲張平這時候臉色灰白，全身發抖，有點坐立不安，手足無措之狀！單刀太歲心內一亮，看樣子張平的煩惱一定與這女子有關，究竟是什麼關係，他就不得而知了！

二人正要出言動問，樓梯响處，一股清雅的香氣飄過來！

「呀！」許多酒客的驚呼聲。

單刀太歲循着衆人眼光看去，驟然間，像觸了電一般定住了！

原來樓梯口站着個少女，那少女實在太漂亮了，單刀太歲廖毓英闖蕩江湖，不知見過多少美麗女子，可是，從未見過如此絕色的少女！

「張師兄，原來你在這兒，害得我好找呀！」少女驟然間看到張平，疲乏的臉上立刻露出歡悅的笑容，輕盈地走過來！

「你來幹什麼！」張平聲音有點喑啞。

「找你呀！」少女叫道。

「唉，你這是何苦來呢！」張平苦笑道。

「師兄，你眞是那麼討厭我麼！」少女盈盈欲淚。

「師妹你這是何苦來！」張平臉上現出痛苦的神色，雙目木然。

「你難道不知我的心意！」少女怨道。

單刀太歲及太行一刀心內暗驚，看樣子少女愛上了張平，不知何故，張平似在逃避她，難道她有什麼缺陷；這樣漂亮姑娘，姓張的竟然不要，這眞是天大笑話，除非他不是男人！

「林師弟呢？」半晌，張平又問這一句。

「他……他到飛龍嶺去了！」少女說到此處，一顆晶瑩的眼淚掉了下來。

「什麼！」張平大叫一聲，猛地叫了起來，酒客們全以奇特的眼光望住他！

「他說，」少女垂淚道：「爲了報答你一番好意，單身赴飛龍嶺，爲師兄報却一段血海深仇！」

「爲什麼這樣，爲什麼這樣！」張平用手抓住頭髮，露出痛苦的神色。

直到這時候單刀太歲也不禁駭然震動，飛龍嶺上摩宮三魔，個個都是威震江湖的大魔頭，那姓林的竟然隻身前去冒險，這的確不是玩的！

「爸爸也趕着去了，他叫我找你並與魏師叔一同前去，誰知你跑得這樣遠，不知爸爸他老人家如今怎樣了！」少女嗚咽道。

張平神色一凝，轉頭對單刀太歲二人道：「這位是我師妹荷露仙子李秀儀！」

「呀，原來是南山逸叟李殷李大俠的千金，失敬失敬，怪不得張兄武功這樣好，難怪！難怪！」單刀太歲聽到荷露仙子，才一切釋然。

江湖上的人，都知道南山逸叟李殷有一位美如天仙的千金，愛上了大師兄張平，偏偏張平本人與飛龍嶺摩宮三魔有血海深仇，所以不願害了師妹，盡力讓與誠實優美的師弟林宗偉，林感師兄厚愛，決心爲師兄除去五魔，然後可與師妹結成佳偶了！

「我的天，這三人到麻煩得緊！」單刀太歲明白其中原委之後，再也無話可說了！

「事情至此，我們大伙兒一齊到飛龍嶺去吧！」太行一刀打破沉靜開言道。

「好，師妹吃點東西，我們去吧！」張平道。

× × ×

崎嶇的山道上，四人趁着月黑風高的晚上，悄悄往飛龍嶺上爬去。

「聽說飛龍嶺素有龍潭虎穴之稱，怎麼靜悄悄的沒半個人影呢！」荷露仙子李秀儀道。

「還沒有到寨內呢！」張平接口。

「鈴……」突然間鈴聲大作四路响起來。

「原來此處有機關！」這時四人才知其中厲害之處。

「有奸細！」飛龍嶺頓時熱鬧起來，四路舉火如星，往四人立身處跑過來！

「快闖進寨去！」四人施展絕頂輕功，由樹頂上疾馳，霎時滑進了百十來丈。

「朋友別跑了！」倏然間，一道人影閃動，已攔在四人面前。

「混世魔！」四人驚叫。

「既知我名，還不束手就擒！」

四人見面前此人混身黑衣黑褲，正是飛龍三魔的老三混世魔。

「朋友準備好，試試我的單刀吧！」單刀太歲踏前一步，準備攻擊。

混世魔知道對手是江湖上使刀的絕頂高手，再也不敢托大，從衣襟內抽出判官筆。

「殺！」單刀太歲知面前混世魔是張平的大仇人，而且又是爲害武林的流寇，下手再不容情，施展連環殺手，腿腿腿，刀尖如電，猛擊對方空隙！其餘三人站在旁邊觀了，心內暗讚：「單刀太歲名不虛傳，但混世魔竟能從容招架，可見也是不容忽視的强敵呢！」

「事情至此，我們大伙兒一齊到飛龍嶺去吧！」

「太行一刀打破沉靜開言道。

「好，師妹吃點東西，我們去吧！」張平道。

× × ×

崎嶇的山道上，四人趁着月黑風高的晚上，悄悄往飛龍嶺上爬去。

「聽說飛龍嶺素有龍潭虎穴之稱，怎麼靜悄悄的沒半個人影呢！」荷露仙子李秀儀道。

「還沒有到寨內呢！」張平接口。

「鈴……」突然間鈴聲大作四路响起來。

「原來此處有機關！」這時四人才知其中厲害之處。

「有奸細！」飛龍嶺頓時熱鬧起來，四路舉火如星，往四人立身處跑過來！

「快闖進寨去！」四人施展絕頂輕功，由樹頂上疾馳，霎時滑進了百十來丈。

「朋友別跑了！」倏然間，一道人影閃動，已攔在四人面前。

「混世魔！」四人驚叫。

「既知我名，還不束手就擒！」

四人見面前此人混身黑衣黑褲，正是飛龍三魔的老三混世魔。

「朋友準備好，試試我的單刀吧！」單刀太歲踏前一步，準備攻擊。

混世魔知道對手是江湖上使刀的絕頂高手，再也不敢托大，從衣襟內抽出判官筆。

「殺！」單刀太歲知面前混世魔是張平的大仇人，而且又是爲害武林的流寇，下手再不容情，施展連環殺手，腿腿腿，刀尖如電，猛擊對方空隙！其餘三人站在旁邊觀了，心內暗讚：「單刀太歲名不虛傳，但混世魔竟能從容招架，可見也是不容忽視的强敵呢！」

正在糾纏混戰之時，單刀太歲陡地身形一凝，雙手虛抱刀柄，混世魔不知他搆什麼玩意，駭然瞪着他，全神戒備着！

「殺！」單刀太歲猛喝一聲，刀勢疾劈，隱隱有風雷之聲，混世魔見他這一劈之勢，勇不可當，大驚之餘，往後退時，已經遲了，危急中，判官筆急舞上迎去！

「噹噹噹！」一連串爆竹般的兵刃相交聲，混世魔滿身血漬斑斑，雙臂五筋給挑斷了，竟是終身不能再武了，他茫然站在原地，判官筆無力的躺在草地上。此時，四周站滿了小盜，火把如星照着，大家見混世魔敗了，哄然一聲，四散奔逃！

「我們打進去！」張平當先衝進大寨。

雖在荒山僻地之中，飛龍大寨仍然造得巍峨高大，堂皇華麗已極！

兩個白衣人當門而立，冷冷凝視着一行四人。

「他們正是大魔胡啓輝及二魔馬伯仁！」太行一刀低聲告訴四人！

「魔宮二魔，認識我張平麼！」二人齊聲叫起來。

「咦，怎麼又有個張平！」二人齊聲叫起來。

張平想起血海深仇，也不理他說這話是什麼意思，疾衝過去，揮動鐵掌，猛施殺手！

「哎喲！」二人竟意外地，一招之下，給打飛了，倒在地上爬不起來！

「這是什麼回事！」四人想不到魔宮三魔老大及老二這樣不中用；忍不住奇怪起來。

「我們看看！」

四人走上前去，細細檢驗，發現他們二人身上傷痕極多，看來曾經受了極重要的內傷外傷，怪不得殺得如此容易了！

「莫不是林師弟吧！」張平叫起來。

「快找！」荷露仙子急道。

在後廳大柱上，綁着兩人，正是南山逸叟及林宗偉，大家見他們只是受了傷，立刻高興跑過去。

「爸爸！」荷露仙子跑過去解綁！

「好孩子！」

忙了大半天，大家趁着星光走下山去，經南山逸叟及林宗偉說明其中原委，大家才知道是什麼回事！

原來林宗偉奮然上山之時，拚命之下，傷了老大及老二，他本人也力竭被擒，經過這次大戰，南山逸叟上山，已中了他們所設之陷阱，因而被擒！

「這眞是不幸之中的大幸！」單刀太歲聽了之後，向他們師徒恭賀！

「大師兄！」林宗偉叫一聲。

「師弟有什麼事？」張平回頭問。

「家父令我最近回家，與我那青梅竹馬的表妹完婚，你能够去喝杯酒麼！」林宗偉道。

「當然去，當然去！」張平笑道。

「我們也要去呢！」單刀太歲哈哈大笑！

歡樂聲中，荷露仙子拉着張平的大手，滿心歡悅地走下山去！

（完）

鐵拐俠盜故事

文・圖／馬培新・雲

百變奇魔

（大結局）

前文提要：上回說到呂偉良在居處擊退「百變奇魔」韋文，毆傷了馬戲女郎夏蓮娜之後，夏蓮娜重傷入院，却給人潛入特別病房中，暗殺不遂。事後，鐵拐俠盜呂偉良獲得夏維探長准許，前往套取夏蓮娜口供……

利蘇陀之星

在公共醫院一間秘密病房，「鐵拐俠盜」呂偉良，發覺馬戲女郎夏蓮娜神情憔悴，疑慮滿面的，躺在病床上；看見她現在這副模樣，誰也不相信她就是在馬戲團中表演空中飛人的健美女郎。

「韋文爲什麼要殺你？」呂偉良拄住拐杖，走近了病床邊。

「我也不知道。」夏蓮娜聲音也顯得有點異乎尋常，「大概給你猜對了，他要殺人滅口，但是，我知道得不太多，他沒有理由要這樣兇狠。」

「你還不相信韋文會要你的命嗎？」

「是的，還是不大相信。」

「但是，事實上你幾乎死于他的槍下。」

「我仍然敢相信韋文還是那麼愛我的。」

「你把愛情看得太偉大了。」

「你現在須要一些什麼？」夏蓮娜有點不耐煩地說：「我實在須要更多時間，去靜靜地想。」

「想什麼？想你們過去的，還是未來的？」呂偉良冷冷地笑了笑，「相信你對于馬戲團中的情形，一定還十分渴望要知道吧？」

「我不明白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馬戲團的人很關心你，只有一個女藝員十分例外。」呂偉良又故意說：「你一定很了解她是誰吧？」

「你是說那個日本女郎嗎？」

「是的，美兒突然又神秘失蹤？」

夏蓮娜像觸了電似的，默住了。

呂偉良一直注視着她，極之留意她的反應。趁住這機會他又說道：「可能這個時候，他們已經雙雙對對地，秘密離開這裏。」

「不會的，不會的！」夏蓮娜神經突然緊張起來，「他答應過只愛我，他在我面前保證，決不再愛美兒這日本女郎的！」

「他應該是非常現實的男人。在這個時候，他應該懂得如何選擇。」呂偉良沉思着，「但是，正如你所說，他沒有理由要殺你；除非你知道了他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夏蓮娜還是呆呆地想，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

「在你生命獲得暫時保障之前，你應該爭時取間，告訴我更多一些。」呂偉良又說，「我只希望知道得更多，然後，才可以找到綫索去捉韋文，也只有捉住了他，才可以制止他跟那個日本女郎離開本市。」

夏蓮娜雖然還是一邊想，但她顯然還把呂偉良的說話聽在耳裏。

於是，她說道：「照我推測，他不會這麼快就離開這裏。」

「但是，現在情勢十分急迫；他在被警方通緝中。」

「警方未必就可以把韋文捉到。」

「你把韋文看得太高；也把這裏的警方看得太低。」

「事實上，韋文是個神奇的人，他的技能是多方面的；我深信他可以逃過警方的耳目。」

「你自信心太強了。別忘記一件事，本市的警察組織，屬於世界第一流。」

「同樣也知道這裏的警方破案，一向靠綫眼。換句話說，這裏的綫人不易發覺韋文的行蹤；主要還是因爲他的化裝技術超人一等。」

「我不明白，爲甚麼你要維護一個企圖把你置諸死地的人。」

「這是事實，有時他突然在你面前出現，你也未必會認出他的眞面目。」

「於是你很欣賞他，甚至明知他不再愛你，你還是企圖維護他，是不？」

「你別生氣。」夏蓮娜呻了一口氣，說：「我正準備把一些知道的事情提供給你。」

呂偉良知道就快要有收穫了；但是，還怕功虧一簣。於是，他又說道：「這是對任何人都有好處的；舉個例說，萬一讓他跟那日本女郎逃脫了，對你固然沒有什麼好處，對本市警方也是一種損失，因爲他們將會失去一個重要罪犯。」

「你放心好了，除非他目的已達；否則，他決不可能這麼輕易就離去。」

「目的？他有什麼目的呢？」

「這大概是你們須要知道的。」

「你要告訴我的這個故事，大概要由南非說起吧？」

「爲什麼你會想到？」

「因爲韋文是在南非加入天河馬戲團的，這次他到了本市之後，下手盜竊的賍物，也都是珠寶商人由南非購入的東西；看來這裏面，多少總有些關連吧？」

「你很聰明，但，我敢肯定你對這件事一知半解。」

「當然，否則我又爲什麼要問你呢？」

「畢竟你能說出這件事與南非有關連，也算你這個人有點兒頭腦。」

「別誇獎我了。小姐。」呂偉良笑道：「如果你的故事能够吸引我的興趣，這裏的警方是全世界最有人情味的；說不定他們會在法官面前，代你講多幾句好話。」

「你這人眞會說話，要不是你少了半條腿，憑你的英俊臉龐，憑你的不平凡身手，再加上了這份聰明，任何女人也會爲你而着迷。」夏蓮娜的心情也鬆弛下來。「其實，你用不着哄我，我也會對你說出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故事說出來十分簡單，韋文不過爲了一粒被命名爲『利蘇陀之星』的鑽石，而發了狂。」

「利蘇陀之星這粒鑽石，相信一定很值錢。」

「它是世界七大名鑽之一，重六百卡拉，眞實數字是『601.25卡拉』，屬於南非一對土人夫婦，有個中東富商出高價向他們收購，但這對土人夫婦不允出讓；因爲他們覺得這是幸運的象徵。」

「六百卡拉的鑽石，眞是少見。這位企圖收購『利蘇陀之星』的中東富翁，必然很有錢。」

「當然，他是個石油巨子。說出來你還不會相信，擁有『利蘇陀之星』的拉摩波伊亞夫婦，只是個農夫，他們居住在南非洲利蘇陀國一個農莊裏。說到這個小國，以前原本是英國屬地，原名『巴蘇陀蘭』，英國准許它獨立之後，定名爲『利蘇陀國』。據說，這個小國到處都埋有鑽石，問題是要看看你好不好運氣。」夏蓮娜想了想，「聽說這粒巨鑽，是拉摩波伊亞在田野間發掘到的。消息傳出之後，有人出高價向他購買，可是，拉氏夫婦不肯放手。而最有興趣的，就是這位石油巨子，他是阿拉伯人，他用許多方法，企圖說服拉氏夫婦，可是都失敗了。有一天，有個神偷在石油巨子面前，誇下了海口，說他有辦法可以偷到這粒鑽石。石油巨子答允這位神偷，如果偷到這粒巨鑽，石油巨子答允這位神偷，如果他眞的能够把『利蘇陀之星』交到他手，價錢是任他要的；其實，這是無價之寶，要他給回一千幾百萬美金的代價，相信絕不成問題；這也就是令到韋文發狂的原因之一。」

「你說的那個神偷，原來正是韋文。」呂偉良又問：「爲什麼又會牽涉到本市來了？」

「據說，拉氏夫婦自從得到這粒巨鑽之後，有件事令到他們非常傷心，就是他們的女兒變成又聾又啞，其實這是他們太過信巫醫的結果，但拉氏夫婦却歸咎於那粒巨鑽。於是，一怒之下，就把它秘

密出賣給一位來自香島的鑽石商人。」

「這商人就是林安嗎？」

「根據韋文在南非方面的調查結果，此人正是林安，他是南非的一個鑽石商做中間人，從中介紹的。」

「我才不明白那對土人夫婦拉氏，爲什麼不把『利蘇陀之星』，賣給那中東石油巨子。起碼，他出價可保會高過林安吧？」

「那又未必，你別太過看低了遠東商人的財力。據說，當時林安出價也不低，雖然詳細數字是一個秘密，但估計也有數百萬美元。但是，主要原因，還是由於拉氏夫婦的迷信。他們相信了一個偶像的意志；這偶像就是他們崇拜的土神，這土神令他把這粒巨鑽，賣給一個亞洲的黃種人，那麼，他們的女兒雖不能恢復聽覺和說話，但也不致死。於是，拉氏夫婦希望生個男孩，爲了保證這下一代不致殘廢，他們唯有聽從了神的意思。最後，便在一位南非鑽石商的推薦下，把這粒巨鑽秘密賣給了一位來自香島的商人。這商人，經韋文詳細調查之後，才查到是林安。」

「他應該直接找林安談談。」

「韋文有沒有找林安談過，我不大清楚。但是，他估計過林安決不肯把『利蘇陀之星』這粒巨鑽出讓。」

「即使要偷，他大可以直接到香島來，何必加入天河馬戲團？」

「他須要掩護，何況在馬戲團裏，還有許多可以利用的；韋文立下了主意，即使找不到『利蘇陀之星』交給那中東石油巨子，也要一開眼界。因爲，他雖有神偷之稱，但這一生人，還未見過這麼巨大的鑽石。」

「看來這位神偷，頭腦也像豬一樣，爲什麼他有了這麼大目標還要斤斤計較那一枚普通鑽石？」

「韋文估計，林安可能在回到香島之後，把那顆巨鑽賣給了另一些巨商，因爲這兒的有錢人家多得很。他這麼辛苦搜索『利蘇陀之星』，却不能空手而回的。」夏蓮娜嘆息了一口氣，又說：「何況，韋文還有個計劃，他知道馬戲團不可能再掩飾他之後，便想到利用這麼一大包珠寶鑽石，變買了錢之後，在這裏混一些日子，希望盡他最後一分努力，可以找到那顆鑽石，交給那位中東石油巨子，一來可不負神偷之名，二來也可以安享下半世了。」

「你怎會知道得這麼詳盡？」

「全是韋文告訴我的。」

「看來他不該太過相信一個女人。」

「不妨坦白告訴你，我們發誓相愛；當我發覺他眞心愛上了我之後，我曾經勸諫過他，最好放棄了這個計劃，以他的多方面技能，實在不怕沒有發財的機會；可是，韋文却是個自尊心極强，好勝心也頂大的人。」

呂偉良從她臉上那份難過的表情，就覺得應該相信她剛才所說的故事，是眞實的。

於是，他又想到了林安處境的危險。

呂偉良看看腕表，立刻就告辭。

當他去到林家的時候，才知道林安已經離開了本市。根據他的親人說，他是爲了商務上的事，飛到南非去了。

返到家裏，呂偉良把騙取夏蓮娜口供的經過，說了一遍，阿生聽得津津有味。

後來阿生又問：「馬戲團的日本女郎美兒，眞的失蹤了麼？」

「不，這是攻心之計，爲了騙取夏蓮娜的口供，必須不擇手段。」呂偉良說：「我從賀敦團長的談話中，知道了韋文，夏蓮娜和美兒之間，三個人的三角戀愛關係，又知道夏蓮娜心理上的恐懼，於是初步成功了。但是，我還要冒險一次。」

「爲什麼？」

「我估計韋文一定會再到醫院裏去。」

「他不可能再冒這麼大的危險。」

「日本女郎美兒還在馬戲團中，如果這件案永不發生，沒有人知道韋文愛的女人是美兒還是夏蓮娜；但現在事實十分明顯，韋文愛的是夏蓮娜，不是美兒。」

「何以見得？」

「因爲他並未把行踪秘密通知美兒，却告訴了夏蓮娜。」

「也許是夏蓮娜身手比較敏捷，可以利用。」

「你說得對，既然還有利用價值，就更加要救她出來；何況製造『殺人滅口』這幕活劇的人是誰，相信你我都心裏明白。」

「那麼，你打算怎麼樣做？」

「我首先要明白『利蘇陀之星』這顆巨鑽，到底是否眞的落入林安手中。」呂偉良又說：「假定韋文眞心愛着夏蓮娜，我估計他會千方百計，再偷進醫院中去。」

「昨晚才發生過這麼驚險的一幕，相信他不會揀今晚下手吧？」

「這倒很難說，不尋常的人才會做出一些不尋常的事，他也知道夏蓮娜可能會在法庭大爆內幕，這會影響及他今後追尋『利蘇陀之星』的大計。因此，即使不是把夏蓮娜救走，也會殺她滅口；但如果他眞的愛她，估計不會殺她的。」

這時候，「多利」在門外狂吠起來。

阿生在門眼中瞥了一眼，回頭對呂偉良說：「是夏維探長。」

呂偉良想了想，道：「開門讓他誰來吧。」

阿生開啓了大門，叫開「多利」，這才讓夏維探長跑進來。

呂偉良招呼夏維探長坐下來之後，還沒有打開話匣，夏維探長便急不及待地問道：「有什麼發現嗎？」

呂偉良聽得沒頭沒腦，反問道：「你指那一方面？」

「你要我准許你進入秘密病房，事情當然並不簡單；不妨坦白告訴你，我剛才聽過了你跟夏蓮娜的錄音談話。」

「原來你是在那間秘密的病房中，裝上了收聽器的。」

「是的，爲了明白整件案的眞相，沒有辦法不是這樣做。」

「聽了我們的錄音談話之後，你應該有點眉目了。」

「我最有興趣的，還是捉拿韋文，我知道你先後去找過馬戲團那日本女郎，也找過珠寶大王林安，你以爲他們有什麼可以利用一下，幫助我們捉拿韋文嗎？」

「我剛剛和阿生討論過了。捉拿韋文，只有一個人可以加以利用，她就是住在秘密病房中的夏蓮娜。」

「韋文曾經企圖殺她滅口，你也問過她的口供，還是沒有韋文的下落。」

「有一點我應該交代清楚，那晚去開槍射殺夏蓮娜的，是阿生，不是韋文。」

夏維探長大感意外，半信半疑的問：「你不是開玩笑吧？」

「是眞的，我們這樣做，主要是爲了要令到夏蓮娜確切相信韋文不再愛她，這樣她便會提供一些有用的綫索。所以，我們冒了一次險。」

「你應該事先通知我。」

「如果駐守在那兒的警探們，事前知道這只是一場戲的話，演來未必迫眞，所以我寧願用眞鎗實彈去演一幕動人的活劇；當時駕車掩護的是我，高聲大叫：『韋文，快上車』的，也是我，爬上二樓特別病房露台外，佯作要開鎗射殺夏蓮娜的，却是阿生。」

「你們簡直是瘋人院跑出來的，子彈無情，你能保證阿生的子彈不射中夏蓮娜，也不能担保我手下一班探員的子彈不射穿阿生的腦袋。」

呂偉良笑了笑，正待說話，阿生却插嘴道：「探長先生，這是我有份提供的辦法之一，我想乘機演一演身手，結果大獲良哥的好評。」

「是的，許多事情，我不許阿生參加，主要怕他吃虧，但看過他演出這一幕之後，我覺得他比我更靈活，主要還是因爲他四肢健全。」

「你們把這麼危險的事情，當作演戲，那是行不通的。」

「過去的，已經過去了。」呂偉良說，「探長先生，要捉拿韋文，只能暗中保護夏蓮娜，却不能有如保護女王一樣，光明正大的。我的意思是：警探們不能站得滿走廊都是。」

「你猜想韋文一定還會去殺夏蓮娜，是不？」

「這惡魔藝高人胆大，遲早會的，即使不殺夏蓮娜，也會去救她；假如我估計不差，他會趁住夏蓮娜傷勢未好之前動手。」

「那麼，你想怎麼樣做，才可以捉拿韋文？」

「我只要求你特別准許，可以自由進出夏蓮娜的秘密病房。」

「如果你眞能助我一臂之力，我可以准你像我手下那麼方便，自由進出秘密病房。」

「韋文擅長化裝，正如夏蓮娜說，他是擁有多方面技能的，所以，我們稱他爲百變奇魔，也並不過份，如果我所料不差，他這幾天以內，可能化裝成送花的，送牛奶的，或者一個清潔工人之類，混入醫院中去接近夏蓮娜。因此，你的手下必須小心留意一下。」

「好吧，我回去就吩咐他們小心防範好了。」

× × ×

公共醫院附近有個建築地盤，正在打樁，所以日間難免有點嘈雜；直至到入黑之後，才回復了寧靜。

一位當值女護士，跑進了當值醫生的辦公室，催促着說：「陳醫生，該是巡房的時候了。」

可是，令她大感意外的，就是聽不到陳醫生的回音。

正在驚愕間，辦公室門後閃出了一個身材高大的男子，用刀指嚇着她說：「別作聲，否則你就沒命！」

女護士嚇得張大了口。

差不多在同一時間，她也發現了陳醫生蹲在一個角落裏，雙手雙脚被綁，口裏塞滿了棉花。

這身材高大的男子正是韋文，他是剛才由窗口偷偷爬入來的，陳醫生給他制服了之後，他就穿上了醫生的白袍。他正在進行面部化粧，却聽到了那女護士的步聲。

現在，他把一支手鎗亮了相，冷冰冰地對那女護士說道：「小姐，你識相點，就要乖乖的聽我指

揮，否則的話，只要稍有差池，你會首先死在我的鎗下。」

女護士半句話也說不出來。

韋文又說：「等會兒，你捧了針盤和藥丸，走在前面，我把手鎗放在這大衣袋之內，你要若無其事地，帶我進入夏蓮娜的病房。我曉得那間病房之外有警探，你可不能給他們暗示，否則，你會死得太不值了。」

女護士木然地點點頭。

「你的面色太難看，冷靜一下吧，我不是個殺人王，你與我無仇無怨，我除非迫不得已，否則，我是不會殺你的。」

女護士似乎有點保障了，心情稍爲放鬆。

韋文看看腕表，又說：「是不是巡房的時間到了？」

「是的。」

「那麼，我也來不及化粧了。如果你在這間辦公室內逗留得太久的話，同事們一定以爲你跟我在談情說愛。」韋文笑了笑，把聽診器掛在頸項上，手鎗插入白袍大衣袋裏，又說道：「我要先到夏蓮娜的病房，明白嗎？」

女護士點點頭，捧着一個上面放有注射器和藥物的銀托盤，若無其事的，走了出去。

韋文跟在背後，當他走出辦公室時，順手將一塊上面寫着：「非請勿進！」字樣的紙牌，掛在門旁。

女護士小心翼翼地，慢慢走在前面。她明白她不能做錯，否則後果就不堪設想。

出乎韋文的意料之外，走廊上並未遇上過別的人。

女護士帶他走到一間獨處一角的病房門前，那兒也只有一名喬裝男護士的警探在駐守着。

這喬裝男護士的警探是認得這位女護士的，因此毫不阻攔的，就讓他們順利進入了那間秘密病房之內。

韋文能够這麼順利的原因，還是由於醫生通常都在這個時候巡房。

他們進入了秘密病房之後，韋文立刻將房門關上。

夏蓮娜看見韋文出現在她眼前，正是半驚半喜；因爲她還猜不透韋文對她的企圖。

她正張口要說話，只見韋文突然拿起了一支注射器，出其不意地，在那女護士的手臂上插下去。

那女護士悶哼一聲，倒在地上。

韋文意料不到，一切都這麼樣順利，於是，他得意洋洋地笑了。

可是，笑聲還未停止，突然露台的門，被人推開了。出現在他們眼前的，並非別人，正是「鐵拐俠盜」呂偉良。這令到躺在床上的夏蓮娜也大感意外。

「韋文先生，你原形畢露了。」呂偉良扯住拐杖，走了過來。

「你這賊鬼，爲什麼會躲在這裏？」韋文氣惱地說，却瞥了夏蓮娜一眼，似乎在問：「是不是他早已躲在露台外面呢？」

夏蓮娜也明白他的意思，忙道：「我根本不知道他怎樣進來的。」

「我早猜想到你會有些胆量。」呂偉良又說：「但我想不到你會扮成醫生的模樣。」

「這件事在你來說，應該退出了。」韋文含恨地又瞪了他一眼，「但你爲什麼偏來送死？」

「大概你一直住得太遠，如果你住在香島多些日子，一定不會這樣問我。」呂偉良又跨前了一步，「我是全世界最喜歡理人閒事的人，韋文先生，不知道是你倒霉，還是我倒霉，大家都不會有好日子過呢。」

「嘿！當然是你倒霉啦。」韋文說着已經撲了過來。

呂偉良急忙伸杖迎架。

韋文左手虛幌，右手搶過來奪杖。他這一下子出手快不可當，令到呂偉良亦感避無可避。但是，更令韋文意想不到的，就是鐵杖到手，竟然一奪，兩奪，還是無法奪在手中。

呂偉良只得一條腿着地，可是竟然有如老樹盤根似的，手中的鐵杖給韋文奪了三次，他也只是暗地運勁消解，並未使出硬打硬接的功夫。

待至呂偉良在感覺上，覺得韋文正擬使勁再奪之際，呂偉良驀地一收一送，出其不意地運勁於杖，韋文但感雙臂一麻，立即撤手。

呂偉良明知强敵當前，那敢怠慢？

只見鐵杖凌空劃了一個圓圈，順勢揮出，疾劈過去！

韋文眼前銀光閃映，不及細想，順手挪起一張木椅擋架，但聞「嘩啦」一聲，木椅迎着鐵杖，優劣立分，木條橫枝散得遍地皆是。

呂偉良得勢不饒人，輕躍一步，鐵杖經已伸到韋文胸前。

韋文想不到呂偉良攻得快如閃電，大有應接不暇之勢。一式「霸王舉鼎」，及時將鐵杖往上托出，剛好消解了對方這一下襲胸的威脅，立刻又化守爲攻，左足力蹴，直取呂偉良下路。

呂偉良雖然四肢不全，但耳目伶俐無比，只見韋文肩膊稍動，已算準了對方必然出脚。於是立即

將拳化爪，右臂下沉，及時抓住了韋文左足小腿，拚力一握，韋文頓時痛入心脾。雙手也不由自主地放鬆。

呂偉良把握時機，順勢拋送，韋文重心頓失，斜跌出去。

呂偉良回杖着地，跨前兩步，正待展開攻勢，但見韋文滾地橫腿，貼地掃來。

呂偉良不及細想，連忙就地躍起。

韋文就在這一剎那間，把手一揮，一支注射器脫手飛出，直奔向呂偉良背部。

原來韋文斜跌倒地時，位置接近已經昏迷於地上的女護士，他似覺那注射器中，還有半CC麻醉劑，於是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法，把注射器奪在手中。就在這一瀆與一躍之間，韋文已由呂偉良的面前滾到了身後。

由於視綫上無法顧及，呂偉良也實在想不到韋文有此一着，背部靠近肩膊處，當堂被注射器擲中了。

當初他還以爲韋文又使用了一些什麼暗器，但一看見倒地的護士小姐，心裏不禁一凜，此刻已感覺到全身麻痺不已。

他立即運勁，企圖支持片刻，可是，他越是用勁，麻醉劑的藥力透發得更快。

本來留存在注射器中的麻醉劑藥液，並未全數注入呂偉良的皮下肌肉之內。因爲注射器只是飛擲而至，未有人推動注射管，所以也只有少許藥液透入了他的肌肉內。可是，一向以沉着見稱的「鐵拐俠盜」呂偉良，這一回却因爲急于求勝，却渾忘了以靜制動的原理。

肌肉一經運動，體內血脈奔騰，麻醉藥立時透發全身。

呂偉良眼看韋文自地上爬起，本擬舉杖掃去，可是這時候藥力經已發作，他已力不從心。

韋文冷然一笑，臉色深沉地走了過來。

夏蓮娜因爲一直以爲韋文就是企圖暗殺她的人，所以此刻仍猜不透他的來意。但見韋文目露兇光的，一步一步的走過來；其實韋文只是對付呂偉良，可是他的舉動却嚇怕了夏蓮娜，她不由自主的尖聲狂叫。

韋文正要下毒手，給夏蓮娜這麼一叫，當堂呆住了。

韋文正待決定下一步行動之際，突然有人拍門，一陣急似一陣的。

夏蓮娜驚魂未定，韋文已走近床前，一把將她自床上拉起，埋怨道：「你瘋了嗎？我是來救你出去的，還不快些跟我走。」

夏蓮娜本來就深深地愛着韋文，但是，人類總難免有一種貪生怕死的觀念；也因此，而令到她對韋文產生了畏懼之心。

現在她聽到韋文這麼一說，再聽門外人聲吵鬧，拍門之聲一陣急似一陣，她反而想到與韋文一起離開這裏的好處。

韋文不待她答應，已把她半拖半拉的，帶到了露台之處。

呂偉良雖然全身頓感麻痺不已，但視覺能力還不致於消失。他目睹韋文與夏蓮娜走出露台之外，竟無可奈何。

在聽覺上，他也聽到門外人聲嘈雜，但却無法舉足走過去開門讓他們進來。

韋文拉住夏蓮娜跑到露台之外，只聽到樓下也傳來了陣陣人聲。

夏蓮娜心裏着慌，因爲她以爲韋文這一回必然是前無去路，後有追兵。

可是，她的憂慮很快就冰消瓦解。

因爲這時候，她看見韋文正動手解開一條大麻繩，大麻繩是由醫院天台垂下的，但另一端却不是繫於天台之上，而綁住了對面建築地盤上一副打樁機之頂。

韋文用力一扯，把大麻繩吊在天台水管上的小繩子給扯斷了。這更易見到整條大麻繩給掛在打樁機伸出的橫鐵上。

韋文抓緊了大麻繩一端，示意道：「蓮娜，現在你該拿出表演『空中飛人』的勇氣來了。」

夏蓮娜明白他的用意，那是叫她也抓緊了繩子，一齊飄盪着離開這兒醫院的露台。

據她的經驗估計，如果順利的話，根據盪鞦韆的原理，他們的落足點應該是對面街一幢大樓的天台。

她和韋文合作過無數次的「空中飛人」表演，但却從未試過當街表演，也從未試過這麼眞實的。

「蓮娜，你聽清楚了，這是我們生死關頭的表演；過去表演失手，下面還有救生網。可是，這次什麼也沒有。稍有錯手，我們便要在黃泉再見。」

韋文說着，已經站上了露台的石基之上，夏蓮娜也很快就和他併肩站好了位置。

一陣陣警車的呼聲，自遠而近。

夏維探長已經接獲報告，正駕車趕來醫院的途中。

駐守在醫院樓下的警探，仰首看見韋文狀如跳樓，先是吃了一驚；後來在迷濛月色之下，細看清楚，才看見他手裏抓緊了一條繩子，另一端竟然繫於地盤上，一副打樁機打橫伸出的鋼架上，心理上立時醒覺起來，連忙高聲疾呼地制止道：「不許動

！我是警探，你再動我要開槍啦！」

可是，韋文却充耳不聞，雙足一蹴，就與夏蓮娜雙雙凌空飄盪過去。

那發出警告的探員看得呆了。

另一個向天放了一鎗，「砰」的一聲，震耳欲聾。

這一聲鎗響，吸引了剛剛要下車的夏維探長，他無意舉頭看見兩個黑影摟作一團，飄過了街心，直盪過了對面街一幢大樓的天台，幾乎不敢相信這是眞的；還道自己眼睛有問題。

及至他跑到醫院門前，下屬向他說出剛才所見，他才曉得剛才並不是他眼花，事實上一男一女經已逃去了。

他立刻一邊吩咐在場的探員趕到對面街去兜截，一邊又令人通知總部增援。

他本人則匆匆趕到秘密病房，此刻幾名警探經已破門而入，也有兩名女護士在對呂偉良和另一名女護士進行急救。

呂偉良受害極淺，他的麻木也只是暫時性的，所以，經護士小姐施行急救之後，很快就回復了知覺。

這時候，有個警探已自醫生辦公室中，把被綁的一名當值醫生救出，也帶到秘密病房中來。

夏維探長發覺不見了夏蓮娜，再看見眼前現場一切情景，內心極之生氣。

但他仍沉住氣問道：「他們怎麼會有辦法把繩子綁到這裏來的？」

是的，呂偉良也很想提出了這個問題。却給探長先問了。

一個探員硬着頭皮說：「今天有個頭戴黃色鋼盔的建築工人，要求我們准許他跑到醫院的天台去，他說要把一根繩子綁在天台一條石柱上借力，否則那副打樁機會有倒下的危險。我們當時以爲那是很普通的小事，却想不到那傢伙竟然是百變奇魔的化身。」

夏維探長想不到千防萬防，却防不着韋文會有此一着，氣得呆在一旁。

那個曾經被綁起來的醫生說：「我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摸了入來的，只是給人用尖刀指嚇我時，我就心知不妙；但我不敢反抗，因爲此人身材高大，那把尖刀閃閃發亮，萬一發生惡鬥，吃虧的必然是我。」

呂偉良被人救醒之後，跑到露台外面去，深呼吸着，伸着拳腳，只覺得剛才的事，有如發了一場惡夢。至今，他仍感到全身有些麻痺。

他在露台上巡視着，覺得自己也疏忽了。

剛才他也曾在露台上躲了一個時期，以窺伺樓下的動靜；因爲他估計韋文這兩晚必然會出動的，除非他放棄了夏蓮娜。

但是，令他感意外的，就是韋文並不是由露台爬上來，却是光明正大的，由病房正門進入。

呂偉良偷到醫院病房的露台之外，駐守在樓下的警探是知道的，他們明知呂偉良這次是站穩在他們這一邊，所以也不加阻止。

但是，呂偉良却疏忽了那條垂在水管旁的大麻繩。

現在想起來，他還在後悔自己太過大意。

一大隊武裝警員乘車趕到現場，奉命將附近一帶街道封鎖。

但是，呂偉良和夏維探長幾乎心知肚明，這只不過是一種例行公事，韋文一定逃之夭夭了。

是的，韋文和夏蓮娜這時候，已經安然回到一層新樓中，這是韋文的居所。

夏蓮娜雖然還看不出韋文有什麼惡意，但却多少也存有一點兒戒心。

「百變奇魔」韋文看見她這樣子，反而覺得出奇了。忍不住笑道：「親愛的，眞的是不認得我了麼？爲什麼冷冰冰的？」

忽然間，韋文想起了報章上描述他去暗殺夏蓮娜，企圖減口的新聞，便又說道：「別再瞪住我了，我不會這麼辣手摧花的；我對你是眞心相愛，否則，我也不會冒險去救你出來。你可千萬別中了人家的毒計才好。」

夏蓮娜不再懷疑了。

她「哇」的一聲大哭起來，撲進了韋文的懷中，宛如一個受盡了委屈的孩子。

「爲了我，要令你吃盡苦頭，我內心已感到難過，你應該深信我不會殺害你的，可不是嗎？」

「是的，我相信你！」夏蓮娜淚眼汪汪瞪住了他。

韋文安慰着說：「此後我們不會再分離。你放心好了，我有辦法可以找到『利蘇陀之星』，然後與你迅速離開這個小島，飛到老遠老遠的地方去，過着神仙般快樂的生活。」

「不，我只要跟你在一起，決不敢再奢望什麼榮華富貴。因爲，他們已經知道了你的計劃和行動。你不可能再有收穫了。」

「你告訴了他們？」

「是的。」

「你眞笨。」

「我只告訴了那個跛子；但我相信他也必然也對警方說。」

「這件事，他們沒法阻止我。」

「但你會中了他們的圈套。」夏蓮娜情深款款地瞪着韋文，又哀求地說：「親愛的，聽我說，我們不能再在這兒逗留下去。我們有手也有脚，我們可以找到工作，我不一定要生活得很豪華，我只求與你在一起。親愛的，答應我吧！」

「不，我不會這麼輕易離去。」韋文十分堅決地說，「要不是你大聲一叫，我可能還會聽你的勸告，乖乖的離開這小島。但是，因爲你那麼一叫，我來不及殺死那個跛子，所以，即使得到那顆『利蘇陀之星』，我也要殺了那多管閒事的跛鬼，才可以心安理得地離開這兒。」

夏蓮娜又想起了呂偉良告訴她的一件事，於是又問道：「美兒呢？」

「我怎麼知道？也許還在馬戲團中。」

夏蓮娜把呂偉良的說話複述了一遍，韋文更加氣惱不已。

他憤然說：「那跛鬼造謠中傷，我眞恨不得吃了他的肉。蓮娜，你先好好地休息一晚，我們要做的事，正多着呢。」

「這兒安全嗎？」夏蓮娜打量了室內一遍。

「在我看來，任何地方都安全。」韋文笑道：「有我和你的身手，警探是不能把我們捉到的，放心吧！」

說着，韋文一把拉了她過來，擁着就吻，突然夏蓮娜「喲」的一聲尖叫，令到韋文大感愕然。

「怎麼一回事？」韋文連忙放開她。

夏蓮娜皺眉道：「我背上的傷勢仍未好。」

「單是看你這傷勢，就够我仇視這跛鬼了。」

「這倒不能完全怪了他，這是生死關頭的搏鬥。當時如果他不是給我這致命一擊，我準會一槍擊斃他！」

儘管夏蓮娜這麼說，韋文却還是說：「你看我怎麼樣殺他好。我眞不相信，以我的身手，敵不過一個四肢不全的人。」

「聽說這兒有些黑社會人物，神通廣大，也許他們有辦法幫助我們離開這裏。」夏蓮娜還是談論着她最關心的一個大問題。

「我才不喜歡去求人。不及地頭虫，但我仍然相信自己的力量。」

「我以爲最好想辦法先弄到一大筆錢，一切可以拋諸於腦後。有了錢，我們就可以安然逃走。」

「對于整個行動，我經已有了計劃，你也不必爲我而傷透腦筋。」韋文說：「讓我告訴你，『利蘇陀之星』，我一定要弄到手。錢嗎，我也有辦法。總之，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在我身邊，我會令你幸福。」

「爲了永久的幸福，最佳辦法，我以爲還是盡快離開這個小島。」

「你等着好了，這種日子，遲早會來臨的。」

韋文說着，已跑進浴室的；這是一層袖珍的豪華住宅。全部地方就是一個客廳和飯廳，一間套房，以及厨房等。

夏蓮娜也跟了進去。她仍在試圖說服韋文。

韋文跳進了浴室中，扭開了冷熱水喉混和的花洒。

夏蓮娜站在一旁道：「聽說這兒有個黑社會頭子，綽號斬崩刀，爲人頗有辦法；要是你要對付呂偉良，何不跟他商量一下。」

「你在怕我力量單薄，是嗎？」

「說得更坦白點，這是我們離開這裏的捷徑。有人告訴我，斬崩刀與屈蛇組織有連絡。」

「你應該再聽得明白一點，我們不會這麼快就離開這裏。」韋文回過頭來說：「我一定要得到『利蘇陀之星』，也必然要獲全勝，否則，我決不會離開這裏。」

夏蓮娜知道再說下去，也沒有用。悄然嘆息了一聲，跑回臥室中去。

× × ×

第二天，天還未亮，夏蓮娜已自夢中驚醒。

她有如驚弓之鳥似的；雖然韋文對她苛護備至，宵來對她柔情似水，慰藉有加，仍無法安定她這動盪的心情。

她很想披上了睡衣，跑到大街上去，買張早報回來，看看昨夜的情形；但這太冒險了。而且，她也知道韋文不會同意她這樣做的。

她只好扭開了床頭的收音機，等待着廣播新聞時刻的來臨。

「你在担心什麼？」韋文給她吵醒了，忍不住就這麼樣問。

「我想知道昨夜的情形。」

「勝利者正在酣睡中，他們一定驚嘆我佈局新奇。哈哈……」韋文得意地笑了。「親愛的，睡吧！我們就是眞正的勝利者，讓我們回憶宵來的美夢吧。」

夏蓮娜並不同意他的說法，於是她輕聲道：「實際上這玩意兒還未經結束，勝利者未必就是我們。雖然，我知道你有這份信心，但是，我以爲我們必須面對現實。」

「我的確有這份信心，但你却似乎早已失去了。我才不明白，爲什麼你會變得這麼懦弱了。」

「大概是經過了這一次之後，我不敢再小睹我們對手的力量；呂偉良這位鐵拐俠盜，的確不是好

惹的。」

「原來你怕的是他。」

「實際上，他比你更加有頭腦，武功自然也是第一流的。」

「別在我面前再誇耀這跛鬼了，好嗎？任他更厲害，還不是少了半條狗腿嗎？」

「我只覺得他神出鬼沒；坦白說句，昨夜他什麼時候開始躲在病房露台之外，我也不知道。由此可見，這個人的確不可思議。」

「反正我們結果還是逃脫了。其實，你說他們比我更有頭腦，我却不大同意；比如這次，他們把你困在一間未經宣佈的所謂秘密病房，甚至連記者也不讓他們知道，可是我仍有辦法去把你救了出來，到底誰更有頭腦？」

夏蓮娜想不出什麼適當的話來回答他，只好道：「這一回，你暫時佔了優勢。」

「下一回，仍舊是我佔了優勢。」

「下一回？」夏蓮娜問道：「你意思是——」

韋文輕鬆地說：「我的意思是：下一回立即就要開始了。」

「你打算怎麼樣？」

「先去找一個人開談判。」

「誰？」

「林安。」

「就是那個珠寶大王嗎？」

「是的。」韋文陰森森地笑了，「報紙上說他飛到南非去了。但是，我查到他還在本市。」

「你想找他？」

「我早就應該和他說說，但我以爲能够偷到手，可以做個全東。可是，現在我爲了你的緣故，不想消耗過多的精力，只想順利完成了這件事。至於發財麼，只有留待到別的地方去發吧。」

「對了，這才是最聰明做法呢。」

「但是，有個條件。」

「什麼條件？」

「就是要你全力幫助我去完成這件事。」

「我已經給你拖入水裏去，還有什麼好說呢？我當然希望盡力而爲。」

「那麼，我們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先給一個電話給林安。」

「現在就撥去麼？」

「不，待至電台報告新聞的時候，林安一定在收音機旁邊收聽的。我們要跟他開一次玩笑。」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別裝蒜了。其實，那顆巨鑽已經給你帶來不少麻煩。」

「你一定找錯了對象。」

「沒有錯，半點也沒有錯。」韋文堅持着說：「你會知道什麼是『利蘇陀之星』，也會知道『百變奇魔』的厲害，要是你還詐傻扮懵，我自然有我的辦法。」

林安想了想，終于說道：「好吧，請給點時間我好好地考慮一下。」

「那麼，下午我再給你電話。」

林安正待掛綫，對方又制止着。

只聽到韋文又說道：「千萬不要報警，否則，你必死于非命。」

林安放下了聽筒之後，苦苦沉思。

終于，他把這件事，在電話中告訴了呂偉良。

呂偉良想不到林安實際上並未離開本市，連他這麼機靈，也給騙倒了。

「鐵拐俠盜」呂偉良安排了一個秘密地點，會見了珠寶大王林安。

到不妙，正待截綫，可是，却有一種力量，令到他聽下去。

撥電話來的不是別人，正是韋文。

「百變奇魔」韋文在電話中笑道：「林先生，你的調虎離山之計失敗了，我早就料到閣下並沒有離開本市。現在我們必須談一談『利蘇陀之星』這件事，這巨鑽必須易主，否則，它就變成了不祥之物。明白嗎？」

「你到底是誰？」

「你不識我，但我知道你是誰。林先生，你那顆巨鑽，究竟要多少錢才肯出讓？」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別裝蒜了。其實，那顆巨鑽已經給你帶來不少麻煩。」

「你一定找錯了對象。」

「沒有錯，半點也沒有錯。」韋文堅持着說：「你會知道什麼是『利蘇陀之星』，也會知道『百變奇魔』的厲害，要是你還詐傻扮懵，我自然有我的辦法。」

林安想了想，終于說道：「好吧，請給點時間我好好地考慮一下。」

「那麼，下午我再給你電話。」

林安正待掛綫，對方又制止着。

只聽到韋文又說道：「千萬不要報警，否則，你必死于非命。」

林安放下了聽筒之後，苦苦沉思。

終于，他把這件事，在電話中告訴了呂偉良。

呂偉良想不到林安實際上並未離開本市，連他這麼機靈，也給騙倒了。

「鐵拐俠盜」呂偉良安排了一個秘密地點，會見了珠寶大王林安。

「是的，這是林宅。」

「這是長途電話，請林安先生接聽吧，很重要的。」

「林先生不在家。」

「那就叫他的親人來聽好了，這是很遠地方打來的。」

女傭人無可奈何地，把聽筒擱置，立刻跑進臥室內，將情形告知林安。

果然，林安並未離開本市，他正在傾耳細聽電台報告新聞。現在聽這女傭人說，有長途電話，立刻就教她把電話接駁入睡房中，讓他親自接聽。

他拿起床頭几上的粉紅色電話聽筒，只是「喂」了一聲，對方已經發出了爽朗的笑聲；他立刻感

「爲什麼你要放出空氣，說你去了南非？」呂偉良一見面，就急不及待地問。

「很易解釋的事，他——那百變奇魔，目的在奪取我手上的一顆巨鑽，如果說我去了南非，希望能够造成一種錯覺，讓他以爲我會爲了這件事，而去南非；說不定把那顆巨鑽在鑽石市場放盤，希望他也回到南非那邊去。」

「但你失敗了，是不？」

「是的，這傢伙十分聰明。今日早上，就利用一個女子冒充長途電話接綫生，騙我在電話中露了面。」林安說：「我懷疑這小子也畧懂心理學，他利用我收聽電台報告晨間新聞時，就撥電話來，你知道嗎？當一個人精神分散時，頭腦糊塗，最易上了人家的當；我就是這麼樣上當的，呂先生。」

「那麼，現在你打算怎麼樣做？」

「無論如何，我不會把那顆巨鑽放手。坦白說，我有太多的錢，但却很少見到這麼大的名鑽。我要留作傳家之寶。」

「你的意思是，更多的錢，也不出讓，是不？」呂偉良問道。

「對了，我已經有足够的金錢，却從來未有過一件足以自豪的寶物；現在有了，當然不會輕易的放手。」

「那麼，你不怕百變奇魔的殘酷手段嗎？」

「想不到你也在誇耀這惡魔。」

「事實上，他是令人頭痛的傢伙。」

「看來我又找錯了對象。」

「我才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不妨坦白的對你說，我想聘請你爲私人保鏢。」

「多謝關照。」呂偉良笑了，「可惜鄙人暫時還沒有這種興趣。」

「那麼，你是不肯帮我了。」

「如果你對我這麼有信心，早該相信我，不該繞着大圈子。」

「大人有大量，到了這步田地，你不該這般小氣。」

「如果我說，只有消滅那惡魔，你才可以獲得安全的保證，相信你不反對吧？」

「是的，我同意你這說法。」

「那好極了。就讓我來安排一切好了。」

× ×

下午兩點鐘，韋文又撥電話到林家來了。

林安在電話中認得對方正是韋文，於是說道：「這件事我詳細考慮過了，你這麼千里迢迢來到這裏，相信是志在必得的。」

「你眞聰明。」

「但是，你可查清楚我用什麼價錢買入這東西麼？」

「當然很高價。」

「我是個地道的商人，沒有錢賺的生意，我不做，雖然我明知這是一件不祥之物，却不能白白要我虧本，可不是嗎？」

「你這人倒說得爽快。」

「好吧，我們暫時可用不着見面，請你先打個電報給你的僱主，我要求的價錢是九百萬美金。」林安正經地說，「先看看對方還什麼價，然後我們再連絡。」

「好極了，這件事，你必須保密。」

「當然，彼此都有好處的事，誰不願意去做呢？」林安又說：「但有一點，你必須聽清楚，我這件東西不在這裏，你切不可打錯了主意。」

「你怕我來偷麼？」

「當然。」

「哈哈，放心好了。」韋文說，「現在我只希望賺回一份厚厚的佣金，不想冒險啦。」

「你懂得這樣想，當然最好不過了。」

放下了聽筒之後，林安把情形告訴了身旁的「鐵拐俠盜」呂偉良。

呂偉良一直留在林安家。

林安問道：「你以爲他是有誠意的麼？」

「九百萬美金，這是一個瘋狂的數字。」呂偉良說，「到底這顆巨鑽，你化了多少錢購入？」

「當然不必九百萬美金，但也不太少。這是稀世奇珍，我知道世界上許多巨富，都希望擁有它。」林安又說：「如果我肯公開，包保一千萬美金，隨時有人向我收購。其實，金錢只是給人利用，物質才是最可貴的。」

呂偉良笑了笑，隨即站了起來，說道：「我要走了。」

「你不留下嗎？」

「現在時間還早，大概他不會在這個時候來。要是他有誠意作正當交易的話，則還須等待遠方發來的電報。」呂偉良說，「我想趁這個時間，出外走動一下。」

林安想想，呂偉良說得也是道理。於是，也就讓他自橫門離去了。

呂偉良剛返抵家中，就發覺夏維探長和阿生正在客廳中談話。

他心知不妙，但却不及退出。

「你到林家去，爲的是什麼？」夏維探長問道，「我們早已查出他到南非去的消息，只是調虎離山之計，但我却想不到，他寧願相信你，也不相信我們警方。」

呂偉良笑道：「探長先生，請原諒，我也並非有心要和你爭生意。只是林安怕得要死，因爲，韋文已經查出他一直躲在家中。」

「你怎麼知道呢？」

「韋文曾經給他電話。」

「他怎麼說？」

「要求林安出讓那顆巨鑽。」

「林安答應嗎？」

「答應了。但要求的價錢太高；假如我所料不差，這宗交易不會成功。」呂偉良說，「如果韋文志在必得，很快就會動手。」

「那麼，我派人到林家去。」

「切不可打草驚蛇。韋文是個十分機警的人，警探只能在遠處監視。」

「好吧，必要時，我寧願下令他們開鎗殺他，也不能讓他再逃脫。」

那晚，夏維探長果然親率大隊警探，到林家附近佈防。

可是，候了整整一晚，一些動靜也沒有。

差不多天亮時，每個在場的警探，都感到筋疲力倦。豈料就在這時候，夏維探長在他的座駕車中，却接獲了一連串的無綫電話，本市幾個富商的住宅，都是失窃；更巧的，就是所失者，全是珠寶。

這一回，可够夏維探長去忙了。反而他全神貫注的林家，一些動靜也沒有。

夏維探長視察過一些失窃現場，除了吩咐偵緝人員做些例行工作之外，簡直就是一籌莫展。

「誰令我在林家門外枯候了一個整晚？」夏維探長忽然醒悟了，「嘿！好一個鐵拐俠盜！」

他想到這裏，立即派人到呂宅去；可是，阿生却說呂偉良整夜未返家中。

夏維探長也因此，而更加深信「鐵拐俠盜」呂偉良對他施行了調虎離山之計；他深恨着呂偉良，怪他不該混水摸魚，太不够道義了。

於是，他立即下令全市各分局的警探，四出找尋呂偉良的踪跡。

但是，過了大半天，仍舊是一些綫索也沒有。

奇怪的是，林安再也沒有接到「百變奇魔」韋文的電話；更加沒法與「鐵拐俠盜」呂偉良接觸！

而天河馬戲團，却依照了原定計劃，在那天下午，乘搭一艘貨輪，啓程前往曼谷表演。

夏維探長忽然間像有了什麼預感似的，帶人趕到碼頭去。

輪船還有半小時就要啓航。

夏維探長登上船上，找到天河馬戲團的團長賀敦，召集全團的藝員到甲板上，展開問話。

賀敦像以往一樣，採取了非常合作的態度。

但是，還不能令到夏維探長滿意。

原來昨夜發生的一連串爆窃案，據事主描述，窃匪都是身手不凡，一來一去，有如馬戲表演中的「空中飛人」。

這正是帶給夏維探長一些靈感的主要原因。

不知怎的，他一直沒有懷疑到馬戲團還會和韋文有什麼瓜葛；但是經過昨夜一連串窃案之後，他却把思想力轉移到天河馬戲團的身上來了。

於是，他死心不息的，要賀敦團長帶他去巡視獸籠和那些野獸；特別是那些袋鼠和老虎籠。

時間極之急迫，船長在埋怨警方的人員利用特殊權力，阻遲了輪船正常開行時間。

夏維探長不理會這許多，一定要馬戲團的人，把所有鐵籠中飼養野獸的食盤，都搬出來，然後由警探們澈底加以檢查。

賀敦團長除了埋怨一些警探嚇壞了他的袋鼠之外，似無怨言。

待至全部檢查完畢，整整化了一小時；也就是說，輪船遲開了半小時。

夏維探長心有不憤，但在情理上，却不可能無限期阻延輪船的正常航行。

輪船在公海中航行，賀敦團長的心情，頓感輕鬆。

他回到船艙之下，巡視着鐵籠中的野獸。

他一邊行，一邊思想，也一邊發出了會心的微笑！

是的，夏維探長突如其來的靈感，足以替他在警方的服務的記錄上，立下一功；但是，他的記憶力差了一綫，就是沒有留意到，鐵籠的數目增加了一個，老虎却多出了兩頭。

香島不是個經常有老虎出現的地方；天河馬戲團也沒有在香島購入兩頭猛虎的紀錄。

但是，賀敦團長却心裏有數；他當然比任何人更加明白這些「野獸」的眞相。

他行近一個大鐵籠之前，低聲笑道：「我們到了公海，以後就一帆風順。雖然我們得不到『利蘇陀之星』，還是不負此行，這一回，你們的功勞眞不小。」

顯然那兩頭老虎也懂人性。

牠們注視着賀敦團長，依稀在傾聽着他說話。

「這兒是船艙之內，連阿九這小厮也不在，爲什麼你們不敢說話？」賀敦說道：「其實，夏維也親近過你們了，只是他一直未發覺，老虎也有眞有假。」

兩頭猛虎左右張望了一番，然後站直了身軀，

這樣才可以清楚看見牠們的胸前有點異樣；原來胸前的虎斑紋有些裂痕，那只不過是一條拉鍊。

「實在悶熱得很。」其中一頭猛虎開聲說話了，「再下去我準會昏迷。」

當然這兩頭並非什麼猛虎，他們都是人；剛才說話的，還是一個女人。

「出來涼一會兒吧。」賀敦說道，「那些贓物呢？」

兩頭老虎剝了虎皮之後，原來並非別人，正是韋文和夏蓮娜。

夏蓮娜笑道：「團長，你放心好了，贓物全在我懷抱中。」

賀敦說道：「夏維探長只注意那些肉盤，却疏忽了你們這兩頭猛獸。哈哈……」

韋文也得意洋洋地笑道：「現在唯一的缺憾，就是沒有把那跛鬼殺死。」

三個人正在談笑間，突然加進了一種聲音：「你們疏忽了一點，就是沒料到跛鬼還有一隻脚會走路的。哈哈。」

三個人同時把視綫移過去。果然，「鐵拐俠盜」呂偉良，正拄住鐵杖，站在那邊嘻哈大笑。

賀敦首先情不自禁地問道：「你怎麼會在這裏的？」

「我不是告訴過你，還有一條腿可以走路的嗎？」呂偉良說道。

「團長，快把鐵籠開掉，讓我出去收拾他！」韋文咆哮着！

可是，賀敦說道：「鎖匙在那小厮身上。」

「阿九在什麼地方？快找他來。」韋文暴跳如雷。

賀敦心裏一急，找來一支鐵枝，正想搗毀那鐵籠上的鎖，却給呂偉良一個箭步搶前，鐵杖一攔，冷然道：「團長先生，你想罪名輕一點，就乖乖的站在一旁。等待探長帶人來把你們帶走，否則你這個馬戲團休矣！」

「胡說，這是公海，探長不會再來的。」賀敦說。

「你才胡說，我已經吩咐阿九去通知船長，發急電到香島求救。」呂偉良說，「如果他們乘快艇趕來，不用一小時就到，如果乘直昇機，那就更快了。」

賀敦心裏一凜，回頭一棒擊來，呂偉良連忙招架。

韋文在鐵籠中用手搖撼着，但也沒有用，鐵籠穩固異常。

賀敦鐵棒連揮，呂偉良運杖左迎右格，一時間「叮噹叮噹」的，震耳欲聾。

正當他們打得難解難分之際，阿九已帶了以船長爲首的一班水手，及時趕到。

船長朗聲道：「你們不必反抗，香島警方人員已坐了直昇機趕來；天河馬戲團的全體團員，也給我們控制了。」

賀敦頹然放下手中鐵棒，冷然道：「阿九，你這唯一的歹徒！」

阿九默然無語！

呂偉良安慰他道：「阿九，你還年輕，我會爲你在香島找一份適合於你的工作，晚上還可以上學去。」

回頭呂偉良又含笑對囚在籠中的韋文和夏蓮娜說：「現在你們是籠中鳥，揷翼也難飛了。」

（全文完）

馬雲先生最新撰著

鐵拐俠盜故事之：

一、無價之寶　二、市井梟雄
三、沙圈煞星　四、怒海龍蛇
五、吸血婦娥　六、百變奇魔

（業已出版）
（快將出版）

青年作家馬雲先生其作品歷年來爲電台、電視、及電影編著劇本故事均風靡一時，今爲本社重金禮聘撰著「鐵拐俠盜故事」，其描寫一青年英俊之殘廢人，仗義鋤奸，每感不平多拔刀相助，整天面臨與惡勢力、黑社會決鬥，其緊張、刺激情節別創一格，敢向讀友鄭重推荐。

各報攤均有代售

環球出版社印行

蹄印天下

強嚥熱血事讎仇

秦紅・文

•要提文上•

上回書至武維寧爲「三絕毒狐」左丘谷所貽，闖下瀰天大禍，把「四海同心盟」囚於正心牢的七十一名萬惡魔徒縱走，武維寧在事後獲得眞相後，誓要把那七十二名歹徒一一擒回，乃毅然離開大平頂，依着刼走他祖母的左丘谷留言，前往龍泉關，那日，來到天津府通往龍泉關的通路的一座破廟中歇息，遭「偷天換日」裘文通，約同「黑白雙煞」刁明、刁義追踪來到，要把武維寧擒回同心盟，但又拿不準武維寧就是縱走囚犯的正主兒，乃設詞向武維寧查詢，武維寧心中一驚，佯作不解向他反問——

裘文通笑道：「老弟眞會掩飾，中午大家在聚英樓談的那件事，老弟難道未聽見？」

武維寧力持鎭靜地道：「老丈說的可是那個甚麼牢走了人的事？」

裘文通道：「是呀！」

武維寧搖頭道：「抱歉，小可非武林中人，不清楚那些事情！」

裘文通眉頭一皺，訝笑道：「噢，老弟不諳武功？」

武維寧點頭道：「是的，小可對於武技，一竅不通！」

裘文通笑道：「哈哈，老弟又在說『三分』話了！」

武維寧面現不耐之色，輕「嘖！」一聲道：「夜已深，老丈何不躺下歇息？」

裘文通臉上露出一絲奸笑，道：「老夫睡得着，只怕老弟也睡不着吧？」

武維寧心中更驚，問道：「老丈此言何解？」

裘文通兩眼一瞇，陰聲陰氣地道：「打開天窗說亮話，你就是那個放走七十一個武林魔頭的少年吧？」

武維寧倏地站起，怒叱道：「胡說！」

裘文通跟着站起，哈哈笑道：「我看一點也不是胡說，老夫早就看出你是長白山人，而且是個身懷絕技的少年，而你却僞稱是燕山人，又否認身懷武功，只這兩點，就够認明你是那少年不錯了！」

武維寧又驚又急，突然頓足道：「就算我是那個少年，那又怎樣？」

裘文通冷笑道：「那麼，老夫相信四海同心盟對你老弟很感興趣！」

武維寧大怒道：「你們想擒我去四海同心盟領功？」

裘文通點頭道：「多年以來，老夫就在希望能爲四海同心盟做一點事，今天是個好機會！」

武維寧冷哼一聲道：「老丈這個算盤打錯了，四海同心盟不會擒拿小可的！」

裘文通仰臉大笑道：「是麼？哈哈，你放走了七十一個武林魔頭，害死了雲毓大俠和三十位銀衣武士，且將帶給武林無窮的災害，這等罪狀，殺頭三次亦不爲過，四海同心盟還會放過你麼？」

武維寧冷冷道：「不錯，小可當日已在正心牢見過同心盟主，他說不處罰小可！」

裘文通面色一變，乾笑道：「有這樣事？」

武維寧道：「老丈如若不信，可以去同心盟問一問！」

裘文通點頭笑道：「好，老夫就跟你一道去同心盟問個清楚！」

武維寧倏地站起，怒叱道：「胡說！」

裘文通跟着站起，「桀桀」怪笑道：「你看！你看！你竟把我們當作容易欺騙的三歲小孩，這不是太可笑麼？」

武維寧情知今夜已難善了，乃決與他們鬥一鬥，當下冷笑道：「三位眞打算擒下小可是不是？」

黑煞手刁明笑道：「這難道還有假的？」

武維寧見他們三人都沒帶武器，故不大恐懼，冷聲道：「那就請動手吧！」

裘文通道：「老弟想討苦吃？」

武維寧道：「只怕討苦吃的不是小可！」

裘文通是個老奸巨猾的人物，他在未摸清武維寧的底細之前，那敢貿然動手，當下嘻嘻笑道：「看情形，老弟所謂不諳武技是假的了？」

武維寧道：「廢話少說！」

裘文通摸捏着下巴笑問道：「你跟『三絕壽狐左丘谷』練了多久的武功？」

武維寧道：「我說廢話少說！」

裘文通笑道：「你大概不知我們三人是誰，所以敢如此賣狂，嘿嘿……」

武維寧不再開口，抓起包袱背上，舉步向廟外走去。

黑煞手刁明沉不住氣，喝聲「那裏走！」搶出一步，揮掌直奔武維寧腰上切去，手法又快又猛，確非庸手。

武維寧從未眞正與人交手，心中緊張異常，但是一看黑煞手刁明一掌劈來，立刻就想到了許多種破解的方法，當下容得對方手掌劈至近處，猛可身形一挫，雙手上揚，一把抓住對方手臂，舌綻春雷暴叱一聲，順勢將對方拉向左方，再把自己背脊一挺，當場便將黑煞手刁明摔了一個觔斗。

這是「擒拿」中最危險也最漂亮的一手，由於必須把敵人翻過背部，稍有失閃，便會反爲敵人所乘，故如無十分把握，是少有人敢採用的。

武維寧自然沒有十分把握，但他覺得今夜這個情勢，只有處處出奇才有獲勝之望，故勇敢的施展了出來。

果然，黑煞手刁明沉不住氣，喝聲「那裏走！」搶出一步，揮掌直奔武維寧腰上切去，手法又快又猛，確非庸手。

武維寧從未眞正與人交手，心中緊張異常，但是一看黑煞手刁明一掌劈來，立刻就想到了許多種破解的方法，當下容得對方手掌劈至近處，猛可身形一挫，雙手上揚，一把抓住對方手臂，舌綻春雷暴叱一聲，順勢將對方拉向左方，再把自己背脊一挺，當場便將黑煞手刁明摔了一個觔斗。

這是「擒拿」中最危險也最漂亮的一手，由於必須把敵人翻過背部，稍有失閃，便會反爲敵人所乘，故如無十分把握，是少有人敢採用的。

武維寧自然沒有十分把握，但他覺得今夜這個情勢，只有處處出奇才有獲勝之望，故勇敢的施展了出來。

果然，黑煞手刁明不防有此，登時被摔出四五尺，蓬然撞上廟中土壁，還好是土壁，因此沒有受傷。

但裘文通和白煞手刁義一看武維寧一出手便將黑煞手刁明摔倒，不禁面色遽變！

黑煞手刁明卻像一隻被惹怒了的猛虎，翻身跳起，厲吼一聲，縱身便向武維寧撲了過來。

白煞手刁義怕哥哥有失，亦同時發動攻勢，由右方拍出一掌，打向武維寧雙脚。

武維寧一個飄身倒縱上神案，抓起香爐一揮，爐中的香灰頓如白龍橫空般的散了開來，然後把空香爐猛向裘文通擲去，人跟着朝廟門外疾射出去。

裘文通那肯讓武維寧逃出山神廟，他一見武維寧拍出空香爐，就知他要乘機衝出，故於低頭避過香爐之後，雙掌倏揚，猛拍而出。

武維寧朝前撲出的身子，勢如怒矢，但因裘文通是就地發掌，速度較快，因此才撲到廟門前，裘文通的雙掌業已拍到他面門，當下只得吐出雙掌硬接。

「砰！」的一聲，四掌接了個正着，裘文通「登登」倒退兩步，背部撞上廟門，廟門再撞上廟壁，震得整間山神廟顫動了一下！

武維寧懸空的身子亦爲之一頓，飛跌落地，黑煞手刁明乘機劈出一掌，自以爲這一掌必可擊中武維寧，因大喝道：「躺下！」

那知武維寧眼明手快，一見他揮掌劈來，身軀就地一滾，同時飛起右脚，反向他下盤橫掃過去。

黑煞手刁明剛才吃他摔了一交，已不敢再存輕敵之心，發覺自己攻出的一掌即將落空，連忙撤招後退。

武維寧立即翻身而起，左手一招「左冲天炮」擊向白煞手刁義的腹部，右手一招「右冲天炮」擊向裘文通的心窩，雙拳迸發，勇若天神！

他打出的是少林拳，裘文通和白煞手刁義自然識貨，看見他出拳剛猛雄渾，一時竟不敢招架，一齊往後縱退。

但是他們並無怯戰之意，一退之後，仍緊緊將武維寧困在中間。

場面暫時靜歇下來，雙方對峙僵持了一會，黑煞手刁明突由懷中掣出一柄亮閃閃的七首，沉容獰笑道：「裘老，咱們用傢伙招呼他吧！」

裘文通含笑道：「也好，但小心莫要了他的命，活的才值錢呢！」

黑煞手刁明哈哈一笑，手握七首慢慢向武維寧迫去，說道：「小子，你若怕吃刀子，就乖乖俯首就擒吧！」

武維寧看見對方掣出七首，心中確有幾分害怕，但當他想到自己未來的抱負時，胆氣頓壯，他在心中激勵自己：「不要害怕，武維寧，你發誓要擒回那七十二個武林魔頭，他們中任何一個的身手都比眼前這三人强出數十倍，如果你連三個跳梁小醜都應付不了，那還談甚麼擒回七十二個魔頭呢？」

所以，他的心中再無怯意，並且勇氣大增，決定拿眼前這三人來試驗自己的毅力。

他凝神靜立不動，對於漸漸迫近的黑煞手刁明視若未覩，但是任何人都看得出，他是在全神戒備着，等着對方發動攻勢時，予對方以致命之一擊。

黑煞手刁明見他一副莫測高深之態，一時倒不敢再向前逼，就在相距五尺之處沉住馬步，向對面的白煞手刁義使了一個眼色。

白煞手刁義明白哥哥之意，猛然揉身直進，大喝一聲，雙掌齊揚，往武維寧腰上拍來。

武維寧心知自己若出手迎拒白煞手刁義，黑煞手刁明必會乘勢出擊，當下將計就計，身形半轉，正對白煞手刁義，雙掌合十，以一招「童子拜觀音」穿梭也似的向白煞手刁義當胸劈去。

果然，黑煞手刁明一見他出手，立即悄跨出一大步，手中匕首一招「追風趕船」直向武維寧臀部刺來。

照說，這一瞬間，武維寧背部空門大露，他若要取武維寧的性命，是有幾處致命要害可攻擊，但他只想捉活的去同心盟領賞，只打算把武維寧刺傷，使其失去抵抗能力，故對準武維寧的臀部刺出。

武維寧從三絕壽狐左丘谷學藝三年，雖然三絕壽狐並未將絕藝傾囊傳授給他，但所謂「强將之下無弱兵」，此刻的武維寧亦非武林一般二流脚色所能與抗，他也有「聽風辨位」的本領，所以黑煞手刁明由背後刺來時，他詐作不知，等到對方的匕首即將刺上他的臀部時，他才驀然身形一轉，飛脚疾踢而出！

黑煞手刁明滿以爲「聲東擊西」之計可以成功，心中正在高興，忽覺「目標」異位，不禁吃了一驚，才想退避，褲下業已「砰！」的挨了一脚！

這一脚，踢中了他的命根子，因此他只慘叫一聲，便已倒地不起！

白煞手刁義沒想到會有這種結果，方自一呆間，胸口也被武維寧一拳擊中，登時打得他口噴鮮血，倒跌於廟壁之下。

偷天換日裘文通面色大變，不敢再守住廟門，慌忙一個倒縱跳到廟外。

武維寧如影隨形一閃而出，冷叱道：「老賊，你還想跑麼？」

裘文通竟似已嚇破了胆，忽然雙膝一屈，跪了下來，連連拱手求饒道：「武少俠高抬貴手，在下有眼無珠，冒犯虎威——」只說到這裏，他態度陡變，冷笑着站了起來。

因爲這時，武維寧突然像似喝醉了酒，身子搖幌了幾下，砰然摔倒地上，昏迷不省人事了！

裘文通望着武維寧倒地昏絕，嘴裏發出一陣得意「嘿嘿」冷笑，舉步走到武維寧身前，伸手由武維寧胸部拔出一支細針，然後把他抱入廟中放下。

白煞手刁義雖被武維寧一掌打得吐血，却未昏死過去，一看裘文通把武維寧抱進來，不禁大喜道：「不錯，老夫想得到的東西，從來不會落空的！」

白煞手刁義努力撐坐起來，問道：「裘老前輩是怎麼捉住他的？」

裘文通取出一支細針揚了揚，笑道：「就是這東西，老弟見過這東西麼？」

白煞手刁義面色微變，道：「那是毒針？」

裘文通搖頭道：「不是，這東西是老夫新近創研出來的，名之謂『奪魂針』，任何人若是中了老夫這種『奪魂針』，都要昏迷一個時辰，才能甦醒過來！」

白煞手刁義道：「既能使人昏迷，不是毒針是甚麼？」

裘文通笑道：「老實告訴你吧，老夫這種『奪魂針』是用蒙汗藥製成的，一經打中人身，針內的蒙汗藥便會注入人的體內，一眨眼，就會使人昏迷倒地！」

白煞手刁義稱讚道：「原來如此，今天若非裘老前輩的『奪魂針』，咱們三人反要吃不了兜着走了，裘老前輩請快去看看家兄，他的傷勢好像很重吧？」

裘文通驚了地上的黑煞手刁明一眼，含着無情的笑容道：「不必看，令兄已經死了！」

白煞手刁義驚啊一聲，連忙爬行到黑煞手刁明的身邊，推搖他的身子喊道：「哥哥！哥哥！」

黑煞手刁明動也沒動一下，一臉死相！

裘文通乾笑一聲，道：「他的瞳仁已散，你沒看見麼？」

白煞手刁義仔細一看，果然發覺哥哥的瞳仁已散，不由垂頭悲聲道：「天！我哥哥只被踢了一脚，怎麼就死了呢？」

裘文通道：「令兄被踢中要害，不信你摸摸他褲下看看，已經碎啦！」

白煞手刁義垂頭滴下幾滴眼淚後，突然挺身站起，滿面殺氣的向武維寧走去。

裘文通橫跨一步，張臂擋住他，笑道：「你想幹麼？」

白煞手刁義悲憤地道：「我要爲哥哥報仇！」

裘文通哈哈大笑道：「開玩笑，如今四海同心盟可能已發出懸賞緝捕這小子的告示，現在這小子的每一斤肉，就是一斤銀子呢！」

白煞手刁義斷然道：「我不要那筆賞金，我要取這小子的性命！」

裘文通冷冷一笑道：「老弟，你即使想要那筆賞金，那筆賞金也沒有你的份了！」

白煞手刁義神色大愕，駭然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裘文通一字一字道：「意思就是說：這武維寧是老夫捉到的，不是你！」

白煞手刁義驚怒交迸，嚷道：「可是你日間在酒樓上是怎麼說的？」

裘文通神色平靜的笑道：「那時老夫說三人平分，但是老夫沒想到你們兄弟竟是一對大飯桶，人家只一腳一掌，就把你們兄弟打得一死一傷，你想想看，若非老夫打出『奪魂針』，只怕你現在也沒有命了，你還想分一杯羹？」

白煞手刁義氣得面色一陣青一陣白，瞋目大喝道：「姓裘的，你可得講點道義，我們兄弟雖然不濟，却已拚掉了一條命，你居然過河斬橋，想獨吞賞金了？」

裘文通陰陰一笑道：「是又怎麼樣？你有胆量就動手，打得死老夫，這個武維寧便是你的！」

白煞手刁義身負內傷，站着都有些困難，那還有方氣動手，當下憤然道：「好，我到同心盟去告你！」

語畢，轉身便欲走出山神廟。

裘文通右手一甩，將手中的一支奪魂針，向他背心打去，大笑一聲道：「老弟慢走，再聽老夫一言吧！」

白煞手刁義眼角瞥見他右手一動，情知他打出了奪魂針，但是才想閃避時，業已太遲，只覺背上一痛，登時眼前發黑，向前仆倒。

裘文通檢起黑煞手刁明用以攻擊武維寧的匕首，一刀刺入白煞手刁義的背心，聳聳肩笑道：「去同心盟告我？嘿嘿，還是做你的春秋大夢去吧！」

他說完這句話，走近武維寧身邊，俯身笑望着武維寧又道：「活該老夫名利雙收，以前同心盟懸賞緝捕一名採花賊，賞金是一千兩紋銀，你小子放走正心牢七十一個囚犯，罪狀遠較那採花賊爲大，同心盟若是懸賞緝捕你，賞金最少也有三千兩，嘿嘿嘿……」

他得意的咧嘴惡笑了一陣後，便把武維寧攬了起來，舉步向廟外走去。

但是，他才走出一步，就陡地剎住脚步！

因爲這時的廟門口，靜靜的竟立着一個人！

這個人非別，正是上次與武維寧同在破廟裏面過了一夜的老叫化！

裘文通一見老叫化鬼魅般的出現於廟門口，不禁面色一變，髮然後退三步，沉聲喝問道：「你是誰？」

老叫化神色一片冷峻，緩緩答道：「閣下沒有眼睛麼？」

裘文通忽然換上一副笑臉，道：「在下是問老兄的貴姓大名啊！」

老叫化冷冷道：「一個要飯的若還與人通名報姓，那就太對不起自己的祖宗了！」

裘文通陪笑道：「老兄不報姓名，報個外號總可以吧？」

老叫化道：「那倒可以，我的外號叫做『伸手將軍』！」

裘文通似未聽過「伸手將軍」這個名字，眼睛轉了轉，又笑道：「老兄必是丐幫高手，老夫與貴幫一向相處融洽——」

伸手將軍截口道：「老叫化不屬丐幫之人！」

裘文通話鋒一頓，尷尬笑道：「那麼，老兄現身相見，不知有何指教？」

伸手將軍道：「老叫化來分一杯羹！」

裘文通嘎聲道：「這個容易，常言道：『路上之財，見者有份』，只是……嘿嘿，老兄總該露一手讓在下拜識拜識吧？」

伸手將軍忽然微微一笑道：「你若有興趣，不妨劃下道兒來！」

裘文通點頭一嗯，俯身由白煞手刁義的屍身上拔出那把匕首，拭去鮮血，然後把武維寧放上神案，再由自己懷中掏出一張白紙，望空拋去。

白紙才在空中飄動，旋見他右手一抬，刀光像閃電般閃了兩下，便見那張白紙一分爲四，雪花也似的翩翩飄落地上！

四片白紙四四方方，大小相同，好像摺過了再用剪刀剪開一般！

這一手絕技，其難爲處，不僅出手要快，而且要做到準確無差才行，如無一些眞才實學，是無法辦到的！

裘文通面露得色道：「老兄只要能照這樣玩一下，在下立刻把武維寧相讓，否則就請去吧！」

他這樣做這樣說，是一種八面玲瓏的手段，不但可以不須冒險而觀察出老叫化的武功高低，而且一旦發覺老叫化的武功高過自己時，可以實現諾言把武維寧讓給對方，在這種情形之下，老叫化無論如何也不會再動手爲難他的。

伸手將軍自然看得出他的意思，不由「嘿嘿」冷笑道：「閣下這一手果然了得，不知老叫化能不能辦到……」

說到此處，只見他右掌豎起一縮，地上的四片白紙竟然飄飛而起，一齊飛到他手上，然後，他學着裘文通把四片白紙往空拋去，再迅捷由懷中抽出一把——

不，他的動作發展到此，已經快得使人看不清楚，只見空中白光連閃，那在空中飄飛的四片白紙，突然化爲一羣小白點，也像雪花般翩翩而落，其情景更美妙，更好看！

原來，他已將四片白紙劈成十六片，而且也是四四方方，大小相同！

裘文通面如土色，渾身一陣一陣發寒，連忙一

揖到地道：「高明！高明！在下甘拜下風，這武維寧是老兄的人了！」

伸手將軍收起手中一把短劍，舉步入廟，說道：「那麼，你走吧！」

裘文通連聲應是，忙不迭退開一旁，見老叫化一直向神案上的武維寧走去，才敢往廟外走出。

那知他跨過廟門之後，忽然惡向胆邊生，悄然掏出五支奪魂針，轉身大聲說道：「對了，老兄可是——」

他其實不知老叫化是誰，而是利用話聲爲掩護，將五支奪魂針一齊向老叫化背身打去。

伸手將軍顯然未曾想到裘文通還敢出手偷襲，只見他渾身一震，往旁顚出兩步，卽仆倒地上！

裘文通一見得手，大喜過望，一步跳入廟中，飛起一脚踢了過去，罵道：「臭花子！你也不打聽打聽老夫是何許人，居然也想來黑吃黑！」

話聲中，伸手將軍已被踢得直在地上翻滾！

裘文通跟着又跳到他身邊，伸手入他懷裏掏摸，摸了半天，才摸出一把短劍和一些碎銀子，心中一氣，便把他拖到壁下，讓他倚壁而坐，然後拾起短劍，退後數步，揚起短劍做投擲之勢，獰笑道：「臭花子，明年今日便是你的忌辰！」

話落，短劍已如飛矢般，向着伸手將軍的面門射去！

只聽「卡！」的一聲，短劍竟不偏不倚射入伸手將軍的嘴裏！

伸手將軍中劍之後，雙目陡睜，霍的挺身站了起來。

裘文通大吃一驚，方喊得一聲「你」字，只覺眼前一花，胸襟已被伸手將軍的左手緊緊抓住。

伸手將軍一手抓住他胸襟一手取下咬在嘴裏的短劍，寒臉冷冷道：「裘文通，像你這種武林敗類，可謂死有餘辜，不過老叫化仍願給你一次機會，你現在開始往外跑，老叫化讓你跑出七步後，才向你發劍，你若躲得開，就饒你一條狗命！」

說到此，抓住他胸襟的左手順勢將他推向廟外，喝道：「滾吧！」

裘文通跟蹌退出幾步，滿面驚恐的囁嚅道：「你……你怎麼不怕我的……奪……奪魂針？」

伸手將軍冷笑道：「哼，那種婦女家的玩藝兒，若能打倒老叫化，老叫化的一身護身罡氣算是白練了！」

裘文通這才知道碰上了蓋世高人，心中驚駭欲絕，連忙跪下磕頭道：「您老請饒在下一命，在下今番擒捕這個武維寧，是因這個少年是放走正心牢七十一個囚犯的歹徒，凡我武林正派俠士，都應爲同心盟——」

伸手將軍聽得大感噁心，猛然吐劍遞到他咽喉上，冷叱道：「你滾不滾？」

裘文通嚇了一大跳，上身一仰，往後跌去，然後慌慌張張的爬起來，連連點頭道：「是是，多謝您開恩！多謝您老開恩！」

伸手將軍冷「哼」一聲道：「別做夢，要老叫化饒你，仍須避過老叫化的一劍！」

裘文通悄悄後退兩步，哭喪臉問道：「您……您老是說七步麼？」

伸手將軍道：「你已經後退兩步，現在還有五步！」

裘文通一面雙手連搖，一面大步往後退去，哀聲道：「不！不！在下一定逃不過您老的神劍，您老不能够這樣——啊啊，您看，那武維寧已經醒轉過來了！」

說到這裏，已經退到第七步，只見他突地一個鷂子翻身，迅速往山坡下翻去。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他身軀快要翻落山坡下的一剎那，忽聽「颼！」的一聲，一道白光由老叫化手中飛出，疾如閃電一下射入他的體內！

「啊唷！」

裘文通發出一聲悽厲的慘叫，連人帶劍滾向山坡下去了。

伸手將軍目注裘文通滾落之處，默立片刻，隨卽騰身而起，亦向山坡下掠去……

過了大半個時辰，被放置於神案上的武維寧才悠悠醒轉過來。

他睜開眼睛，渾渾噩噩的瞪望着廟梁，過了半晌之後，才想起剛才的情景，不由驚「啊！」一聲，急急由神案上翻落。

立刻，他發現黑白二煞靜靜的僵臥在廟中地上，他一眼就看出他們已經死了，因之不覺長長吸了一口冷氣！

他記得自己曾一脚踢倒黑煞手刁明，也記得自己曾一掌打得白煞手刁義口吐鮮血，可是白煞手刁義背上那個刀傷是怎麼形成的？那另一個「老賊」那裏去了呢？

莫非那老賊殺了這白煞手刁義？

可是，他何處去了？

唔，他一定是以爲自己不會這麼快就醒轉過來，有事到廟外去了，自己何不乘此時逃走？

武維寧一想到此，立卽一步跳到門側，探頭向廟外窺視，見裘文通不在近處，心中大喜，連忙一閃出廟，急急解開拴在廟外的坐騎，一躍上鞍，催騎往山下疾馳。

他以爲裘文通必會聞聲追來，但一直奔馳到山

下的道路上，仍不見對方追來，這才心頭大寬。

他心裏也有些奇怪裘文通何以沒有追來，但這個疑問已被喜悅所掩沒，他現在只高興自己逃得了自由身，仍然能够前往龍泉關會見奶奶，此外的事情，沒有興趣去多想！

三天之後，他來到了保定，在城中住宿一夜，次日打聽得去阜平的路徑，乃繼續起程上路。

一路無事，又過了五天的行徑後，終於來到距龍泉關只有數十里地的阜平了！

這是黃昏時分，他在城中一家飯館吃過晚飯，打聽得去龍泉關尚有七十餘里，心想若繼續趕路，也要到半夜才能抵達龍泉關，三絕毒狐左丘谷不可能在半夜裏站在長城上等候自己，而且坐騎也勝馳了一整天，需要歇息了，不若在此城中住宿下來，明天一早再出發爲佳。

主意一定，便牽着坐騎往附近一家客棧走來。

客棧裏的小二眼睛最尖，一看就知武維寧是來投宿的，當卽含笑迎出，接去了武維寧的坐騎。

武維寧不習慣與形形色色的人同睡在一張統鋪上，故開了一間單房，他命店小二燒了一桶熱水，痛痛快快的洗了個澡後，便上床躺下。

「砰！砰！砰！」

驀地，有人在房門外敲了三下！

武維寧已吩咐過店小二不要來吵，這時聽到敲門聲，不由眉頭一皺，很不耐煩的開口問道：「幹甚麼？」

「砰！砰！砰！」

回答的，又是三下敲門聲！

武維寧有些惱火，大聲道：「我問你幹甚麼，你沒聽見是不是？」

「砰！砰！砰！」

仍是三下敲門聲！

武維寧跳了起來，怒氣沖沖的走去打開房門，可是正想開口怒斥之際，却見站在房門外的是一位文儒打扮的藍衫老人，而不是店小二，不由神色一怔，吶吶地道：「您，您老找誰？」

藍衫老人年約六十七八歲，身材瘦長，面貌清癯，頗有風骨嶙峋之態，但雙目精光奕奕，透着一股精明强悍之色，使人一眼就覺得他不是個平凡人物！

他面含藹然微笑，輕聲道：「老夫可以進去坐坐麼？」

武維寧只覺這老人有些面熟，一時却想不起在那裏見過，當下又問道：「您老找小可？」

藍衫老人含笑點點頭，答道：「是的，老夫找你！」

武維寧問道：「小可叫武維寧，您可認識小可麼？」

藍衫老人又點點頭，答道：「是的，老夫認識你！」

武維寧拱手道：「恕小可眼拙，不知老丈貴姓大名？」

藍衫老人道：「入房再說如何？」

武維寧暑一躊躇，卽側身肅客道：「好的，老丈請進來！」

藍衫老人跨入房中，反手把門關上，自行走去一張坐椅坐下，笑望武維寧問道：「你走了幾天才到達此處的？」

武維寧聽得心頭怦然一跳，凝目上上下下把對方打量一番，仍想不起對方是誰，乃又拱手問道：「老丈可否容許小可請教大名？」

藍衫老人忽然笑了起來，道：「左丘老兒說你淳樸誠實，少不更事，但是看樣子，由長白到此的一千多里路程，把你磨練得成熟多了！」

武維寧一聽之下，才猛然想起對方是誰，登時渾身血液沸騰起來了。

不錯，眼前這位藍衫老人，正是當日逃出正心牢的七十一個武林魔頭之一！

想起了對方正是自己所欲追擒的七十二個囚犯之一時，武維寧衝動得直想撲上去，但是他沒有眞的撲上去，他知道這不是動手的時候，因爲奶奶還在三絕毒狐左丘谷的手中！

所以，他不但努力壓抑胸中的熊熊怒火，而且立刻表現出一副歡欣之色，再拱手道：「原來您老是當日逃出石家堡的七十一位老前輩之一，小可一時沒認出來，失敬之至！」

藍衫老人微微一笑道：「別客氣，老夫能够重獲自由，還得感謝你呢！」

武維寧畧作謙遜，接着恭聲道：「請問老前輩大名如何稱呼？」

藍衫老人微笑道：「老夫褚錫麒，匪號『怪手翻天』！」

武維寧熟讀七十二囚犯的名單，知這個「怪手翻天褚錫麒」是當年「十二武煞星」中業已故逝的「武怪褚一民」的姪兒，也是七十二囚犯中，武功最厲害的前十二人之一，當下裝出欽敬之態道：「原來是褚老前輩，望褚老前輩今後多多指教！」

怪手翻天褚錫麒笑道：「左丘老兒倒是有意繼續造就你，只不知你是否眞有誠意罷了！」

武維寧佯裝不懂問道：「誰是左丘老兒？」

怪手翻天褚錫麒凝目微笑道：「你眞的不知左丘老兒是誰麼？」

武維寧由對方的眼光中，突然發覺到自己由長白山來到此處的一千多里路程中，自己的一舉一動可能都在對方的暗中監視之下，故連忙答道：「小可數日前途經天津府，曾在一家名叫『聚英樓』的酒樓上飲食，那天座上食客都是武林人，他們正在談論老前輩等人逃出正心牢之事，其中有人說策劃救人的是『三絕毒狐左丘谷』和一個少年，那少年當然是小可，可是他們竟把解大叔誤爲『三絕毒狐左丘谷』，如今褚老前輩所說的左丘老兒，莫非就是『三絕毒狐左丘谷』其人？」

怪手翻天褚錫麒領首笑道：「不錯，你的解大叔，眞實的名號就叫『三絕毒狐左丘谷』！」

武維寧嘆道：「解大叔也眞是的，他老人家何必這樣一再對小可隱瞞他的眞姓名呢！」

說到此，抬目問道：「他老人家來了沒有？」

怪手翻天褚錫麒搖頭道：「沒有！」

武維寧道：「他老人家囑小可前來龍泉關的長城上，與他相見，今天小可趕到這裏時，天色已經很晚，故打算明早再去——褚老前輩此番是從何處來的？」

怪手翻天褚錫麒笑道：「我們竟閒風而逃，是不是？」

武維寧道：「可不是，小可看見大家在逃，心裏也慌了起來，想跟着大家跑，但因內傷極重，連站都站不起來，就在那兒掙扎之際，突然發現眼前站着兩個白衣人，一個年約五旬，一個年約三旬——嘿，褚老前輩您猜他們是誰？」

怪手翻天含笑反問道：「是誰？」

武維寧道：「那個年紀大的白衣人，小可曾見過一次，他就是石家堡主，也就是『解大叔』嘴裏的『三絕毒狐左丘谷』！」

怪手翻天接口笑道：「左丘老兒因尙不知你肯不肯終身追隨他，故那樣騙你——後來呢？」

武維寧道：「當時小可當然以爲他是『三絕毒狐左丘谷』，故心中十分害怕，那聖俠兪立忠也認得小可，他看見小可受傷倒在地上，甚感驚奇，問小可因何也在堡中，小可一時答不上話，他接着又問小可有沒有看見雲管家，小可就指出雲管家倒臥之處，他們找到雲管家時，發覺雲管家尙未斷氣，立刻替他輸運眞氣，後來雲管家眞的甦醒過來，他斷斷續續的告訴聖俠兪立忠說：正心牢中的七十一個囚犯是小可放走的，就死了……」

怪手翻天點點頭，問道：「兪立忠聽了之後，有沒有把你痛打一頓？」

武維寧搖頭道：「沒有，他雖然異常憤怒，却很沉得住氣，問小可說那七十一個囚犯中，何者是小可的父親或師父，小可答以都不是，而是受一位恩人之託前來救人的……」

怪手翻天道：「他當然問你恩人是誰，你怎麼回答？」武維寧道：「小可明白告訴他，拒絕回答這個問題，他就說：『那麼，今夜九十七條人命，都要算是死在你手裏的』，小可說：『好的，小可人在這裏』。」

怪手翻天哈哈笑道：「回答得好，但是你眞的不怕死麼？」武維寧苦笑道：「小可那有不怕死之理，只是在那種情形之下，小可自覺已難活命，故決定不供出『解大叔』之名。」

怪手翻天點頭笑道：「很好，後來呢？」

「後來，聖俠兪立忠吩咐那個白衣青年將小可抱入一間石屋中，小可以爲要吃苦頭了，那知他竟吩咐那白衣青年給小可服食一顆保命神丹，並爲小可接上肋骨，那白衣青年很不樂意，問聖俠兪立忠何必如此，聖俠兪立忠很堅定的說：『非如此不可，他必須接受同心盟的審判』，那青年說：『參是盟主，有權立刻處置這小子』……」（下期待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俞人杰在前往會合賀大寶之際，突聽前面的賀大寶一聲驚呼，俞救人心切，一個急縱，致遭暗伏一隅的天魔教白旗護教「神龍客」尹振武暗算，肩負重傷，俞以此刻處境，正是生死一髮，毅然忍痛拔出插在肩頭的三稜刺，凌空向對方擲去，這一招果然奏效，把對方活活釘死，事後，俞人杰着賀大寶招來尹端華，料理好現場，扶傷返回鏢局，着尹端華持着得自尹振武身上的護教令旗，往謁侯師爺，翌日，侯師爺命人來迎俞人杰往府中，述說經過，同時並命人送來治創神藥，着俞在府中養傷……

智珠在握搧風火

經過三天靜養，俞人杰右肩之創口，果然癒合如新。

這一天黃昏時分，侯師爺忽然偕同日前那名姓武師走來書房中，先聊了些不關痛癢的閒話，然後話題一變，轉入正文。

他向俞人杰含笑道：「老弟想不想見見我們大官人？」

俞人杰不禁一楞道：「大官人在那裏？」

侯師爺指着那姓居的中年人道：「居師父便是大官人派來接你的，今夜二更左右出發，明天天亮前後，就可以見了。」

俞人杰指着賀大寶問道：「這位賀師父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去？」

侯師爺點頭道：「當然可以！」

當夜，二更左右，俞人杰，賀大寶，以及那名沉默寡言的居姓武師，分別易容改裝，扮成三名商役模樣，沿着城脚，繞向東門，跳上等在河下的一條小船。

俞人杰現在發覺，四方堡這位杜門秀才行事，與魔教方面最大的不同之處，便是用人之初，雖然同樣嚴格，一旦納入組織，即能信而不疑！

他們上船之後，非但未被蒙上眼睛，即連兩邊之艙門，也都敞開着。

小船順流東下，行了約莫個把更次，前面忽然出現一片浩蕩烟波。俞人杰明白了，他們要去的地方，是洞庭君山！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連載

文·美容慕
圖·新培董

金筆血掌蛾眉刀

賀大寶只要不離開俞人杰身邊，無論要他去那裏，都不放在心上，上船不久，便告睡去。

俞人杰心事重重，始終無法閤眼。

那名居姓武師，就像一段木頭似的，靠在船壁上，兩眼睜得大大的，既不睡覺，也不說話。

岑寂中只有船身在輕輕搖晃着，以及木櫓撥水的花花之聲……

這樣，也不知道過去多久，湖面突然籠入一片黑暗，伸手不辨五指，冷風陣陣吹來，使人不期而然感到一陣寒意。

俞人杰知道，天快亮了。

不久，黑暗由濃化淡，湖面上泛起一團團像雜着雨絲的銀霧，遠處開始隱隱約約現出一抹山影。

君山到了！

居姓武師直起腰幹，打了個呵欠，俞人杰亦爲之精神一振，倦意全消。

小船在一道山彎裏泊下，居姓武師朝俞人杰比了一個手勢，俞人杰將賀大寶搖醒，然後一起離船登岸。

兩人跟在居姓武師身後，向一條荒蕪的狹谷中走去。

俞人杰暗暗詫異，因爲經他留心觀察的結果，他發現這條谷道雜草叢生，絕不像經常有人走過的樣子，如說杜門秀才和袖手神醫，以及那些神秘武師，都是從這裏出去的，實在使人無法相信！

俞人杰正疑忖間，前面的居姓武師，忽然輕輕發出一聲輕咳。

他抬頭四看，原來已經來到一座破廟之前。

賀大寶忍不住問道：「大官人就在這裏？」

居姓武師點點頭，仍然沒說什麼。接着，身軀一轉，領先登階向廟中走去。

大雄寶殿上，到處結着蛛網，殿柱多半腐朽，那座焚化爐，已銹成無數缺口。要說這座廟中曾經住過僧人，最少那也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賀大寶四下張望了一眼，又問道：「大官人在那裏？」

他先後兩次發問，俞人杰均未加以阻止。因爲一個人處在這種情形下，仍然無動於衷，就不是一個普通的人了。

這時，那名居姓武師，忽然微微一笑，伸手自臉上取下一張人皮面具，從容不迫的說道：「所謂大官人，便是區區在下！」

賀大寶給嚇了一大跳道：「你，你——」

俞人杰看到對方那張從人皮面具後面露出來的面孔，神采煥發，英氣逼人，知道不會有假，當下連忙躬身施了一禮道：「在下二人，有眼不識泰山，尚請大官人恕罪！」

大官人微微一笑，注目問道：「你們可知道我是誰？」

俞人杰稍稍遲疑了一下道：「在下猜想，你老也許就是我們侯師爺口中的四方堡溫老前輩，不知道在下猜的對不對。」

大官人聽了，哈哈大笑，忽然扭頭向殿後高聲說道：「兩位，如何？我說我們那位侯老大別具識人慧眼，你們始終不以爲然，這下總該信了吧？」

大殿後面，應聲走出兩人。

這兩人一個身軀魁梧高大，一個矮矮胖胖，有如水桶，後者手上，在出來時尚抓着一把棋子。

走在前面的是袖手神醫施德修。走在後面，抓着一把棋子的正是那位大千山莊主，神行無影蔡公明！

俞人杰看到那位袖手神醫心頭不禁暗暗一驚。

因爲他當年爲金筆大俠求藥時，是以本來面目出現，他不知這位袖手神醫如今是否還能認得他。

還好，那位袖手神醫望着他，只是點頭微笑，顯然並未認出他就是當年去太平山莊求藥的少年。

接着，杜門秀才爲他引見這兩位武林中的知名人物，俞人杰連道久仰不置。心底下則仍止不住有點懷疑：就是這三位天字號的魔頭，怎會住來這等荒涼所在？

這座破廟裏，連從人都不見一個，那些神秘武師又住在什麼地方？

接着，杜門秀才又爲兩名魔頭介紹賀大寶，並極口稱讚賀大寶是條豪爽正直的血性漢子。

俞人杰暗暗佩服這位杜門秀才的籠絡手段，確比天魔教那些魔頭高明得多。他要不是早出江湖幾年，今天聽了這番話不把這魔頭錯認作好人才怪。

最後，杜門秀才突然轉過臉來道：「剛才進來的時候，俞老弟也許已經留意到了，就是這條進來的山路，平常顯然甚少有人出入，而我們幾個，却都在這裏，關於這一點，俞老弟有沒有想到其中道理何在？」

賀大寶搶着道：「咱知道！」

杜門秀才一哦道：「你知道？好極了，你說說看！」

賀大寶露出很有自信的樣子說道：「因爲天魔教要找咱們鏢局的麻煩，這裏離得近，地點又隱僻，所以才臨時在這裏歇下來……」

杜門秀才微笑道：「說得很近情理，但與事實仍然稍有出入。」

賀大寶聳聳肩胛道：「那麼咱就不知道了！」

杜門秀才又轉向俞人杰問道：「老弟想出來沒有？」

俞人杰沉吟了片刻，抬頭道：「如果晚輩沒有猜錯，賀師父剛才說的話，只須稍稍顛倒一下，就是溫前輩在君山這兒，可能早就有了佈置，因而才想到在華容設座鏢局，以便引誘那些天魔匪徒自投羅網……」

杜門秀才撫掌道：「好，好，說下去！」

俞人杰接下去道：「至於這座破廟，荒涼的也許只是表面，剛才的入山之路，它雖然通來此處，但顯然不是總機關的出入主道。此外，晚輩猜想，由這座大殿背面，大概可以進入總機關，但出入之路却設在別處！」

杜門秀才又喊了幾聲好，然後問道：「如果你進入總機關，發現裏面空空如也，除了奴婢僕婦，一個武士沒有，你會不會感到意外？」

俞人杰微微一笑道：「不會。只要山下湖邊有『漁民』，晚輩就不會感到『意外』！」

杜門秀才頭一搖，笑容斂歛，深深嘆了口氣道：「溫某人要像令狐玄那樣忌才，今天準會殺了你老弟！」

俞人杰心想，將來利用完了，誰敢担保你杜門秀才不會這樣做？

杜門秀才感慨着，一面接着說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十年，此語誠然不謬。你老弟既然具有這等過人之稟賦，溫某人也就放心了。現在我且來爲你老弟引見另外一位朋友吧！」

說着，舉掌一擊，又從殿後走出一人。這次走出來的，是個高高瘦瘦的漢子，神情鬼祟，雙睛閃爍，一看就知道不是一個正派脚色。這名漢子一現，賀大寶和俞人杰，全爲之當場一呆！

原來這名漢子，無論身材、面貌、衣着，或舉止，均與眞正的惡君平一般無二；尤其那雙閃爍不定的眼光，更是傳神之至！

杜門秀才望兩人微微一笑道：「如何？這種神妙的易容術，兩位大概還是第一次看到吧？」

俞人杰脫口說道：「既然——」

杜門秀才笑接道：「既然他能裝扮得如此維妙維肖，何不就讓他去是不是？」

俞人杰遲疑地道：「是啊！晚輩的扮相，能否及得上這位師父，還難說得很，就由這位師父混進去，豈不更妥當？」

杜門秀才搖搖頭道：「他合適的，也就只是這副扮相，其他方面，均不及老弟遠甚。一個人完全倚賴儀表辦事，未免太冒險！」

俞人杰恐怕說下去，會使這名扮惡君平的武師難堪，連忙亂以他語道：「那麼，這件事如何着手進行，前輩是否已有安排？」

杜門秀才手一托道：「到裏面再談！」

於是，一行由那名扮惡君平的武師帶路，向後殿走去。

大殿後門，與前殿一樣；除了一張小方桌，幾把破椅子，別無長物。

在那張小方桌上，擺着一局殘棋，顯爲袖手神醫和神行無影適才對奕時所留下。如果撤去這幾張破桌椅，誰也無法看出這裏曾經有人來過，他實在不得不佩服這位杜門秀才行事之愼密週詳！

那名帶路的武師走去一根殿柱前面，伸手在殿柱蛀孔內輕輕一撥，台階下面的一塊青石板，立即應聲向上豎起，露出一個僅足容身的黑洞。

那名武師向後退出一步，似是準備留下來收拾那些桌椅和棋子。

杜門秀才不再客氣，回身手一招，領先向黑洞中探身而下。然後，俞人杰、賀大寶、袖手神醫、神行無影，一個接一個，相繼跟入！

入洞下降約莫三四丈，立即出現了一條平坦的隧道。

沿着那條隧道，曲折前行，眼前逐漸露出一片亮光。

不久，來到一座大廳。這座大廳雖然建築在地下，一旦置身其中，却無一般地下建築那種陰森之感。

在大廳四角，分別懸有一盞光度甚強的宮燈。

一行進入大廳之後，五六名姿色極佳的少女，馬上在每人茶几上放下一隻朱漆茶盤。

盤中盛着的，是一壺酒，四隻乾菓小碟。

袖手神醫施德修和神行無影蔡公明兩人，一點不避忌諱，身軀剛剛坐落，便將其中兩名少女拉入懷中。

杜門秀才只是笑了笑，也沒有說什麼。

他向俞人杰和賀大寶分別溜了一眼，似在偷偷察看兩人對袖手醫和神行無影這種作風之反應。

賀大寶早就得到俞人杰的吩咐，不管遇上什麼事，只當沒有看見！

所以他這時抓起酒壺，骨都骨都，一口氣就將一酒壺喝上一大半。

杜門秀才瞧在眼裏，暗暗點頭。他似乎覺得一個人只要有嗜好，就不難設法加以控制，尤其是好酒好色和好賭。接着，他朝俞人杰轉過臉來道：「侯師爺有沒有告訴老弟，說溫某人這次要老弟混去魔教中到底之眞正用意？」

俞人杰欠身答道：「沒有。」杜門秀才接着道：「簡單一點說，只要老弟完成一件事。這件任務一旦達成，老弟便可以隨時脫身歸來！」

俞人杰微怔道：「是不是要晚輩設法除去該教

某一魔頭？」

杜門秀才頭一搖道：「比這難得多！」

俞人杰又是一怔道：「縱火？」

杜門秀才笑道：「不對，不對，愈猜愈遠了。殺人放火在別人也許是道難題，但在溫某人看來，却算不了一回事，只要溫某人高興，可說隨時可以動手！」

俞人杰楞在那裏，一時無以爲對。他實在想不出對方口中的重要任務，究竟意何所指！

問題難就難在此，對方要他完成的，只有一件事！

而這件事，既非殺人，亦非放火，那麼要他混進去幹什麼呢？

杜門秀才忽然抬頭問道：「老弟過去沒有聽令師提及『九宮三狐』——『天狐』韋士雷、『煉狐』尚雲笙、『淫狐』巫馬五郎這幾道名號？」

俞人杰道：「沒有。這三人誰是天魔教主？」

杜門秀才道：「都是。」

俞人杰道：「什麼？天魔教有三位教主？」

杜門秀才道：「是的。『天狐』韋士雷是大教主，『煉狐』尚雲笙是二教主，『淫狐』巫馬五郎是三教主。溫某人現在交給你老弟的任務，便是要你老弟混去魔教總壇，設法將那位大教主天狐韋士雷的狐穴打聽出來！」

俞人杰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

天狐韋士雷平時不與煉狐和淫狐同住九宮山中，在天魔教內部都是一大秘密，想不到最後還是未能瞞過這位杜門秀才！

他定下心神問道：「打聽出來後，消息如何傳送？」

杜門秀才想了一下道：「我們在裏面，本來還有一個人，此人在教中身份雖然不高，却能隨時進出總壇，而不會引起懷疑，爲了你們雙方安全着想，我覺得你們暫時仍以不知道對方名姓爲宜。」

俞人杰皺眉道：「那麼……」

杜門秀才點點頭，接下去說道：「你們雖然彼此都不清楚對方之身份，我却有個方法，可以使你們照樣能够取得聯絡！」

俞人杰忙問道：「如何聯絡？」

杜門秀才道：「你打聽到了之後，可以將它寫在一張小紙片上，放去蛾眉刀堂第三級台階中央的一個縫隙裏。」

俞人杰注目道：「你這邊再設法通知他屆時前去取出？」

杜門秀才道：「是的，這是溫某人的一點私心，希望你老弟不要介意。因爲溫某人寧領犧牲十名武師，也不想使你老弟担當不必要的風險！」

俞人杰心想：眞是哄死人不償性命。

表面上則欠身答了一句：「謝前輩愛護！」

杜門秀才轉過臉去吩咐道：「小玲，別儘站着，爲賀師父添酒！」

賀大寶老實不客氣的加了一句道：「最好換把大壺！」

杜門秀才連忙接着道：「不要換了，整罎的搬一罎來！」

那名叫小玲的少女應了一聲是，轉身而去。

這邊，杜門秀才又向俞人杰舉壺敬酒，然後便開始爲俞人杰講述惡君平公孫節之生平。

俞人杰心想：眞是哄死人不償性命。

表面上則欠身答了一句：「謝前輩愛護！」

杜門秀才轉過臉去吩咐道：「小玲，別儘站着，爲賀師父添酒！」

賀大寶老實不客氣的加了一句道：「最好換把大壺！」

杜門秀才連忙接着道：「不要換了，整罎的搬一罎來！」

那名叫小玲的少女應了一聲是，轉身而去。

這邊，杜門秀才又向俞人杰舉壺敬酒，然後便開始爲俞人杰講述惡君平公孫節之生平。

俞人杰心想：眞是哄死人不償性命。

表面上則欠身答了一句：「謝前輩愛護！」

杜門秀才轉過臉去吩咐道：「小玲，別儘站着，爲賀師父添酒！」

賀大寶老實不客氣的加了一句道：「最好換把大壺！」

杜門秀才連忙接着道：「不要換了，整罎的搬一罎來！」

那名叫小玲的少女應了一聲是，轉身而去。

至於那位臉上永遠掛着笑容的笑臉彌陀，在發問時雖較金花魔和雙姬爲緩和，不過，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過去這幾個月來，三堂所受之損失，就以金筆堂最爲慘重。所以，這位金筆堂主此刻之心情，無論就那一方面講，都不會比別人輕鬆。若說不能冷落了金花魔，這位笑臉彌陀更是冷落不得！就在這時候，救星來了！

一名黃旗護壇走進來道：「三教主請公孫護教

俞人杰心裏有數，消滅天魔教固然是他俞人杰之職志，不過，要有一天，天魔教眞的消滅了，在這位杜門秀才心目中，下一個清除的目標，無疑就要輪到他俞人杰了。

這一天，杜門秀才認爲他已經够資格以惡君平之面目出現，便取出一份前往九宮山的路綫草圖，同時告訴他一個應付疑難的要訣；多多利用那面護教令旗！

俞人杰不憚其煩的傾聽着，直到所有的細節都交代完了，才由一名武師，扮成漁民模樣，趁着天黑將他送離君山。

三天後，俞人杰順利地進入九宮山天魔總壇。他突然於總壇中出現，登時引起一陣騷動。總壇內一干教徒，似乎全未想到他們這位黃旗大護教居然仍在人世！

水火雙姬，金花魔戚本禹，笑臉彌陀歐陽達，闞訊之餘，紛自三堂趕來，四名男女魔頭，搶着發問，使得俞人杰一時不知先回答誰的話好。

按道理說，他這次出去，係受雙姬所委托，似應儘先回答雙姬才對。

可是，他再看金花魔此刻那副焦急神情，實較雙姬有過之無不及，他如果只顧跟雙姬說話，冷落了這名老色魔，自然不是一件好事。

馬上過去一下。」

俞人杰如釋重負，忙向四名男女魔頭笑着手一招道：「走，一起進去！」

金花魔和笑臉彌陀兩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似乎不敢遽作決定。

水姬桑元孃問道：「三教主那邊，此刻還有誰在？」

那名黃旗護壇道：「還有夏侯護教。」

水姬桑元孃又道：「沒有別人了麼？」

那名黃旗護壇道：「卑壇來時，喬護教和陰護教剛剛進去，卑壇是在大門口遇上他們兩位的，不知道他們兩位是去見三教主，還是有事去找夏侯護教。」

火姬解衣蕾點點頭道：「裏面既然不止教主一個人，我們跟進去，諒亦無妨。」

於是，一行由俞人杰帶頭，向內宮走來。

進入宮門，走過一座大廳，再穿過一條石廊，盡頭便是三名教主居住的三間密室。

一行來到第三間密室前面站定，由那名黃旗護壇上前向裏朗聲報告道：「公孫護教到！」

室內傳出一個聲音道：「跟公孫護教一起進來的都是誰和誰？」

那名黃旗護壇答道：「是四位堂主。」

室內頓了一下方道：「好的，一起進來吧！」

語聲落處，石門緩緩開啓，當門而立的，正是上次主持護教會議的那名中年文士！

俞人杰向前走出一步欠身道：「教主安好！」

淫狐巫馬五郎顯得甚是高興的朗聲說道：「公孫兄辛苦了！裏面坐，裏面坐，大家一起進來裏面坐！」

說着，身軀微微一偏，將俞人杰、金花魔、笑臉彌陀，以及雙姬姊妹先後讓去密室中。

室中，無情金剛夏侯威、五全山人陰百變、和那名喬姓護教，果然全都在座。

衆人彼此頷首爲禮，隨即按序落座。

淫狐巫馬五郎首先發問道：「公孫護教這趟四方堡之行，收穫如何？」

俞人杰輕輕咳了一聲答道：「本座可以先行提綱挈領的說一句，三教主前此責令蛾眉刀堂立即着手調查該堡之動靜，實屬一着關係本教生死存亡的明智之舉！」

此語一出，滿座俱驚。

淫狐呆了一下道：「公孫兄——」

俞人杰從容接着道：「本座離開總壇的這段期間，爲了華容那座四海鏢局，教中共計損去多少人手，本座全都清清楚楚。本座雖然不敢指責此一措施之不當，但不能不告訴在座諸位一項事實，就是公孫某人這次要不能及時安返總壇，單是華容的這座四海鏢局，便能使我們三堂的三旗護法，一批批損耗盡淨！」

無情金剛插口道：「公孫兄可是說這座四海鏢局只是一道香餌，實則該堡已將全部主力移來了華容附近？」

話說到這種程度，這無異是人所共知的答案。

不過，俞人杰爲了要使這位黃旗首席大護教陶醉陶醉，却故意錯愕了一下，方始以驚嘆的語氣，點頭接着道：「眞沒有想到，我們威老料事……」

五全山人陰百變不甘寂寞，這時搶着接口道：「那還不是一樣？過兩天咱們點齊人馬，全部由三旗護教帶隊，重新殺過去就是了！」

淫狐巫馬五郎嘆了口氣道：「算了，他就是這個樣子，以後有機會，我來說說他就是了。」

俞人杰微微一笑道：「兵家有言，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陰護教這種主張，在姓溫的來說，可謂求之不得。再說一句：陰護教人馬點齊之後，將準備殺去華容什麼地方？」

五全山人瞪眼道：「你不是說該堡已將全部主力移來了華容附近麼？」

俞人杰含笑點頭道：「是的，這一點公孫某人完全承認。不過，陰兄也許忽畧了公孫某人所同意的只是華容『附近』！」

五全山人兩眼又是一瞪道：「你說你只是『同意』？」

俞人杰仍然維持着笑容道：「不錯，公孫某人同意的是夏侯老護教的推斷！」

五全山人微怒道：「不要扯上別人！」

俞人杰平靜道：「這種事不需要扯上別人。」

五全山人責問道：「你是剛從外面回來的人，你應該說你自己要說的話，你認爲該堡已將主力移來華容附近可有什麼根據？」

「沒有。」

「那你憑什麼同意這種推斷？」

「公孫某人以後可以不開口。」

淫狐巫馬五郎轉向那名姓喬護教道：「喬護教，你先陪陰護教下去歇歇，有什麼意見，在明天護教會議上提出來，大家慢慢研究。」

兩人離去後，無情金剛冷冷說道：「這傢伙簡直愈來愈不像話了，前此勞師攻打四海鏢局，全是他一個人的主意，結果損失那麼多人手，他不但不知道慚愧，現在竟因公孫兄一句話，將火氣洩在公孫兄頭上，如此公私不分，成何話說！」

淫狐巫馬五郎嘆了口氣道：「算了，他就是這個樣子，以後有機會，我來說說他就是了。」

（未完待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去無終化裝爲中年人，前往白帝山觀看崆峒、黃山、長山三派掌門人約鬥佟翔鴻，佟翔鵬兄弟，時屆，佟氏兄弟竟與黃山派長老「閒雲野鶴」李歌山到來，力證屠殺巴山三叟者非佟氏兄弟，實爲他人僞冒，三派掌門以事出誤會，乃取消決鬥，詎此時，來無塵却率領三位師弟到來向佟氏兄弟挑戰，佟翔鴻首先出鬥，爲東門超斬斷右腕，次場佟翔鵬出鬥南門盛，去無終旁觀者清，認爲來無塵師兄弟練有專尅「天神劍法」之絕招，乃以傳音指點佟翔鵬以另套劍法出鬥，然後再以「天神劍法」制敵——

血染山頭斷腕還刀

「叮！」的一聲，南門盛舞出的層層劍網像被人戮破了一個洞，頓時攻勢一挫。

南門盛一見他又使出「天神劍法」，心中暗喜，當下假意暴喝一聲，又舞劍猛攻上去。

佟翔鵬看見家傳絕學能够抵住對方古怪劍法，心中大喜，竟忘了去無終的指示，連連施出「天神劍法」反擊。

轉眼又過了數招，去無終忽覺不妙，忙又傳音道：「佟兄，不能老是使用『天神劍法』——」

然而，一語甫畢，但見南門盛劍招陡變，化繁爲簡，倏然一劍點向佟翔鵬胸口——又是一招專門尅制「天神劍法」的奇招！

佟翔鵬剛剛警覺之際，業已遲了一步，當下上身拚命一仰，只聽「嘶！」的一聲，胸襟已被挑破了一個大洞！

高手對敵，差不得一絲一毫，佟翔鵬雖然逃過了穿心的一劍，但全身空門已然大露，就在他想再往旁躍開的一剎那，驀見身旁劍光一閃，接着右手一下微痛，像佟翔鴻一樣，一隻右手帶着長劍和鮮血飛上了空中！

南門盛許是因爲未能在幾招之間斬下佟翔鵬的右手，心中甚火，故這時雖已得手，仍不肯罷手，猛可欺上一步，吐劍再向佟翔鵬心口刺去。

這一行動，大出衆人意料之外，因此旁觀者縱

精選俠義奇情長篇

文・黃振芳
圖・董培新

戒刀

然有心搶救，却已來不及了！

眼看劍尖已即將刺入佟翔鵬的心口，忽然奇蹟出現，只聽「噹！」的一响，南門盛的長劍不知被甚麼東西擊中，竟被打得握不牢，脫手飛出，跌落於數丈外的草坪上！

衆人定睛一瞧，才發現把南門盛的長劍打出手的竟是一顆比拳頭畧大的鐵錘！

一顆稱秤用的鐵錘！

一見是鐵錘，衆人均不禁一呆，繼而失聲發笑，武林中居然有人把錘拿來當作暗器使用，的確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滑稽事！

但是，南門盛和玉簫秀士來無塵等三人一見那顆鐵錘之後，恍似見了鬼一般，神色遽變！

玉簫秀士急喝道：「三弟回來，咱們走吧！」

南門盛舉目往人羣瞥了一眼，迅即跳去拾起長劍，轉身便走，與來無塵等三人奪路似的衝出人羣匆匆下山而去。

包括三派掌門人在內，全場觀衆均大爲錯愕，誰都想不通那顆鐵錘竟有如此大的威風，竟使玉簫秀士等四人見而喪胆，一刻也不敢停留就走了。

就在衆人相顧愕然之際，忽見靠近那顆鐵錘的一簇人叢裏伸出一支長約五尺的秤桿，往地上那顆鐵錘一揮，秤頭的鐵鈎一下便鈎住了鐵錘，將鐵錘鈎了回去！

這一手「絕技」頗爲不俗，因此立刻驚醒了全場觀衆的神智，一齊舉目向那人望去。

由於那人能用一顆鐵錘驚走了玉簫秀士來無塵四人，因此頓成「英雄」人物，站在他四周的觀衆不覺紛紛後退，因而使他整個人顯露在衆人的眼底下。

可是，當衆人看見他時，他却已荷着秤桿走出六七丈，只能看見他的背身！

從他的背身看，年紀約在六旬左右，一身商販打扮，與一般商販毫無分別！

只見他肩荷秤桿「叮叮噹噹」的向山坡下走去，也沒見他跨大脚步，但速度極快，一眨眼便下了山坡，其速度竟比一般武林人施展輕功飛縱還快。

去無終呆呆望着他隱沒於山坡下的樹林中，心中驚詫不置，忖道：「難道傳說是眞的，武林中竟有這個人……」

看見那人已消失在樹林中，全場觀衆又紛紛議論起來了。

「嘿，這人是誰啊？」

「誰知道，看他像個商販，居然這麼厲害，只打出一顆鐵錘就將那四個青年嚇得抱頭鼠竄！」

「我看他是神而不是人吧？」

「怎麼說？」

「你看他明明是一步一步走下去的，可是却像飛一般的快，一下就走得無影無蹤！」

「那是縮地術！」

「甚麼叫『縮地術』呀？」

「縮地術是一門最上乘的陸地飛行術，它行進時不彎膝蓋，力道貫注雙脚的十隻脚指，據說非有六十年的苦功不易練成！」

「看他只有六十來歲的年紀，難道他一出娘胎就開始練功夫了？」

「啊！我想起來了！」

「快說，他是誰？」

「他可能是『錙銖俠商九』！」

「錙銖俠商九？」

「哈，沒聽過吧？」

「正是，老子走了二十多年的江湖，可從未聽說過武林中有這麼一號人物！」

「告訴你，我也是聽一位老前輩說的，那位老前輩今年快八十歲了，他說在他年輕的時候，武林中有一位聞名天下的大怪傑『錙銖俠商九』是當時的武林四大高手之一，他的武器是支秤桿，專喜混跡市肆打抱不平，不僅武功驚人，做生意的手法也高人一等，聽到那地方有個窺錢如命投機取巧的守財奴，就去與他做買賣，每次總是大獲全勝，據說敗在他手裏的大財主就有四百多人！」

「啊呀！那他不是富可敵國了？」

「不，他每次賺了錢，就把那些錢財拿去接濟窮人，所以他自己經常囊空如洗！」

「剛才那人難道就是他？」

「很有可能，不過，那位老前輩說他年輕的時候『錙銖俠商九』已有四十多歲，現在，『錙銖俠商九』如果還在人間，只怕已將近百歲，可是，那人却似只有六十來歲，所以——」

「是『錙銖俠商九』的傳人？」

「唔，不錯！不錯！必是『錙銖俠商九』的傳人！」

衆人議論至此，場中的崆峒派掌門人滿天星斗武古雄已替佟翔鵬的斷腕傷口包紮好，他們三派掌門人現在已確定佟家兄弟非是殺害巴山三叟之人，故對佟家兄弟敵意全消，反有一份歉疚之感。

黃山派掌門人鐵指穿腸楚天流見衆人尚圍着不走，便大聲道：「諸位，沒甚麼可看的了，大家請吧！」

於是衆人紛紛取道下山，有人說道：「明天是『百步蛇魔赫連飛』招考武士之日——老許你去不去？」

「去？嘿嘿，那要一顆人頭才能上山的呀！」

「不錯，百步蛇魔說謝絕參觀，違者殺無赦，眞他媽……」

人羣漸漸散盡時，佟家兄弟也站了起來，走去拾起自己的斷手往懷裏一塞，抬頭向三派掌門人慘笑道：「三位掌門人可有何賜殺？若是沒有的話，我們兄弟也要走了！」

滿天星斗武古雄斂目一嘆道：「也許咱們都上了人家的當，如今錯已鑄成，老夫等除了向賢昆仲深致歉意之外，假如賢昆仲有用得着老夫三人之處，老夫三人極願効勞……」

佟翔鴻搖搖頭道：「三位掌門人如能把殺害巴山三叟的眞兇找到，那比甚麼都好！」說着，向佟翔鵬一擺頭，舉步便走。

去無終見他們兄弟往山坡下走去，遂也隨着最後一羣觀衆走下去，他打算找機會和他們兄弟私下談談，並告訴他們抱龍老人「失蹤」之事，因爲他覺得抱龍老人今天未現身到場，必是有了意外，這事情是應該讓他們兄弟知道的。

就是爲了這件事，使他放棄了跟蹤玉簫秀士來無塵等四人。

他知道佟家兄弟將騎馬離開，自己若要與他們相見，須得約個地點才行，故走下山坡經過他們身邊時，又傳音道：「佟兄，小弟有事奉告，中午請在黛溪相候！」

他是說給佟翔鵬一人聽的，後者剛才在決鬥中聽到有人傳音指點，心中本就驚奇，這時又聽到傳音，不禁神色一變，擺頭張望，脫口問道：「是哪一位？」

佟翔鴻一怔道：「甚麼事？」

佟翔鵬見附近還有不少人，不便解釋，乃搖搖頭道：「沒甚麼，咱們走吧！」語畢，用左手抓住馬鞍，抬脚跨上坐騎。

兩兄弟登上坐騎後，立即直馳下山而去。

「唉，劍鎮算是完全垮了！」

「可不是，眞想不到啊！」

「老兄，我看昨天在酒樓上出現的四美女和剛才跑掉的四青年可能是同一路人！」

「噢，你憑甚麼做此推測？」

「憑眞覺！」

「你錯了，那四青年武功那麼奇絕，他們何必招考武士？」

「這一點我也想不通，不過我總覺他們是同一路人！」

「是不是，明天上神女峯一看便知！」

「你想去？」

「嗯……」

「那要一顆人頭呀！」

「嗯……」

去無終隨着衆人走下白帝山後，便離開人羣，獨自往黛溪走來。

因是白晝，路上行人不絕，不便施展脚力，所以慢慢走着。

行約三四里，忽聞身後有人疾步趕來，喊道：「前面那位朋友請留步！」

去無終掉頭一看，見是一個相貌邪惡的五旬老者，知是由白帝山下來的武林人，乃轉身拱手道：「老丈喊的是小可麼？」

老者滿面堆笑道：「正是，老弟可剛從白帝山下來的？」

去無終點頭道：「不錯，有何賜教？」

老者聲音一低，故作神秘地道：「借一步說話如何？」

去無終一愣道：「甚麼事？」

老者一指遠處一片竹林，低聲道：「此非說話之處，咱們到那竹林裏去吧！」說罷，也不管去無終願不願意，當先舉步向竹林走去。

去無終一時好奇，便跟着他走，轉眼來到竹林裏，老者四顧無人，才向去無終抱拳笑問道：「老弟貴姓大名！」

去無終答道：「敝姓去，賤名無終，老丈大名如何稱呼？」

老者不答，又笑笑問道：「老弟是哪一門派的人？」

去無終道：「小可無門無派。」

老者再問道：「令師爲誰？」

去無終微一皺眉道：「老丈問這些幹麼？」

老者笑道：「老夫想和老弟談一筆買賣，故有先明白老弟的來歷的必要！」

去無終心頭一動道：「甚麼買賣？」

老者道：「老弟請先說出令師爲誰，然後老夫再詳細奉告！」

去無終畧一沉忖，含笑道：「小可也沒眞正拜過師父，只不過是曾經跟過一人練過二三年功夫而已……」

老者追問道：「那人叫甚麼？」

去無終道：「他叫『白鼠精公孫怡生』，老丈聽過沒有？」

老者突然哈哈笑道：「聽過，原來是『白鼠精公孫怡生』傳你的功夫，哈哈哈……」

去無終道：「老丈現在已明白小可的來歷，還想不想和小可談買賣？」

老者愉快地道：「當然，老夫果然沒有找錯，老弟是最適當的人選！」

去無終已約畧猜出對方的「買賣」是甚麼，心中不禁暗發冷笑，當下問道：「那是甚麼買賣？」

老者道：「老弟昨天晚上可曾在奉節？」

「在！」

「可曾聽到那檔事？」

「甚麼事啊？」

「百步蛇魔赫連飛和四個美女在酒樓上張貼告示招考武士之事。」

「啊，有的！有的！」

「老弟覺得怎樣？」

「很怪！」

「不錯，很怪，不過百步蛇魔赫連飛是武林中响噹噹的大人物，他說的話不會不算數！」

「那又怎樣？」

「老夫覺得那待遇很不錯，三品武士每月二百兩，二品武士每月八百兩，一品武士每月一千六百兩，嘿嘿嘿，這是難得有的好差事啊！」

「老丈想去應試？」

「正是，老夫自信可爭個二品武士！」

「但是那要先進一顆人頭才能參加應試呀！」

「這就是老夫找你商量的原因，你懂得老夫的意思麼？」

「好啊，老丈想要小可這顆頭？」

「不，咱們來做公平的決鬥，若是老夫輸了，你也可以割下老夫的頭去應試！」

「別開玩笑，小可一點微末之技，豈是老丈之敵？」

「不要客氣，白鼠精公孫怡生的『三十六路風流扇法』是武林一絕，老夫對他是甘拜下風的，老弟既然得其眞傳，咱們正好是棋逢對手！」

「不，老丈還是去找別人吧，小可並不想去應試！」

「老弟非答應不可，老夫已經決定了！」

「老丈爲了貪圖那份差事，就不惜殺害一條人命，不覺得太野蠻麼？」

「野蠻？嘿嘿嘿，老夫殺人雖不如百步蛇魔之多，却也記不清殺死多少人了，如今還在乎殺一個人？」

「老丈名號叫甚麼？」

「惡屠夫毛逵！」

「啊呀！原來『惡屠夫毛逵』就是你！」

「嘿嘿，你也聽過老夫之名？」

「誰不知你是『綠林三煞』之一，殺人越貨的大……大……」

「好了，你到底比是不比？」

「小可那是你的對手？」

「這樣吧，老夫只用一隻左手和你打，這樣鹿死誰手就不得而知了，公平不公平？」

「要是小可拒絕呢？」

「那你只有死路一條！」

「好吧，可是小可沒帶摺扇出來……」

「你可以折一支竹桿！」

去無終點點頭，伸手折了一支小竹桿握在手中，抵抵嘴唇道：「來吧，你準備着！」

惡屠夫毛逵那裏把他放在眼裏，當下右手垂直不動，擺擺左手笑道：「你只管來！」

去無終踏中宮，走洪門，一舉手中小竹桿，向他笑腰穴上點去。

惡屠夫毛逵怪笑一聲，身形半轉，左掌一抬，便待下殺手，忽然發覺自己身形半轉並未避開對方的攻擊，那支小竹桿不知怎的又已點到自己的笑腰穴上，不由微吃一驚，慌忙滑步橫閃。

那知滑步橫閃仍未擺脫險境，小竹桿依然追踪指在他笑腰穴之上！

這時，他如想自救，唯一的方法，就是動用右手。

惡屠夫毛逵神色大變，不顧許下的諾言，右手疾抬，迎着小竹桿拍去。

去無終倏地撤回小竹桿，笑道：「你輸啦！」

惡屠夫毛逵面紅耳赤，不覺老羞成怒，大吼一聲，雙掌齊出，張如鷹爪，猛往去無終肩上抓來，大叫道：「輸便輸，你小子的腦袋，老夫却非要不可！」

敢情他仍以爲去無終只是一時取巧，並非眞有多大本事，故此刻雙掌抓出，仍充滿輕敵之意。

去無終假作失驚的倒退一步，惡屠夫毛逵乘勢直進，雙掌原式不變，「拍！」的一聲，居然眞的抓住了去無終的雙肩！

他得意極了，咧嘴「嘿嘿」獰笑道：「如何，逃不掉吧？」

去無終笑道：「正是，你好厲害啊！」

惡屠夫毛逵突覺笑腰穴一痛，渾身頓告痠麻無力，不覺大驚失色，雙手奮力把去無終向前一推，借力往後倒縱，但是却沒有把去無終推動分毫，他自己也沒有縱開，而是仰身倒了下去。

去無終哈哈一笑，拋掉手中的小竹桿，抽出百步蛇魔命人贈送給自己的柳葉刀，蹲到惡屠夫毛逵身邊，動手便要割下他的頭。

惡屠夫面如土色，顫聲道：「慢着！」

去無終笑道：「怎麼啦？」

惡屠夫又驚又急，結巴着道：「你……你……你是……」

去無終道：「我怎樣？講得好好的，我輸了你

割我的頭，你輸了我割你的頭，你想賴麼？」

說着，又要割下去。

惡屠夫大叫道：「等一下，老夫有事請教！」

去無終並非眞想割下他的頭，聞言停住刀勢，笑嘻嘻道：「你要請教甚麼？」

惡屠夫額上直冒冷汗，問道：「你是誰？」

去無終道：「可是你的武功一定不是跟『白鼠精公孫怡生』學的，小的有……有眼無珠，還望少俠——」

去無終搖頭打岔道：「得了，小可本不打算去應試，既然老丈一定要小可去，小可却之不恭，不過老丈請放心，小可割下你的頭後，會好好把你掩埋，決不叫你曝屍野外讓野狗抓食就是！」

說罷，手微沉，鋒利的柳葉刀立刻將他喉嚨上的一層皮切破。

惡屠夫魂飛魄散，駭然大叫道：「且慢，小的還有話說！」

去無終眉頭一皺道：「奇怪，老丈剛才多麼豪爽，怎麼現在變得婆婆媽媽起來了？」

惡屠夫一生無惡不作，殺人如麻，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會有這麼一天，也第一次領畧到被殺是如此的可怕，因此心中頗有悔意，顫聲道：「少俠請饒小的一條狗命，今後小的發誓不再爲惡就是了。」

去無終冷笑道：「你設身處地想一想，假如是小可敗了，你肯饒小可麼？」

惡屠夫吶吶道：「我……我……」

去無終道：「所以，你這顆頭小可非要不可，否則小可吃虧太大了！」

惡屠夫道：「少俠本無意去應試，咱們……咱們何妨另外談談條件。」

去無終微笑道：「甚麼條件啊？」

惡屠夫道：「小的希望買……買……」

去無終接口道：「買回你的頭？」

惡屠夫急道：「正是，小的願意立刻付少俠一千兩銀子，好麼？」

去無終搖頭道：「不，你這顆頭不止一千兩銀子！」

惡屠夫見他有意談價錢，色喜道：「那麼再加一千兩，如何？」

去無終又搖頭道：「不行，你想想看，小可若帶着你的頭去應試，爭個一品武士毫無問題，而一品武士每月可領一千六百兩銀子，一年下來就有一萬九千二百兩，兩年下來就有三萬八千四百兩，要是那一品武士的差事不苦，小可一高興幹他個十年，那就有十九萬二千兩銀子了，如今你却要小可賤價出售，這如何使得？」

惡屠夫聽得又急又尷尬，但爲了想活命，只得哀求道：「少俠不能幹那麼久，百步蛇魔不是好相處的人物，少幹幾年如何？」

去無終仰臉笑道：「那百步蛇魔雖是主考人，主使人却是那四個美女，那樣標緻的娘兒，想想就叫人神魂顚倒，若得一親芳澤，我將終老是鄉，怎麼你反要我少幹幾年，眞是豈有此理！」

惡屠夫越聽越慌，忙道：「那麼，就算十年好了，小的願意付你十九萬二千兩銀子！」

去無終注目笑道：「你拿得出十九萬二千兩銀子？」

惡屠夫道：「可以的，小的有一些珠寶可以折算爲銀子！」

去無終道：「甚麼時候給我？」

惡屠夫道：「小的現在就帶少俠去取。」

去無終又問道：「地點是那裏？」

惡屠夫道：「在太行山中。」

去無終沉吟半晌，搖頭道：「那太遠了，我不去！」

惡屠夫着急道：「只不過數十天路程，少俠走數十天路得十九萬兩銀子，這還不好麼？」

去無終道：「不是不好，只是現下我有事，無暇跟你去太行山。」

惡屠夫道：「那麼，等少俠有空時，再駕臨太行山向小的要好了。」

去無終道：「到時你如胡賴不給呢？」

惡屠夫道：「決不胡賴，君子一言，快馬一鞭，小的若不給，叫我不得好死！」

去無終笑道：「你根本不是君子，發這誓言不等於放屁麼？」

惡屠夫輕嘆一聲道：「少俠應該相信我，老夫闖蕩江湖數十年，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這樣……唉！總而言之，惡屠夫毛逵這五個字已經完蛋，從今天起，老夫決定洗手不幹了！」

去無終道：「你眞有決心洗手不幹？」

惡屠夫苦笑道：「不然，我還能混下去麼？」

去無終聳聳肩道：「既然如此，你的一身武功已沒用處了，是不是？」

惡屠夫臉色一變道：「少俠的意思是說……」

去無終點頭道：「我要廢掉你一身功力，然後等我有空時，再去太行山向你討債！」

惡屠夫驚慌道：「不！不！少俠不必如此，小的一定不會食言的，請相信我……」

去無終臉一沉，冷冷道：「除此而外，我只有割下你的頭！」

惡屠夫打了個寒噤，悲聲道：「好吧，只是少

俠下手請勿太重，小的仇家極多，要是——」

去無終截口道：「我會讓你有力氣，走回太行山！」

語畢，收起柳葉刀，運指點落他的丹田穴，破去了他的一身功力。

練武人被廢毀功力，等於商人破產一般，是一件非常痛苦之事，惡屠夫忍不住淚如雨下。

去無終站立起來，說道：「好了，你再躺一會即可活動自如，咱們後會有期！」說完舉步便走。

但走出幾步後，忽然想起一事，因又折回道：「對了，你可認識一個叫『神行判官李俊』的？」

惡屠夫一怔道：「神行判官李俊？老夫從未聽說過武林中有這個人呀！」

去無終也覺得當日託自己送白蟾蜍去劍鎮的「神行判官李俊」必是揑造的名號，當下點了點頭，又順口問道：「你們『綠林三煞』還有一煞那裏去了？」

惡屠夫囁嚅道：「他們……他們兩人……」

去無終一哂道：「也去找人頭？」

惡屠夫道：「是的……」

去無終暗哼一聲，又問道：「他們預定要割誰的頭？」

惡屠夫道：「不知道，我們在白帝山上商量好後，就分頭進行，講好明天在神女峯見面……」

去無終沒再問下去，舉步出林，往道上走來。

他眞想割下惡屠夫的頭去應試，但總覺「割人頭」太過殘酷，故打算到巫山脚下去等候，看見有人帶人頭上山，就將之奪爲己有。

哼，那四美女需要一個掌理文書的人，她們怎知我會掌理文書而看中了我？

莫非她們知道我是「神戟俠司空淳」，故欲誘我自投羅網？

不，不可能，而且她們四人也不一定與玉簫秀士來無塵有關係，她們看中我，可能是看中我去無終這張……這張臉孔！

想到這裏，他不覺舉手摸摸自己的「臉孔」，這才想起自己的面貌已非原來的「去無終」，而是一個「平平無奇」青年，不禁啞然失笑，自言自語道：「別忙，等奪得一顆人頭後，再恢復『去無終』的面貌吧！」

晌午時分，黛溪已然在望了。

他正想加快脚步趕入鎮中，忽然瞥見右方不遠處的一片雜樹林前，有一條人影在林邊一閃而沒，不禁心頭一動，暗忖道：「哼，莫非又有人在那樹林中幹那割人頭的勾當了？」

於是決定入林一看究竟。

他神色不露的繼續向前走了一段路，然後一矮身形，繞道往那雜樹林潛行過去。

進入雜樹林，他施展輕功一路輕縱巧點，往林中深處鑽入，約莫深入二十幾丈，果然聽得有個人在長嘆道：「唉，若非老夫突然明白那『巴山三叟』是死在『玉簫秀士來無塵』等人的手裏的，老夫決不肯讓你們做出這種事，你們這樣做，太使老夫慚愧了！」

聽聲音，竟是抱龍老人佟煥堂！

去無終暗感驚奇，忖道：「原來抱龍老人在這裏，但不知跟他在一起的人是誰，聽他自稱老夫，跟他在一起的人一定不是他的兩個兒子……」

思忖間，只聽見一人答道：「師祖快不要這樣說，我們兄弟受您老人家的恩惠太多，粉身碎骨亦難報答萬一，犧牲一隻手，算得了甚麼呢！」

說這話的，其聲竟似今早在白帝山上被斬斷右手的佟翔鴻！

去無終更爲驚詫，暗忖道：「怪事，這人的聲音怎麼如此酷似佟翔鴻？他既稱呼抱龍老人爲師祖，那必是抱龍老人的徒孫，既然是抱龍老人的門下，那他們被『玉簫秀士來無塵』等人斬去右手，何以說是對抱龍老人的一種『報答』？嗯，待我爬上樹去看個究竟！」

他知道抱龍老人雖然失去一手，功力仍在，耳目仍靈，故慢慢的往一棵大樹上攀登，不敢施展輕功飛縱，怕衣袂帶出的風聲被老人聽到。

攀登間，只聽抱龍老人又道：「可是，萬一將來被人識破，那豈不被人恥笑？」

聲音酷似佟翔鴻的人答道：「不會的，只要翔鴻翔鵬二位師叔今後不再以本來面目出現，有誰會知道呢？」

抱龍老人道：「事已至此，亦無他法——翔鴻翔鵬，你們現在開始改變面貌吧，今後行動要特別小心，若讓人識破，你們就對不起譚氏兄弟了！」

這時，去無終已爬到樹上，他輕輕撥開樹枝，循聲瞧去，一看坐在林中的那些人，不覺心頭一震，差點失聲叫了起來。

原來，約莫八九丈外的樹林底下，圍坐着五個人，其中之一正是抱龍老人，其餘四人，兩個是佟翔鴻，兩個是佟翔鵬！

所不同的是：這二對佟家兄弟，一對已失去了右手，包紮傷口的白布染滿血漬，神情萎頓的倚坐於樹頭下；另一對則雙手完好正在動手改變面貌。

去無終至此才恍然大悟，心中對那冒充佟家兄弟前往白帝山赴約的譚氏兄弟極之欽佩，暗忖道：「是了，這譚氏兄弟當日必不在劍鎮，故未被『玉簫秀士來無塵』等人斬去右手，他們知道佟家兄弟

赴三派掌門人之約後，必然難逃『玉簫秀士』等人的毒手，故爲了救佟家兄弟，就頂替他們赴約，這和恩師替自己去死相同，所以佟家兄弟要改變面貌了！」

想到今後有了兩個「同病相憐」的朋友可以相助，心中暗暗高興。

這時，只見抱龍老人仰頭思索道：「奇怪，那青年到底是誰？」

佟翔鴻一面用易容膏塗抹面部，一面問道：「爹是說那個叫『去無終』的青年？」

抱龍老人頷首道：「是的，爲父只道他是來無塵等四人之一，是根據譚氏兄弟的描述，那另外的三個青年『天孤星東門超』，『地隱星南門盛』，『人僻星西門興』，並無『去無終』其人，而他領着爲父一路到此，却一直自稱是來無塵等四人之一，此事實是奇怪得緊！」

佟翔鴻接口道：「也許他只是『玉簫秀士來無塵』的一名部下。」

抱龍老人搖頭道：「不，爲父現在仔細想來，覺得他不像是來無塵一方之人！」

假扮爲「佟翔鴻」的譚姓青年忽然若有所悟的叫道：「嘿，今早在白帝山上傳音指點弟子那人，會不會就是去無終？」

抱龍老人神色一動，注目問道：「你聽他的聲音，大約有多大年紀？」

那姓譚青年道：「聲音很清悅，頂多只是有二十多歲！」

抱龍老人點點頭道：「嗯，這樣看來，極可能正是他，可是他到底是誰呢？爲何要冒做是來無塵等四人之一？而且還答應帶老夫去見他師父？」

去無終聽得暗笑，忖道：「只怕你絞盡腦汁也不會想到我是『神戟俠司空淳』！」

他不想立刻現身與抱龍老人等相見，因爲他希望抱龍老人能在兩個兒子面前說出一切。

只見抱龍老人起身來回踱了幾步，便向譚姓青年說道：「紹平，他約你中午在鎮上相見，現在中午了！」

譚紹平起身道：「是的，弟子這就去，如果他是『去無終』，要不要帶他來和師祖見面？」

抱龍老人沉忖半晌，點頭道：「也好，你就帶他來此，不過行動要小心，莫被人發現。」

譚紹平接着又問道：「假如他不是『去無終』呢？」

抱龍老人道：「你瞧着辦吧，除非有特殊事情，否則老夫不想再與武林人來往。」

譚紹平點頭應是，走入樹林中牽出一匹馬，舉步往林外走去。

去無終約「佟家兄弟」來黛溪相見，主要在通知他們抱龍老人「失踪」之事，現在既已明白抱龍老人並未失踪，自無與趣再去黛溪與假扮爲佟翔鴻的譚紹平相見，當下躲着不動，一心希望抱龍老人能在兒子面前說出當年「犯罪」的經過情形。

只見他們父子三人沉默一陣之後，佟翔鴻抬目問道：「爹，鈕師兄是否回德陽縣去了？」

抱龍老人道：「大概是吧。」

佟翔鴻道：「哼，他倒眞能忍辱偷生！」

抱龍老人面色微沉，說道：「假如你們希望爲父多活幾年，你們也得忍辱偷生！」

佟翔鴻神色一慘，流淚道：「但是爹總該把原因告訴我們啊！」

抱龍老人沉聲道：「不，爲父已說過，這事不能說！」

佟翔鴻黯然道：「不能說的原因是甚麼？」

抱龍老人不答，來回踱着，緩緩道：「我們父子三人都還有一隻手可以謀生，爲父打算去關外開個店舖，你們兄弟去不去？」

佟翔鴻顫聲道：「爹……」

抱龍老人截口道：「去不去？」

佟翔鴻和佟翔鵬痛苦得渾身發抖，垂下了頭。

去無終心知抱龍老人怕兩個兒子去找來無塵報仇，故要帶他們去關外謀生，這可就是一手絕招，因爲抱龍老人年紀已大，需要有人隨侍照顧，做爲他兒子的佟翔鴻和佟翔鵬是不能拒絕的；想到抱龍老人是如此的固執，不禁大爲灰心，忖道：「算了，看來要由抱龍老人的嘴裏獲知一切秘密已不可能，我還是獨自去探求吧！」

於是，他悄悄的退出樹林，轉道往巫山前進。

他心中十分惱火，因爲若不是爲了要通知「佟家兄弟」其父「失踪」之事，今早他就可直接去跟踪來無塵等四人，現在經過這一耽擱，來無塵等又已鴻飛冥冥，到那裏去找他們呢？

現在只有一個期望，但願來無塵等與那即將在巫山神女峯招考武士的四美女是同一路人，那麼自己就可乘機混入一探究竟了。

他一路專揀荒僻路快步疾趕，這天黃昏，已然來到巫山脚下。

爲了想搶得一顆人頭，他在附近村鎮草草填飽肚子，即取道上山，打算在山中狩獵一夜。

百步蛇魔赫連飛在告示上規定「謝絕參觀，違者殺無赦」，是指神女峯而言，所以這時的巫山上，已出現不少武林人！

去無終暗中打量，發現在山中徘徊的武林人均未携帶人頭，心知他們都是屬於好奇而又不敢上山

應試的一類小脚色，當下繼續往神女峯前進。

巫山十二峯，其九可見而三不知，其中以神女峯最爲有名，自從襄王夢遊高唐，與瑤姬完成了「巫山一段雲」，而替她建蓋神女廟之後，神女峯便成爲使人發「遐思」之幽情的地方。

「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日爲朝雲，暮爲行雨，陽台之下……」

此刻，天色已黑，但遠遠望去，那崢嶸奇峭的神女峯，仍是十分挺秀纖麗！

去無終曾遊過神女峯，故路徑極熟，不多久便已來到峯下。

招考之時未到，他也不想上峯觀看，就在峯下隨處走走，即退入一片隱僻的樹林中。

這片樹林雖甚隱僻，却是上神女峯必經之路，他縱上一株大樹，在樹杈間半躺下來。

剛躺下不久，只聽有兩個人走入樹林，邊走邊在交談。

「大哥，就是這裏麼？」

「嗯。」

「他幾時會來？」

「如果一切順利，大約快來。」

「他當眞說過要分一顆給小弟？」

「是的，愚兄告訴他跟你在一起，他說『那好呀！我也送他一顆！』你知道他功夫比咱們高得多，說得出做得到！」

人語至此，交談雙方已走到大樹下，去無終往下一瞧，隱約可見來的兩人均是身材魁梧的中年大漢，一個腰懸喪門劍，一個携帶狼牙棒，不由心頭一動，暗忖道：「哼，莫非是他們兩人？」

運目仔細再看，果然不錯，正是兩個月前把他「剃頭匠去無終」揍了一頓的喪門劍涂焜和狼心客涂輝。去無終思及當日挨揍的情形，不禁怒從心上起，暗想我何不幹掉他們，拿他們中之一的頭顱去應試。此念才起，忽又搖頭暗忖道：「不對，那四美女原認爲我是個不諳武功的書生，假如我殺死了一個會武功的人，如何向她們解釋？」

正思忖間，只聽那喪門劍涂焜說道：「輝弟，咱們就在這樹下等候吧。」

狼心客涂輝在樹頭下坐落，道：「在這樹林中過夜，可不可呢！」

喪門劍涂焜隨在弟弟身邊坐下，笑道：「忍耐一點，明天若能得個三品武士，往後的日子就有得享受了！」

狼心客道：「我倒有些担心，憑咱們兄弟這等身手，是否能接得了百步蛇魔的十招？」

喪門劍道：「愚兄原也有些担心，可是那『土潑皮』說咱們接倆十招絕無問題，因爲百步蛇魔考的是招術，不以功夫考量應試者，若然如此，咱們即便接不了十招，也不致被打死。」

狼心客道：「三品武士每月二百兩銀子，大哥，你希罕二百兩銀子麼？」

喪門劍道：「咱們在外頭做案，每月也不止二百兩，愚兄當然不希罕，可是愚兄聽說那四美女美得出奇，要是咱們兄弟能獲得她們垂青，嘿嘿，那却是比甚麼都好！此外，咱們做案太多，那些公門的地方。」

狼心客道：「說得是，不過……」

喪門劍道：「怎樣？」

狼心客道：「我覺得有些不妥當……」

喪門劍問道：「哪一點不妥當？」

「土潑皮說要送給咱們兩顆人，我覺得咱們不應該接受！」

「爲甚麼？」

「大哥可知百步蛇魔爲何要規定應試者必須進一顆頭？」

「他需要心狠黑手的人！」

「是啊，所以咱們若決定上峯應試，最好還是自己去找人頭！」

「土潑皮既願送咱們兩顆，咱們樂得坐享其成，何況只要土潑皮不說，有誰知道？」

「就怕土潑皮會說！」

「不會的，他自願送給咱們，那會再扯咱們後腿？」

「土潑皮是出名的老奸巨猾，也許他等咱們爭得三品武士後，會向咱們要挾！」

「要挾甚麼？」

「譬如說，他要咱們把每月餉銀分一半給他，咱們若不給，他就去說人頭是他給的，這樣一來，咱們豈非要死在他手裏？」

「唔，依你這樣說來，咱們是不該接受他的人頭了？」

「是的！」

「可是，眼下在這附近出沒的武林人，身手個個不在咱們之下，咱們想摘兩顆人頭，那可不容易辦呢！」

「咱們到附近的村鎮上去摘！」

「那不好，摘普通人的頭沒甚麼稀奇！」

「那就這樣，等他來了的時候，咱們假意接受他送的人頭，然後趁他不注意時，做倒他！」

「哦，這太狠了吧？」

「大哥，你說過的，無毒不丈夫！」

「可是他和咱們一向交情不惡，怎好做得這麼絕？」

「跟土潑皮談交情，那才——噫，大哥你聽，是不是他來了？」

一個脚步聲，由數丈外的林中响了過來。

喪門劍涂焜和狼心客涂輝一齊起立，低聲問道：「是常前輩麼？」

一條黑影飄然飄到大樹下，來人年約五十七八歲，身材瘦小，面如淡金，鼠目尖嘴，留着一撮短鬚，形態透着七分精靈，三分滑稽！

去無終也曾聽過「土潑皮常三益」之名，乃是黑道上極之無恥的人物，專幹一些偷鷄摸狗，誘奸拐騙，迷香下毒的勾當，但因爲人精靈狡黠，遇弱即欺，遇强即遁，故横行數十年還沒被人打死。現在，去無終知道來者是「土潑皮常三益」不錯，心中暗暗打定主意，如果他今夜沒被涂家兄弟做倒，自己也得出手爲武林除害。」

但見他左手提一隻布袋，袋中袋着三顆圓圓的東西，顯然正是三顆人頭！

涂家兄弟滿面堆笑的向他拱手道：「常前輩已經得手了？」

土潑皮常三益提高布袋道：「哪，這不是！」

喪門劍涂焜笑問道：「是誰的？」

土潑皮常三益吃吃笑道：「三個大人物，你們猜猜看吧！」

喪門劍笑道：「武林中大人物也不少，如何猜啊？」

土潑皮冷冷道：「崆峒派有四個名頭很响亮的人物——」

狼心客脫口驚叫道：「是崆峒四傑！」

土潑皮瞪了他一眼道：「小聲一點成不成？」

狼心客駭然道：「你殺了崆峒四傑？」

土潑皮道：「只殺了三個，另外一個恰巧不在場，反正咱們只需要三顆就够了，是不是？」

狼心客定了定神道：「常前輩是用甚麼方法殺死他們的？」

土潑皮笑道：「這是秘密，恕不奉告！」

喪門劍皺了皺眉頭道：「常前輩不怕崆峒派找您老報仇？」

土潑皮道：「只要成爲百步蛇魔的麾下武士，別說是崆峒派，就是少林派或武當派，又能把咱們怎樣？」

狼心客笑道：「說得是，不過前輩爲何肯送咱們兄弟兩顆人頭？」

土潑皮笑道：「感恩圖報啊，以前你哥哥曾救過老夫一命，老夫早就想報答，只苦於沒機會——好啦，你們先看人頭吧！」說着，將布袋拋到涂家兄弟跟前。

布袋口打着結，涂家兄弟同時蹲下，伸手去解結，他們雖打算將土潑皮幹掉，却也想看看袋中人頭是否眞爲崆峒三傑。

那知就在他們低頭解結之際，土潑皮却已先發動，雙掌齊出，猛向他們頭上劈去！

涂家兄弟驀聞頭上風動，頓知不妙，但已來不及閃避，兩人的腦門同時中掌，只聽「碰！碰！」兩聲，登時仰身翻倒暈過去了。

土潑皮隨即俯身抽出涂焜的喪門劍，手起劍落，像一個手法熟練的屠夫，分別將涂家兄弟的頭斬下來，然後解開布袋，把兩顆血淋淋的人頭裝入袋中，再把袋口結好，提了起來，自言自語的笑道：「一顆一百兩，五顆就是五百兩，嘿嘿，這買賣眞不錯！」

一面說，一面向林外走去。

去無終正欲跳下去攔截，忽聽「沙！」的一响，一條人影由土潑皮面前的一棵大樹上飄落，擋住了土潑皮的去路，嬌笑道：「常三益，你那人頭是賣的麼？」

原來，竟是一個少女！

只見她十五六歲年紀，容貌秀麗，膚白勝雪，一身淡黃色的衣裳，一頭烏黑發亮的秀髮長長披在肩上，模樣兒極是天眞爛漫！

去無終前天在奉節城中的酒樓上見過的那四個美女，是他生平僅見的麗人，只道世上女子再不會有人比她們更美麗了，但現在見了這個黃衣少女，竟覺她的容貌不僅不遜於那四美女，而且氣質更高貴，更純潔，不覺看得痴了。

那土潑皮似未想到林中有人，一見有人由樹上跳落，嚇了一大跳，倏地後退數尺，待看清是個絕色少女，登時轉驚爲喜，色迷迷的笑道：「啊喲！是誰家的小姑娘，這麼標緻！」

去無終暗暗冷笑，忖道：「這土潑皮今番要死了，那黃衣少女落地無聲，分明有一身深不可測的武功，土潑皮色迷心竅，竟還想打她的主意……」

黃衣少女對土潑皮的一臉猥褻似乎全不在意，小嘴微啓，露出一排皓齒脆笑道：「我姓陶，名叫秋燕，我爺爺都叫我燕兒，你也叫我燕兒吧！」

土潑皮聽她說得天眞無邪，心中更喜，笑嘻嘻道：「我要叫妳婦娥！」

陶秋燕一怔道：「婦娥？」

土潑皮笑道：「正是，妳是月裏婦娥，只有月裏婦娥才堪與妳比一比！」

陶秋燕道：「你是說我很美？」

土潑皮點頭：「是啊！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姑娘像妳這樣美的！」

（未完待續）

情天可補憾 恨海永難填

歲聿云暮，臘鼓頻催，江楓裴壓歲錢也沒有，今早打發了妻子——阮麗春往蟠龍鎮，向丈母娘求貸，可是，等候了半天，還沒見她回來。

自古道：「歡娛嫌夜短，孤獨怨時長」，江楓裴等候了這麼久，好不耐煩了，要知他是個性躁急的人，尤其是這兩年來，他自從被老鏢頭朱豎辭掉了他的鏢師職位之後，心情惡劣，脾氣更壞，常常酗酒罵人。不用說。現在他枯候了這麼久，肝火大動，恨不得把阮麗春大罵一頓了。

偏在這個時候，籬笆外面有人叩門。

江楓裴是耳聰目明的少年劍客，憑他的聽覺，便知道叩門的，不是他的妻子而是別人了，但他沒好氣的說：「快給我滾，我不要見任何人。」

他沒有抬頭看一眼，便一疊連聲的叱喝。

可是，叩門的人并不因他沒頭沒腦的詈罵而離去，反之，飛身躍過短籬，笑哈哈的走進草堂來。

「啊！是你。」江楓裴看見這人進來便憤然的說。

「不錯是我，江老弟我是給你送壓歲錢來。」

「我不要！胡天寶，你這傢伙，快給我滾！」

江楓裴顯然對胡天寶舊恨未消，所以才覥面便下逐客令。

胡天寶正在非常尷尬，恰巧這個時候阮麗春回來。

他們是認識的，阮麗春知道丈夫酗酒罵人，連忙對胡天寶說：「胡大爺，你別難過，楓裴近來心情不好，喜歡罵人，你過來這邊坐吧。我給你熨一壺酒。」

要知胡天寶是有事而來的，江楓裴縱然罵他，他也得耽下去，何況阮麗春這般客氣款待，他便乘機走過去窗下這邊落坐。

江楓裴雖然舊恨未消，十分討厭胡天寶，但阮麗春既然接待他，也就不便再罵下去，因爲他和胡天寶過去這一段過節，不好在妻子面前公開的。

阮麗春那裏曉得，不止熨酒，還下廚弄小菜款待。

就在阮麗春往厨下去之際，江楓裴便惡狠狠的戟指而罵道：「胡天寶，你這人面獸心的傢伙，害我失了一趟鏢，今天還好意思前來見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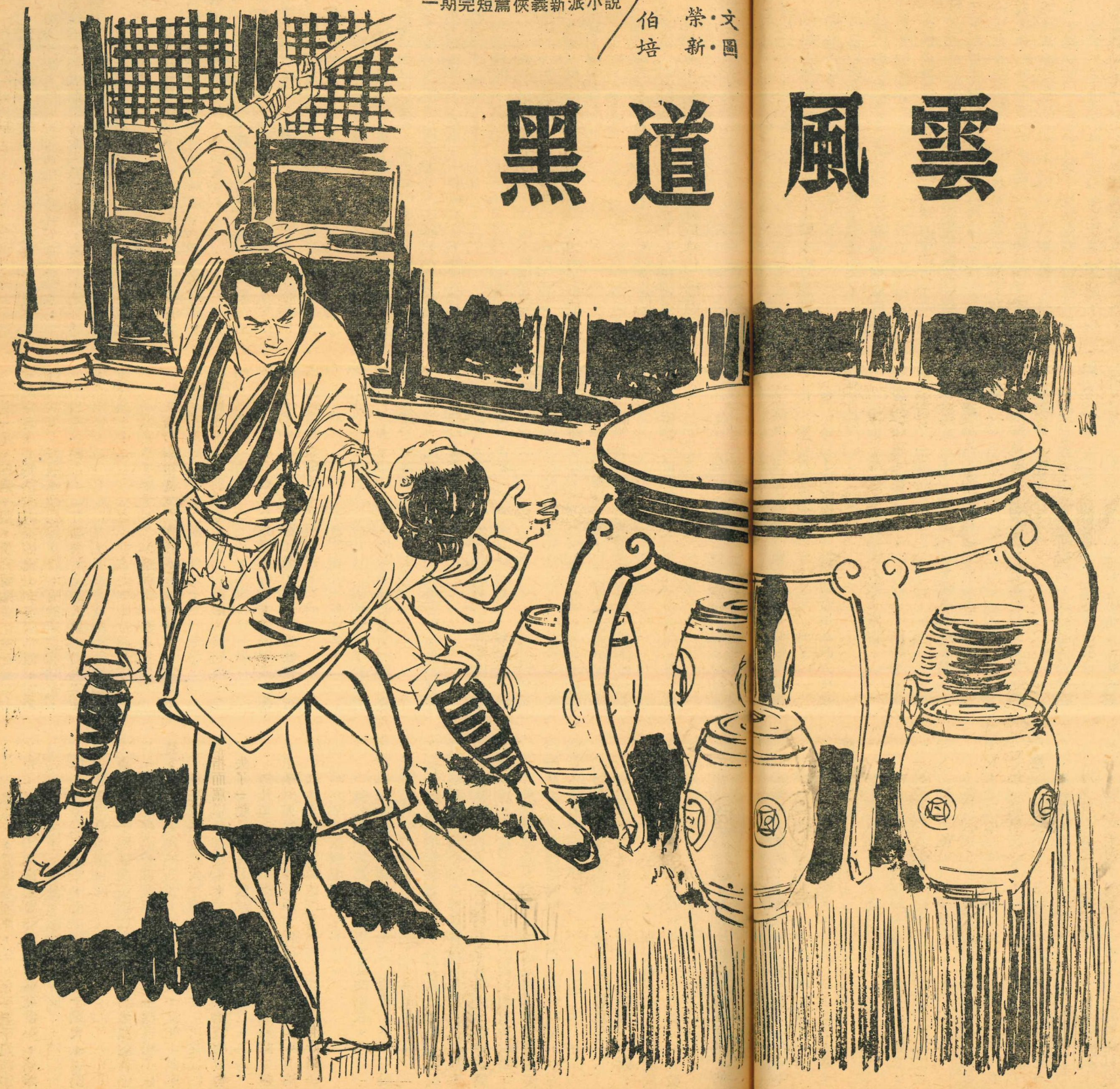
「江老弟，正因如此，我才來給你發一筆大財，以補償你失了定遠鏢局之差事的損失。」

「我不要，你這個齷齪的人，決不會有好路數的。」

一期完短篇俠義新派小說

文·榮伯
圖·新培

黑道風雲



江楓裴一口拒絕。

就在這時，阮麗春捧着那盤熱騰騰的小菜進來，聽聞此說，以爲丈夫又在使脾氣，連忙勸道：「當家的，胡大爺冒着漫天風雪而來，縱然不是好路數，老朋友碰頭，也該好好的商量。」

阮麗春邊說邊將小菜鋪陳桌上，爲丈夫斟酒欵客。

胡天寶實是齷齪小人，他還未喝酒，便從懷裏取出兩錠金元寶，遞給阮麗春道：「這是我特地送來給江老弟壓歲的，不成敬意。」

江楓裴自從丟了鏢局的差事之後，已失業一年多，家中細軟，典賣殆盡，現在這兩錠黃澄澄的金元寶，映進眼裏，阮麗春當然喜極了，連聲稱謝！

胡天寶頂工心計，他放下了那兩錠金元寶之後，便借故告辭。

阮麗春是腦筋混沌的少婦，在丈夫窮極潦倒之際，自然而然的心中萌了拜金的思想，何況胡天寶衣服麗都，身披重裘，儼如朱門巨富，所以胡天寶離去之後，她便向江楓裴道：「江郎，你這個拜把盟兄，眨眼間，不到兩年，便成豪富，他是幹什麼發財的呢？」

「妳別問。」

江楓裴一口回絕了妻子，因爲他不便將胡天寶做强盜的行徑告訴她，只是喝酒。

時在歲晚，阮麗春得了這兩錠金元寶，也忙着辦年貨，縫新衣了。

× × ×

過了兩天，爆竹一聲除舊，桃符萬戶更新，胡天寶重來江家賀年之時，這一所宅子，已然佈置一新。不用說，阮麗春把他看作財神爺欵待，殷勤備至。

這一晚，喝到夜深，胡天寶乘着江楓裴夫婦都有幾分酒意，便詐作感慨的說：「這個年頭，咱們練武的眞不好過，替人作護院，受盡僱主的閒氣，也不過僅堪糊口，當鏢師的，僕僕風塵，爲人賣命，到頭來，强中更有强中手，多半是血淋淋的馬革裹屍還……」

胡天寶不但慨乎言之，還說得很動人。

要知阮麗春是個痴纏的少婦，他早就不樂意丈夫在定遠鏢局當鏢師。離鄉別井，穿州過省，何況提到血淋淋馬革裹屍還，那更是悲慘的結局啦，因此，她便插口道：「胡大爺，你說得是，楓裴當了幾年鏢師，我一直提心吊胆，可是，他丟了這份差事，株守家園，日子又不好過，你是他的盟兄，何不替他想個法兒啦。」

「啊！這個容易，眼前就有一條財路。」

胡天寶眉飛色舞的說，但江楓裴稔知他的邪門行徑，不會有好路數的，所以譏諷的道：「別想着傷天害理的勾當。」

「不！江老弟，這一趟，而且還沒有危險，也不傷人。」

阮麗春只是担心丈夫有危險而已。既然沒危險，又不傷天害理，她便喜上眉梢道：「胡大爺，是什麼財路？」

「我探得洛陽城多福珠寶店，有一批價值五萬兩銀的珠寶玉器，在年初四開市之後，便運往北京總店，因爲這個消息，除了我之外，沒人曉得，所以這一樁買賣，要是江老弟肯合夥，定能發財過元宵。」

江楓裴一口拒絕道：「我可不幹這種强盜勾當啦。」

「老弟，你得考慮，當鏢師穿州過省，披星戴月，爲人賣命，碰着好運氣，每年也不過千把兩銀子罷了，爲豪門巨邸當護院更差，終歲勤勞，只掙得二三百兩銀子，但是，這樁買賣做成了，咱們哥兒倆，各分二萬五千，可以購置良田千畝大厦連雲，一輩子吃喝不盡。」

二萬五千兩銀這個巨大的數字，的確發生誘惑的作用，本來已一口拒絕的江楓裴，至此也忍不住道：「這麼大宗的珠寶，憑你我兩人，便能手到拏來？我瞧你準是白天作夢。」

阮麗春也嘮嘮道：「胡大爺，這麼值錢的寶物，難道多福珠寶店不僱鏢師押運？」

胡天寶哈哈大笑道：「誰說他不僱請鏢師押運，不過，押鏢的人幷不多，我已查得清楚，只有兩個。」

「誰？」江楓裴問。

「你既然不打算合夥，用不着知道啦。」

胡天寶在這關鍵之處，一下子帶着，不往下說，祇顧喝酒。

他這種欲擒先縱的詭計，不但慕虛榮拜金的阮麗春心癢癢，就是向來都鄙屑邪門勾當的江楓裴，此時也耿耿於心，但他向來心驕氣傲的，盡管心裏在惦掛着，但嘴巴却不提，大口酒大塊肉的吃喝。

可是阮麗春就不住問：「胡大爺，你別和楓裴一般見識，究竟押鏢的兩人是誰？你說出來，也許楓裴答應你亦未可料。」

「是撲煞天李登。九子連環十三槍孫秀。」

江楓裴聞李登孫秀二人押鏢，登時冷了半截，推座而起道：「胡老大，你別想瘋了心，這兩個武林前輩親自出馬，你還想打他主意，我瞧你準是嫌命長。」

江楓裴說完之後，頭也不回的逕向寢室走，準

備上床睡覺，不再聽胡天寶胡說八道了。

可是，他才走進角道，耳畔便聽聞胡天寶對阮麗春說：「不是我離間你夫妻，妳嫁了江楓裴，一輩子也不會有好日子過，因爲他胆子太小。」

「嘿！你敢說我胆小，我什麼時候害怕過人？」江楓裴怒火如焚折回來。

阮麗春生怕他兩個拜把兄弟會打將起來，連忙攔住勸道：「江郎，你不要動粗，胡大爺是說笑罷了。」

「我才不是說笑啦，事實擺在眼前，他還沒碰過李登孫秀，便已怕得酒也喝不下去。」

本來已經撞火的江楓裴，那堪這樣當面刺激，伸手一拍桌子道：「我馬上找李登孫秀去，讓你看看他二人本領，還是我的『九步推』劍術厲害！」

江楓裴性如烈火，說完之後，立刻摘下壁上的長劍，便叫阮麗春給他收拾行囊，要貪夜起程往濟南。但狡猾的胡天寶却嘿嘿笑道：「江楓裴，你眞有胆子拚李登孫秀這兩個老傢伙，如果聽我安排，我不但保證你頓成巨富，而且十拏九穩的戰勝他，若然你這樣瞎闖妄撞，你縱然僥倖得勝，也發不了財，因爲你只是找他較量，幷不是有計劃的刼奪他這一批珠寶。」

「江郎，你何不聽聽胡大爺的計劃啦，我們需要的是財富，幷不是白忙一遭。」

阮麗春走上去扯住江楓裴的衣袖說。

「床頭金盡，壯士無顏」，儘管江楓裴性如烈火，脾氣急躁，但他現在窮極潦倒，他便無可奈何的站着。

貪財的阮麗春，便向胡天寶道：「胡大爺，依你主意，該怎麼計劃？」

「哈哈！這個可不容易，濟南多福珠寶店我有臥底，李登孫秀行程，我瞭如指掌，只要江老弟和我合作，在荒僻的野店，貪夜襲擊，憑江老弟的『九步推』絕妙劍術，有進沒退的迫住他二人，我躲在暗處，出其不意的用蛇形箭射他，不消一刻之久，便可以結果他二人之性命，而這一批珠寶，我們也就乾淨俐落的把它拿過來，誰也不曉得。」

「你這詭計太陰險了！我江某幹不出這樣卑鄙的手段。」

「江老弟，你別忘記李登孫秀二人是武林前輩，要不是這麼幹，光憑硬拚，你縱能殺死他一個，却不能殺死他一雙，後患無窮，他會糾合武林高手，找我們算賬的。」

「江郎，胡大爺說得對，幹强盜勾當，不能讓人曉得的，捕快頭兒會找上門來緝捕。」

事實擺在眼前，江楓裴也知道李登孫秀二人武藝高强，不是好惹的武林前輩。他自問也不能必勝，況且不殺死他二人滅口？後患無窮。

江楓裴想至此，半晌說不出話來。

這邊廂的胡天寶却哈哈大笑道：「江老弟，你不用白費心思，爲了這樁買賣，我盤算了七晝連宵，最後還是這條詭計頂好，要發財，顧不得心黑手辣。」

「這樣幹，太不光明。」

「好，容你考慮一宵，反正此時已然夜深。」

胡天寶說完之後，詐作呵欠。但兩道眼神却射向阮麗春遞眼色，示意她慫恿江楓裴合夥。

阮麗春慕虛榮，即使胡天寶不示意她，她也必然慫恿丈夫了。所以這一晚，她兩口子在床上各懷心事，但阮麗春終於說服了丈夫，因爲長貧難顧，丈母娘也窮了，去年歸寧告貸，祇借得小妹——阮清秋幾兩銀私蓄，要不是胡天寶送兩錠金元寶。過不得年關。

現實的情形如此，江楓裴不想幹這黑心肝的勾當也得幹。

× × ×

新正的初二，習俗相沿是殺鷄開年的。照例，作爲一家之主的江楓裴這天應該是在家中，但爲了幹這一樁刼奪珠寶的勾當，他却和胡天寶冒着凜烈寒風，長途跋涉往金砂川。

「胡老大，你猜麗春此時在家裏怎麼樣？」江楓裴無聊的說。

胡天寶一口答道：「那還用猜，此刻辰牌時份，她準是在拜神許願，求菩薩保佑你得心應手，把價值五萬兩銀的珠寶奪回來。」

「我猜她還求神庇佑，保我沒有受傷回家。因爲她担心我血淋淋回去喪命。」

「楓裴，你別胡猜瞎想，我這條妙計，不消一刻之久，便可馬到功成，怎會受傷。」

胡天寶雖然這樣鼓勵江楓裴，但是，當他到達金砂川之後，他自己也心頭卜卜跳。

原來在漫長的驛路上，虬髯如戟的撲煞天李登，肋下佩刀，策一匹黑馬，威風凜凜的走在前頭，跟在後面的九子連環十三槍孫秀，更雄風赳赳，肩荷紅纓大鐵槍，背負紅布袋，騎着白馬，和李登保持五丈距離，緩緩而行。

不用猜，這兩個武林前輩，不用鏢車盛儀這一批珠寶，却用紅布袋袋着，親自携帶，這般措施，當然是提防賊人刼奪。

「胡老大，這一批價值五萬兩的珠寶，藏在那裏？兩匹馬背上，都沒有箱子。」江楓裴問。

「你沒看見孫秀的紅布袋麼，告訴你，珠寶就在這布袋裏，這兩個老傢伙，表面上，裝作遊山玩

水，骨子裏，却押運這批珠寶上北京。」

「你這消息準確麼？」

胡天寶語不含糊道：「當然準確，這是我派在多福珠寶店之臥底的消息。」

江楓裴在楓樹林中，凝神注視了一會，忽地肯定的說：「我猜不是。」

「你憑什麼說？」

江楓裴不答，却猛地一抖絲韁，策馬從楓樹林中躍出，豁喇喇的向孫秀衝去。

好大胆的江楓裴，就在兩匹馬迎面掠過這一剎那間，劍快如電的向紅布袋刺去。

他的「九步催」劍術，委實矯捷絕倫，就這樣將紅布袋從孫秀的背上刺了下來，夾手奪過，但是，孫秀這一桿紅纓大鐵槍也快得出奇，反手挑出一招「回馬槍」，刷一聲便刺中了江楓裴的肋下，登時鮮血淋漓。

可是，江楓裴幷沒倒下地來，仍然策馬而逃。

「好大胆的狗强盜，你搶走我的紅布袋！」

九子連環十三槍孫秀怒吼如雷，即時撥轉馬頭，隨後追趕。

饒是如此，江楓裴已馳馬跑出三丈之外，遙遙領先，直向積雪如銀的峽谷奔去，鮮血從他肋下流出，落在雪地上，凝結成斑斑的紅水。

走在前頭的撲煞天李登，靈機得很，他陡地聞孫秀咆吼之聲，立刻回騎，協同追趕江楓裴，幷高聲吆喝道：「賊子，別妄想逃脫，今天是你的該死日子了！」

兩騎人馬，快如風馳電掣，窮追江楓裴，把躲在楓樹林裏的胡天寶急煞了，他不是着急江楓裴的性命，祇是担心江楓裴携了這一袋子珠寶潛逃，獨個兒發財，因此，他急急策馬躍出楓樹林，繞道往峽谷的另一端出口處。

由於他對於金砂川地形熟識之故，後發先至，但是，當他馳馬到峽谷的隧道時，已遙見江楓裴一手提着個紅布袋子，一手持韁，伏鞍而馳，看光景他的傷勢不輕。

胡天寶幷不管他傷勢如何，祇顧打量盛儘珠寶這隻紅布袋，不但如此，他還故意的在隧道的彎角之處埋伏，就在江楓裴忽忽奔過來之際，他突然的一把將這個紅布袋夾手奪去。

但他很會裝蒜，當他看見這隻紅布袋幷未拆開之時，便詐作欣然之狀道：「江老弟，我還恐怕來不及接應你啦，快隨我來，前面不遠之處，有一個隱蔽的岩洞，咱們可以權躲一時。」

此時江楓裴正被孫秀李登二人追得走投無路，聽聞此說，正好是救星，立刻把絲韁一帶道：「快走，這兩個老兒快趕到來了。」

胡天寶對此間地形委實熟識得很，在他帶路之下，祇拐了兩個彎，便已走到一個怪石嶙峋的洞口來。

這個洞口委實隱蔽得很，路徑彎曲，而且野樹縱橫，如果不是胡天寶領路，即使走過，亦不知道裏面別有洞天。

二人走了進去之後，胡天寶更假殷勤，扶江楓裴下馬，幷爲之敷藥裹傷：「老弟，如果不是你勇猛過人，這一筆財還沒有這麼快到手。」

江楓裴道：「事情很簡單，李登孫秀俱是經過風浪的武林前輩，他知道價值五萬兩銀的珠寶，勢必引起綠林中人，甚至武林黑道垂涎，而這一批珠寶從濟南府送往北京，路遠遙遙，經過水旱兩路的卡子不少，儘管他二人名震江湖，却難保沒有悍不畏死之徒，他對唐元亮說用紅布袋盛儘珠寶，揹在一翻，袋中的東西傾下地來之時，他立時氣得發抖，頓足大罵：「唐元亮，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戲弄我，不結果你的狗命，誓不爲人！」

「胡老大，你不要祇顧生氣，究竟這個姓唐的和你是什麼關係的人？」江楓裴問。

「他縱然是我老子，我也不饒他！」

「不光是你不饒他，我也不饒他。但問題總得弄個清楚，你先將和他的關係告訴我。」

「實不相瞞，他是我的父執，也是多福珠寶店的司理。」

「怪！他的職位既是司理，主管這爿店子，怎會勾結你刼掠自己店子的珠寶？」江楓裴大惑不解的道。

「這是有原因的，老實告訴你，我們刼奪這一批珠寶，間接等如救他，因爲他虧空了公欵，要我殺死李登孫秀二人滅口，他便能以少報多。」

江楓裴聽至此，啊一聲說：「原來如此，那末，他的消息一定不會錯的，錯的是你。」

「胡說，我怎會錯，明明是他告訴我的。」

江楓裴哈一笑：「胡老大，你不曾幹過保鏢這一行，不會知道保鏢人的花樣了，告訴你，越是危險的鏢，負責保鏢的爲了使它安全，越多花樣，也有用移花接木，也有用瞞天過海，現在李登孫秀二人就是用瞞天過海之計，連唐元亮也瞞過了。」

「何以見得？」

自己身上，是有兩個原因，一方面是表示他對這批珠寶負責，另一方面，他却以此誘綠林人亮相，從而殲滅之。」

「江老弟，然則你認爲這一批珠寶仍然在這兩個老頭兒身上？」

江楓裴點頭道：「如果你的臥底所說不差，這批珠寶一定在他二人身上，因爲這一趟鏢，價值太大，他決不會假手他人。」

「但是，他二人除了這一隻紅布袋之外，再沒有其他了。」

這是實在情形，李登孫秀二人除了隨身衣服之外，包袱也沒有携帶，所以江楓裴也在思疑，但他却堅定的說：「胡老大，你還沒亮相，繼續跟踪他，這一樁買賣我們會成功的。」

儘管江楓裴這般堅定，但胡天寶意態躊躇，因爲他自知不是李登孫秀二人的敵手，當下便說：「你受了傷怎辦？」

江楓裴道：「不要緊，你只消沿途上留下暗號，我會跟上來的。」

胡天寶便別過江楓裴，忽忽而去。

× × ×

三日後，江楓裴已趕到青龍驛站頭，在一爿小店裏碰頭了，胡天寶便對他說：「江老弟，昨天這兩個老兒已經渡過珠璣河了，按站頭，他明天午後酉牌時份，必然落脚在硃砂鎮，祇是這爿鎮太熱鬧了，客店不少，難以……」

江楓裴不待他說完，便插口道：「他欵在那一爿店不要緊，要緊的是你已否查出他這批珠寶藏在那裏？」

「在他們二人的背搭裏，江老弟，這兩個老兒狡猾得很，背搭是拴在他身上，外罩大氅。如果我不是看見他二人喝酒時卸下大氅還不知道啦。」

「唔，這樣很難下手，若不結果他二人性命，奪不得他的背搭。」

胡天寶說：「所以我留下暗號，催促你趕上前來，厥爲此故，因爲我獨個動手不得。」

「別說你一人不能，就是咱們兩人聯手也不容易。」

江楓裴雖然這麼說，但他却要胡天寶冒着風雪趕夜路，務要在明天午前到達硃砂鎮，調查李登孫秀二人下榻之所，幷約好在鎮外的山神廟會面。

由於胡天寶在江湖上沒有藉藉大名，而且又衣着麗都，衣飾華貴，所以他一路跟踪，李登孫秀二人都沒察覺，甚至這天午後到達硃砂鎮，還不曉得胡天寶在釘梢，因此，他二人歇宿在鎮上的符家店後院，全被胡天寶打探清楚。

這一晚初更後，胡天寶在鎮外的山神廟跟江楓裴會面，劈頭第一句便說：「江老弟，這兩個主兒的居住之處，我全知道了，價值五萬兩銀的珠寶，今晚就落在我們手裏！」

「你別太高興，能不能到手，尚難逆料，因爲我之創傷未癒。」

「這怎麼辦！好不容易才找着這個機會。」胡天寶着急說。

江楓裴泰然道：「沒怎麼辦，爲了要發財，祇好拏命拚！」

「可是，你傷勢未癒怎麼拚？」

江楓裴道：「你的詭計，不是已盤算了七晝連宵，認爲頂好的麼，依你的主意便是。」

店小二在鋒利的劍尖威脅之下，只好就範，胡天寶便脫下自己之衣裳，換上店小二的衣服。

術走樣，不能纏住李登孫秀二人。饒是如此，事情却不能不當機立斷。因爲過了硃砂鎮之後，前面便是二郎山，那邊嘯聚了一夥强人，專門黑吃黑，不顧綠林的道義的。因此，胡天寶仍然壯着胆子，和江楓裴到鎮上來。

春寒砭骨，夜風如剪，二人來到符家店，江楓裴便對胡天寶說：「你進去看這兩個老兒睡未，我在瓦面上等候你的暗號。」

胡天寶雖然戰戰兢兢，但事到臨頭，他只好詐作投店，而事實上他也的確投店，就在東跨院，最末這一間上房歇下，店小二泡了茶出去之後，他便借故溜到後院去，誰知情況却和他白天踹盤的情形兩樣。

原來通後院的門已被關閉，雖然看見後院一排三間上房，烏燈熄火，但是，李登孫秀二人是否睡了，因爲距離了一個院子，胡天寶無法探得出，而他又不敢越過短牆走進後院去看，恐怕被李登孫秀二人發覺，脫身不得。

在這樣情形之下，胡天寶雖然胆子小，却詭計多，他眉頭一皺，計上心來，立刻回到房中，大聲呼叫店小二，藉口說天寒睡不着要喝酒，要店小二給他熨一壺酒，弄兩式小菜進來。店小二不知是計，扛着金漆盤子，把酒菜端進房中去。

說時遲，那時快，胡天寶就在店小二將酒菜鋪陳桌上之際，突然從後掩上來一劍抵住他的脇下。

這麼一來，直把這個店小二嚇到軟了半截，哀求饒命！

胡天寶對李登孫秀兩個武林前輩雖然胆小，但對付這個店小二却作威作福勒令對方將衣服褪下。

暗箭傷人的江楓裴，竟然肯依他的詭計，暗算李登孫秀，但他却担心江楓裴傷勢未癒，「九步催」劍

他喬裝打扮之後，把一枝「蛇形毒箭」，插在店小二心房，使他登時毒發而死。

胡天寶伏着自己穿上了店小二的衣服，便走出房外，朝瓦面輕輕擊掌三响。

埋伏在瓦面上的江楓裴，手也給嚴寒的夜風冷僵了，聽聞掌聲暗號，立刻飛身下來問：「這兩個老兒睡了麼？」

胡天寶用手向後院指道：「你瞧，裏面燈火全無。這兩個老傢伙熬不住冷風如剪，早已上床睡了。江老弟，你得小心，通往後院的門已關閉了。」

江楓裴那曉得他胡說。祇道他已打聽清楚，當下便說：「你就在門外等候我吧，我會開門給你進來的。」說罷，便施展輕功提縱本領，騰身一縱，跳了上去。

院子的門並不高峻，其實胡天寶也可以躍上去的，不過他胆小，恐怕李登孫秀二人埋伏而已。

果然不出所料，江楓裴才翻身下地，裏面便有人喝道：「你是何人？」

江楓裴知道對方有準備，但他鎮定得很，並不回答，即刻拔鍵開門。

這麼一來，在裏面的撲煞天李登以爲江楓裴有同夥，所以開門接應同侶。

要知李登是武林前輩素來謹愼的，他有此警惕，便不上前查究，反而向屋裏招呼道：「孫老你得當心，賊人可不止一人啦。」

李登這麼一叫，睡在屋裏的九子連環十三槍孫秀便提槍躍出來問：「是那一股不怕死的傢伙？」

此時江楓裴已反手拔出長劍，悍然說道：「是我，識相的快把這批珠寶放下，饒你兩條老命。」

孫秀這一手「九子連環十三槍」，在江湖上，有槍王之稱，他三十年來，縱橫北五省，未逢敵手，聽聞此說，勃然大怒：「好哇，我來會你！」

孫秀不但說，雄風赳赳提槍直撲上前，可是，當他走到近時，不禁啊一聲說：「原來是你。」

江楓裴淡淡的說：「老匹夫，你的瞞天過海之計，再騙不了人。」

此刻不止孫秀認得江楓裴，撲煞天李登也認得江楓裴就是那天强奪紅布袋之人，撲煞天李登這一口刀也厲害，他一面高聲大叫前來，大叫：「孫老，這傢伙不能讓他再逃脫。」說罷揮刀便斬。

九子連環十三槍孫秀也認爲不能放過江楓裴，以免他再來刼奪，所以立刻夾攻。

這麼一來，江楓裴便成了以一敵二之局，儘管他的「九步推」劍術，矯捷絕倫，有進無退，但是，仍然敵不過這兩個武林前輩，才鬥了幾個回合，肩窩已被刺了一槍，鮮血直冒了。

撲煞天李登這一口刀也厲害，他一面高聲大叫：「賊子，取你性命！」一面凌空躍起，狀如大鳥一般，立時刀光閃閃，幻成一片銀虹，盤龍罩頂的砍下來，這是撲煞天李登的成名刀法，從來沒有人能抵擋得住的，立把江楓裴圈在一片刀光中。

江楓裴陷於這樣的險境，李登孫秀都認定他必死無疑，尤其是孫秀，更擺出老英雄的架子，對江楓裴嘿嘿冷笑道：「小子，你也有點能耐，讓你伏劍自戕，保存你的名氣吧。」

却不料就在此時，門外走進一個店小二，啊喲一聲說：「你兩位老爺爲何在我這爿店斯殺，須知打死人會害我們店子吃官司。」

「胡說，他是賊人！」

撲煞天李登雖然這麼說，但這個店小二還是一疊連聲說：「使不得。」

他不但說，還越走越近，越近越慌張，作出手足無措之狀，呼叫：「停止！」

由於這個店小二面露驚惶之色，李登孫秀都不思疑他是賊人假扮，只是一疊連聲叫他不要走近。

李登孫秀喝叫店小二不要走近，是恐怕在激戰中殃及他，這是一片好意。

却不料這個店小二突然雙手齊揮，兩筒蛇型袖箭連環射出，分打孫秀李登二人。

這突然而來的襲擊，而孫秀李登二人又一直沒有提防這個店小二是奸細，所以躲避不及，李登首先中箭倒下。

孫秀槍法高强，雖然掄槍招撥得住，但江楓裴爲了要殺他滅口，不惜冒中箭之險，拚命搶攻。

在這樣情形之下，孫秀躲避蛇形毒箭，而江楓裴却伏着中了箭也有解藥，有恃無恐，故能一劍成功，把孫秀活活殺死。

這一塲撲殺，江楓裴雖然僥倖得勝，但他攻得太狠，所以身上中了兩枝蛇形毒箭，脚步踉蹌。

「江老弟，你中了我的蛇形箭了。」這個喬裝店小二的胡天寶說。

江楓裴抱怨道：「我若不這般搏殺，怎能刺倒這老傢伙，你快給我解藥。」

在這一剎那間，狡猾的胡天寶，思潮起伏，大動腦筋，他原本不想給解藥江楓裴的，但終於覺得這樣做不好，因爲珠寶還未到手，於是即刻取出解藥來，並親自爲江楓裴治傷。

由於這個原故，江楓裴一點兒也看出胡天寶包藏禍心。

這邊廂，中箭倒在地上的撲煞天李登傷口毒發，大叫：「救命！」

胡天寶不但不用解救藥他，還走上前去，一劍砍下，加速他的死亡。

「胡老大，他已中箭，命在垂危，你還殺他幹嗎。」

胡天寶哈哈一笑道：「江老弟，不殺他怎行，他雖是垂死之人，却還能呼叫，萬一他叫起來，驚動店中之人，我們的廬山面目便會被人看見。」

江楓裴雖然不值胡天寶的所爲，對已失抵抗之人下毒手，但他這一解釋，却還合理，也就不再打話，祇是忙着搜刮珠寶。

這價值五萬兩銀的珠寶，分藏在兩條背搭之內，現在既然得手，照理，江楓裴胡天寶二人，應該各奪一條才是，但胡天寶却說道：「江老弟，咱們分脏用不着急，快走吧，省得被人看見了，留下破綻。」

「上那裏去呢？」

胡天寶道：「你受了傷，當然不要走得太遠，還是到老地方——山神廟吧，那邊僻靜些。」

江楓裴一想也是，但他還是抓着一條背搭在手裏。

「老弟，你好不大方，難道還怕我奪了你這一份麼。」

「話不是這樣說，我冒性命之險幹這買賣，總得抓一點才是，不能完全由你拿着的。」

胡天寶哈哈大笑道：「你既然這般的不放心，全由你拿吧，反正這一批珠寶已到了手，還得找買主。」

因爲胡天寶說得這樣大方，倒顯得江楓裴小器，所以江楓裴自己感到尷尬。

却不料就在前往山神廟途中，驀地裏胡天寶背後放箭，即時將江楓裴射倒，不但如此，還把這兩條背搭奪了去。

江楓裴突遭暗算，勃然怒道：「胡天寶，你好狠心，居然謀殺同夥！」

「哈哈，這個你不能怪我，價值五萬銀的珠寶，兩個兒分，倒不如我個人獨佔，再說這種傷天害理的買賣，少一個人知，比多一個人知好，基於這個原因，我不能不殺你滅口。」

「那末，你爲什麼要找合夥！」

「江楓裴，這因爲你的九步推劍術，能抵擋李登孫秀，我却沒這本領，所以我不能不利用你一時，現在，李登孫秀二人死了，再不需要利用你了，故及早打發你回老家去，省得留下禍根。」

「啊！原來你早就存心有這麼一着。」

胡天寶格格大笑道：「這叫做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

江楓裴氣得發抖，但是，他越生氣毒發越快，所以他立時感覺暈眩，再也支持不住，耳畔却聽聞胡天寶又一陣哈哈大笑道：「姓江的，念在這一樁買賣，你對我有一點功勞，饒你個全屍吧，反正你已然毒發，面色透黑，活不到天亮了。」

胡寶說完之後，又一陣哈哈大笑，但是，江楓裴再聽不清晰了，因爲他已陷入昏迷，只覺眼前一黑，耳朵好像給什麼東西堵住似的。

其實，他耳朵並未給什麼堵住，只因他毒發昏迷，失却了知覺而已。

此時更深夜闌，風雪交加，在此荒僻的小路上，自然沒有途人了，可是，江楓裴把姓名告訴他，同時表示要投店歇宿。

江楓裴却悠悠甦醒過來。頓覺渾身上下，火辣辣的在發燒，而臉上却給鵝毛雪凝結成了一層薄冰。

他身體雖然火辣辣的在發燒，由於冰雪凝結在他的臉上，這一股寒氣，保持着他底頭腦冷靜，沒有失憶，反之，他還記得胡天寶之得意忘形的笑聲，與及「你反正已然毒發，活不到天亮……」

江楓裴回憶至此，本能的伸手一摸自己的鼻孔試試自己有沒有呼吸的氣息。

當他發覺自己呼吸還能繼續時，便使勁的爬起來，同時也發覺天色還未亮，這使他又驚又喜，喜的是他有呼吸，能爬起來，證明他是活的，但還未天亮，到底能不能活到天明？這個疑問，使他担驚害怕，因爲胡天寶曾說過他活不到天亮的。饒是如此，另一個念頭却支持着他的勇氣，那就是「死也得死在鎮上，讓人曉得」。

江楓裴憑着這個意念，終於站起來，一步一拐的朝鎮上去。

不用說，這一段路，他走了頗長的時間，當他到達鎮上時，已經天亮很久了，正唯如此，他才到鎮上，便聽見老百姓奔走相告，說昨晚符家店發生命案，兩個武林老人被人殺死。

江楓裴聽聞這個消息，他一點兒也不吃驚，仗着他的江湖經驗，還逕奔符家店而來。

他一步一拐的走到店門，坐在櫃台裏的賬房見了，便看出他是個傷者，同時又見他肋下佩劍，是個武林中人，便聯想到他和這樁案有關，當下立刻迎上前來問道：「客官，你是給誰打傷了的？」

「是給一個中年的强盜用暗器射傷的，請給我請一位大夫來。」江楓裴說。

「行，咱們鎮上有一位名醫——一帖華陀，我派人馬上給你請來便是，但請教客官貴姓大名？」

江楓裴把姓名告訴他，同時表示要投店歇宿。

賬房先生一面叫店小二去給他請大夫，一面問道：「江客官，你可認識這個强盜是誰麼？我這裏發生命案。」

此時已是天亮之後，而且他還能步履維艱的走到鎮上來，他知道自己如果得到良醫診治，可以不

死，他便不願將胡天寶的名字說出，因爲他要報仇，因此，他連連搖頭道：「這個强盜我不認識，但他兇得很，面目猙獰，我猜他準是因爲在此殺了人，所以看見我是個武士，便作賊心虛。企圖用暗器傷我的性命，以遂他殺人滅口之企圖。」

「唔，你說得對，這兇手兇得很，也厲害得很，他昨晚在我這片店殺死兩個武林人，乾淨俐落的逃了去，誰也沒看見他，直至今早才發覺。」

賬房先生只道江楓裴也是個受害者，所以話說了一大堆，全沒思疑江楓裴撒謊。可是，江楓裴這種撒謊，却瞞不過一帖華陀蔡治中，他診視了江楓裴之後，便說：「怪，你背脊中了這麼劇毒的暗器，沒有解藥，決不會活着。」

江楓裴聽聞此說，猛地醒悟過來，因爲他原先中了兩枝蛇形箭，胡天寶已給解藥醫治他了，極可能是解藥的藥力還未消失，故能發生治療他第二次中箭之功效，但江楓裴靈機得很，漫聲答道：「解藥是有，而且已服過了，祇是恐怕未能奏效。」

一帖華陀蔡治中說：「不，你的傷口已然轉白，臉也沒黑氣，毒已全消，只是着凉而已。」

江楓裴聽說毒已全消，便付了一錠銀子作診金，不待蔡治中處方，便已離去。

「江客官，你不是要投店歇宿麼？」店小二追着問。

「不，我還得趕路。」

其實江楓裴不是不想投店，只因一帖華陀蔡治中的醫術太本領，診視出他中的是劇毒暗器，因此，他恐怕蔡治中發現撲煞天李登中的是蛇形箭時，會思疑他是兇手，所以他急急離開硃砂鎮。

江楓裴的靈機，總算逃過官司，但他逃不過人面桃花之傷感。

原來數日後，他回到家中時，門庭如舊，但阮麗春已不見了，查問附近的隣居，這才知道阮麗春和胡天寶去了。

江楓裴闖蕩江湖，當然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當下咬牙切齒道：「胡天寶，你害我性命，還誘我妻子，我決不饒你性命！」

儘管他怒恨交迸，一時奈何不得，因爲阮麗春和胡天寶往那裏去了，隣人不知，而他也不便把事實告人，況且他傷病甫癒，跋涉回來，疲累不堪，不能不耐着性子將息。

在這一段時間，他隻影形單，又悲又憤，酒喝得更多，常常怒氣勃發，傢具也給他打爛了不少。

那天，他酒後又在生氣，破口大罵：「胡天寶，你這狗娘養的傢伙好陰險，既奪了我應得的賊欵，又誘惑我的妻子，此仇此恨，我不結果你的性命，誓不爲……」

他本想說「誓不爲人」，但就在這當兒，一條人影，驀地竄進來。

「誰？」江楓裴厲聲叱問。

來人却十分鎮定的說：「你別管我是誰，你的供詞我們已聽得清楚。」

「胡說，我根本沒有作供，也沒說什麼，你快給我滾出去！」

江楓裴雖然盛氣凌人的下逐客令，但這個人並沒離去，反而嘿嘿冷笑道：「江楓裴，就是你不供說出來，我們也知道你是殺人兇手，李登孫秀兩位老英雄，是你和胡天寶殺死的，還有，你們刼奪了一批價值十萬兩銀的珠寶。」

這人的說話態度很安詳，江楓裴不禁由心底冒出一股寒氣，連忙問道：「你究竟是誰？憑什麼誣我殺人越貨？」

「嘿嘿！你業已招供，還想抵賴，難道你能否認相識一帖華陀蔡治中麼。」

這人提出一帖華陀，江楓裴便知道東窗事發，但他是身手矯捷的，立刻拔劍，打算先發制人，可是這人却哈哈大笑道：「姓江的，你別逞匹夫之勇，憑你這手九步推劍術，殺不出重圍的，你瞧，我的人來了。」

江楓裴抬頭一望，登時大吃一驚，因爲籬笆之內，站着二十多個捕快，全是明刀亮劍的。

江楓裴看至此，嗯一聲說：「原來你是……」

這人不待江楓裴說完，便格格大笑道：「告訴你吧，我是千變神龍鄒光祖，你這椿案子我早查出了。」

鄒光祖不但說，還用手向臉上一抹，把易容膏抹掉，現出他的本來面目，不是別人，正是濟南府捕頭。

江楓裴縱然武藝高强。畢竟邪不勝正，登時驚出一身冷汗，面色張惶。

「老弟，你用不着慌張，如果我要逮捕你，早把你拏下。」

「那末，你打算把我怎麼樣？」江楓裴呆若木鷄的說。

鄒光祖怡然道：「別急，你先把劍刃納回鞘裏，我會告訴你的。」

千變神龍鄒光祖不愧是個出色的捕頭，他三言兩語，便將狀如出柙猛虎的江楓裴，說得服服貼貼的將手中長劍納回鞘中，同時目光呆滯的像受了催眠。

「老弟，你坐下來吧。我要跟你說，是給你將功贖罪的機會。」

「將功贖罪」四個字，聽在江楓裴耳朵，登時

心中一寬，但與此同時，他卽時便領會出這是怎麼一回事，因此，他底驚惶失措的神情，立時消失於無形，淡淡的說：「鄒捕頭，你要利用我做眼綫，緝拿胡天寶歸案，起回脏物。」

「不，我要你將他逮捕！」

因爲外面已埋伏了許多捕快，江楓裴扼於環境，不敢異議，只得說道：「我也不知胡天寶在那裏，怎能爲你逮捕他。」

「不是爲我是爲你，江楓裴，如果你不將胡天寶逮捕回來，在法律你是死罪，我雖然接受朱暨老鏢頭之請，也不能爲你洗脫罪名。」

「什麼！朱暨老鏢頭爲我向你請求？」

江楓裴顯然不相信，但千變神龍鄒光祖却莊容正色道：「如果不是朱老鏢頭爲你請求，此刻你已在逮解途中，還容你坐在這裏說話，告訴你，我們昨天已到達這裏來。」

「怎麼我不知道。」江楓裴十分驚訝說。

「你老是醋酒使性，就是天塌下來你也不會曉得，江楓裴，要是你再這樣昏頭昏腦的喝酒，你的命也給胡天寶要了去……」

千變神龍鄒光祖說至此，不禁嘆一口氣道：「江楓裴，你以往的行爲，也算得上是一條好漢，但你自從跟胡天寶廝混之後，失鏢誤事，丟了鏢師之職位，還丟了妻子，落得這樣的地步，我眞爲你可惜！」

鄒光祖這一頓話，勾起了江楓裴的回憶，也刺激了他對胡天寶之仇恨，忍不住拍案說道：「胡天寶這傢伙，害得我好苦！」

「江老弟，朱暨老鏢頭早就這樣說了，他老人家滿以爲辭退了你的鏢師職位，能使你痛定思痛，振作起來，却不料你一錯再錯，錯到婆娘也偷了漢，丟人現眼……」

「鄒捕頭，你不要再說，胡天寶給我的仇與恨，我一定不放過他，朱老鏢頭和你對我的憐憫，我也一定不辜負兩位的期望！」

「好，姓江的，你挺起脊樑做人吧，官司我担保你！」

鄒光祖說至此，一聲大喝：「人們都給我撤出去，江楓裴這椿案子，不用你們煩心了，由我姓鄒的担責便是。」

他這一喝，庭院內外，立時湧出了一百多人，弓箭手，撓鈎手，馬步捕快，全現身出來。

江楓裴一看之下，暗自吃驚了，也暗自慶幸，因爲這一百多人，如臨大敵，分明是掩捕頭號重犯的部署，現在捕頭鄒光祖這般寬大的處置，他由衷的感激，於是說道：「裴捕頭，你待我這麼好，我再不瞞你，這一批珠寶，不是十萬，祇是價值五萬兩銀而已。」

「不，唐元亮報失十萬兩銀珠寶，你怎能說五萬。」

「她不在這裏。」

儘管阮大嬸說得這般肯定，但江楓裴從她底面色上知道她在說謊，當下便道：「丈母娘，妳別瞞我，麗春在那裏，我必須曉得，因爲我有要緊事找她。」

阮大嬸見江楓裴顏容憔悴，衣衫襤褸，活現着窮酸相，那還耐煩跟他說，遂一口拒絕道：「我才不管你的閒事。」

「丈母娘，這不是閒事，她背夫別戀！」

阮大嬸不待江楓裴說完，立刻大喝道：「胡說，你養不起妻子，那還怪得她跑，難道跟着你活活餓死！」

「養不起妻子」這一句話，很傷江楓裴的自尊

在草堂裏，因爲他雖然有權逮捕胡天寶，甚至可以格殺，但他却不知道胡天寶在那裏，所以撫劍生愁，恨無用武之地。

但是，這種情形不很久，兩天後，他便想起丈母娘來，他逆料阮麗春背夫別戀，對夫家雖然視同敝履，對母家決不會沒有來往的。江楓裴想至此，立刻往蟠龍鎭去。

由於距離不遠，不消兩個時辰，他便到達，果然不出所料，丈母娘家陳設煥然一新，傢具全是簇新的，可是，丈母娘——阮大嬸一見江楓裴闖進來，登時吃了一驚，駭然大叫：「鬼呀！」

「我不是鬼，是人。」

阮大嬸聽見江楓裴居然能說話，而且在斜陽映照之下，他是有影子的，所以打量了一遍之後，她也相信江楓裴是人而不是鬼，可是，當她發現江楓裴不是鬼時却更震驚，面色陡變的喝道：「楓裴，你到我這裏來幹嗎？」

「我是來找妻子——阮麗春。」

「她不在這裏。」

是好東西，這椿案子，是他勾結胡天寶，設法殺死李登孫秀二人的陰謀。」

「啊！原來有這麼的內情。江楓裴，我們分頭辦事吧，你設法逮捕胡天寶，我回濟南去，鎖拏唐元亮。」

千變神龍鄒光祖不但說，還給予江楓裴以海捕公文，以便他在任何時候，均可就近調動當地的捕快人員，協同拘捕胡天寶。

這麼一來，江楓裴便由罪犯而變爲執法的捕人員了。饒是如此，千變神龍鄒光祖去後，他還楞

心，當下忍不住勃然大怒，一個箭步竄上前來，一把將阮大嬸捉住，厲聲喝道：「妳說也不說！」

「不說，我死也不讓你這窮小子纏她了。」

江楓裴已然怒火奔騰，聽聞此說，便刷一聲拔劍出鞘：「要是你再不說，我把妳這老傢伙一劍宰了！」

「不說，不說！」

江楓裴在恨瘋了心之際，那還管她是丈母娘，一劍剁下去，紅光暴現，鮮血淋漓。

殺了人還迫不出阮麗春之踪跡，江楓裴非常後悔，何況此時小姨——阮清秋聞聲奔出來，尖聲駭叫道：「江楓裴，你殺死我娘……」

江楓裴殺死丈母娘，是節外生枝，那敢躭擱，忙翻身便走。

却不料還未逃出門口，眼前人影一現，不是別人，却是阮麗春，因爲她忽忽回來，手中還拏着一盒東西，所以想躲避也來不及。

不用說，江楓裴看見了她，自不放過，顧不得自己殺死人，却趕忙的一把將她捉住，大罵：「賤人……」

此時阮清秋也從大廳中追出來了，一見之下，登時怔住了，江楓裴却嘿嘿冷笑：「清秋，妳娘的命我賠，但是，這個賤人饒她不得！」

他說着左右開弓的接連掌摑了阮麗春兩個耳光了，把她打得一口血，牙齒也脫落了兩隻，但她幷不呼痛，祇是嚶一聲啜泣道：「你把我殺了吧，反正我不想活了。」

阮麗春越說不想活，江楓裴越打不下去，因爲他們畢竟是恩愛夫妻，雖然如此，江楓裴還是不住的駡她爲賤人。

「楓裴，我雖然失節，但一點兒也不賤。」

「妳還想狡辯！」江楓裴咆哮如雷說。

「不是狡辯，却是實情，你的盟兄胡天寶說你戰死了，他還說將你應得的一份珠寶給我，而事實上也交給我一袋，你想我怎能不當他是好人啦。」

「唉！胡天寶是個壞透的傢伙，妳怎能相信他，再說妳既然得到了一袋子珠寶，爲何還要背夫別戀，跟這狗娘養的……」

阮麗春哭道：「是他誘惑我，也是母親的主意，自然亦係我不好，所以我求死，不想活下去。」

「哼！妳這賤人，還敢以死撒賴，難道我的劍不能宰妳！」江楓裴說至此，拔劍出鞘，可是，阮麗春眞的不想活，鋒利雪白的劍刃，在斜陽映照之下，閃閃發亮，她却仰着脖子，等候飲刃而亡，毫不畏縮。

諺語說得好，「一夜夫妻百日恩，百夜夫妻一世人」，江楓裴畢竟下不得毒手，終於咯一聲，把鋒利的劍刃納回鞘裏。

站在旁邊一直沒開口的阮清秋，此刻却說道：「姓江的，你不能只顧譴責我姊姊，她在你潦倒之時，她還是和你厮守，甚至你酗酒駡她，她還爲你回娘家告貸。」

「依妳這麼說，全是我不對了！」江楓裴憤然道。

「不是你不對，是胡天寶不好，你要殺的人應該是殺他。」

「你知他在那裏？」江楓裴問。

阮清秋還沒回答，阮麗春已先說道：「楓裴，你別去丟性命，他勾結了强人，而且不止一個。」

「就是龍潭虎穴我也得闖！」

不但江楓裴說得十分堅决，阮清秋也挿口道：「姊姊，男子漢，大丈夫，妳不能要他像龜一般抬不起頭見人，反之，妳應該協助他報仇才是。」

江楓裴也道：「我奉了濟南府捕頭之命，要逮捕胡天寶，方能將功贖罪。」

「江郎，我恐怕你未能逮捕他便先已喪命，因爲他勾結了渤海大盜沈四，並且住在沈家莊。」

江楓裴啊一聲說：「原來他和沈四是一鼻孔出氣的。」

「你認識沈四？」阮麗春問。

「怎不認識，我的鏢師職位就丟在這一股强盜手上，當年我押鏢往渤海，就是他唆使胡天寶在來路上用蒙汗藥醉倒我的。」

「那末，你是知道沈四是厲害的强盜了，還去他那裏逮捕胡天寶？」阮麗春囁嚅道。

「管他怎麼厲害我也得走一遭。」

「姊姊，妳必須讓他去，不然的話，他不能將功贖罪，便永遠負上了殺人越貨的罪名。」

阮麗春見母親血淋淋的死在廳中，而妹子却如此關心江楓裴，她便想起以前阮清秋規勸她爲丈夫食貧也不要失節改嫁的話，於是將手中這隻盒子遞給阮清秋：「這一盒長白山人參，是我特地帶來給母親的，現在她死了，送給妳吧，反正我和楓裴往渤海，帶着它也沒用。」

×　　×　　×

山東省的新正季節，正是溶冰的時候，天氣特別寒冷，但大路上一輛馬車却風馳電掣般向渤海灣而來，車中這個女的遙指着那幢狀如古堡的巨大建築物道：「楓裴，這就是沈家莊了，胡天寶住在樓上，你得當心，莊中除了沈四之外，還有段景文蔡千兩個殺人不眨眼的强盜。」

江楓裴循她所指之處望去，沈家莊是位於海濱，週圍數里沒有一株樹木的，莊中人從裏面望出來

，視野瞭然，尤其是從樓上看去，更能及遠，幸虧江楓裴喬裝御者，頭上的范陽毡笠又戴得很低，掩住了半邊面孔，所以車輛直至莊前，守衛的人也不發覺，而江楓裴却在阮麗春下車時，低聲說道：「今晚三更後我準備來，妳給我接應好了。」

下旬的寒夜，不止沒有亮光，而且頭上形雲密佈，大地一片昏暗，這是夜行人最好的機會，但是，在沈家莊却不然，江楓裴還未走到莊院的圍牆，耳畔便聽聞有人喝道：「站着，你是何人？」儘管江楓裴耳聽目明，也看不見喝問他的人在那裏，祇好站着回答道：「我是褚通，來送信的。」

「給誰送信？」

此時江楓裴已聽出這聲音發自圍牆之內，便朗聲答道：「蟠龍鎮姓阮的要我帶信來給胡天寶，因爲阮老太舊病復發，請胡天寶和姓阮女人前去。」

因爲江楓裴所說的人和地址都是眞的，所以守衛之人深信不疑，便說道：「你明天來吧。這裏晚上不開莊門。」

江楓裴詐作着急之狀道：「不，這是要緊的信，怎能躭擱到明天，你就是不開門，也得從門縫處給我傳遞這封信。」

由於江楓裴要求的不是開門，只是從門縫處傳遞，而且他又裝得着急得很，所以這個守衛的便不耐煩道：「既然如此，你直走到牆邊來吧。」

江楓裴如言走到圍牆時，這才看見牆頭之上，露出半截人身，同時獲這人吊下一根繩子，幷說道：「呔，姓褚的，你把這封信縛在繩上便是。」

江楓裴一面詐作探手入懷取信，一面脚底下使功夫，只一躍便竄上牆頭來，這個漢子失驚來勢，措手不及的被江楓裴一把捉住，同時點了他的啞穴和麻穴，使他動不得，叫不得。

就在此時，江楓裴發覺這座古堡式的莊院，原來它的圍牆像城垣似的，牆頭之上，可以埋伏人馬，不禁說道：「怪不得這傢伙能老遠的便看見我啦，原來有這麼的設備。」

江楓裴說至此，立刻循着牆頭的石級走下去，沿着高峻的圍牆的牆陰之下而走，才免被其他的瞭望者看見。饒是如此，江楓裴才走到後院，驀地裏背後有人喝道：「你是何人？」與此同時，江楓裴已發覺一截硬繃繃的東西在抵住他的背心。

慣闖江湖的江楓裴，不用猜，已然知道這一截硬物必是刀槍之類的兵刃了，正唯如此，他便故作鎮定道：「你們瞎了麼，自己人也不認得。」

由於他說得這麼鎮定，用兵刃抵住他背心的人，雖然叱問：「你到底是誰？」但沒有初時這般警惕了。

江楓裴一面回答我是褚通，一面猛地翻身一掌劈出，喀一聲，打落這人的刀背上，江楓裴只此一來，便將對方的鋒利鋼刀擊落。

江楓裴身手何等矯捷，一抬腿，便將這人踢到連翻帶滾的仆倒開去，但是，江楓裴這一脚雖然用力甚猛，由於這人還沒有死去，高聲大叫道：「有刺客！」

在萬籟俱寂的深夜，這一叫，便驚動了莊中之人，尤其是那些值班守衛的，更立刻亮火把，飛奔而來。

江楓裴這一驚非同小可，因爲他和阮麗春約好在三更後的，如果被守衛之人纏住，不但莊中之人會大舉前來，而且也錯過了逮捕胡天寶的機會，因此，江楓裴雖恨透了這人呼叫，却沒空結果他的性命，急急向後樓奔去。

此時火把處處，人聲嘈雜，江楓裴不敢循樓梯登樓，祇得施展壁虎游牆的輕功本領，從牆脚下爬上去。

江楓裴的動作是矯捷的，不消一刻，便已爬到樓上的朱漆攔干來。

樓上本是一片漆黑的，此時却點燃燈光，江楓裴曉得樓中的人必然因爲聽聞下面的呼叫聲而驚醒了。

果然不出所料，就在這當兒，樓裏傳出阮麗春的聲音說：「天寶，睡得被窩暖暖的，你爲什麼起來？」

「難道你沒聽聞下面守衛的人呼叫刺客麼。」

「管他則什，即使有刺客，莊主沈四爺蔡千等人自會打發啦，何用你着忙快躺下來陪我睡吧。」

阮麗春不但撒嬌的說，江楓裴隔着窗戶還看見她一條肉臂摟住胡天寶的腰，下一截不堪入目，雖然如此，江楓裴是明白阮麗春歪纏胡天寶之動機的，所以他不罵她爲淫婦，却乘胡天寶被歪纏之際，破窗而入。

燈光之下，絲毫畢現，胡天寶自然認得來人是江楓裴了，但他想拔劍也來不及，更不能發蛇形毒箭了，祇得哀求道：「江老弟，請你高抬貴手，這一批珠寶我全給你便……」

「住口，我豈爲珠寶而來，是要你的命！」

江楓裴說至此，一劍抵住胡天寶的胸膛。

「江郎，你不是要逮捕他將功贖罪麼。」阮麗春着急的說，她生恐江楓裴殺死了了胡天寶不能將功贖罪。

可是，江楓裴却咬牙切齒道：「他辱我妻，怎能讓他活着！」一劍戮去。

江楓裴在盛怒之下，用力甚猛，鋒利的劍尖，不止貫穿胡天寶的前胸，還直透後背，登時血淋淋

的倒斃下來。

「麗春，妳快穿上衣服跟我逃出去。」

阮麗春雖然如命穿衣，但她并不跟隨江楓裴下樓，只是嗚咽說：「江郎，我是失節婦人，不配再爲你妻子，你把愛情給清秋吧，她是最瞭解你的，以前她常常勸我體貼你，還將她的私蓄都給我爲你買酒……」

「不要嚕嚕囌囌了，快隨我走吧，否則殺不出重圍，下面人很多了。」

「江郎，你快跑吧，別因我這個失節婦人害了性命。」

阮麗春說至此，已一頭撞向牆壁去，江楓裴制止她也來不及，因爲她早已蓄意尋死。

生離死別是最感人的，何况阮麗春的失節是情有可原，至少江楓裴心靈上便自疚誤交歹人，結交胡天寶這種壞蛋，貽累妻室，更遺憾的，是自己潦倒之時還酗酒，酒後詈罵妻子……

江楓裴正在自怨自艾之際，樓下已响起了洪亮的嗓子道：「胡天寶，你還不下來，更待何時，刺客潛進你的樓上了。」

江楓裴曉得這是渤海大盜沈四的聲音，腦海裏立時回憶起以前沈四勾結胡天寶刦他的鏢車之往事，不禁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惡狠狠的說：「姓沈的，胡天寶早已死在我劍下了，你也活不得多久！」

他邊說邊仗劍衝下樓梯來。

殊不知就在他一口氣走下到樓梯轉角之處，燈光和火把照耀之下，并肩兒排立着沈四和殷景文，蔡千，站在他們三人之後的，黑壓壓少說也有五十多人，全是短裝勁服的渤海海盜。

由於江楓裴走到樓梯的轉角了，他看見了賊人，賊人也同時看見了他。

沈四是渤海大盜，兇悍如虎，何况他刦掠過江楓裴之鏢車，此刻狹路相逢，更是不死不休，於是對殷景文蔡千二人大喝一聲：「兩位賢弟，別放過這姓江的小子，快給我準備撓鈎套索，否則抵擋不住他的九步催劍術！」

蔡千不知厲害，悍然說道：「莊主，別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我不相信他的九步催劍術比我的連環十八刀强。」他說着已騰身搶上樓梯去。

燈光之下，江楓裴看得清楚，連環刀蔡千矮個子身形，矮而不胖，活像一隻猴子，而他的手中兩柄柳葉刀，又短又薄，配上他的矯捷步法，委實是個扎手貨式。

樓梯寬不過五尺，蔡千奔上前來，江楓裴在衝下去，壓根兒沒有躲避對方的餘地，非硬拚不可。

妻子死了，江楓裴滿腔憤恨，那怕蔡千兩口柳葉刀鋒利雪白，刷一聲，劍闖中宮，直向蔡千胸前刺去，劍挾一股衝力，銳不可當。

可是，蔡千的連環十八刀也是過硬的刀法，他雙刀交义一擋，鏗鏘一聲，硬把江楓裴的長劍迫得劍往上騰，施展出「起鳳騰蛟」絕妙刀法，大喝一聲：「上！」人往上衝，刀向上揚，他兩口柳葉刀絞向江楓裴脖子去，刀快如電。

江楓裴被迫不過，不能不往後倒退一步，以消卸對方的雙刀。

要知江楓裴的「九步催」劍術，是一連九步，祗進不退的獨門劍法，在江湖上已享盛名，現在竟然被蔡千一招迫退，登時走了樣，站在樓下的大盜沈四，便欣然大喜道：「蔡千，你的連環刀果然要得！」

沈四這一稱讚，蔡千更賣狂，哈哈大笑道：「莊主，你瞧我砍他的腦袋下來。」

蔡千不光是說，一招得勢，雙刀便化出兩道毫光，疾如寒芒電閃，罩到江楓裴的頭上來。

樓梯狹窄，沒有躲避的餘地，江楓裴爲了他的「九步催」劍術之威名，更不肯再往後退，於是拚個兩傷，低頭一劍切出。

兩雄相遇，却在一刹那間紅光暴現，刀比劍快，江楓裴頭頂的范陽毡笠被砍了下來，頭皮也損了一塊，鮮血涔涔的，但是，他這一劍切出，也立時將蔡千的腹部切斷，血淋淋的倒斃樓梯上。

好兇悍的江楓裴，他不顧血流披面，一脚將蔡千的半截屍體踢開，舞劍狂奔下去，當者披靡，大盜沈四也擋不住他的「九步催」劍術，不能不往側退避。

江楓裴一口氣衝出甬道去，樓梯之下，業已屍橫血染，倒下了七八具海盜的遺骸了。饒是如此，大盜沈四隨後追趕，并且高聲大叫道：「胡天寶已死，只消捕殺這姓江的，珠寶便是我們的了，弟兄們，別錯過這發財機會！」

不提還好，提起了，江楓裴猛地想起這兩條背搭珠寶，價值五萬両銀子，看來還在樓上的。

他想至此，不往前走，却陡地翻身轉後。

這麼一來，便和隨後追趕的大盜沈四碰頭了，儘管沈四的大砍刀先發制人，劈胸便砍，但江楓裴之「九步催」劍術，矯捷絕倫，利用劍尖三寸，嗤一聲向沈四的手腕刺去。

沈四手腕中劍，雖然不死，但江楓裴已騰身越位，從他頭上躍過，重回樓梯去。

不用說，江楓裴自然快步登樓，翻箱倒篋，搜索這一批珠寶了。

却不料因此而躭擱了一段時間，珠寶雖然搜回

了，但他携帶着這兩條背搭，走下樓時，地下已佈滿了套索，殷景文還率領二十多名撓鈎手，揮舞長長的撓鈎，密如荆棘一般，迎上前去。

要知撓鈎套索，是海盜的拿手武器，而撓鈎套索手是經過嚴格訓練的，故佈成陣勢之後，江楓裴要衝過它很不容易，因爲劍短撓鈎長。

江楓裴使勁的揮劍猛砍，也只不過砍折幾根撓鈎而已，脚底下冷不提防，踏着了地上的套索，蓬一聲便絆倒地上，段景文的撓鈎往前一戮，江楓裴便動彈不得。

捉了江楓裴，大盜沈四立刻下令將江楓裴五花大綁，要刺腹取心爲蔡千報仇。不消說，這兩條盛儎珠寶的背搭，却被沈四夾手奪過了。

殷景文奉命當劊子手，趾高氣揚的操刀走上前來，嘿嘿冷笑道：「姓江的，你之『九步催』劍術，雖然名震江湖，但到頭來，却輸在我的撓鈎套索之下。」

他說至此，便揮刀向江楓裴胸膛戮去，打算開胸剖腹，活活的將江楓裴之心肝取出。

被縛着的江楓裴，已然失了抵抗能力，只好認命，閉上眼睛待死，可是，就在這一瞬間，耳畔陡地聽聞嗤的一聲，緊接着便有人哎喲慘叫，倒下地來，而且是殷景文的聲音。

閉目待死的江楓裴，本能的迅速張大雙眼看。啊！不看猶可，一看之下，使他喜出望外。

原來濟南府捕頭千變神龍鄒光祖，雙手發鏢，不止射殺了殷景文，還同時射斷了縛在他身上的繩索。

江楓裴是身手矯捷的，一旦獲救，便拾起地上一根撓鈎，使勁的向地一點，憑着撓鈎抵在地上之力，他已飛身躍起，少說也有三丈之遙，霎一聲，落在大盜沈四身前。

江楓裴這突然而來的欺身搶到，沈四想拔刀也來不及，肩膊上的肩井穴已被江楓裴揑住，卽時半邊身子癱軟無力。

「沈四，你也有今天！」江楓裴擒住他說。

此時千變神龍鄒光祖也提刀奔上前來，同時把臉上的易容膏抹掉，回復了本來面目。

大盜沈四是認識鄒光祖的，不過剛才鄒光祖喬裝海盜酷似的，而且又在紛亂中，他沒發覺罷了，現在鄒光祖回復了本來面目，他便知道情形不好，啊喲一聲說：「你這千變神龍委實本領，竟能混進我莊中來！」

「這有什麼稀奇，我的綽號千變神龍，不能混進來才怪啦。」

鄒光祖說至此，立刻詢問江楓裴道：「賍物起回了麼？」

江楓裴用手一指沈四手中的兩條背搭說：「價值五萬両銀的珠寶，就在這兩條背搭裏，但已經不全，敢情是胡天寶已變賣了些。」

「不要緊，沈四多年刦掠得來的資財不少，押他到濟南府去，不愁沒有交代。」

「鄒捕頭，莊內的賊人不少，莊外海濱也泊着船，路遠遙遙，你我二人如何能解他到濟去，倒不如把他一刀殺掉省事。」

千變神龍鄒光祖哈哈一笑道：「江楓裴，你瞧，外面進來的，不就是我們的捕快麼。」

江楓裴抬頭一望，果然看見數十名捕快，明刀亮劍的走將進來，還押着一批海盜，不禁翹起大拇指稱讚道：「鄒捕頭，你果然神通得很，在下甘拜下風。」

「哈哈，你殺死丈母娘我也知道啦，不瞞你說，你和妻子驅車前來途中，我已比你先到一步，不過我要先解決了賊船才進來罷了。」

「啊！原來如此，怪不得你喬裝海盜。」

「江老弟，若不這樣，我怎能混進來。」千變神龍鄒光祖哈哈大笑的說。

× × ×

半個月後，蟠龍鎮上，一雙男女，并轡而馳，打從官道向濟南進發，那男的說：「清秋，這頭婚事是麗春臨終吩咐的，她說妳最瞭解我。」

「可是你殺了我的娘。」阮清秋幽幽的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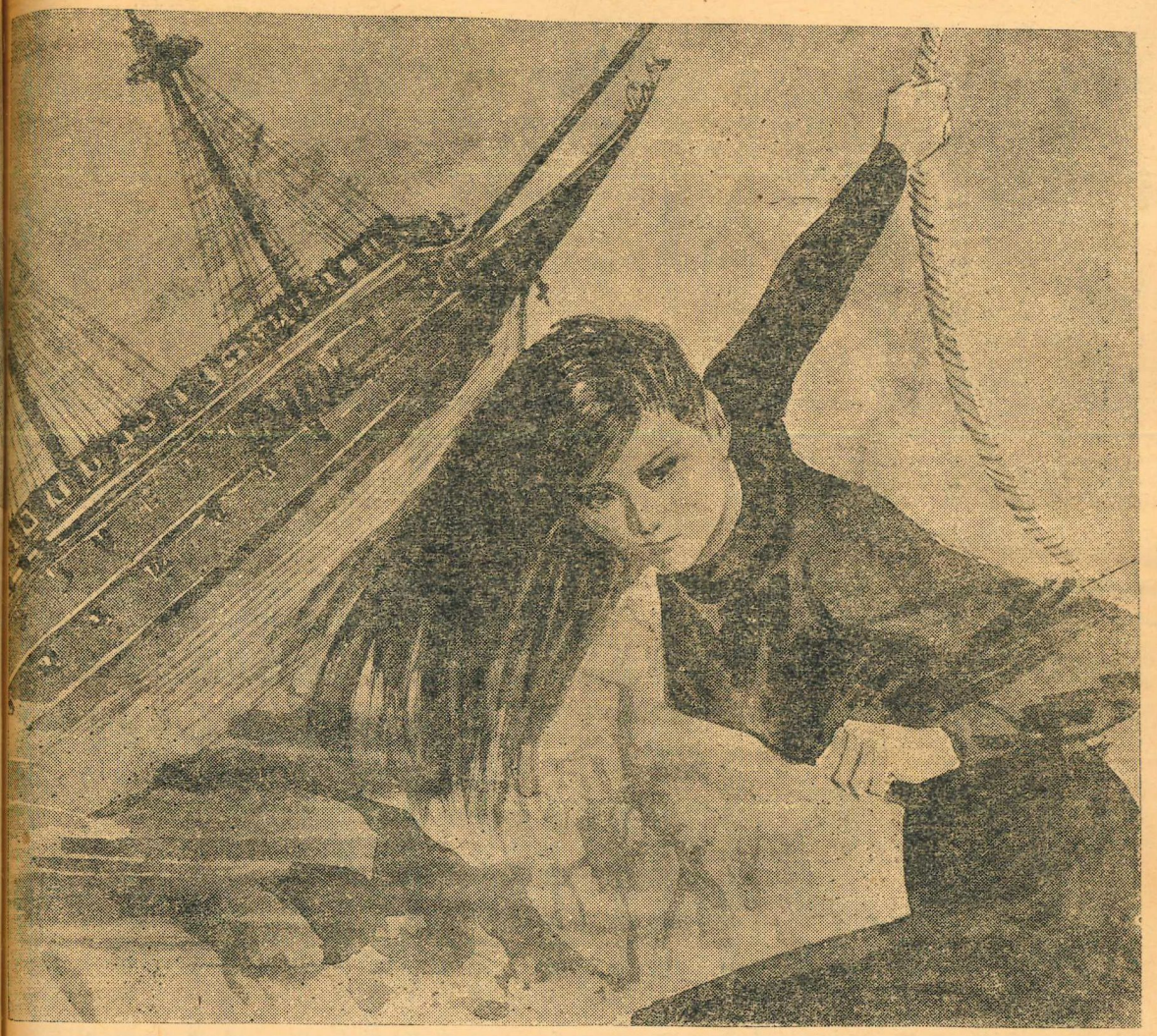
江楓裴道：「唯其如此，我更要依妳姊姊的遺言，接妳到濟南去成親，因爲我已虧待妳姊姊，又殺了妳母親，怎好讓妳孤零零的在家裏愁苦，該好好待妳才是呀。」

阮清秋雖然沒回答，但她內心是歡喜的，由於江楓裴才當了濟南的副捕頭，便立刻接她到任上去，這是眞誠的表現。

春回大地的陽光，孕育着萬物之生機，而他倆的愛情，也在內心滋長，雖沒再說下去，但她們的旅途是愉快的。

（完）

歡迎——
指教！
定閱！



打撈沉船　武官遭刺

北風在窗外凌厲地呼嘯着，在木蘭花的寓所中，不但可以聽到風聲，而且還可以聽到浪花拍擊在岩石上所發出的轟然聲。

天氣很冷，夜也很深了，但木蘭花、穆秀珍和安妮三人却都沒有睡，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正在研究一項無綫電遙遠控制設備，她們的設計如果成功，裝置在她們的車中，就可以對她們的車子，進行遙程控制了。

安妮坐在一旁，她坐在輪椅上，膝上蓋着一條氈子，屋內又有着暖爐，她是不應該再感到寒冷的了，可是，她一面咬着手帕，一面津津有味地看着一本書，一面却在不住發着抖，她抖得如此劇烈，甚至發出不斷的「格格」之聲來。

穆秀珍抬起頭來，噫了一聲，道：「安妮，你作什麼？」

安妮一呆，道：「我在看書啊。」

「那麼，你別發抖好不好？現在你就覺得冷了？那麼你在歐洲的時候，是怎麼過日子的？看你那面青唇白的樣子，哼！」穆秀珍瞪着安妮。

安妮道：「秀珍姐，我不是冷，我是緊張！」

「緊張？」木蘭花笑道：「你在看什麼書？」

「鬼船！」安妮回答，「我正看到，在加勒比海中航行的船隻，往往會遇到一艘鬼船，正在傾側，要沉下海中去，他們甚至可以聽到那艘鬼船之上，有人呼叫求救的聲音，可是當他們駛向前去的時候，那鬼船就突然消失了，好幾個著名的船長，在航海日記中都記着這件事哩！」

看安妮說得那樣一本正經，木蘭花不禁笑了起來，道：「尤其是一個約克・古根船長的日記，記載得更詳細，是不是？」

「是啊，蘭花姐，」安妮興奮地回答，「現在我在看的，正是約克・古根船長的日記，他說他記得那艘鬼船的樣子，還將之畫了下來，後來，根據記載，那是一艘在他那時代兩百年之前，十六世紀的沉船，船是由西班牙海軍上將阿塞西斯所指揮的，船上載滿了珠寶和金幣，但是在加勒比海中遇到了風暴而沉沒的。」

穆秀珍一伸手，待去搶安妮的書，道：「那麼有趣的書，我怎未曾看過，快給我看看。」

安妮却將書抱在胸前，道：「秀珍姐，等我先看完了！」

木蘭花笑道：「秀珍，這本書放在書架上，至少有好幾年了，你就是沒有耐性看書，現在人家看到好看了，你又要來搶！」

穆秀珍却還不服氣，道：「每一本書從外面看來，都是一樣的，誰知道哪一本好看，哪一本不好看？要我一本一本去找，我可不耐煩。」

安妮問道：「蘭花姐，你常說世界上每一件事，都是可以由科學來解釋的，那麼，這許多鬼船的記載，怎樣解釋呢？」

木蘭花徐徐地道：「那些記載是眞的，記下那些鬼船出現的船長，全是出色的航海家，他們確實親眼看到了鬼船，約克・古根船長更是十八世紀最知名的人物。」

木蘭花那樣的回答，多少有點出乎安妮和穆秀珍兩人的意外，她們異口同聲問道：「蘭花姐，那你以爲世界上眞是有鬼的了？」

木蘭花笑了起來，道：「秀珍，安妮，你們兩人在思想方法上所受的邏輯訓練不够，你們應該抽多點時間去讀一些哲學方面有關邏輯概念的書。」

「爲什麼？」穆秀珍仍然不服，「不是你自己說的——」

木蘭花打斷了她的話頭，說道：「我說了些什麼？」

「你說那些記載是眞的，他們確實看到了那些鬼船！」安妮立即回答，「那難道還不足以證明世界上眞存在着鬼船麼？」

「當然不能，安妮，從沒有人眞看到了鬼，絕不能引證到世界上眞有鬼。你是不是明白其中的道理？」木蘭花想要安妮自己來解答這個問題。

安妮皺起了眉，呆了半晌，道：「是。」

木蘭花進一步問道：「爲什麼不能？」

「第一，」安妮分析了起來，「那人可能是眼花，在他而言，是眞的看到了鬼，但那只不過是他的幻覺。第二，可能是有人扮鬼來嚇他，那麼，他看到的是人而不是鬼，至少已有兩個可能，證明一個人見到了鬼，世上並不一定眞有鬼！」

木蘭花十分高興地笑了起來，安妮的思想如此之靈活，她立即明白了一個相當深奧的邏輯上的問題，這對於思考推理許多疑難的事情，是有莫大幫助的，所以木蘭花十分高興，道：「對了，那麼，關於鬼船的事，想來也不必我多解釋了？」

安妮點頭道：「我明白了，那可能是由光綫折射所造成的『海市蜃樓』現象，但是我仍然不明白，何以他們所看到的船，全是一樣的呢？」

木蘭花道：「這就是心理上的因素了，那隻沉沒的船隻，叫作『大將號』，曾經替當時縱橫七海的西班牙人担負過征服美洲的工作，當它沉沒之際，它上面又載運着驚人的財寶，數百年來，所有的航海人，對於『大將號』全有根深蒂固的印象，所

女黑俠木蘭花故事之三十七

文・力　魏
圖・新　培

珠明船沉

以他們在一駛進加勒比海之際，心中所想的事，總離不開『大將號』，一旦有幻影發生時，他們自然而然，也以爲自己眞的是看到那艘鬼船了！」

經過木蘭花的一番解釋，「鬼船」之謎，已經一點神秘性也沒有了。安妮剛才還覺得越看越緊張的那本書，此際也頓時變得索然無味了。

她將那本書遞向穆秀珍遞去，道，「秀珍姐，我不看了！」

穆秀珍却並不去接書，只是懶洋洋道：「我也不看了。」

木蘭花笑了起來，道：「秀珍，你可還記得那個包發達博士？」

「當然記得，」穆秀珍立時說，「爲了他，我們差點死在北非的沙漠中，眞是危險之極，現在想起來，我還覺得害怕哩！」

木蘭花道：「可是包發達博士對於一切古代財富的研究，却也眞了不起，可惜他已死了，不然，聽聽他對『大將號』的研究，倒是很有趣的。」

「你是說，『大將號』現在還沉在海底？」

「當然還沉在海底，自它沉沒之後，到現在的五百多年來，人人都想找到它，尤其在潛水工具得到改進之後，幾乎每一年都有人去探險，想找到這艘沉船！」

「可是都沒有結果，」穆秀珍雙手一攤，「那是必然的事，說不定根本就沒有一艘那樣載滿了珍寶的大船！」

「不，秀珍，是有的，歷史清楚地記載着『大將號』自古巴的一個港口駛出的日期，也記載着它所裝運的許多珍寶，其中包括自墨西哥南部，運到古巴，準備再運回西班牙，著名的墨西哥瑪耶人的太陽神鏡在內！」

穆秀珍吃了一驚，道：「就是那面由五噸純金鑄成的太陽神鏡？是瑪耶人放在山坡的神廟上，用來迎接太陽東升的？」

「正是那面，你想想，只是那一面純金鑄成的太陽神鏡，已經值多少錢？但是據專家的估計，那和船上其它的寶物比較起來，它的價值，至多是百分之一！」

「嘩！」安妮叫了起來，「我不去，多少人配備了不知多少新型儀器也找不到，我們怎能找得到了？而且根本沒有正確的沉船地點，怎樣找法？」

安妮的興趣却十分高，說道：「蘭花姐，你說呢？」

木蘭花笑了起來，道：「我今天收到了一封信，是一個我所不認識的人寄來的，提及了有關『大將號』沉船的事，所以我才將這本書取下翻一翻，又給安妮順手拿去看的，秀珍，這封信上還提起了你，說你是世界上最好的潛水家！」

穆秀珍高聲叫道：「蘭花姐！」

木蘭花笑道：「你別以爲我在打趣你，他一次求婚失敗，自然不會再來纏你的了，而且他也已經結婚了，他想起你，是因爲他無意中得到了一份有關『大將號』的資料，而你又是最出色的潛水家，他想和我們一齊進行尋找『大將號』沉船工作！」

安妮連忙揷嘴道：「那太好了，秀珍姐，我們去吧！」

穆秀珍是最活躍的人，也是最怕悶在家中，沒有地方供她走動的人，可是她竟然搖頭道：「尋寶遊戲，那是傻瓜的事情。」

木蘭花拉開了抽屜，取出了一封厚厚的信來，道：「你們看，他雖然是一個武官，但是詞藻却十分動人，他將加勒比海的風光，描寫得極其動人，他說加勒比海，是世界上海水最明徹潔淨的海，乾淨得就像是不帶一絲雲的藍色天空一樣！」

安妮已將信紙取了出來，大聲誦讀了起來，等到她唸完，穆秀珍也聽得十分出神，她道：「我們只知道牙買加的民族十分動人，原來它的風光，是如此之好。」

安妮忙道：「秀珍姐，我們去不去？」

穆秀珍的心活動了，道：「去麼，自然可以去，但是要我去尋找那艘沉船，我却不去，那可以說是根本沒有希望的事！」

木蘭花笑了起來，道：「安妮，秀珍那樣說，你千萬別信以爲眞，她口中說得强，眞要到了那裏，她一定比誰都起勁！」

穆秀珍一本正經地道：「你以爲？」

木蘭花並不和她爭論，只是道：「秀珍，如果我們決定去的話，那應該和對方通一個長途電話，好讓他在那邊替我們準備一下。」

穆秀珍望了望安妮，她看到了安妮充滿了期望的眼色，是以她站了起來，拿起了電話，撥了兩個字，道：「請接牙買加的長途電話！」

安妮笑了起來，閉上了眼睛。

窗外的北風呼號聲，雖然還十分凌厲，但是安妮彷彿已然置身在四季如春的加勒比海的海灘上去了。她自然不能游水，但是正因爲如此，她也特別喜歡明媚的陽光，清澈的海水和美麗的貝壳，她更喜歡拉丁美洲的動人民族！

× × ×

三天之後，木蘭花、穆秀珍和安妮，離開了本市。

她們離開本市的那一天，天氣更冷，前來送機的高翔和雲四風，心中實在想跟他們一齊去，但是他們都是十分繁忙的人，自然也只好忍受一下別離的滋味。

他們目送着飛機起飛之後，雲四風和高翔也是難得見面的，他們在機場餐室的酒吧前，各要了一杯酒，雲四風道：「高翔，蘭花她們去牙買加，是爲了去尋找十六世紀的西班牙沉船，如果眞給她們找到，那眞轟動極了！」

高翔輕輕地轉動着酒杯，道：「那可能性太少了！」

雲四風忽然笑了起來，高翔立時猜透了他的心意，道：「你可是想起了我們在北非的事麼，那次，其實我們是成功了的。」

雲四風答道：「是啊，那麼多的黃金，眞是奇觀！」

高翔一口喝乾了杯中的酒，道：「她們如果眞要在加勒比海中搜尋沉船，應該利用『兄弟姐妹號』，那是最好的搜尋工具了。」

雲四風也喝乾了酒，道：「我們該走了！」

他們一起離開了酒吧，才一出門，便看到幾個記者匆匆忙忙地向外走去，看到了高翔，那幾個記者，一齊和他打了一個招呼。

高翔隨口問道：「可有什麼消息？」

幾位記者一起笑了起來，道：「高主任還要向我們問消息？這不是太好笑了麼？」

高翔自己也覺得好笑，他道：「外地的消息，自然是你們比我來得靈通，我忙得甚至連看報紙的時間也沒有了！」

一個記者道：「我剛和報館通過電話，十分鐘之前，外國通訊社報導的消息說，亞洲某國駐牙買加的一個武官，遭人暗殺了！」

那記者顯然是將這件消息當作一件十分普通的事，順口告訴高翔的，他在講出這消息之際，是決計料不到高翔會對之感到興趣的。

可是，高翔聽到了之後，却陡地一呆。

他連忙問道：「那武官叫什麼名字？是政治暗殺？」

這兩個問題，却連那記者也答不上來，高翔也沒有再問下去，就和雲四風匆匆來到了電話間前，高翔立時打電話到通訊社去詢問。

等到高翔從電話間出來的，他雙眉緊鎖。

雲四風忙問道：「怎麼樣了？」

高翔苦笑了一下，道：「蘭花他們想去渡假休息，好好地鬆弛一下，將搜尋沉船作爲消遣，只怕是難以如願，她們的東道主死了！」

「眞是他？」雲四風驚問。

「是的，消息說那武官是在他的住所中，背後被尖矛刺死的，牙買加的警方正在傾全力調查，但是看來不會有什麼效果，因爲當地的治安一向十分好，那樣的兇殺案，是十分罕見的。四風，你說，那是不是巧合？」

雲四風嘆了一聲，道：「我看不是巧合，事情只怕和那艘載滿珠寶的沉船有關，或許那武官獲得的資料，眞是十分有價值的，而他又將之洩漏了出去，所以反倒招致了殺身之禍，我看蘭花她們，只怕一到那裏，也會發生危險的？」

高翔「唔」地一聲，他也開始感到事情相當嚴重，他點頭道：「在飛機上，蘭花可能根本不知這消息，我要和京士頓的機場聯絡，要蘭花一下機就來聽電話！」

雲四風也點頭道：「對，好叫她有準備。只要有了準備，她們三個人，倒是可以應付任何危險的環境的。」

高翔和雲四風在機場大廈的門口分了手，高翔回到了警局之後，立時吩咐手下，用本市警方的名義，和京士頓國際機場聯絡。

在取得了聯絡和知道了木蘭花搭乘的那班飛機到達的時間之後，京士頓機場方面，答應在飛機一降落，就立時播音，要木蘭花小姐聽電話。

作了那樣的安排之後，高翔就放心得多了。

而木蘭花、穆秀珍和安妮三人，在飛機上，她們却是不知道這個消息的，她們也決計想不到，請她們去的主人，已經死了。

飛機在牙買加首都京士頓機場停下，木蘭花等三人下了機，她們才一進入機場大廈，便聽到了要她們聽電話的播音。

木蘭花呆了一呆，道：「奇怪，什麼人找我聽電話？」

穆秀珍道：「我看一定是昆格隊長，他知道我們來了，就找我們聽電話。」

「不會的，」木蘭花搖着頭，「他一定會親自

到機場來接我們，他又是認識我們的，爲什麼還要我們去聽電話，可能是高翔的長途電話！」

穆秀珍笑了起來，道：「蘭花姐，什麼時候起，你和高翔才一分開，便又想念起來了？他爲什麼要打長途電話給我們？」

木蘭花瞪了她一眼，不理睬她，逕自向外走去，她遇到了一個機場服務人員，就問道：「電話在哪裏；我就是廣播要我去聽電話的木蘭花。」

那服務員道：「請跟我來。」

木蘭花跟着那服務人員向前走去，一面走，一面她轉過頭去，想去吩咐穆秀珍別到處亂走，以免她們的主人昆格隊長接不到她們。

可是當她回過了頭去之後，她不禁一呆。

穆秀珍和安妮兩人，都不在她的視綫之內！

兩人剛才還是跟在她身後的，一轉眼之間，她們却是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她四面看着，機場中的旅客，十分擁擠，也難以發現她們。

木蘭花想要轉身去尋找她們，可是擴音器中又傳來了聲音道：「木蘭花小姐請注意，木蘭花小姐請注意，有你的長途電話，是十分緊急的事，請你立即來接聽，請你立即到機場的警務室中來接聽這個十分重要的長途電話！」

木蘭花只得暫且放下去尋找她們的念頭，跟在那服務人員之後，來到了機場的警務室，向一名警官表明了自己的身份，那警官立時將電話交到了她的手中，木蘭花一拿起電話來，就聽到了高翔的聲音，高翔劈頭第一句就道：「蘭花，昆格隊長死了，你知道麼？」

木蘭花陡地一怔，道：「不知道。」

「在你們的飛機起飛之後不到半小時，電訊便已發到了本市。他是被人用長矛刺死的，刺殺的原因不明，蘭花，昆格的死，和他所得的沉船資料是不是有關？」

這消息實在來得太突然了，即使在起飛之前一刻，木蘭花得到了這一消息，她一定也會取消此行的了。

而如今，她才踏上牙買加，事情却已有了那樣突如其來的變故，一時之間，她實是茫無頭緒，不知道該從哪一方面着手去想才好。

她呆了片刻，道：「很難說，我現在什麼也不知道。」

「蘭花，昆格隊長如果是因爲他獲得了那份沉船的資料而遭人暗殺的話，那麼你們現在的處境，也就十分不妙，我想你們還是立即回來的好。」

「你的話很有道理，但是我還想調查一下他的死因，他究竟是我們的朋友，當然，我會盡量快離開這裏的，你放心好了。」

木蘭花放下了電話，向那警官道了謝，便向外走去。

她自然先要找到穆秀珍和安妮兩人，將這個不幸的消息告訴她們。同時，昆格隊長已然被刺死了，當然也不會再有人來接她們了。

那麼，她們就得另作打算，先找地方住下來再說。

她來到了行李認領處，看到她們帶來的兩隻衣箱還在傳送帶上，海關人員正在研究那兩隻箱子，分明以爲那是無人認領的了。

木蘭花看到這兩隻衣箱，她就知道事情已十分不對頭了。因爲那證明穆秀珍和安妮兩人，並沒有到這裏來過。

照說，穆秀珍和安妮不跟在她的後面，最大的可能就是來這裏認領行李，而如今兩者都不是，那麼她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木蘭花心知一定有什麼意外發生了！

尋常人在那樣的情形下，一定是心亂如麻，焦急異常了。但是木蘭花却是最知道心急和心亂，是絕對於事無補的，是以她只是皺起了雙眉，保持着鎮定，先走了過去，道：「對不起，因爲我有緊急的長途電話，所以，我來得遲了！」

海關的檢查人員請木蘭花打開了箱子，約畧檢查了一下，木蘭花提着箱子走了出來。剛才那航機帶來的人，已全離去了，機場大厦中人少了許多。

穆秀珍和安妮兩人應該出現了。

但是放眼看去，却根本不見她們的影子。

木蘭花將衣箱放在身邊，自己問自己；我應該怎麼辦？

高翔說得對，昆格隊長死了，那可能是和他獲得的那份「大將號」的沉船資料是有關的，只可惜昆格的信中，未曾說明那份資料究竟是什麼。

而如今，昆格的敵人，顯然也將自己當作了敵人。

如果敵人已對付了穆秀珍和安妮，那麼決計不會放過她的，她只要等着，敵人一定會來找她的，她就算發急，也沒有用的！

果然，她站立了不到兩分鐘，便看到一個穿着剪裁合體，雪白西裝的黑人，來到了她的身前，向她禮貌地行了一禮，問：「木蘭花小姐？」

「是的。」木蘭花回答。

「我是奉命來接你的，小姐。」那黑人說。

木蘭花笑了一下，道：「還有兩位小姐，也被你們接走了，是不是？」

「是的，我正準備奉告這個消息。」

「哼，」木蘭花冷笑着，「强行刦走客人，就

是你們這個島上的禮貌麼？你們究竟是什麼人？爲什麼要那樣對付我們？」

那黑人又有禮貌地鞠了一躬，道：「小姐，請你跟我去，就可以明白了，小姐，你一定會獲得極其禮貌的款待的！」

木蘭花抬頭看去，只見至少有七八個身形魁梧的黑人，那幾個黑人，全都穿得十分整齊，但不論他們穿着得如何好，總掩飾不了他們打手的身份。

木蘭花自然不會怕他們，這裏是機場大厦，警方人員的力量十分大，對方看來雖然不易惹，但是却也不會敢於胡來的。

在那樣的情形下，她要脫身，當然不是什麼難事。

但是，木蘭花却根本不想脫身！

她必需跟着那黑人走，因爲穆秀珍和安妮兩人，已顯然被他們帶走了。木蘭花的念頭轉得十分迅速，她立時向一個打手模樣的黑人招了招手，大聲吩咐道：「過來，替我拿這兩隻衣箱！」

那黑人呆了一呆，但還是立時走了過來，拿起了箱子。

在木蘭花前面的那個黑人，則有禮貌地道：「請！」

木蘭花昂然向外走去。

牙買加的首都京士頓，是一個十分美麗的地方，雖然它是一個城市，但是一點也沒有大城市那樣的匆忙和擁擠，它是十分恬靜優雅的，只看到行人輕鬆地在開步，居民大多數是黑人，由於曾經過英國長期統治，白人也不少，更有相當數量的華僑。

才走出機場，一輛十分華貴的汽車，便駛了過來。

那輛汽車是如此之華貴，倒令得木蘭花頗感到意料之外，那是「勞司萊司」車中最大型的一種，全車都是奪目的銀灰色。

而車門打開之後，車座上所鋪的，全是紫紅色的天鵝絨車墊，車子一共有三排座門，有六扇車門，車身特別長，因之它的後輪是四個而不是兩個。

那樣豪華的汽車，據木蘭花所知，全世界不會超過十輛！木蘭花心中之所以驚訝，倒不單是爲了車子的豪華而已。

她心中驚訝，是由於她肯定那些黑人，既然先用不法的手段，將穆秀珍和安妮兩人「請」走，然後又來威脅她，那自然不是什麼好路數了。

不單如此，木蘭花也已立即感到，他們和昆格隊長的被謀殺，是有關連的，也就是說，他們可能是屬於一個大規模的犯罪組織的。

然而，這樣的汽車，却是人人矚目的，在整個島上，這當然是獨一無二的一輛，車子主人一定是島上極其知名的豪富，難道他同時又是大組織的主持人？但就算是的話，他也沒有必要派出那輛車子來迎接自己的，因爲一看到那輛車子，車主人的身份，也就無法隱瞞了！

木蘭花一時之間，也想不出是什麼道理來。

但這時，她的心情却輕鬆了許多，因爲對方既然不怕暴露身份，那麼，對她也就不會有太大的陰謀，至少穆秀珍和安妮，在目前是安全的！

她跨上了車子，在她的身邊，各坐了一人，在她的前面，擠了四個人，在司機之旁，又坐了兩個人，車門關上，車子向前疾駛而去。

在車子駛到白色的房子之前，便是在山頂上被開闢出來的一大片草地。那片草地上的草，經過悉心料理，美麗得如同一張碧綠的地毯一樣。

「屈健士先生，小姐，他是島上屈健士家族的唯一傳人，小姐，他雖然沒有担任什麼公開的職位，但是人人都知道他對全島的控制力的，小姐。」

那黑人的談吐，十分有禮貌。

木蘭花笑了笑，道：「當然，我雖然是初到，但也可以看出這一點來，如果不是他有絕對的控制力，和我同來的兩位小姐怎麼一轉眼就不見了？」

那黑人的神色十分尷尬，難以回答。

木蘭花也不再理會他們，逕自打量着街道上的景色。她足跡雖然遍及全世界，但是西印度的一系列島嶼，她到過的却不多。

車子的速度相當高，她看到整潔的馬路，和大多數是白色的建築物，也看到高大的棕櫚樹，和開閉散散，穿得花花綠綠的黑人。

車子直向市區之外駛去，二十分鐘之後，駛上了一條上山的斜路，可以看到碧藍的大海了，那當然就是加勒比海了。

在牙買加周圍的加勒比海，全是淺水區，海水看來呈現一種極其美麗的淺藍色，有一種明微的光輝，美麗得無可比擬。

從山上看下去，還可以看到有很多揚着五顏六色風帆的帆船，和一些帶着滑水者的快艇，和平恬靜，眞是海上的天堂。

木蘭花覺出車子越駛越高，而她也看到了那幢純白色的，極其新型的宏大的建築物。那幢房子的建築綫條，特出之極，每一幅牆，都反射着陽光，看來奪目之極。

在車子駛到白色的房子之前，便是在山頂上被開闢出來的一大片草地。那片草地上的草，經過悉心料理，美麗得如同一張碧綠的地毯一樣。

在那樣碧綠的草地中，一所如此美麗的白色建

「你們的主人是——」

豪。」

築物，被拱托得格外突出，可見那屋子的建築師，一定是一位出類拔萃的天才。

車子在草地中的道路上駛向前去，在屋子前停了下來。

旖旎風光　迷朦鬼影

車子在房子的前面停下，幾個穿着制服的黑人，早已侍立在側，其中一個打開了門，道：「屈健士先生和兩位小姐在平台上。」

車中的黑人一齊跨了出來，等着木蘭花。木蘭花也跨出了車子，仍由那黑人帶領着，繞過屋子高大的玻璃門，向屋後走去。

屋後是一個大平台，在那個大平台上，更可以遠眺海景，因爲那平台的盡頭，便是峭壁，而峭壁之下，就是大海了！

平台上，有好幾副桌椅，都是籐製的，木蘭花已看到了穆秀珍和安妮，她們正和一個穿着大紅衣服，身形十分粗壯的黑人坐在一齊，在她們前面的桌上，堆滿了食物，看來她們的確受着第一流的款待。安妮眼尖，先看到了木蘭花，她立時叫了起來：「蘭花姐！」

穆秀珍被她一叫，立時轉過頭，她看到了木蘭花，便向木蘭花奔了過來，奔到了木蘭花的身前，叫道：「蘭花姐，我們——」

木蘭花道：「不必多說，大概的情形我已知道了，那黑人是屈健士？他這樣對待我們，究竟有什麼目的？」

「我還不清楚，」穆秀珍回答着，「但是除了在機場大厦中，他手下的人用强迫的手段逼我們前來之外，他一直十分客氣。」

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一面說着，一面向前走去。

而屈健士也站了起來，他的身形非常之高大，從他那種壯健的身形看來，他完全不像是富甲一方的豪富，只像是一個極其出色的運動家。

他大約有四十歲，露出一副潔白的牙齒，以一個十分有教養的微笑，來歡迎木蘭花，當他向前走出兩三步，伸手出來和木蘭花相握之際，他的行動，使木蘭花想起美洲黑豹來，他首先自我介紹，道：「屈健士十七世，很榮幸能够見到你。」

他說的是一口標準牛津的英語，從他這一口英語中，可以聽出他是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在還未知道他究竟有什麼用意之際，木蘭花自然也保持着禮貌，她說道：「我也有同樣的感覺，屈健士先生。」

他們一齊來到桌前坐下，當時有一個僕人躬身侍立在木蘭花的身邊，屈健士道：「小姐，你需要些什麼，只管吩咐。」

木蘭花道：「謝謝，我現在需要的，是知道你分別將我們三人請了來的用意，屈健士先生，希望你開門見山，只管直說。」

屈健士先生搓着手，向侍立在桌子周圍的僕人望了一眼，他雖然未曾說任何的話，但是僕人却已明白了他的意思，一齊向後退去。

但僕人却也不是退得十分遠，而是在七八碼之外圍立着，在那樣的距離下，低聲講話，僕人自然是聽不到的。

屈健士嘆了一聲，道：「小姐，在昆格上校的敘述中，我早已認識了你們兩位……和這位小妹妹，又在很多人的口中，證實了昆格上校的叙述，三位能來到牙買加，眞是幸事。昆格上校死了，他實在是一個好人，更是一個十分出色的潛水家。」

木蘭花的臉上已然現出了不耐煩的神色來，但是她却並沒有打斷屈健士的話頭。屈健士也已發覺了這一點，所以他用兩句話來結束了他的開場白，道：「我也喜歡潛水，我搜集有加勒比海所出的全部軟體動物的貝殼！」

安妮立時歡呼了起來，說道：「那正是我的愛好！」

「當你們離去之際，我一定將我的藏品，全部奉送給安妮小姐。」屈健士立即慷慨地說，令得安妮興奮得臉都紅了。

加勒比海確是熱帶性海洋，也是美麗貝殼的集中地，許多罕有美麗的貝殼，全在加勒比海中，要搜集它們，絕不是易事！

屈健士的慷慨，可以證明至少到目前爲止，他沒有惡意。但是，也證明他決計不是無所求的，木蘭花輕微地咳嗽了一下，提醒他轉入正題。

屈健士顯然十分聰明，立時道：「我的家族，在島上一直擁有龐大的勢力，我們是島上的原始統治者，最初是西班牙人的勢力入侵，後來又變爲英國人的統治，現在，牙買加獨立了，但是我並無意置身於政治活動之中，而我仍然受着島上民衆的尊敬。」

木蘭花點頭道：「我們明白這一點。」

屈健士又道：「請別怪我說話囉嗦，我必需從頭說起，當十六世紀，西班牙人入侵之時，我們曾經反抗過，使西班牙人吃了不少虧，但是後來，西班牙人却和我們合作，和平相處了一個時期，在那個時期中，我們的家族是和西班牙佔領者一齊住在一個大堡中的，各佔一半的地方，在我和昆格上校成爲朋友之後，因爲我和他都喜歡潛水，我們自然

而然地提到加勒比海中的西班牙沉船。」

他講到這裏，略頓了一頓。

穆秀珍已聽得十分出神，在旁催促道：「那又怎樣？」

「加勒比海中的沉船十分多，但最著名的則是『大將號』，我在一次閒談中，忽然記起『大將號』沉沒的日子，正是我的祖先和西班牙人合作的時期，可能會有一些資料留下來的。我和昆格上校，費了好幾天的時間，來整理那些殘舊的文件——」

木蘭花道：「是在那個古堡中？」

「不，那古堡早在兩百年前的一次戰爭中，便已被焚毀了，但是好幾箱文件，則事先被運了出來，一直保存了下來。」

「嗯，你們發現了什麼？」

「我們的發現是極其驚人的，小姐，我們發現了一份來自古巴當時統治者的信，是西班牙高級人員之間的私人函件，在這封函件中，曾提及一個著名伯爵的小女兒，是搭乘『大將號』回西班牙去，所以要求當時在牙買加附近的艦隊，予以保護。」

木蘭花皺着眉，道：「那也不說明什麼。」

「在那封函件上，有着『大將號』確切的航綫。」屈健士立即道，「這一點，我想應該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是有意搜尋那沉船的話。」

這一句話，木蘭花倒是同意的。

屈健士又道：「而且，我們還獲得一項極其寶貴的資料，牙買加的海軍方面，派出了兩艘戰艦去護送『大將號』，那兩艘艦，是和『大將號』一起遇到了颶風的，但是兩艘艦上，總共有七個人生還，在海上飄流了幾天之後，回到了牙買加！」

木蘭花，穆秀珍和安妮三人一聽，不禁聳然動容！

如果屈健士所說屬實的話，那麼這項資料，實在是太重要了，那生還的七個人，自然對失事的經過，有詳細的報導，也自然對失事的地點，有詳細的記載！

她們三人在呆了一呆之後，木蘭花才緩緩地道：「那不可能吧，如果當時就有這份資料，爲什麼西班牙人不搜尋大將號？」

「當時的情形，是沒有法子搜尋的，因爲船已沉到了海底，人類還不會潛水，只好任由大批寶物浸在海水中，而且，另一批文件指出，『大將號』沉沒之後，西班牙國內的指責十分嚴厲，古巴方面和牙買加的高級西班牙貴族，將領，全被撤離，所以事情也就擱了下來。」

穆秀珍緊張地道：「那樣說來，你知道正確的沉船地點？」

屈健士點頭道：「是！」

穆秀珍還想說什麼，但是木蘭花立時揚起手來，阻止穆秀珍再說下去，她道：「小姐——」

可是木蘭花不等屈健士的話講出口，便立時打斷了他的話頭，道：「屈健士先生，我們希望你說有關昆格隊長死亡的事。」

屈健士的臉上，現出憤怒的神色來，道：「那一天晚上，他在我這裏，我們討論到深夜，他有着十分豐富的海事知識，他還根據所有的資料，根據『大將號』的航綫，肯定了出事的地點，他帶走了所有資料和一幅草圖，準備回去繪製一幅更精確的沉船地點圖的，可是第二天一早，却已傳來了他被剩死的消息！」

「你以爲他是不是爲了知道沉船的秘密而死的呢？」

「不能肯定。」

「你發現了『大將號』的資料之後，有過什麼打算？」木蘭花的雙目直視着屈健士，十分直率地問着他那種問題。

「我自然打算和昆格隊長一齊去打撈這艘四百年之前的沉船，因爲它載着價值以億計的珠寶黃金，昆格隊長就提起了你們，又說秀珍小姐是世界上最好的潛水家，如果要打撈那舉世知名的『大將號』，那最好有你們兩位的參加！」

「不錯，」木蘭花的聲音十分低沉，「他寫一封信給我，提到了這件事，並且用很多筆墨，來描述牙買加的風光，唉！」

想起昆格隊長那麼熱切地希望和她們會面，但是她們來到之後，所聽到的第一件事，便是昆格已被人刺死了，木蘭花的心頭，也不禁黯然！

屈健士先生道：「我們的警方人員已傾全力在查辦這件案件，但是他是一個外交人員，他的國家似乎不想這件事太張揚了，在他遇害的第二天，他的遺孀就帶着他的靈柩回國去了，以致警方想調查昆格的眞正死因，也變得十分困難！」

木蘭花不出聲，她站了起來，來回踱了幾步，才道：「多謝你對我們的款待，屈健士先生，我們也不準備在牙買加多逗留，要回去了。」

屈健士的臉上，現出無比失望的神情來。

不但是屈健士如此，連穆秀珍和安妮兩人，也絕不掩飾她們在聽到了屈健士的話後，那種失望的神色！

屈健士嘆了一聲，道：「小姐，如果你的主意十分堅決，我自然無法强留。但是，所有的資料，雖然那天晚上被昆格帶走，而且在他死後，該國的

外交官員也不准人進屋去，是以無法知道這批資料是不是還在，但是有關這批資料的一些重要部份，我却還記得的，我們可以——」

他話還未曾講完，穆秀珍實在忍不住了，急不及待地道：「蘭花姐，我們可以根據這批資料，找到『大將號』的沉船！」

木蘭花狠狠瞪了穆秀珍一眼，嚇了穆秀珍老大一跳，連身子也縮了一縮，不敢再言語，木蘭花則搖着頭，道：「先生，我不明白你的心意。」

「你應該明白，木蘭花小姐，我想找到『大將號』。」

「我就是指這一點而言的，屈健士先生，你有着無可比擬的財富，在這裏又享受着崇高的地位，你何必再爲不可捉摸的財寶而勞心勞力？」

屈健士如果是白種人的話，在聽了木蘭花的話後，他或者會臉紅的。但是他却是黑人，是以根本看不出他臉色的變化來。

木蘭花又說道：「因爲這件事，昆格上校已死了——」

「昆格上校不一定是爲了這件事死的。」

「你能舉出他別的死因麼？」木蘭花立時問。

屈健士先生苦笑了一下，攤了攤雙手，表示不能。

木蘭花道：「昆格上校因爲是外交人員，他的國家不想這件事太張揚，那是便宜了兇手，同時也壯了兇手的胆子，你明白我的意思？」

屈健士吃了一驚，道：「你是說，如果我再去進行這件事的話，連我也會有危險，就和……昆格上校一樣？」

「是的，」木蘭花用十分肯定的語氣道：「你如果再念念不忘『大將號』，你會有危險，這是我給你的忠告，而我們，絕不參加這項工作。」

屈健士的身子向後微仰，坐在椅背上，望着海面，過了足足一分鐘，他才道：「多謝你給我的忠告，但是我却不能接受。」

木蘭花只是嫣然一笑，說道：「那由你自己決定。」

她那樣說法，已表明事情與她，已然完全沒有關係的了。屈健士在緊皺雙眉片刻之後，神情也突然變得開朗，他笑着站了起來，道：「好，我們的問題，討論到這裏爲止，在峭壁下面，是全島最美麗的一個海灘，我帶三位下去看看。」

木蘭花等三人用十分疑惑的眼光望着他，峭壁十分陡直，至少有三百呎高，而安妮又是行動不便的，如何可以到下面的沙灘去？

但屈健士立即道：「我有特製的升降機，可以直通到海灘去，請跟我來！」

他向前走去，木蘭花本來，連屈健士的那一項邀請都想拒絕的，但是她轉念一想，屈健士已經十分失望了，沒有必要令得他再不高興的。

是以她向穆秀珍點了點頭，穆秀珍立即推着安妮，和木蘭花一起，跟在屈健士走去，走向一個看來像是一座凉亭也似的建築物。

等到他們來到了那「凉亭」之中，才知道那是一架升降機，因爲它已在緩緩向下沉去，升降機的上半部，是完全沒有遮攔的，海風撲面而來，令人神氣清爽，向下看去，下面是潔白的一片沙灘，沙子白得使人幾乎疑心那是一灘積雪！

木蘭花無法斷定屈健士的話是不是出自眞心，不但這樣，而且她還懷疑，昆格上校被刺一事，和屈健士可能是有關的。

因爲屈健士那麼熱中於搜尋沉船，他的目的，自然是沉船中的黃金和寶物。但是他肯和昆格上校一齊分享那些寶物麼？

他的貪念再進一步，就足以構成他殺害昆格上校的動機了！

升降機便已停止，跨出了升降機，就到了沙灘。

那的確是美麗之極的沙灘，當浪花湧過來之際，明澈的海水，噴起許多白沫，就像是湧上來的不是海水，而是萬億顆大小不同的珍珠！

他們向前走着，直來到了最接近海水的地方，穆秀珍已跳上了一塊大石，那大石下的海水已有好幾尺深，但一樣清澈見底。

木蘭花也忍不住掠了掠被風吹亂了的秀髮，道：「這眞是個好地方，屈健士先生，你有着一個神仙般的居住環境。」

屈健士忙道：「那麼，我可以請三位在這裏居住幾天麼？你們可以無拘無束，根本不當我這個主人存在一樣，享受這優美的環境？」

木蘭花微笑着，拒絕了屈健士的邀請，道：「不，我們甚至不準備多作逗留，我們要告辭回去了，很謝謝你。」

屈健士笑了起來，道：「小姐，我想，我總還可以做個君子，你不願意參加搜索沉船的工作，在你逗留期間，我絕不提任何有關沉船的事，我自然不是放棄進行這件事，而是將這件事押後，到你們離去之後，我再開始！」

「那樣，不是就擱了你的正事麼？」

「這艘船已在海底躺了四百多年，也不在乎多躺上一兩個月，而你們的光臨，却使我感到無比的榮幸，請相信我的話是出自眞心的。」

木蘭花無法斷定屈健士的話是不是出自眞心，不但這樣，而且她還懷疑，昆格上校被刺一事，和屈健士可能是有關的。

因爲屈健士那麼熱中於搜尋沉船，他的目的，自然是沉船中的黃金和寶物。但是他肯和昆格上校一齊分享那些寶物麼？

他的貪念再進一步，就足以構成他殺害昆格上校的動機了！

木蘭花之堅決拒絕參加他的搜尋沉船計劃，以及想立時告辭，主要也是爲了這個原因。可是現在，屈健士却如此誠懇地挽留她們！

木蘭花心中迅速地在轉着念，她還是想弄清楚昆格的死因，而她既然想到屈健士可能和昆格之死有關，那麼她似乎應該留下來繼續觀察一下的了。

所以，在考慮了一兩分鐘之後，她點頭道：「好的，我們在這裏住三天。屈健士先生，只是三天，請原諒我不會改變我的決定。」

屈健士立即高興地笑了起來，道：「雖然三天的時間太短，但是也太好了，我替你們舉行一個盛大的舞會，介紹所有的顯貴富商給你們，我陪你們遍遊全島，我有很好的遊覽飛機，而在各處，全有我私人的機場，我想你一定不會覺得留下來三天是不智之舉的？」

木蘭花也爲屈健士那種好客的熱情所感動，她向穆秀珍招了招手，大聲叫道：「秀珍，快來，我們要在這裏住上三天哩。」

穆秀珍看來，比屈健士更高興，她從大石上跳下來，叫道：「那太好了，我可以享受一下那麼美妙的海水，不必只是看着了。」

屈健士先生拍着手，道：「對，我們第一個節目，便是游水，我帶你們到海水最明澈的地方去，二十多呎的海水，可以一望見底！」

他向侍立在旁的幾個人一揮手，其中的一個立時打開了一隻手提箱，木蘭花只向那手提箱看了一眼，便看出那是具效能十分之高的無綫電通訊儀。

接着，便看到一艘快艇，鼓浪而來。

快艇在岸邊泊定之後，他們便上了艇，快艇將他們載到了一艘極大的遊艇，遊艇立時向前駛去。

當天下午，他們遊遍了牙買加附近美麗的海灣，穆秀珍最玩得興高采烈，木蘭花雖然對屈健士似有三分提防之心，但是屈健士絕口不再提「大將號」的事，而海上的風光實在太美妙，也令得木蘭花樂而忘憂。安妮更是高興得難以形容。

等到他們又回到京士頓之際，已是滿天晚霞，燈火點點了。遊艇是泊在一個離市區很近的碼頭之上的，幾輛大房車早已等在那裏了。

然後，他們一齊到最著名的一家飯店去進餐，那裏的龍蝦，共有十二種煮法之多，更令得木蘭花等三人，讚不絕口。

等回到屈健士的住所之際，屈健士的僕人，立時帶他們去看已爲她們整理好的房間，那是臨海的一間大房間，當窗帘拉開之後，是一整幅玻璃墻，海上的景色，可以一覽無遺！她們三個人休息了片刻，換了衣服，女僕便又來叩門，道：「三位小姐，主人請你們去聽音樂，島上最好的樂隊，正在演奏。」

木蘭花額首道：「好，請你們去回報，我們就來。」

穆秀珍低聲道：「蘭花姐，他待我們那麼客氣，我們就答應他，幫他去尋找那艘沉船好麼？我們不就是爲這個目的而來的麼？」

安妮也道：「秀珍姐說得對啊！蘭花姐。」

木蘭花半晌不語，才道：「你們不知道，昆格隊長的死，如果和屈健士無關，一定另有兇手，如果屈健士再去搜尋沉船，他就有危險！」

穆秀珍忙道：「所以我們要幫他。」

木蘭花搖頭道：「但是，你怎知昆格隊長的死，和他完全無關呢？他對你們的款待，難道竟使你們的頭腦不清楚到這等地步？」

穆秀珍和安妮兩人，都呆了一呆。

她們顯然從未想及這一個問題！

木蘭花笑道：「所以我們現在，不應出什麼主意，也不能答應屈健士的任何要求，先看看再說，來，我們去聽出色的拉丁美洲音樂去！」

她們一齊下了樓，一隊由五個人組成的樂隊，正在大客廳中演奏，客廳中除了屈健士之外，還有七八個客人在。客人幾乎全是白人。

屈健士向她們一一介紹，那些客人不是名作家，就是到牙買加來遊歷的畫家和音樂家，這一會的小型音樂會的氣氛是極其高雅的。

第二天一早，直昇機降落在屋子前的平台上，載着木蘭花等三人和屈健士，到了一個小型機場，一架飛機已停在機場上。

屈健士曾說他有很好的遊覽飛機，眞是一點也沒有說錯，那架飛機很小，至多只是可以乘搭十個人，但是却有四個引擎，而且它的窗子特別大，使機中的人，可以全不費力便看到外面的情形。

飛機上的其他設備，自然也是豪華之極的，他們登上了飛機，飛機起飛之後，屈健士不斷地向她們解釋島上的風景和名勝。

從京士頓望北飛，是一大片連綿不斷的山巔，據屈健士說，山中還有很原始的印地安人居住着，過着完全與世隔絕的生活。

飛機一直飛到島北部，才在另一個機場上停了下來，在驅車遊玩了一會之後，再繼續開行，這一天，她們遊歷了整個島。

而當黃昏時分，他們回到屈健士的住所之際，木蘭花三人，全呆了一呆，在暮色之中，她們看到了輝煌奪目的光芒，屋內外全是燈光。

那顯然是新佈置的，屈健士笑着，道：「今天晚上的宴會，將是上帝創造了牙買加以來，在島上

最盛大的一次，我送出去了兩千份請帖！」

木蘭花並不是喜歡那樣熱鬧場面的人，但是她却也不禁感謝屈健士那樣熱烈的歉待。

她道：「原來今晚便舉行舞會，可是我沒有適合的服裝。」

屈健士微笑着，道：「全島上最佳的時裝師，一定已在等你了，他們會迅速地令三位穿着最出色的衣服，參加舞會的！」

木蘭花沒有說什麼，而在接下來的時間中，直到凌晨，她和穆秀珍兩人，根本沒有什麼說話的機會，自明月初升開始，賓客就絡續前來。

那可能是世界上最豪華的一次宴會了，一九零七年的醇舊香檳，不斷地開着，最好的七隊樂隊，輪流演奏。

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成爲整個舞會中的中心，她們在禮貌上不能拒絕跳舞的邀請，於是她們便不斷地跳舞，跳舞。

安妮是唯一沒有跳舞的一個人，人人都在跳舞，侍者在送上美酒時所走的步伐，也是舞步，而安妮並不是不想跳，而是她不能跳！

所以，在午夜之後，舞會正到了高潮之際，安妮却想到疲倦了，她吩咐兩個僕人，將她的輪椅，推回到她的臥中去。

那幢建築物是第一流的建築物，在安妮回到了臥室之後，就使安妮充份感覺得到了，舞會仍在繼續着，樓下何等喧鬧！

但是一進了臥室，關上了門之後，却一點聲音也傳不過來，寧靜得整幢房子之中，像是只有安妮一個人一樣。

安妮拉開了窗簾，先在大璃玻之前，望着黑沉沉的海面，海面上還有些遊艇在，可以看到自遊艇上發出來的點點燈光。

木蘭花又嘆了一聲，今天她玩得興奮之極，但是她還是不能和常人相比，她不能跳舞，不能游水！

但是安妮對於這一切，似乎也習慣了，是以她祇是輕輕地嘆息了一聲，並沒有再想下去，她凝視着黑暗，過了十分鐘，她打了一個呵欠，準備上床去睡了。

可是，她未曾轉過輪椅來，忽然聽得身後，傳來了一下輕微的聲響。

安妮是一個對任何聲響都有着極敏銳反應的人，她連忙轉過輪椅來。

她一轉過輪椅來，就向前看去，一看之下，她不禁大吃了一驚，失聲叫了起來：「蘭花姐！」

但是她祇是叫了一聲，便沒有再叫下去。

因爲她立即知道，自己叫下去，也是沒有用的，下面的大客廳中，正在舉行着兩千人參加的舞會，在房間中一點聲音也聽不到，那麼，她在房間中，就算叫破了喉嚨，也是不會有人聽到的。而且，她第一聲叫嚷，是自然而然的反應。但接之而來的恐懼，却也使得她幾乎不能再發出聲來！

當她轉過輪椅來之後，她看到，就在她的面前，站着一個人，那人穿着一套古舊的海軍服裝，腰際還佩着很長的佩劍。

如果在大廳中正在舉行的是化裝舞會，那麼看到了這樣的一個人，也絕不會使安妮感到驚訝的，但是事實上，在舉行的却不是化裝舞會，那麼，這突然出現在面前的，穿着十六世紀服裝的是什麼人？安妮瞪着那人，想問他一句，可就是發不出聲音來。

而那人也祇是站在那裏，一動不動，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

足足過了兩分鐘之久，安妮才勉力鎮定心神，發出了聲音來。

她大聲問道：「你是什麼人？」

那人在安妮一問之後，也開了口，可是他的聲音，却十分之濃濁，祇聽得他道：「小姐，你是和木蘭花一齊來的麼？你看到了我，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安妮呆了一呆，道：「你這是什麼意思，你……你……你……」

那人道：「我是從船上來的，我的船……在海底，海底很平靜，我在海底已有好幾百年了，我不想有人來打擾我，小姐，你明白麼？」

那幾句話，不禁聽得安妮全身生寒！

這是什麼話？他從船上來？他的船在海底，那麼他……他……竟不是人，而是鬼了？安妮簡直差點昏了過去！

她張大了口，不知說什麼才好。

而那人則繼續用十分濃濁的聲音道：「我不想見更多的人，我祇要見你就可以了，請你轉告屈健士先生，別來打擾我們！」

安妮道：「你……你……你……」

在她連說了三個「你」字間，她一直是瞪大着眼的，是以她也親眼看到了那人慢慢地消失。那人的確是慢慢消失的，而不是離去。

那人一直站着不動，但是他却像是溶解在空氣中一樣，慢慢地不見了，安妮的雙手冰涼，她在那人消失之後的五分鐘之內，就像是浸在冰水之中一樣！

然後，她鼓足了勇氣，拉動着輪椅，向門口衝去！

——未完待續——

俠士英靈錄／中塚奇俠

文·叟野鄭
圖·新培董

明末，粵境海盜橫行，殺人越貨，無所不爲，且侵入新會縣海濱，諸城鎮鄉皆罹浩刼。

有大盜陳虎兒者，糾衆數千人，皆驃悍無比，嘗宰諸被擄人，飲人之血，啖人之肉。

婦女有被擄者，淫污之餘，亦宰之，慘怛之狀，非人間可見也。

陳虎兒其人，果如其名，體壯碩，勇猛無匹，賦性兇暴嗜殺，諸盜乃從之，相與效尤，諸盜殺人飲血事，虎兒實倡之。

此際虎兒之黨據海濱鄉鎮凡數千，大掠之餘，復盡擄諸鄉人男女，肆行蹂躪殺戮，慘無天日！官兵馳剿，輒全師皆墨。

虎兒之衆皆壯夫，有鐵甲，長矛大刀，强弓毒矢，且善戰，遠勝官兵也。

時廣州指揮使朱氏遣其將賴武率五千人往擊之，賴軍至海濱，以不諳地勢，方紮營，立被圍攻，殺傷之餘，被俘獲者三千餘人。

賴武陷賊手中，首遭屠宰，陳虎兒飲其血，與諸盜共啖其肉。

次及諸官兵，被宰而飲血食肉者凡千人，時盜窟在山中，恍如大屠場，官兵骸骨棄擲遍地，草木土石皆殷然，血腥隨風遠播，山下人皆驚怖，遁走一空。

官兵被擄者尚餘二千人，盜皆絕其食，使飢餓欲死，然後殺之。

如此慘懼之事，人皆不忍聞也。

於是官中遣兵往剿陳虎兒者，諸官兵鬧風震悸，皆不肯行。

陳虎兒盜衆據新會縣海濱數月，殺掠淨盡，更謀他竄，於是遐邇震驚，鄉人扶老携幼，逃難者相屬於道，一邑之內，爲之騷然。

諸盜入鄉村中，見人家廬舍皆空無一人者，若輩唯掠得財物耳。

聞以盜黨嗜殺故，人家貓犬皆携去，於是盜輩苦不得肉食之。

海濱有山林，崗巒起伏，綿延數里，景物清幽，時陳虎兒盜衆據人家鄉村樓閣上，一夕，遙望山中，時皓月懸空，月下乃見山中樓閣雲連，巍峨壯麗，儼若富人之家。

諸盜遙望之，山中樓閣燈火通明顯有人居也，不禁大悅，欣然相告曰：「我輩何不登山去耶？」

陳虎兒聞諸盜語，則笑曰：「夜深矣，我輩若登山，當俟諸明日耳。」

翌日，虎兒率盜衆登山，尋諸樓閣，竟不得見，惟見荒塚纍纍而已。

虎兒怒曰：「今者不見樓閣，我輩當掘諸塚中，或亦有所獲也。」

諸盜聞之，皆笑曰：「此荒塚中，但有朽木枯骨耳，我輩掘之，將何所獲耶！」乃止。

夜返山下鄉村，諸盜登樓頭，眺望山中，復見樓閣雲連，燈火通明，無殊昨夜。

諸盜大訝，遙指山中，相告曰：「此非人家樓宇乎！吾儕當即往視之。」

陳虎兒聞之，舉目眺望，所見亦如此，遂顧諸盜曰：「我儕速往，不可稽延。」

於是親率諸盜登山，盜衆凡數千人，皆爭先恐後，無肯獨留者。

時諸盜如蟻隊，聯羣至山上，果見崇樓傑閣，凡數十家，皆燈火輝煌，料必有人居也。

俄而羣盜蜂湧入諸樓宇中，則見室內陳設雅麗，凡諸事物皆美輪美奐，惟不見一人。

陳虎兒顧衆曰：「此間樓宇十數家，安得無人者。」遂囑諸盜大索之。

於是盜衆遍索諸樓宇內，良久，終不見一人，不禁大訝。或曰：「此中人皆畏死者也！我輩數千之衆，洶洶然登山，若輩安有不逃遁者耶！」

諸盜聞之，乃恍然而悟，曰：「然則若輩皆逃去矣，我輩若窮追，必獲之。」

陳虎兒笑曰：「此間樓宇中，財物不少，我輩當先取之，然後追殺彼等也。」

於是盜衆大掠諸樓宇中，所獲珍異器物，纍纍然，不可勝數，盜衆皆大悅。

諸厦中厨下，乃有肴饌，紛陳灶上，皆熟矣，肉香撲鼻，諸盜爲之垂涎三尺。

厨下復見美酒，以罋盛之一器可載數十斤也。

諸厦中所見皆如此，盜衆皆欣然曰：「此間主人逃去，乃遺其酒肉以饗我輩也。」

若輩久不得酒肉，乃爭取之，遂設席讌飲，皆如狼吞虎咽，風捲殘雲。

諸盜皆豪飲，以數千人之衆飲酒亦數千斤矣。

時諸厦內厨中所見酒罋漸多，一厨竟有數十罋，諸盜取飲，不能盡。

酒後，諸盜皆醉，遂倚席上，坐臥不定。

久之，陳虎兒曰：「夜深矣我輩當下山也。」

諸盜聞之，但唯唯以應，以大醉故莫能起立步行者，良久，諸盜仍倚座中。

陳虎兒亦醉矣，其人亦不能行也，此際夜涼如水，山中景物清幽，虎兒乃曰：「我輩若不歸去，當寢息是間，明日乃歸。」

盜衆聞之，皆欣然，乃有席地而臥者，有酗酒者，復縱飲不已。

忽聞人聲鼎沸，諸厦內盜衆皆驚。俄見門外軍士雲集，皆衣前朝軍服，手持大刀，洶洶然，湧入室中，呼叱之聲大作。

軍士輩皆携繩索，入戶即呼曰：「若輩皆盜也！殺人飲血，罪不容恕，今當盡殺之！」

諸盜皆驚起，欲與軍士戰，然宿酒未醒，頭目暈眩，四肢無力，竟不能戰。

軍士皆雄糾糾者，乃以一人縛一人，俄頃之間，羣盜皆就縛矣。

諸盜有醉臥地上者，被縛之際，動彈不得，但瞠目視諸軍士，自語曰：「今死矣！我輩平日多殺人，今夕乃得果報乎！」

若輩但作此語，莫能奮起掙扎者。

陳虎兒亦被縛，以爛醉如泥，動彈不得也，但咆哮如虎，揚言必殺諸軍士！

軍士中有少年人，貌英俊，穿袍甲，佩長劍者，狀類將軍，其人笑語曰：「陳虎兒盜黨殺人多矣，今宵至此，大限難逃也！」

時虎兒已被縛，乍見此少年將軍，乃怒斥曰：「汝小子，獨不聞我大名耶！」

少年將軍笑曰：「陳虎兒！我輩平日多殺人，今死矣！大丈夫安能屈膝也！」

少年將軍立下令曰：「不跪者，先斬之，下跪者，臨刑時，先訊其罪。」

於是陳虎兒與諸盜倔强者立被殺。

餘盜臨刑時，雖經訊問，而莫有呼寃者。獨一人名陳金發者語軍士曰：「我本水上操舟人，被脅爲盜者也！尚冀將軍網開一面耳。」

軍士聞之，遂停刀，而白其事於少年將軍。

少年將軍曰：「陳金發所言如此，當屬實情，可赦之，引來見我。」

既而陳虎兒盜衆數千人皆伏誅，屍滿山中，諸盜身上所有金銀珍寶之類，皆刼掠而來者，兵士盡取之，獻於少年將軍。

虎兒大罵曰：「何物李眞卿，豎子也，待我酒醒之際，卽拔刀斷汝頭矣！」

少年將軍大笑曰：「陳虎兒，汝酒未醒，頭已斷矣，須知汝已被縛也！」

虎兒有力若蠻牛，昔嘗爲官兵所捕，以繩索縛之，虎兒力掙，繩索皆斷，遂逃去，惟此際遍體皆軟，竟無翻身之力矣。

頃之，少年將軍顧問左右曰：「諸厦中羣衆已盡縛乎？」

左右應曰：「盡縛矣，將軍何以處之？」

少年瞬目曰：「皆斬之！」

左右曰：「不俟審問乎？」

少年將軍怒曰：「彼輩殺人如麻，罪狀如山，尙何必審問哉！」語時，聲色俱厲。

於是左右諸人傳令諸軍士曰：「盜衆自陳虎兒以次，皆斬之，毋庸多問也。」

諸軍士聞之，乃盡驅陳虎兒盜衆出諸厦外，使排列成行，皆令下跪，諸盜中有倔强者亦不跪，若輩僉曰：「殺則殺矣！大丈夫安能屈膝也！」

少年將軍立下令曰：「不跪者，先斬之，下跪者，臨刑時，先訊其罪。」

於是陳虎兒與諸盜倔强者立被殺。

餘盜臨刑時，雖經訊問，而莫有呼寃者。獨一人名陳金發者語軍士曰：「我本水上操舟人，被脅爲盜者也！尙冀將軍網開一面耳。」

軍士聞之，遂停刀，而白其事於少年將軍。

少年將軍曰：「陳金發所言如此，當屬實情，可赦之，引來見我。」

既而陳虎兒盜衆數千人皆伏誅，屍滿山中，諸盜身上所有金銀珍寶之類，皆刼掠而來者，兵士盡取之，獻於少年將軍。

於是金銀珠寶堆積如山，纍纍然，陳諸廣厦中樓閣之上。少年將軍乃笑語左右曰：「此物亦有可用之處也，今宜召陳金發來，與之細語。」

左右引陳金發至，見將軍，金發惶恐，亟下跪，自承死罪！

少年將軍熟視其貌，良久，乃曰：「汝雖被脅爲盜，然亦嘗殺人，今姑赦之。」

金發視少年將軍相貌英俊，威風凜然，乃頓首曰：「謝將軍不殺之恩，不知何以爲報也！」

少年將軍挽之起復延之坐，笑曰：「汝當革面洗心，將功贖罪矣！」

金發惶悚，應曰：「將軍有所囑咐，某雖蹈湯赴火，無不爲也！」

少年將軍曰：「今陳虎兒盜衆身上搜出黃金珠寶纍纍然，陳諸廣厦樓閣上，汝當往視之。」

金發聞之，莫明所以，但唯命是聽耳。

於是少年將軍引陳金發至樓閣上，使觀諸盜所遺黃金珠寶。

陳金發見之，不禁喟然曰：「吾亦不知若輩刼掠所得如是之多也！」

少年將軍曰：「汝若將功贖罪，當爲我下山去召諸盜來此，令取金銀，則諸盜盡殺矣。」

金發聞之乃悟，立應曰：「將軍大令如山，某自不敢懈怠也。」

少年將軍曰：「倘違我命，必不赦汝也！」

陳金發復頓首，卽欲辭去。

少年將軍挽之，曰：「汝勿去，今夕歡讌，君當與其會也。」

既而席設，諸兵士充斥廣厦中，諸厦內遍設筵席，酒饌紛陳，饌食皆山珍海錯也。

陳金發視兵士，皆威武無比，猶以爲官軍也，遂叩少年將軍曰：「將軍大名如何，幸賜告也。今夕來誅羣盜，一似神出鬼沒者！」

少年將軍應曰：「我李眞卿也。」

陳金發曰：「將軍所統者，當屬省中兵，此誠勁旅也。」

李眞卿曰：「我軍非省中兵，乃山上兵也，他日汝自知之矣。」

陳金發聞之，竊忖曰：「何謂山上兵耶！」因爲之迷惑，然不敢究詰。

時席上兵士皆轟飲，豪放萬狀，陳金發乃與李眞卿對飲，彼此談笑甚歡。

酒酣之際，眞卿重覆言之，曰：「我所囑咐者，乃盡誅之，悉如陳虎兒諸盜也，汝當勿負我所託也。」

金發應諾，誓言必如其命。

俄而天將曙，李眞卿曰：「君自下山，我輩亦去矣，他日諸盜入山中，期以暮夜來，必見諸厦樓閣，並見黃金珠寶，倘白晝來此，無所見也，汝宜愼之。」

金發聞之，惶然失措，遂悄然行，出厦厦中，去百步外，忽返顧，則厦厦樓閣盡失，官兵皆不見，惟見荒壕纍纍耳。

乃悟曰：「此非人也，何如變幻如此耶！若爲神靈，故盡誅羣盜也！」

旋子然下山，匿居村落中，至暮夜遙望山中，復見諸樓閣，燈火通明。

於是陳金發頓悟曰：「彼神將天兵也，乃藉此誘諸盜入網羅耳。」

其人久從陳虎兒爲盜，故熟知盜黨情況，有大盜名李雲者，亦悍賊也，糾衆數千人，橫行台山縣厦海一隅，亦佔十數鄉村，殺人越貨，無惡不作，李雲初亦爲水上船伕，故陳金發識之。

此際新會縣海濱鄉鎭間居民逃亡殆盡矣，金發至海濱，得小舟，遂划舟至厦海。

厦海之盜獲之，詰曰：「汝何人，獨駕一舟，所爲何事？」

金發曰：「今來此，欲訪李大兄也。」

此間羣盜皆李雲黨羽，今聞金發語，遂引之見李雲，且曰：「汝得毋誑語乎！」

既而李雲見金發，遽乎其名曰：「汝來此何爲？將入夥爲盜乎！」

金發笑應曰：「昔從陳虎兒爲盜，虎兒今死矣，其衆亦盡散，聞李大兄領衆在此，故投奔耳。」

於是李雲納之，使與諸盜操舟，剽刼於河海之上。

一日，金發見李雲，告以新會縣山中事，曰：「彼山中有寶藏厦厦，夜間乃見也，此鄉人言之，吾因不敢獨往，大兄試遣人往察之。」

李雲聞而大悅，立應曰：「若眞有寶藏，我當率衆往視之，何必遣人也。」

已而又曰：「金發，汝詳悉其地勢乎？」

金發應曰：「昔嘗親履其地矣，然暮夜不敢登山耳，大兄如往，我當爲之嚮導也。」

李雲詳問之，遂率衆往，盜衆凡數千人，皆能浮海泛舟者，遂駕大舟小舟數百艘，羣赴新會縣海濱，旋抵岸，相率登陸。

李雲諸盜初大掠諸鄉鎭中，鄉鎭皆殘破，居民盡逃，房舍中一無所有矣。

時李雲盜衆裹粮來此，粮食無多，數日卽盡，李雲乃語陳金發曰：「我輩若無所獲，當卽泛舟歸去矣，此間食盡，不可留也！」

。金發遂語李雲曰：「寶藏之地白晝不得見也。」

已而諸盜登山，時已入暮，乍見山上果有崇樓廣廈，燈燭輝煌。

李雲顧衆曰：「彼山中樓宇，必有人在也，我輩當嚴防，勿令逃去也。」

陳金發聞之，默然無語。

盜衆逕抵諸廣廈前，忽見白骨纍纍，散布草叢中，人骸之數不可勝數。

諸盜皆驚詫曰：「此何地，何爲白骨如此之多也！」

李雲不顧，且曰：「殺人，常事耳，我輩寧非習於殺人者，此何足怪哉！」

於是率衆入諸廣廈中，尋金銀珠寶。

盜衆至一廈，登樓閣上，果見金銀珠寶纍纍然，倚疊如山。

諸盜皆歡呼曰：「寶藏在此矣！」

李雲聞之，亦狂喜，笑語陳金發曰：「汝所言者，果不虛也。」遂令諸盜盡取金珠。

盜衆乃爭取金珠，納諸懷中，以人衆故，轉瞬即盡，於是諸盜欣然欲去。

李雲曰：「我輩且暫休，此間地方廣敞，留此一宿亦可也，若輩所獲金珠，半數與我，半數共均之，幸毋爭奪也。」

俄而山風甚厲，飛沙走石，風入廈中，盜衆皆驚，惶然欲遁，李雲叱曰：「風厲耳何足懼耶！」

忽聞人聲鼎沸，諸盜驚怖不已，僉曰：「山中豈有强敵耶！」遂紛紛拔刀備戰。

一瞬間，軍士萬數千人合圍諸廈中，軍士皆穿古服，掄刀而前，大呼曰：「李雲賊黨，今夕死期至矣！我輩當盡殺之！」

李雲盜黨大驚，僉曰：「官兵何來，豈設伏以誘我輩耶！」

旋大呼曰：「陳金發實誘我入彀當先殺之！」

此際陳金發已不知所在，蓋逃遁無踪矣，於是李雲揮盜出戰。時諸軍士合圍於廈外，恍如鐵陣，盡，而軍士輩無一人傷亡者，乃悟曰：「此誠神兵也！」

諸盜與軍士接戰，幾無不被殺者，惟軍士輩一無所傷，儼然神兵也。

李雲率衆突圍，不能破，死亡甚衆。

雙方鏖戰良久，盜衆被殺過半，李雲乃大驚，遂率衆退入廈內，將閉門固守。

然諸盜不及閉門，軍士已湧入，皆揮刀亂砍，諸盜不能抗，相率倒斃。

李雲號稱勇猛，此際手提雙刀，與軍士戰，旋被執，軍士縛以繩索，動彈不得。

餘盜猶作困獸鬥，然皆不能敵，被殺殆盡，僅餘千數百人，力盡被執，軍士皆縛之。

已而戰鬥寢息，少年將軍李眞卿者領兵入廈中，鞫訊諸盜被捕者。

李眞卿始謂李雲曰：「汝今夕率衆至此，尋得寶藏，將何所用耶？」

李雲應曰：「此陳金發誘我輩入彀，人誰不愛金珠也！將軍當諒之也。」

眞卿笑曰：「汝爲大盜，刼殺擄人，罪狀如山，今當死矣，尙何言哉！」

語次，令諸軍士牽出斬之，次及諸盜被捕者，凡千數百人鞫訊後，皆殺之。

諸盜身上所藏金銀珠寶纍纍然，盜被殺後，陳尸遍地，金珠猶在尸體中也。

於是李眞卿復令諸軍士曰：「遍檢諸盜尸，仍取金珠，置諸樓閣上。」

事畢，李眞卿乃召見陳金發，笑語曰：「汝能誘諸盜來取金珠，當賜酒食也。」

俄而諸廈中復設讌，如前狀，軍士輩均入席歡飲，酒酣之際，歡聲雷動。

陳金發嘗目視諸軍士與盜衆鏖戰良久，殺盜殆盡，而軍士輩無一人傷亡者，乃悟曰：「此誠神兵也！」

李眞卿賜飲之際，陳金發復下拜。

金發曰：「吾今乃知將軍天神也！將軍所統者乃神兵也，神威如此，諸盜當盡殺矣。」

李眞卿曰：「今此間盜賊如毛，我輩安能盡誅之，惟望誅其首惡者，以警羣盜耳。」

已而復問曰：「汝復有所識悍盜否？倘有殘暴如陳虎兒，李雲者，當誘使來此，盡殲之。」

金發應曰：「邑中古兜山大盜區銘者，其人兇悍似陳虎兒，盜黨尤衆，惟區銘狡獪，恐不能誘致之，幷不能一網打盡耳。」

眞卿曰：「試往誘之，若輩倘入山中，斷無生還之望也！若能爲此，當更有賞賜也。」

陳金發許諾，且曰：「我望爲神兵，從將軍麾下也，幸冀有此機緣耳。」

眞卿曰：「汝將爲捕盜之官也，若求爲山上兵，當俟諸百年之後。」

金發應之，心花怒放。

天將曙，李眞卿曰：「今當罷飲矣，我輩將歸去，君亦下山也。」

語次，授以黃金十數兩。笑曰：「此賊賍也，今取以賜汝，可用之。」

金發固辭不獲，遂納其金。

俄而天曉矣，李眞卿與神兵之衆皆起，眞卿復語陳金發曰：「我輩行矣，君留此，自可見此間眞象，幷可見黃金珠寶猶在也惟此物不得擅取耳。」

李眞卿語已，諸軍士皆從之行，出廣廈中，聲

勢浩蕩。

陳金發目送之，目視軍容甚盛，一瞥間，隊伍全失，諸軍士影迹俱杳矣。

時金發猶在廣廈中，雲時廣廈樓閣盡失，一切事物皆不見矣。

於是金發驚愕，惶然回顧，則荒塚纍纍也。呆立久之，頓悟，惟不見黃金珠寶，乃自語曰：「神人所言者，此物竟安在耶！」

忽見一塚降起，高數尺，塚中有物閃閃生光，立趨前，往視之，則金銀珠寶倚疊如山丘也。

金發視狀，以爲神迹，窃忖曰：「李將軍之神兵暮夜始出，倘有白晝來盜此金珠者，將如何！」

已而孑然下山，返鄉鎭間，揣思彼將軍與神兵實爲異物，而竟能盡誅羣盜，亦可怪矣！

旋復憶彼李將軍所言，謂已將爲官也，則狂喜，自語曰：「我目不識丁，又非勇武過人，何以爲官也？豈神靈自有主宰耶？」

此際新會縣境古兜山上盜衆萬餘人，聲勢最盛，盜魁區銘，悍然稱王。

山中盜黨旦夕四出刼掠，擄人，水陸幷進，不論遐邇，鄉村城鎭間皆遭殃及。

古兜山濱海，海水注入山中，遂成河流，形勢險阻。羣盜據此，遂如虎添翼。

陳金發因嘗識區銘，惟區銘賤視之，一日，金發忽入山中，求見區銘曰：「今窮無所歸，故遠道來此，願爲區大兄僕從也。」

區銘笑曰：「陳金發，汝合爲一卒耳。」

遂賜酒食，晷與交談，區銘之語曰：「此間數百里內，刼掠殆盡矣，金發所知者，何處有富人之家也？」

金發應曰：「邑中鄉鎭間，遑論富人之家，即窮困之家亦盡徙去矣。」

已而續言曰：「去此百里外，山中閬有寶藏，倘暮夜而往，可得見也。」

區銘聞之，笑曰：「若眞有寶藏，人誰不盜取耶？汝亦信口雌黃耳。」

金發應曰：「吾聞諸鄉人言之鑿鑿，其事殆可信也，惟無人敢登山。」

區銘聞之，乃沉吟曰：「若然，姑遣人往視之，汝爲前導，試探其虛實。」

於是金發應諾，區銘卽遣其頭目馬明統率盜黨百餘人往察之。

金發曰：「我輩人少，力弱，恐遇敵，不能勝也，大兄當遣數百人往也。」

區銘許諾，遂遣盜黨五百人從馬明去，而金發爲嚮導，行二日，遂抵寶藏山上。

時值午後，天朗氣淸，陳金發引馬明盜衆至荒塚間，盜衆共尋之，久無所得。

金發獨至一塚上，乃呼曰：「此間金珠纍纍，我輩取用不盡矣！」

馬明諸盜聞之，遂哄然而來，環視塚上，果見金銀珠寶積聚如山丘。

於是諸盜爭取之，秩序大亂。

馬明叱曰：「我輩所獲金珠，皆携歸，獻與區大兄也，但聽彼賞賜耳。」

諸盜聞之，遂不復爭，但各取金珠若干，滿囊中，遂相率離去。

時當白晝，天氣晴朗，忽轉晦暗，若將下雨，馬明遂呼曰：「我輩速行，天將雨矣。」

於是盜衆皆疾走，且有欲懷金珠而潛遁者，不意衆皆被困山中，不能走。

荒塚之外，山路崎嶇，蜿蜒曲折，馬明與金發領衆行山徑間，竟若團團轉然，周而復始，行數十匝，盜衆猶在荒塚之外。

陳金發知其故，爲之匿笑，但語馬明曰：「我輩迷失道路乎？何爲不能下山也！」

馬明與盜衆皆驚，彼此相顧失色，曰：「此間殆有鬼物耶？何爲我輩竟不能去也！」

馬明乃止衆勿行，曰：「我輩當熟視山中地勢，乃可步趨山下也。」

語出，乍見山中大霧瀰漫，尋丈以外皆不可望見，更不辨山徑如何矣。

陳金發所見亦如此，窃異之，暗忖曰：「神人法力竟至於此乎！」

馬明與盜衆皆驚悸，遂强行，然山路迂迴如故，若輩皆團團轉焉。

久之，天色漸晦，將入暮矣，馬明駭且怒，遂叱金發曰：「汝何爲誘我輩至此哉！」

陳金發漫應曰：「馬大兄！幸勿錯怪我也。我固未嘗一履此地者。」

時諸盜皆惶恐，洶洶然，大罵陳金發。

馬明盛怒，竟拔刀，欲斬之！

轉瞬間，荒塚之地忽見廣廈雲連，樓閣巍峨，燈光如晝，金發遂走入一廈中。

馬明與衆盜皆錯愕，失聲曰：「此何地，得毋鬼物爲祟耶！」皆屹立不動。

金發入廈中，乃哈哈大笑，馬明聞之，大怒曰：「此賊實誘陷我輩者！」

馬明闖入廈中，追殺陳金發，諸盜皆止之，曰：「此鬼域也！」

頃之，遙聞人聲嘈雜，呼叫大作，諸盜皆驚曰：「我輩中伏矣，有來犯者，當與之決死戰也！」

語未已，軍士之衆遍山中，皆提刀，蜂湧前來

至，即入於石窟，石窟所在，盜不能入也。」

於是使軍士引至石窟中，移時乃出。

石窟在山中岩石內，窟外野草長數尺，窟中深邃，一片昏黑也。

是夕，廣厦內歡讌如昔，讌罷，諸軍士復拾羣盜遺尸，盡取所盜金珠，仍堆置於樓閣上。

廣厦之樓閣，即晝間所見荒塚之隆起者也。金寶藏之山上，將與官兵決戰矣。

天將曉，李眞卿與軍士隊伍皆逝，廣厦亦盡失矣。於是陳金發果獨守山中。

至暮夜，荒塚中皆現廣厦樓閣，俄而大軍雲集，金發遂與李眞卿相見矣。

時盜黨數人被釋歸者，逃返大兜山上，見區銘，遂告以所遇。

諸盜曰：「陳金發實爲官兵所遣，誘我輩登山尋寶，而盡殺之也！」

又曰：「彼似有邪術，我輩尋得金銀珠寶，竟不能下山，至暮夜，官兵遂來攻，若輩漫山遍野，人數以萬計，我輩遂不免矣。」

此盜黨數人，故自逞其能，倖逃脫者，若非逃脫，皆死矣。

區銘聞之，大怒曰：「陳之，我必寸磔其尸也！」

又曰：「官兵有邪術吾當以茅山道士破之！」

此際區銘盜黨中，三教九流皆備，有茅山道士從盜者，自言能斬邪治鬼，能破妖術也。

於是區銘召道士來，告以此事。

道士初無所知，惟善誇談，閩區銘言官兵有邪術，能困人於山上，乃自告奮勇，曰：「倘令我入山作法，必大破之，惟官兵有萬數千人，大兄必率衆而往，乃可破敵也。」

區銘聞之，遂令山中羣盜盡出，以逃歸數人爲嚮導，入彼山中，與官兵戰。

逃歸者不知彼山上官兵乃神兵也，且曰：「被捕諸盜在拘押中，猶未殺也。」

於是區銘宣言於盜衆曰：「我輩速往，破官兵，拯諸同伴歸，若獲官兵，必盡殺之！」

遂率盜衆萬餘人，火速馳往，歷一晝夜，遂至寶藏之山上，將與官兵決戰矣。

區銘諸盜皆驃悍善戰，且操強弓毒矢，欲盡殺官兵也。

既至山上，時當白晝，山中寂然。

盜之任嚮者引衆至荒塚間，指告曰：「當日我輩尋得藏金於此，亦被困於此也。」

區銘曰：「官兵若施邪術，當使道士作法以破之。」

既而盜輩忽見塚中金珠纍纍，遂告區銘曰：「官兵豈藉此以誘我輩耶！」

區銘曰：「汝輩且勿猜疑，當盡取之，視官兵輩能奈我何也！」

於是諸盜哄然，爭取金珠，以人衆故，移時即盡。區銘曰：「我輩勿徒貪得，須防伏兵也！」於是嚴陣以待，久之，山中不見一人。

區銘曰：「官兵必伏居山上我輩當大索之。」於是盜衆遍山中，大肆搜索。

然山中幷無屋宇，但見林木與岩石耳。時盜衆遍山上，遍搜林中與岩穴間，無所不至。

久之，人迹杳然，區銘曰：「官兵非山居者，殆遁走矣，我輩既得金珠，亦可歸去也。」

於是率衆下山，浩蕩而去。

不意盜衆竟迷途，但盤旋山上，步行良久，皆不能下山。盜衆皆驚，乃告區銘曰：「必有妖術也

，合圍諸盜，聲威甚壯。

馬明之盜亦列陣以迎敵，然盜衆祇五百人，來攻軍士則萬數千人也。

俄而軍士之衆漸近，與盜輩短兵相接，殺盜甚衆，盜以衆寡懸殊，知不能抗，多束手就縛。

馬明亦被縛，遂與諸盜被押入廣厦中。

此隔少年將軍李眞卿高坐堂上，陳金發乃與之並坐，昂然詰馬明曰：「汝從區銘爲盜幾時矣，曾刼殺若干人也？當詳言之。」

馬明怒，罵不絕口。眞卿笑顧左右曰：「此賊暫押之，俟盜魁區銘落網，然後鞫訊也。」

諸盜被押者亦甚衆，李眞卿與陳金發共訊之，皆不殺，但令羈押之。

有盜數人受鞫訊後，李眞卿笑曰：「此輩乃被脅從爲盜者，無罪也，當縱之去也。」

於是軍士省釋諸盜，諸盜即逃逸，下山而遁。

逕返古兜山盜窟中。

數盜既去，李眞卿遂令諸軍士縛馬明與被捕之盜衆出厦外，皆斬之。

於是眞卿笑顧陳金發曰：「此誘敵之計也。盜魁區銘將率衆送死矣。」

陳金發曰：「區銘甚狡，況閩有神迹，恐不敢來，此計殆無功也。」

是夕，廣厦中復設讌，饗諸軍士，且慰勞陳金發。讌飲之際，李眞卿舉杯語金發曰：「君爲我誘諸盜至此，誠有大功，不久將獲高官矣。」

眞卿語時，一若自爲主宰者。

陳金發聞而避席，倉惶下拜，曰：「我本爲盜者，今乃將功贖罪耳，安敢望高官哉！」

眞卿挽之起，賜酒，令放飲，至於酩酊。

已而眞卿告曰：「明日，君守山中，倘區銘盜

！」區銘亦驚，立令茅山道士作法破之。

時盜衆皆止步，道士乃仗劍，念咒，作法，如是久之，忽自語曰：「妖術破矣！」

遂告區銘曰：「今循山徑行，必可下山矣。」

區銘疑之，姑令盜衆前行，而山徑迂迴，仍如前狀，周而復始，若團團轉然。

久之，盜衆仍不能下山，區銘怒，斥道士曰：「汝自言能作法破妖術，今如何矣！」

道士惶恐，應曰：「誠如是，則妖術高强，難以破也，當復作法以破之。」

於是仗劍，念咒，作法如故。

移時，忽覺遍山皆濃霧，對面不見人，盜衆皆駭曰：「道士作法自斃矣！」

區銘亦震悸，即拔劍，欲斬道士，然未敢造次乃復斥之曰：「若仍不能破妖術，當先斬汝也！」

道士惶急，汗涔涔下，顫聲曰：「此誠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也！」

區銘斥曰：「妄語！」遂舉刀，欲斬道士，而天色已暮，山風怒號，區銘大驚，乃罷手，但叱道士曰：「汝死不足惜，今誤盡我輩矣！」

俄而山上忽見廣厦樓閣，燈光燁然。諸盜驚呼曰：「此妖術也！」遂惶然欲走，然不知所往。

區銘驚且怒，大呼曰：「縱有妖術，我輩亦攻之，拚一死耳！」遂率衆入諸廣厦中。

顧諸厦門庭洞開，寂然無人，盜中有識者曰：「我輩入此，將自投羅網矣！」

區銘大怒，叱衆曰：「且勿論其爲鬼妖，我輩當縱火焚之。烈火能治鬼妖也。」

時盜輩多携火具來，乃道士所教者。據稱：火攻能破妖術云。

俄而盜衆皆退出廣厦中，然後縱火焚之，火燄甚熾，諸厦竟不能焚。

此中牆壁門檻，皆如鐵石也。

盜衆有識者曰：「今我輩被困於此，苦不得脫，縱火何爲？」區銘聞之，乃止。

俄而山風甚厲，遙聞人聲鼎沸，時盜衆羣集於廣厦之外，聞聲乃震驚，或曰：「官兵至矣！」或曰：「官兵至矣！」

茅山道士曰：「如此迹象，恐非官兵，殆鬼物也！我力薄，不能制之，諸君當避去矣。」

諸盜喟然曰：「安可避耶！」

或問區銘曰：「山中敵至，將如何？」

區銘怒曰：「擊之！我當與之決一死戰也！」

頃之，山中神兵大至，兵勢如潮湧，環攻諸盜，彼此皆有萬數千人，遂鏖戰山中。

盜衆皆驍勇善戰，始以强弓毒矢射諸神兵，神兵中矢，皆無恙，遂奔前搏殺。

雙方搏戰甚烈，皆短兵相接，諸盜紛紛斷頭，仆地而死，惟神兵一無所損。

山中鏖戰竟夕，殲盜殆盡，區銘與道士皆被殺。餘盜數百人，悉被縛。

於是廣厦中復如官衙之審判，諸盜被捕者皆下跪，排列成行，以待審訊。

神兵之少年將軍李眞卿高坐堂上，陳金發立其旁，共訊諸盜。

李眞卿曰：「此輩被捕者，多脅從者也，故怯死，不能戰也。若然，當縱之歸去耳。」

時諸盜被捕者凡五百餘人，鞫訊之下，則有四百人皆被擄，被脅爲盜者。

眞卿曰：「此輩皆釋之。」乃盡釋四百人去，餘盜皆斬之於廣厦門外。

殺盜既已，眞卿復令諸軍士檢山中盜尸，身上有懷金銀珠寶者，盡取之，仍置於廣厦樓閣之上。

陳金發見此，不禁啞然失笑，曰：「李將軍，汝但憑此物以誘諸盜耳。」

眞卿笑曰：「此皆汝之功也。今大盜盡殺矣，君且得高官，當置酒賀之。」

於是廣厦中復設讌，諸神兵皆入席，轟飲如前。李眞卿乃舉杯以賀金發，曰：「邑中羣盜將賴君領兵盡除之，我實無能爲力也。」

陳金發惶然曰：「我何嘗爲官，又何嘗領兵也？將軍毋誑我矣。」

眞卿笑曰：「我所言者，絲毫不誤也，君明日下山，遂獲高官矣。」

陳金發聞而大悅，然猶莫明所以。

讌飲至天明，李眞卿乃起，謝曰：「今別矣，後數十年，當再見也。」

語次，遂與諸軍士去，轉瞬皆不見矣，一瞥間，廣厦樓閣亦盡失矣。

陳金發悄然下山，潛匿鄉鎮間，以鄉鎮人烟皆絕，幾無以爲生。

一日，忽有大將軍朱自新領兵南下，至會城，聞諸城鄉中人哄傳山中神兵誅盜事。且曰：「此皆陳金發之功也，若乃誘諸大盜入山者。」

大將軍聞之，亟窮究其事，則被脅爲盜者所語也。若輩獲釋歸，乃盛道陳金發之事云。

於是大將軍使人往訪陳金發，旋獲之，遂與談山中神兵事。金發侃侃而言，直言無隱。

大將軍聞之，立委以軍中副將，使領兵捕盜，且曰：「此神人之意，不可違也。」

越一載，大將軍北返，遂擢金發爲將軍，使領兵鎮瀼濱，海濱諸盜聞金發有神兵爲助，皆降伏，但請免死。於是粵瀼羣盜悉平。其後金發登山，尋荒塚處，且夕蕭然，一無所見矣。（完）

路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駱九峯與金杏枝同往武當，擬解釋武當出雲道長並非死於他手之事，詎未抵武當便與武當一個俗家弟子白劍秋發生爭執，終不歡而打消去武當解釋的心念，翌日，他倆抵一市集，竟遭闔市之人的仇視，羣起追殺，幸得小紅、小翠姊妹之助，避入深山，在那荆棘滿途的深山中狂奔一晚，與一自稱張劍的英俊青年遇，那張劍招呼駱九峯及金杏枝返回茅舍，一夜飢渴，金杏枝忍熬不住，自願入厨治饌，那張劍俟金杏枝入厨後，向駱九峯詢問在何處與金杏枝相識，駱乃攏統答以相識已久——

血

事故情奇險驚義俠
文・東方英
圖・董培新

貌如仙子心如蠍

張劍先是微微一怔，繼之，哈哈大笑道：「失禮之處，尚望駱兄多多見諒。」

駱九峯倒被說得不好意思，訕訕的道：「張兄問此作甚？」

張劍含笑道：「沒有什麼，只是問問而已。」

忽然屋外傳來一陣步履之聲，走進一位老蒼頭來。那老蒼頭似是沒想到屋中有人，便欲退了出去，張劍叫住他道：「老佟，有什麼消息？」

那老蒼頭望了駱九峯一眼，道：「聽說駱九峯到山中來了，朱化純請老奴轉稟公子，助他一臂之力。」張劍道：「你答應了他沒有？」

老佟道：「關於這件事，老奴斗胆，請公子伸一伸手。」

張劍微微一笑道：「老佟，見過駱少俠，駱九峯少俠。」他還怕老佟聽不明白，特別把駱九峯的全名說了出來。

老佟果然一震，楞了半天，才向駱九峯行禮道：「老夫佟九見過駱少俠。」

金剛手佟九，在武林之中不是無名之輩，只可惜駱九峯對武林人物簡直等於一無所知，是以毫無驚訝之色，只欠身還禮，道：「老人家請不要多禮。」其實駱九峯初聞佟九請張劍出手對付他的話，心中亦甚是驚訝，坐立不安。

張劍含笑又道：「老佟，你看看，駱少俠像不像傳言中的『人屠戶』？」

佟九訕訕的重新打量了駱九峯一眼，道：「駱少俠英華內蘊，功力極高，有做任何事情的能力，只是……只是……。」

張劍笑道：「說下去，沒關係！」

仁心，變成狂人。」

張劍眞摯的道：「但你沒處過逆境，你很可能承受不住精神上無形的壓力。」

駱九峯道：「我處過逆境，家破人散，深山苦學……。」

他正待把他認爲苦惱的事，一件一件說下去，却被張劍一笑截住道：「你以爲那是逆境麼？其實那只是生命中的微波而已，就以你習武的過程來說，短短三數年之間，有此成就，那更是武林人物夢寐難求的機遇。」

駱九峯苦笑道：「張兄，你是不是在嚇人？」

張劍道：「精神上的壓力，才是痛苦中的痛苦，能使人狂，能使人瘋，也能使一個人做任何非他本心所做的事情。」

駱九峯迷惘的道：「這個小生倒是從未之所聞。」張劍徐徐道：「這種言論原是來自西域，我國大儒雖早有所見，却視之爲邪魔外道，不屑一顧，故知者甚少。」

駱九峯存疑地道：「這眞是令人難以想像之事。」張劍道：「駱兄可要在下給你一個證明。」

駱九峯道：「張兄要如何證明你的看法？」

張劍道：「在下對於觀心風鑑之學，頗下過幾年工夫，對於西域奇術亦畧知一二，駱兄如有心以身相試，在下卽可當場現醜。」

駱九峯猶豫有頃，道：「不知張兄如何的證明法？」

張劍道：「在下有一間特建房屋，只要駱兄在內停留半個時辰，駱兄就知道了。」

駱九峯也曾想到張劍是不是有心誘他入伏，不過，他有轟天堡經驗之後，因蟠龍劍可恃，自信足有脫困之能，料無妨碍，點頭道：「那就有煩張兄指教了。」

同時緩緩站起，準備隨同張劍前往相試。

張劍搖手道：「別忙，我們用過飯後再試也不遲。」駱九峯腹中確也餓了，於是會心一笑，坐了回去。

這時，佟九已用一隻竹製托盤，送出六樣菜肴，輕輕放在桌上，接着，金杏枝也隨在他身後走了出來。張劍連忙起身抱拳道：「有勞姑娘了。」

金杏枝忸怩的含笑道：「做得味道不好，兩位可不要見笑。」

張劍笑道：「金姑娘太客氣了，色香兩妙，已是有目共睹，有鼻共聞，那美味不言可知，各位快快請坐！」

張劍似是不善飲，是以未見他提到酒字。

金杏枝的菜做得確有一手，只聽得張劍連聲讚口不絕，金杏枝也樂得心花怒放，忘記了一路來的艱苦。

正當大家笑口生春之際，驀地，只見金杏枝臉上肌肉一僵……。

駱九峯與張劍不由自主全是一震，道：「妳怎樣了？」

半天半天，金杏枝才吐出二個字道：「……難過……。」

身子向後一仰，要不是駱九峯手急，她便要連人帶櫈子翻倒下去了。

「毒！菜內有毒……。」張劍一語未了，也是全身一僵，向後一倒，他因無人扶持，可倒在地上去。駱九峯手中托着金杏枝，抽不出手去扶持張劍，方叫得一聲：「張兄……。」忽有一道黑幕掩上心頭似的感覺，腦中泛出「不好了」三字念頭，來不及說出口，也是全身一沉，人事不知了。

駱九峯人向地上倒去，忽見原在他臂中的金杏枝一聲冷笑，道：「神眼秀士！神眼秀士！今後你該改叫瞎眼秀士了。」

話聲中反臂托住了駱九峯，未讓他向地上倒去，只見她輕盈盈的一跳而起，從懷中取出一顆丸藥納入駱九峯口中，然後托他伏在桌上。

他放好駱九峯，提起張劍，身形一閃出了這間木屋。

當她回到屋中時，駱九峯已是口中發出了輕微的呻吟聲，她微微一笑，躺倒地上。

駱九峯漸漸睜開了星目，人也隨之猛的跳了起來，叫道：「杏枝妹……。」

金杏枝可不就躺在他脚邊，再一舉目四望，屋中已不見了張劍，一種被欺的念頭，陡然湧上心頭，恨恨的一頓脚道：「敢情，你還眞是存心計算我們，幸好我醒來得早！」

此念一生，因怕張劍回來，自己忍不住氣，出手殺了他，於是，不及細想的扶起金杏枝，逸出木屋而去。

駱九峯離去之後，那間木屋保持了片刻的寧靜，但不久之後，從厨下發出一聲呼聲：「公子！」

佟九像野獸一般紅着雙目衝到外廳。

外廳的情形，看得他一震，口中狂呼着：「公子！公子！……。」身形如風般，又向屋外捲去。

惶急的呼聲，在木屋四週附近飄盪着，突然，那呼聲充滿了歡欣，佟九已抱着張劍回了木屋。

張劍經佟九檢查之下，其實他所中的毒藥，藥性已解，只是被人點了穴道，是以一直昏迷不醒。

佟九伸手拍開張劍穴道，張劍在長長吁聲中睜開了雙目，接着苦笑一聲，坐直了身子道：「老佟，吃飯的時候，你到那裏去了？」

佟九喃喃地道：「只是，他似是入世未深，壞不到那令人髮指的程度。」

張劍哈哈大笑道：「好了，這些年你總算沒有白跟我了，金姑娘正在厨下替你做飯，你快去幫她的忙吧！」

佟九應了聲道：「是！」又向駱九峯行了一禮，低頭退下。

在他們主僕相談之際，駱九峯心裏也緊張到了極點，全神戒備，他無殺人之心，可不能沒有自保之念。

佟九退下去了，張劍朗笑一聲，叫道：「駱兄！」駱九峯一震道：「張兄，可是有意接受朱化純的請求了？」

張劍道：「依你的看法呢？」

駱九峯道：「小生認爲張兄不是等閒之人，當有非凡之想。」

張劍哈哈一笑道：「好說！好說！想不到駱兄也會當面奉送高帽子。」

駱九峯被他說得一窒，俊面之上陡然飛上兩朶紅雲，低喟道：「我說的原是實話。」

張劍啞笑道：「不錯，在下信得過駱兄你的爲人。」

駱九峯聞言之下，就像是大海中一葉的扁舟，在狂風怒濤之下，看見了陸地，雖然，離那陸地還遠，能不能安全抵達，殊難逆料，但他却高興得跳起來道：「眞的？」

張劍點頭道：「當然是眞的，不過在下看你，胸中已然隱伏殺機，如果不能及時自制，你也可能成爲眞的『人屠戶』。」

駱九峯悚然一震，但否認道：「小生幼承庭訓，還知道做人的道理，尚有幾分自信，當不至喪失

陷害他的人怎能像厲鬼一樣，或是躡在他身後，替他製造事端？

不用說，他走完這條山徑後，江湖上一定又傳遍了他的罪行了。

是誰？爲什麼要陷害我啊？

這問題一直在駱九峯腦中盤旋着，因此，也把金杏枝冷落在一邊，金杏枝心中有鬼，倒老老實實的跟在他身後，不敢招惹他。

餓了，他們就吃死人留下的乾粮，渴了，就飲死人帶來的水，那些死人，好像專爲替他們送粮送水而來似的。

他們在山中一直渡過了三天沉默寡言的生活，金杏枝對於駱九峯的不說話，眞担心是不是有什麼毛病落到了他眼中，而有意疎遠她。

因此，駱九峯一舉一動，都能在她內心中引起不安，有道：「爲人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她這時心理却適得其反，風吹草動，也能令她心驚肉跳。

偏偏在這個時候，駱九峯忽然脚步一停，哈哈大笑了起來……。

金杏枝被嚇得一震，幌身退了數丈之遠，一顆心也幾從口中跳了出來。

駱九峯大笑了一陣，接着又自言自語道：「孫子曰：『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不就是我現在唯一的對策麼？」聲音陡然一揚，頓時大聲又道：「對！我就這樣辦！」

幾天陰霾，廢然而開，他已經又進了一步了。

駱九峯這時心胸開朗，笑嘻嘻的叫了一聲：「杏妹！」

金杏枝動也不動，似乎她的耳朵已經失靈了。

駱九峯未見金杏枝答應，心中一震，以爲她失了事，舉目旋身，向四週搜了開去。

可是，他却立刻就見到了金杏枝。

金杏枝不正好好的站在他身後不遠，不過她這時似乎有點神不守舍，正在直着眼睛瞪着他，同時又好像眼中並沒他，只因她的眼神顯得是那樣空虛與茫然。

駱九峯幌身到了她身邊，道：「杏妹，你怎樣了？」

金杏枝半天吁出一口長氣，道：「大哥，你眞把我嚇死了，我還以爲你瘋了哩。」

駱九峯笑道：「未瘋也就差不多了，要非那張劍對我說了一段話，使我心理上有了準備，我可不就要瘋了。」

金杏枝恨恨的道：「你還相信他的話，要不是你發覺得早，只怕他早把我們送給朱化純了。」

駱九峯眉頭微微一皺，道：「是的，我們不瞭解他，那就不說他吧，我們趕一程，大約也快出山了。」

他攜起金杏枝玉手，又微笑地表示歉意道：「幾天來，我心裏有事，你不怪我沒答理你吧？」

金杏枝嫣然一笑道：「我只恨我不能替你分憂，那還能怪你的道理。」

兩人相對一笑，舉步向山外走去。

轉過一座山峯，視野爲之一舒，只是遠遠山脚旁有一大片黑壓壓的房屋，屋上炊烟嫋嫋，已是傍晚時分了。

兩人脚下加快，身如飄雲，疾向山下落去。

正當他們快要轉出山口，忽然，從斜刺裏射出一條人影，擋在他們身前。

四目相對，兩人同時歡呼一聲，駱九峯和那人已是四手相握，擁在一起了。

兩人對視有頃，那人輕嘆一聲道：「峯弟，我總算截住了。」

駱九峯微微一怔，道：「大哥，你這是什麼意思？」

駱九峯稱他大哥，敢情，來人乃是鶴嶺春雷陶式玉。

鶴嶺春雷陶式玉道：「你這時不能下山。」

駱九峯道：「有人等着找我算帳？」他早就想到了這一點，所以脫口而出。

鶴嶺春雷陶式玉道：「雙方的人都有。」

駱九峯一怔道：「雙方，你是指那雙方？」

鶴嶺春雷陶式玉微微一笑，道：「當然是敵友雙方。」

駱九峯慨然一嘆道：「我這時還有朋友麼？」

沉重的話聲中，更含着不少悽凉的意味。

鶴嶺春雷陶式玉哈哈朗笑道：「你不但有朋友，目前山下至少有上百的朋友，準備爲你効命流血。」接着話聲一低，道：「不過對方却將近有二百人。」

駱九峯道：「那是說一場莫明其妙的慘殺場面，又在等着我了。」

金杏枝忍不住插嘴道：「什麼叫莫明其妙？朋友仍還不是看不過你被人冤屈所以才挺身而出。」

駱九峯笑道：「這不叫莫明其妙叫什麼？雙方都找錯了拚命的對象，大家要找的原該是那暗中嫁禍的人啊？」

鶴嶺春雷陶式玉起初只顧和駱九峯說話，忘了向金杏枝打招呼，這時藉她插話的機會，轉頭向她一笑道：「金姑娘，在下……。」

駱九峯更是忘了替金杏枝引見鶴嶺春雷陶式玉，見鶴嶺春雷陶式玉已先向金杏枝打招呼，不好意

思地「啊！」了聲，截口道：「杏妹，這就是我常向你提起的陶大哥，快快過來見禮。」

金杏枝笑吟吟的一躬道：「陶大哥，你得像愛護峯哥哥一樣愛護小妹啊！」

鶴嶺春雷陶式玉哈哈大笑道：「這標緻的小妹，那還用說！」話聲一頓，笑容一斂，鄭重其事的道：「金小妹，我陶大哥有一件事想請你帮忙，不知……。」

金杏枝極力討好地不讓他把話說完，截口笑道：「陶大哥但有吩咐，小妹無不遵命。」

鶴嶺春雷陶式玉笑道：「小妹眞是好小妹，峯弟的眼光眞不錯！」

金杏枝羞答答的垂下了螓首。

駱九峯也是俊臉一紅，笑道：「大哥，你有話就快說吧！」

鶴嶺春雷陶式玉沒答駱九峯的話，却向金杏枝一笑道：「杏妹，你見了家慈，千萬不可提及小兄，只說峯弟的意思就行了。」

敢情，這還是鶴嶺春雷陶式玉主意，他不能說自己的母親怎樣，這倒是極高明的解釋。

金杏枝柳眉微微一皺，道：「那你們準備改走那一條路出山？」

鶴嶺春雷陶式玉道：「目前很難說定，得看情形而異。」

金杏枝沉吟了一下，道：「以後我們在那裏會合？」

鶴嶺春雷陶式玉不便事事擅專，回顧駱九峯道：「峯弟，你看，大家在那裏相見好？」

駱九峯搖頭笑道：「這一帶我沒來過，連方向都弄不清楚，還是大哥你決定了吧。」

鶴嶺春雷陶式玉哈哈大笑道：「杏妹，你放心城好不好？」

駱九峯道：「好，就通城吧！」

鶴嶺春雷陶式玉沉思有頃，道：「我們約在通城！不是又走回頭路？」

金杏枝一楞道：「通城？」

鶴嶺春雷陶式玉笑道：「這就叫出人意表，才擺得脫那誠心替峯弟製造事端的人。」

金杏枝一笑道：「陶大哥眞了不起，有你照顧峯哥哥，我就放心了。」話到口邊，陡然發覺羞於出口，螓首一低，沒了下文。

鶴嶺春雷陶式玉哈哈大笑道：「杏妹，你放心，峯弟要少了一根毫毛，你唯我是問就是。」

金杏枝啐笑一聲道：「陶大哥，你笑我……。」嬌軀帶着笑聲，已向山下疾掠而去。

鶴嶺春雷陶式玉望着金杏枝漸漸消失的背影，搖頭吁了一口長氣，嘴角噙着一抹微笑。

駱九峯看在眼裏，想在心裏，就只不便出口相問，以釋疑懷。

鶴嶺春雷陶式玉回頭一拉駱九峯道：「峯弟，我們找一個地方休息再說。」

掠目四望，見不遠之處有一株撐天大樹，點足長身，撲了過去，再一振臂，上了那株大樹。

駱九峯自與鶴嶺春雷陶式玉交往以來，只見他爲人處事，無不朗爽坦誠，從未見他有今日這般令人生疑的行徑，不免楞了一楞，才向那大樹之上飛去。

駱九峯上得大樹，實在忍不住，隨卽問道：「大哥，……。」

鶴嶺春雷陶式玉一搖手，低聲道：「禁聲！」

駱九峯一肚子話，被鶴嶺春雷陶式玉「禁聲」兩字，又逼回去了，而他心中疑念更重了。

正當駱九峯心事重重之際，忽見山下有兩條人影疾掠而來，到了他們兩人剛才停身之處，停了一停，只聽其中一人道：「他們果然走了。」

另一人道：「發出訊號，我們快追下去。」

一隻响箭從最初說話那人手中脫手打出，而他們兩人却身形一起，向山內奔去。

接着，不久一連從他們眼前閃過了六七批人，都是傴傴向山內奔去。

那六七批人過去之後，又等了約半個時辰，再不見有人入山，鶴嶺春雷陶式玉招呼駱九峯跳下樹道：「走，我們現在可以走了。」

奇怪，他竟帶着駱九峯向山下走去。

駱九峯一怔道：「大哥，我們去那裏？」

鶴嶺春雷陶式玉道：「下山呀！」

駱九峯道：「你不是說我們奔通城麼？」

鶴嶺春雷陶式玉唔唔連聲，道：「你不見那些人都趕到通城去了麼，我們自然不去了。」

駱九峯劍眉一皺，詫異地問道：「可是，乾媽她老人家……。」

鶴嶺春雷陶式玉道：「她老人家會在通城等我們的。」

他的行爲實在令人担心，駱九峯不能不問個明白了，吶吶地道：「大哥你到底在玩什麼把戲？」

鶴嶺春雷陶式玉一笑道：「峯弟，你只看出我行爲可疑爲甚麼不想想那幾批人是不是也可疑？」

駱九峯何等聰明之人，心中一動，道：「大哥，你疑心杏妹？」

鶴嶺春雷陶式玉道：「不是疑心，這是事實，你難道還不相信？」

駱九峯不敢相信地訥訥地道：「她……她……怎……會……？」

鶴嶺春雷陶式玉知道他這時心中一定很難過，暗嘆了一聲，用緩和的語氣道：「金姑娘年紀比你還輕，最容易上人的當，聽說你們在洞庭湖附近兩人分過一次手，說不定就在那時候上了人的當。」

這樣至少沒有扯到寄萍老人身上，以使駱九峯易於接受現實，同時也稍減他心中難過。

駱九峯長嘆一聲，道：「大哥，我很奇怪，你怎會懷疑到金杏枝身上去？」

鶴嶺春雷陶式玉神秘的一笑道：「暫時不能告訴你，我帶你去見一位朋友，你就明白了。」

駱九峯道：「什麼樣的朋友？」

鶴嶺春雷陶式玉道：「一位年紀不大，但聲名不讓十大高手的江湖怪人。」

駱九峯雙眉一皺道：「大哥你近來也變了。」

鶴嶺春雷陶式玉一笑道：「你變得更多哩！」

身子一折，拋開下山之路，順着山脚繞了過去。

轉過二個小斜坡，是一片高過人頭的玉蜀黍，鶴嶺春雷陶式玉帶着駱九峯穿過玉蜀黍，到了一條小河旁邊，河中有一艘小篷船，二人跳上那艘篷船，躲入艙中，那艘篷船便緩緩向下游駛去。

駱九峯上船時，並未見船上有人，船開動了，他才發現船尾有一位大帽壓眉的船夫在搖槳推舟。

這時，天色已漸漸入黑，那船行未多久，便停泊在一座市集的後面。

鶴嶺春雷陶式玉帶着駱九峯閃身掩入市集之內，進了一家民房，登堂入室，停在一間書房外面，輕輕叩了七下房門。

房內發出一聲哈哈大笑道：「人生何處不相逢，駱少俠，想不到這快我們又見面了。」

書房門一角，神眼秀士張劍已是當門相迎。

駱九峯微微怔了一怔，抱拳道：「原來是張兄，哈哈！哈哈！」

人家好意思製造機會和他見面，他又怎能不大方些。

神眼秀士張劍借着駱九峯發笑時，又打量了他一眼，點頭含笑道：「駱兄幾日不見，又有了新的進境了，可喜可賀。」身子一側肅客道：「請！」

駱九峯在山中苦思了三天，却不料一笑之下，那張劍便似有所覺，暗中大爲驚震，硬着頭皮，挺胸大步進了書房。

三人坐定，神眼秀士張劍向鶴嶺春雷陶式玉點頭道：「玉弟，別叫駱少俠緊張了，你簡單的告訴他吧。」

鶴嶺春雷陶式玉望着駱九峯發笑時，又打量了他自三年前你失踪後，小兄爲了尋你，巧遇張兄，一見相知，結了手足之情，數年之前，小兄就曾將你之事相托於張兄，你不可生他的誤會了。」

駱九峯「啊！」了一聲，發窘地道：「原來，……原來……。」

神眼秀士張劍微微一笑道：「不敢當！」接着一正臉色道：「聖人心比日月，仁者志在萬象，大義可以滅親，駱兄你也應該拿得起放得下才是。」

言簡意賅，字字千金，正是駱九峯當前心理上的大毛病，也就是他一直不能面對現實的原因。

任何一個人，不會沒有長處，也不會沒有短處，誰的長處最多，短處最少，而又能克服自己短處看出她心中有鬼，沿途都留有暗記，正想找機會點醒你，却不料她機警絕倫，先倒打我一巴了，哈哈！哈哈！我這自認絕不上當的神眼秀士，却在那小丫頭中丟了一次大人。」

駱九峯與金杏枝相處日久，一時要他馬上改變觀念，心中實有難決之情，雖然自己也已認定金杏枝可疑，但仍希望那不是事實，因此，他還抱着萬一的希望，訕訕地道：「眞是她麼？」

鶴嶺春雷陶式玉道：「峯弟，你可知道劍兄成名江湖的絕學是什麼？」

他忽然把話扯開，聽得駱九峯一楞，道：「這個小弟實實不知。」

鶴嶺春雷陶式玉道：「劍兄以神眼觀心，稱絕一時，故有神眼秀士之稱，無論巨奸大惡，一遇劍兄，絕難遁形，你想他會看錯金姑娘麼？何況，我已經在你面前證實過一次了。」

駱九峯苦笑笑道：「我不是不相信，而是怕相信。」

神眼秀士張劍點頭道：「駱兄你乃是至情至性之人，這種想法，乃是理所當然，不過事實是殘酷的，你不能不面對現實，因此，小弟有二句話，想奉送駱兄參攷。」

駱九峯虛心地道：「張兄有何指教？小弟洗耳恭聽。」

神眼秀士張劍微微一笑道：「不敢當！」接着一正臉色道：「聖人心比日月，仁者志在萬象，大義可以滅親，駱兄你也應該拿得起放得下才是。」

言簡意賅，字字千金，正是駱九峯當前心理上的大毛病，也就是他一直不能面對現實的原因。

任何一個人，不會沒有長處，也不會沒有短處，誰的長處最多，短處最少，而又能克服自己短處

，發揮自己長處，那麼他就步上了成功的大道。

駱九峯人聰明不說，而促成他成爲一代大俠的，還是因爲他虛懷若谷，聞過而喜。

駱九峯被神眼秀士張劍一語道破心病，先是悚然而驚，繼之，豁然而悟，長揖謝道：「張兄一言，小弟茅塞頓開，現在我已心中無惑了。」

鶴嶺春雷陶式玉哈哈大笑道：「峯弟，你現在明白過來了，爲兄好不快樂，快快也認劍大哥爲兄，今後你我三人也好同心協力，爲武林之中做幾件流芳的快事。」

駱九峯聞聲而起，又向神眼秀士張劍一禮倒地道：「大哥，不知你願不願意有我這個兄弟？」

神眼秀士張劍大喜過望，回了一禮道：「固所願也，不敢請耳，峯弟，今後大哥一定全心全意助你成就一番事業。」

駱九峯揖謝道：「小弟不敢，但願追隨大哥左右，得有寸進足矣。」

神眼秀士張劍正色道：「峯弟不要客氣，你我三人之中，大哥我，才智有餘，而魄力不足，難爲羣倫之首，老二麼，却正與爲兄相反，心胸曠達，劍及履及是其長處，但學養稍欠，是爲美中不足，只有三弟你，只要稍加歷練，便是擎天大器，三弟，你我兄弟之間，無需過謙，須知你的成功，還不也就是我與你二哥的光榮麼？」

鶴嶺春雷陶式玉拊掌道：「大哥說得有理，三弟，你應該有當仁不讓的豪情才對。」

駱九峯原也不甘自棄，聞言之下，豪氣頓生，朗朗一笑道：「二位兄長如此抬愛，小弟定必全力以赴，務期無負二位兄長一片苦心。」

神眼秀士張劍含笑點頭道：「三弟既有此心，眞是武林之福了。」

駱九峯訕訕地笑道：「大哥說得太言重了。」

神眼秀士張劍正色道：「三弟，我說的是實話，你難道沒有看出，你已成了武林之中的中心人物麼？」

駱九峯苦笑道：「不過是衆矢之的罷了。」

鶴嶺春雷陶式玉道：「那是他們瞎了眼，中了破壞三弟名譽，打擊三弟精神之人的居心何在？」

人家挑撥離間之計而不自知。」

神眼秀士張劍道：「二弟，你說說看，那暗中使然。」

鶴嶺春雷陶式玉道：「還不是嫉妒三弟的才華嫌疑最大？」

神眼秀士張劍道：「照你這樣說，你認爲誰的是懷疑，但現在我不是那樣想了。」

鶴嶺春雷陶式玉道：「過去我對那寄萍老人很身上？」

神眼秀士張劍道：「現在你的目標，轉到了誰沒有分毫折扣。

鶴嶺春雷陶式玉道：「你的理由呢？」

神眼秀士張劍道：「劍王以一身六合神功睥睨天下，雄據武林，原以爲從此天下無敵，唯我獨尊……。」

神眼秀士張劍笑着截口道：「二弟，你可別忘了，他的武功雖然在十大高手中較爲突出，但也不能說就是天下無敵，需知淡于名利，隱身山水鬧市之間的奇人異士，在在皆是……。」

鶴嶺春雷陶式玉也不讓神眼秀士張劍把話說完呀，因此，他不無自得之感，也因此，不願當他之世有人蓋過他，何況，峯弟與他之間，本來就鬧得

駱九峯訕訕地笑道：「大哥說得太言重了。」

神眼秀士張劍正色道：「三弟，我說的是實話，你難道沒有看出，你已成了武林之中的中心人物麼？」

駱九峯苦笑道：「不過是衆矢之的罷了。」

鶴嶺春雷陶式玉道：「那是他們瞎了眼，中了

神眼秀士張劍道：「二弟，你說說看，那暗中

鶴嶺春雷陶式玉道：「還不是嫉妒三弟的才華

神眼秀士張劍道：「照你這樣說，你認爲誰的

鶴嶺春雷陶式玉道：「過去我對那寄萍老人很

神眼秀士張劍道：「現在你的目標，轉到了誰

鶴嶺春雷陶式玉道：「你的理由呢？」

神眼秀士張劍道：「劍王以一身六合神功睥睨天下，雄據武林，原以爲從此天下無敵，唯我獨尊……。」

神眼秀士張劍笑着截口道：「二弟，你可別忘了，他的武功雖然在十大高手中較爲突出，但也不能說就是天下無敵，需知淡于名利，隱身山水鬧市之間的奇人異士，在在皆是……。」

鶴嶺春雷陶式玉也不讓神眼秀士張劍把話說完呀，因此，他不無自得之感，也因此，不願當他之世有人蓋過他，何況，峯弟與他之間，本來就鬧得

勢不兩立，這次峯弟藝成出山，出手就把環毒卓峻與電疾三花夫人兩大高手打得望風而逃，其對他的威脅可想而知，於是他想出了這破壞峯弟名譽的毒計，根本不用自己出手，就把峯弟整個的前途毀了，用心之毒，莫此爲甚，所以，我也把他的爲人看穿了。」

神眼秀士張劍眉頭微微一皺，道：「我想這不僅是你一個人的看法吧？」

鶴嶺春雷陶式玉點頭道：「不錯，江湖上有很多明眼之人，對於這件事，都不值劍王的爲人。」

神眼秀士張劍道：「照說金杏枝與劍王原有不世之仇，她爲什麼反顏事仇呢？」

鶴嶺春雷陶式玉道：「金杏枝年輕識淺，可能根本就不知幕後操縱的禍首就是劍王。」

神眼秀士張劍轉向駱九峯道：「三弟，你的看法如何？」

駱九峯早就懷疑過劍王辛去疾，不過他並非沒有別的看法，因此，他的意見是：「劍王只能算是可疑人物之一，也可能另有他人隱身操縱。」

神眼秀士張劍雙眉一挑，笑道：「三弟所見，與小兄相同，但不知三弟能指出其人否？」

駱九峯道：「鷸蚌相爭，漁夫得利，誰因小弟與劍王之事，而能有所收穫的，便是那另一位可疑之人了。」

鶴嶺春雷式陶玉笑道：「這樣說來，我和大哥都嫌疑重大了，要非『六合眞詮』之事，小兄與大哥怎能與三弟訂交，如不能與三弟訂交，又何來分享三弟將來的光榮。」

駱九峯也笑道：「那麼我自己也有嫌疑了，我乃是爲了自己想成名，而故意與劍王作對了。」

神眼秀士張劍道：「二位賢弟說的雖是笑話，

但其中却大有道理，因此也增加了可疑的對象。」

鶴嶺春雷陶式玉道：「這就難了！」

神眼秀士張劍微微一笑道：「那也不見得！」

駱九峯道：「大哥是否已經有所發現？」

神眼秀士張劍道：「目前還沒有，不過我想只要我們能客觀地仔細觀察下去，總不難發現他的狐狸尾巴的。」

駱九峯欲言又止，微現失望之色地輕輕喟嘆了一聲。

神眼秀士張劍忽然話題一轉道：「峯弟，你準備散發的『六合眞詮』，什麼時候開始分送？」

駱九峯訕訕的一笑道：「我這次出來，惹來滿身麻煩，成天苦惱至極，我近來根本想都沒想這件事了。」

鶴嶺春雷陶式玉道：「這件事，小弟則是畧知一二。」

神眼秀士張劍一笑道：「對了，你是援駱會首要之一，想必與寄萍老人有所連繫了。」

鶴嶺春雷陶式玉道：「寄萍老人目前派人來會說：『六合眞詮』約在八月中秋開始分送，要援駱會務必在八月間將各地善行資料送給他，以便參考。」神眼秀士張劍含笑道：「看來寄萍老人倒是很尊重援駱會！」

鶴嶺春雷陶式玉笑道：「大家還不都是想促成峯弟這次開風氣之先河的創舉。」

頓了一頓，又慨然嘆道：「原先小弟對寄萍老人頗有微詞，近來見他行事爲人，雖是處處爲峯弟着想，如今想來，好不慚愧。」

駱九峯一聽鶴嶺春雷陶式玉對寄萍老人改變了觀覺，自然也是很高興笑道：「二哥，你現在可相信小弟的看法了吧。」

話中，陡然想起金杏枝的被人利用，皆因自己未能好好照顧她所致，說來實是對不起寄萍老人，內咎之念油然而生，雙眉一鎖，長嘆一聲，又道：「關於金杏枝的事，我實在對不起他老人家，大哥你能替小弟想一個兩全之策麼？」

神眼秀士張劍點頭道：「金杏枝的事實易解決，我們暫裝迷糊，遇事避着她點，拖一段時間，想法把她送回勾漏山去。她就不足爲害了。」

駱九峯道：「我實在不願將金杏枝之事告訴他老人家，以免他傷心難過，同時，我更想慢慢感化她迷途知返，以酬她祖父長兄爲我之死的大恩。」

神眼秀士張劍道：「峯弟，你這種存心，立意至善，小兄替你特別在她身上花一分精神就是。」

駱九峯至是放心地，忙又謝了神眼秀士張劍。

神眼秀士張劍眼神回到鶴嶺春雷陶式玉面上，笑道：「我們還是回到分送『六合眞詮』的話題上去吧。」接着曲指數道：「五，六，七，八，八月中秋距今不過三個多月了，不知寄萍老人至時準備在什麼地方分送？」

駱九峯接話道：「關於這一點，過去小弟曾經和寄萍老人研究過，我們原來是準備在廬山好漢坡辦事……。」

頓了一頓，轉向鶴嶺春雷陶式玉道：「因爲家母的關係，已經改了地方沒有？」

鶴嶺春雷陶式玉道：「因爲家母的關係，已經決定借用胡家堡了。」

神眼秀士張劍道：「但不知送書的方式是隨到隨送？還是只限於一二天之內送完？」

鶴嶺春雷陶式玉道：「聽說最初的計劃是準備在一天之內將書送完，後來攷慮到各方來人住宿不便，於是改自八月十五起至三十日止，十六天之間，隨到隨送。」

神眼秀士張劍道：「送書之事，是由誰提調辦理？」

鶴嶺春雷陶式玉道：「寄萍老人也一併托付援駱會主辦了。」

神眼秀士張劍微微一怔道：「完全交給援駱會主辦？」

鶴嶺春雷陶式玉道：「是的，完全由援駱會主辦，不過援駱會也極爲尊重寄萍老人，請他担任評審會長……。」

神眼秀士張劍迫不及待的截口道：「他接受了沒有？」

鶴嶺春雷陶式玉一嘆道：「其人可敬之處也就在此，他沒有接受，却把家母推出來了。」

神眼秀士張劍又問道：「負責評審之人是那幾位？」

鶴嶺春雷陶式玉道：「連家母在內，一共有十三人主持評審，另外十二人是：拳霸楊純武，拐絕胡坤元，刀雄張清宇，田邊大俠李子東，出雲手司空丹，八臂門神齊大有，滿天花雨常光宇，反手三多羅奎，雲中一鶴沈夾雲，不第秀才任友仁，花衣太歲古今同和三指陰陽胡一帖等一十三人。」

神眼秀士張劍接着又問道：「他們都是援駱會的麼？」

鶴嶺春雷陶式玉道：「除了丐幫幫主花衣太歲古今同與三指陰陽胡一帖二人外，可說都是援駱會的人。」

神眼秀士張劍皺了一下眉頭道：「十三人負責評審，如果大家意見不能一致時，如何處理？」

鶴嶺春雷陶式玉道：「聽說他們評審一位『六合眞詮』得主，並不要十三人完全意見一致，只要有七人認爲可行，其他六人便不得有異議。」

神眼秀士張劍雙眉鎖得更緊了，但口中却是連聲讚道：「這辦法果然公允之至！」

顯然，他的皺眉頭不是關於評審會公不公允的問題，而是因爲從那評審會中找不出絲毫毛病，覺得非常失望。

駱九峯原是聰明絕頂之人，由於缺乏江湖經驗，大有無從着手之感，但當別人啓發了他的思路時，他的觸覺却是極爲銳敏，神眼秀士張劍不斷的皺眉頭，他已心中有所領悟了，於是，當神眼秀士張劍話聲一落，便笑着接道：「大哥，你是不是還懷疑寄萍老人的爲人？」

神眼秀士張劍目中神光一閃，哈哈大笑道：「兄弟，你只要這樣用心下去，我相信不出一年，江湖鬼蜮技倆，便逃不過你雙眼了。」

他雖沒點頭稱「是」，但却完全承認了駱九峯的想法沒錯。

鶴嶺春雷陶式玉笑道：「原來大哥在問我的口供。」

神眼秀士張劍道：「我們要發現敵人，必先認清朋友，慢慢縮小範圍，那宵小卽無所遁形了。」

鶴嶺春雷陶式玉忽然揚眉大聲道：「大哥，明明有現成的路，我們爲什麼不走？」

神眼秀士張劍好快的腦筋，一聽就知道他指的是什麼路，搖頭笑道：「你以爲從金杏枝身上找得出答案麼？其實你却完全錯了，三弟不願意那樣做不說，卽使三弟同意我們追問金杏枝，只怕也問不出所以然來，打草驚蛇，一擊不中，以後的困難可就更多了。」

駱九峯點頭道：「大哥說得是，我們最好不動聲色，暗中調查，出其不意，反而最易收效。」

神眼秀士張劍笑道：「三弟之言，深獲我心，因此，三弟最好還是假裝不知，任人戲弄，以安其心，其他的事，交給我暗中進行好了。」

鶴嶺春雷陶式玉道：「我呢？」

神眼秀士張劍道：「你和三弟一樣，最是惹人注意，暫也用不到你。」

話聲微微一頓，轉向駱九峯道：「三弟的事，可不是開玩笑的。」

鶴嶺春雷陶式玉愁眉苦臉道：「怪不得江湖上一聽神眼秀士之名，先就有了三分頭痛。」

神眼秀士張劍一笑，起座道：「老二既然頭痛，你和三弟也該走了。」

鶴嶺春雷陶式玉茫然地道：「我們該到那裏去，還沒說好哩！」

神眼秀士張劍含笑道：「你問三弟就知了。」

駱九峯不等他問，便笑口接道：「我們還是到通城去。」

鶴嶺春雷陶式玉一楞道：「那不是騙金杏枝的麼？」

神眼秀士張劍道：「現在是變成假戲眞做了，這樣才不至令人動疑。」

鶴嶺春雷陶式玉道：「人家早已得信，再送上門去，豈不是自討苦吃？」

神眼秀士張劍笑道：「你放心，莫說三弟功力已在你我之上，就是依然手無縛鷄之力，也至多不過有驚無險而已。」

鶴嶺春雷陶式玉猶待刺刺不休問到底，駱九峯笑道：「二哥，有話我們路上慢慢再說吧！」

鶴嶺春雷陶式玉關心地道：「三弟，你眞明白了大哥的意思沒有？」

駱九峯點頭道：「聽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最近小弟連番巧遇，就大哥不說，我已心中有數，只因經驗不足，一時不知如何應付罷了。」

鶴嶺春雷陶式玉笑道：「現在呢？」

駱九峯道：「有二哥一路我的胆子就大了！」

（未完待續）

桌上擺好了現成的文房四寶，駱九峯揮筆而就，寫就一封書信留交老王。

神眼秀士張劍收好書信，笑道：「今天我們是老兄弟，如果明天我變成了你的敵人，你可不可當眞。」

駱九峯一楞，忽然想明白了，哈哈大笑道：「大哥如果眞是小弟的敵人，那就可怕極了。」

鶴嶺春雷陶式玉顯然一下子沒有會意過來，一呆道：「大哥，你是說笑話吧。」

神眼秀士張劍笑道：「二弟你不知道，三弟到我家中吃了喝了不算，還向我們下了一把毒藥，我要不與他爲仇，那豈不成了天大的笑話。」

神氣語態都很輕鬆，自然是假的了，鶴嶺春雷陶式玉傷感地道：「不管是眞的爲仇也好，假的爲仇也好，我却裝不出來。」

神眼秀士張劍道：「裝不得也得裝，要不誤了三弟大事，可不是開玩笑的。」

精選武俠奇情長篇

文・圖／古龍・新培

無情劍客多情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探花郎」李尋歡趕返故居，擬向龍嘯雲、林詩音夫婦道歉解釋，詎這時龍嘯雲正召集一般江湖朋友，商量捕殺梅花盜之事，李尋歡不喜熱鬧，乃信步往梅林閒逛，突有一名大漢向他襲擊，李尋歡被迫，不得已飛刀斃敵，事後李又信步行往原日居住的冷香小築，突又有一人從後用劍刺他，幸李能在千鈞一髮的危難中躲過一劍之厄，他隨即返身擬飛劍殺敵之際，龍嘯雲已趕到喝止，爲雙方引介，恰在這時，趙正我也已趕到向李尋歡責難，詎被李三言兩語反譏，已氣得扭頭就走——

公子多情情不試

游龍生忽然一笑道：「趙大爺畢竟老了，脾氣越來越大，胆子却越來越小，其實伊哭來了又有何妨，在下也正好見識見識名滿天下的探花飛刀！」

李尋歡淡淡道：「其實閣下若眞有此心，就並不一定要等伊哭來了。」

游龍生臉色又變了變，像是想說甚麼，但瞧了李尋歡掌中的刀一眼，終於甚麼都沒有說，也掉首而去。

龍嘯雲想追出去，又站住，搖頭嘆道：「兄弟，你這又是何苦？就算你瞧不起他們不願和他們交朋友，也不必得罪他們呀。」

李尋歡笑道：「他們反正早已認爲我是不可救藥的了，我得不得罪他們都一樣，倒不如索性將他氣走，反而可以落得乾淨。」

龍嘯雲道：「朋友多一個總比少一個好的。」

李尋歡道：「但世上又有幾人能不負這『朋友』二字？像大哥你這樣的朋友，無論誰只要交到一個已足够了。」

龍嘯雲大笑起來，用力拍着李尋歡的肩頭，道：「好，兄弟，只要能聽到你這句話，我就算也將別的朋友完全都得罪了，也是值得的。」

李尋歡心頭一陣激動，又不停的咳嗽起來。

龍嘯雲皺眉道：「這些年來，你的咳嗽……」

李尋歡像是不願聽到他提起這件事，立刻打斷

他的話，道：「我現在只想見一個人。」

龍嘯雲道：「誰？」

他濃眉轉動，不等李尋歡回答，又道：「是不是林仙兒？」

李尋歡笑了笑，道：「大哥，你眞不愧爲我的知己。」

龍嘯雲展顏大笑道：「我早就知道你遲早忍不住要想見她的，李尋歡若連天下第一位美人都不想見，那麼李尋歡就不是李尋歡了。」

李尋歡微笑着，似已默認。

可是他心裏在想着什麼呢，除了他自己之外，只怕誰也不知道。

龍嘯雲已拉着他往外走，笑着道：「但你若想到這裏來找她，却找錯地方了，自從前天晚上的事發生了之後，她晚上已不敢再留在冷香小築。」

李尋歡道：「哦！」

龍嘯雲道：「這兩天晚上她一直陪着詩音在一齊，你也正好隨便去看看詩音……唉，她究竟是個女人，你就算去安慰她又有何妨。」

他根本未留意到李尋歡目中的痛苦之色，嘆了口氣，接着又道：「其實，她也不是不知道雲兒的可惡，絕不會眞的怪你。」

李尋歡勉强一笑，道：「但我們既已來到這裏，不如還是到冷香小築去瞧瞧吧，說不定那位林姑娘現在已回來了呢！」

龍嘯雲笑道：「也好，看來你今天晚上若見不到她，只怕連睡都睡不着了。」

李尋歡還是微笑着，也不分辯。

但他的眼睛，却在閃着光，似乎隱藏着什麼秘密。

× × ×

冷香小築裏果然沒有人。

李尋歡一走進門裏，又一腳踏入十年前的回憶裏。

這屋子裏的一切竟都和十年前沒有絲毫變化，一桌一几，也依舊全都安放在十年前的位置，甚至連桌上的筆墨書籍，都沒有絲毫變動，若不是在雪夜，那堂前明月，屋角斜陽，想必也都依舊無恙。

李尋歡彷彿驟然又回到十年前，時光若倒還十年，也許剛陪林詩音數過梅花，也許正想回來取一件狐裘爲她披上，也許是回來將他們方自吟出的佳句記下，免得以後遺忘。

但現在李尋歡想去遺忘時，才知道那件事是永遠無法遺忘的，早知如此，那時他又何苦去用筆墨記下？

雪，又在落了。

雪花輕輕的洒在窗子上，宛如情人的細語。

李尋歡忍不住暗暗嘆了口氣，道：「十年了，……也許已不止十年了，有時，『時間』彷彿過得很慢，但等它眞過去時，你才會發現它快得令你吃驚。」

龍嘯雲自然也有很多感慨，却忽又笑道：「你記不記得我第一天到這裏來的時候，那天好像也在下雪。」

李尋歡道：「我……我怎會忘記。」

龍嘯雲大笑道：「我記得那天我們兩人幾乎將你家藏酒都喝光了，也是我唯一看到你喝醉的一晚，但你却硬是不肯承認喝醉，還要和我打賭，說你可以用正楷將杜工部的『秋興五首』寫出來，而且絕對一筆不苟。」

他忽然在桌上的筆筒裏抽出了一枝筆，又道：「我還記得你用的就是這枝筆。」

李尋歡的笑容雖然那麼苦澀，却還是笑着道：「我也記得那次打賭還是我贏了。」

龍嘯雲笑道：「但你亦想也未想到，過了十多年後，這枝筆還會在這裏吧。」

李尋歡微笑不語，但心裏却不禁泛起一陣凄凉之意；筆雖然仍然，怎料却已換了主人……

龍嘯雲道：「說來也奇怪，林仙兒好像早已算準你要回來的，雖已住到這裏好多年了，但這裏的一草一木她都未動過……。」

李尋歡淡淡道：「她本不必如此做的。」

龍嘯雲笑道：「我們並沒有要她這麼做，但她却說……」

突聽一人喚道：「四爺——龍四爺！」

龍嘯雲推開窗子，皺眉道：「我在這裏，什麼事？」

那人喘息着道：「秦大少爺似乎不對了，所以秦老爺子請四爺快去看看。」

龍嘯雲臉色變了變，回頭道：「兄弟你……」

李尋歡道：「我……我還想在這裏看看，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龍嘯雲笑道：「當然可以，這本是你的地方，就眞林仙兒回來，也只有歡迎的。」

他匆匆走了出去，一走出門笑容就瞧不見了。

× ×

李尋歡在一張寬大的，鋪着虎皮的紫檀木椅上坐了下來，這張椅子只怕比他的年紀要大些。

他記得自己很小的時候，總是喜歡爬到這張椅子上來爲他的父親磨墨，他只希望快些長高，能坐到椅子上，那時他心裏總有一種奇妙的想法，總是怕椅子也會和人一樣，也會漸漸長高。

終於一天，他能坐到椅子上了，他也已知道椅子絕不會長高，那時他又不禁暗暗爲這椅子悲哀，覺得它很可憐。

但現在，他只希望能像這張椅子一樣，永不長大，也永遠沒有悲傷，只可惜現在椅子仍依舊，人却已老了。

「老了……老了……」

突聽一人輕輕笑道：「誰說你老了？」

人還在窗外，但笑聲已在屋子裏蕩漾起一陣温暖之意，她的人雖還未曾進來，却已將春天帶了進來。

笑聲已如此，人自然更可想而知了。

李尋歡眼睛立刻亮了起來，但却只是靜靜望着那扇門，已沒有站起，也並沒有說什麼。

林仙兒終於走了進來。

武林中人的眼睛並沒有瞎，她的確是人間的絕色，若有人曾用花來描敘過她，那人實在是辱沒了她。

世上又有那種鮮花能及她如此動人。

她全身雖然沒有一處不令人銷魂，但最銷魂處還是她的眼睛，沒有男人能抗拒她這雙眼睛。

這是雙令人犯罪的眼睛。

她的態度却是那麼親切，那麼大方，絕沒有絲毫要令人犯罪的意思，看來又彷彿世上最温柔，最純潔的孩子。

但無論她看來像甚麼，都已無法改變李尋歡對她的印像了，因爲李尋歡這並不是第一次見到她。

就在那家酒店的厨房裏，就在薔薇夫人的屍體旁，李尋歡早已經領教過她的「温柔」，她的「純潔」！

但李尋歡却幾乎還是難以相信眼前這女子，就是那天一心要逗他交換「金絲甲」的神秘美人。

因現在她的神情和那天的確就好像兩個人，若不是李尋歡確信自己絕不會看錯，那麼他就簡直不能相信那天那毒辣，淫蕩，顯然已飽經滄桑的女子，就是眼前這笑得又天眞，又甜蜜的小姑娘。

李尋歡淡淡嘆了口氣，閉上了眼睛。

林仙兒眼波流動，柔聲道：「你爲什麼閉上眼睛，難道不願意見我麼？」

李尋歡笑了笑，道：「我只不過是在回想那天你脫光了衣服時的模樣。」

林仙兒的臉似也紅了紅，幽幽一嘆道：「我本來希望你認不出我來的，可是我也知道這希望並不大。」

李尋歡道：「我若這麼快就將你忘記了，你豈非也會覺得很失望。」

林仙兒嫣然一笑，道：「可是你見到我並不吃驚，難道你早已想到我是誰了嗎？」

李尋歡道：「這也許是因爲武林中能被稱『美人』的並不多吧。」

林仙兒道：「這也許是因爲你見到伊哭的徒弟，就想到了我那雙青魔手，見到了游龍生，就想到了我的魚藏劍，是嗎？」

李尋歡只是冷冷的望着她。

林仙兒笑了笑，道：「你當然不會知道，但我却可以告訴你，因爲，只有這樣，我才能感覺到這是你住的地方，有時，我甚至覺得你還在這屋子裏，坐在這椅子上，靜靜的看着我，輕輕的陪着我說話。」

她眼波漸漸朦朧，低語着道：「有時我半夜醒來，總覺得你彷彿就睡在我身旁，那床上枕頭上，還留着你的氣息！」

李尋歡忽然一笑，道：「除了我之外，只怕還有別人的吧？」

知道她說什麼了，但他的臉一沉，林仙兒也立刻停住了話。

她永遠不會說別人不要聽的話。

李尋歡却似是在等她說下去，過了半晌，才一字一字道：「他並沒有對不起我，任何人都沒有對不起我，只有我對不起別人。」

林仙兒默默的凝注着他，柔聲問道：「你對不起誰？」

李尋歡冷冷道：「我對不起的人太多了，連我自己都數不清。」

林仙兒柔聲道：「隨便你怎麼說，我都知道你絕不是這樣的人。」

李尋歡道：「你知道我是怎麼樣的人？」

林仙兒道：「我當然知道，我很小很小的時候，就聽說過你的事了，所以當我知道這就是你以前住的地方時，我興奮得簡直沒法子睡覺。」

她輕盈的轉了個身，道：「你看，這屋子裏所有的東西，是不是全都和你十年前離開這裏時一樣，就連你藏在書架裏的那瓶酒，我都沒有動過，你可知道這是爲了什麼？」

李尋歡只是冷冷的望着她。

林仙兒笑了笑，道：「你當然不會知道，但我却可以告訴你，因爲，只有這樣，我才能感覺到這是你住的地方，有時，我甚至覺得你還在這屋子裏，坐在這椅子上，靜靜的看着我，輕輕的陪着我說話。」

她眼波漸漸朦朧，低語着道：「有時我半夜醒來，總覺得你彷彿就睡在我身旁，那床上枕頭上，還留着你的氣息！」

李尋歡忽然一笑，道：「除了我之外，只怕還有別人的吧？」

說到這裏，李尋歡的臉驟然沉下來，因爲他已

林仙兒咬了咬嘴唇，道：「你以爲這屋子還有別人進來過？」

李尋歡淡淡道：「這地方已經屬於你，你讓誰進來都無妨。」

林仙兒道：「你以爲游龍生，丘獨，這些人一定進來過，是嗎？」

她眼圈似已紅了，接着道：「告訴你，我從來也沒有讓他們走進過這道門，所以他們只有等在梅林中，我若肯讓他們進來，丘獨和秦重也許就不會死了。」

李尋歡皺皺眉道：「既是如此，你爲何不讓他們進來？」

林仙兒咬着嘴唇道：「只因這是你的地方，我要……要替你保存着，絕不能讓別的男人進來，破壞你留下來的……的……」

她似乎不知該怎麼說了。

李尋歡又微微一笑，替她接說下去，道：「味道？」

林仙兒的臉紅了，垂首道：「我的意思，你明白了麼？」

李尋歡笑道：「但我却直到現在才知道我身上是有味道的……是什麼味道？是香？還是臭？」

林仙兒的頭垂得更低，道：「我對你說這些話，並不是爲了要你恥笑我的。」

李尋歡道：「你是爲了什麼？」

林仙兒道：「我的意思你還不知道？」

李尋歡又笑了，道：「如此說來，用不着別人拉攏我也很有希望了。」

林仙兒道：「若不是我早已……早已對你……那天我怎麼會對你……」

雖然每句話她都只說了一半，但有時話只說一半，比全說出來還要有效得多，也有趣得多。

李尋歡悠然笑道：「原來你那天只是爲了喜歡我而那樣做的，我還當你是爲了金絲甲哩。」

林仙兒道：「我……我當然也是爲了金絲甲，但對象若不是你，我怎麼肯……怎麼肯……」

李尋歡笑道：「原來你那樣做是一舉兩得。」

林仙兒道：「你一定還是奇怪，我爲什麼那麼想要金絲甲？」

李尋歡道：「我實在有點奇怪。」

林仙兒道：「那只因我想親手殺死梅花盜！」

李尋歡道：「哦！」

林仙兒道：「你總該知道，無論誰殺死梅花盜，我都要嫁給他，這話雖是我自己說的，可是其中也有很多苦衷。」

李尋歡笑道：「你要親手殺死梅花盜，難道是爲了要你自己嫁給你自己麼？」

林仙兒道：「我這樣做，只是爲了我不願意嫁給那些人就像狗一樣，無論我怎麼對他們，他們還是要死纏着我，只有你……」

李尋歡淡淡一笑，道：「那麼你爲何不將金絲甲留在我這裏，等我殺死了梅花盜，你再嫁給我，這樣豈非也一舉兩得麼！」

林仙兒似乎怔了怔，但瞬即嫣然笑道：「這實在是好主意，我爲何沒有想起來？」

李尋歡目光閃動，微笑着道：「這麼好的主意，除了我之外，還有誰能想得出？」

林仙兒似乎聽不出他話中的譏誚之意，緊緊握住了他的手，道：「我知道梅花盜這兩天一定會來的，明天我就在這裏等着他。」

李尋歡道：「你意思是要我明天也到這裏來，是麼？」

林仙兒道：「你以我爲餌，將他引來，反正金絲甲在你身上，你縱然制不住他，他無論如何也傷不了你的！你若制住了他……」

她又紅着臉垂下頭，那雙銷魂的眼睛却仍在悄悄瞟着李尋歡，她嘴裏沒有說出來的話，已用眼睛說了出來。

李尋歡眼睛裏也在閃着光，笑道：「好，明夜我一定來，我若不來，就是呆子了！」

林仙兒悄悄縮回了手，但纖纖的指尖，仍在李尋歡手背上輕輕的劃着圈圈，似乎要圈住李尋歡的心。

李尋歡忽又笑道：「你總算已學乖了。」

林仙兒紅着臉道：「我本來就很乖。」

李尋歡道：「你總算已學會讓男人來主動。」

林仙兒喘息忽然急促了，顫聲道：「但是……你現在不會的……是嗎？」

李尋歡凝注着她，目光仍是那麼冷靜，就像是一湖秋水，但嘴角却已露出了並不冷靜的笑容，道：「你怎知道我不會。」

林仙兒哈哈的嬌笑起來，道：「因爲你是個君子，是嗎？」

李尋歡淡淡笑道：「我平生只做過一次君子，

那次我後悔了三天。」

林仙兒嬌笑着，似乎想逃走。

但李尋歡已一把拉住了她，笑道：「原來你不止學會了讓男人主動，還學會了逃避。」

林仙兒「嚶嚀」一聲，喘息着道：「這全是你教我的，是你教我該如何勾引你，是嗎？」

李尋歡嘆了口氣，道：「我教得太多，你也學得太快了。」

他忽然推開了她，拍了拍衣裳站起來，瞪着窗子道：「今天的戲已演完了，閣下若是還未看够，明天請早吧。」

窗外傳來了「嗤」的一聲冷笑，一人道：「閣下的手段果然高明，但望閣下的飛刀也同樣高明才好！」

說到後面一句話，語聲已遠在十丈開外。

林仙兒變色道：「是游龍生。」

李尋歡忽然道：「你怕他吃醋？」

林仙兒目中露出了恨毒之意，冷笑道：「他憑什麼吃醋？……想不到這種自命不凡的世家子弟，也會做這種不要臉的事，以後我若再理他才怪。」

李尋歡微微一笑，道：「你不怕他將魚藏劍要回去？」

林仙兒道：「我就算將魚藏劍丟在他面前，他也不敢檢的。」

李尋歡道：「哦？」

林仙兒抿嘴一笑，道：「我早就說過，這種人就像狗一樣天生的賤骨頭，你越打他罵他，他越要跟在你後面搖尾巴。」

李尋歡道：「有條狗跟在你後面搖尾巴，也蠻有趣的。」

林仙兒拉住他的手，道：「你……你難道眞要走了？爲什麼不多坐坐？」

李尋歡笑道：「我若再坐下去，等到狗來咬我一口，那就無趣了。」

林仙兒道：「哼，他敢……」

話未說完，只聽游龍生遠遠道：「這邊的戲演完了，那邊又有戲開鑼，閣下想去看看嗎？」

李尋歡失笑道：「你看，我早就知道他不會讓我再坐下去的。」

林仙兒恨恨道：「討厭鬼……」

她忽又一笑，拉着李尋歡的手道：「但我們還有明天，明天晚上莫忘了早些來。」

× ×

游龍生已走了，但李尋歡一出梅花林，就聽得遠處傳來了一陣陣叫怒罵聲，拳風激盪聲。

他已聽出其中有那虬髯大漠的聲音，立刻一撩衣襟，「燕子三抄水」，只三個起落，已然趕了過去。

假山後也有三間明軒，這時軒前的雪地上正有兩人在惡鬥，兩人俱是拳風剛猛，震得四下積雪浮天飛起。

只聽虬髯大漠怒喝着道：「姓秦的，你自命俠義，其實却一文也不值，你兒子傷重不治，和別人又有什麼關係，你怎能對他下毒手？」

和他動手的人，正是「鐵胆震八方」秦孝儀，此刻也怒吼着道：「你算什麼東西，也不問自己是什麼身份，居然敢來管老夫的閒事，老夫索性連你也一齊廢了！」

龍嘯雲正在一旁踩着脚相勸，游龍生却在負手旁觀。

李尋歡燕子般掠了過去，龍嘯雲立刻迎上來，跺脚道：「兄弟，你快勸勸他們吧，梅花盜還未現身，自己人却先打起來了，這……這算什麼呢？」

游龍生冷笑道：「這就叫强將手下無弱兵，想不到李探花的門下奴也有這麼大的本事，果然是兒得很，兒得很……」

李尋歡淡淡道：「不錯，他的確兒得很，但別人若不惹他，他也絕不會兒的。」

他不讓游龍生再說話，就轉向龍嘯雲道：「這是怎麼回事？」

龍嘯雲嘆道：「就因爲秦重傷重不治，所以秦三哥……」

李尋歡皺眉道：「他自己兒子傷重不治，難道就遷怒在梅二先生身上。」

龍嘯雲苦笑道：「他們父子情深，秦三哥自然難免悲痛，一時失手傷了梅二先生，但傷的也並不太重。」

李尋歡冷笑了笑，什麼話都不說了。

龍嘯雲道：「你勸勸他吧，我知道他只聽你一個人的話。」

李尋歡冷冷道：「我爲何要勸他，他若不出手，我也要出手的。」

龍嘯雲怔了怔，也不知該說什麼了。

只見那虬髯大漠拳風虎虎，拳拳都是奮不顧身的招式，招式雖未必精妙，那股殺氣却令人心驚。

秦孝儀竟似已被迫得透不過氣來。

游龍生冷笑着又道：「尊僕的這種招式，倒的確少見得很。」

李尋歡道：「哦？」

游龍生道：「他每招發出，好像都準備先挨別人一拳，這種拳法倒實在令人有些看不懂。」

李尋歡淡淡道：「其實這道理也簡單得很。」

——未完待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銀衫摩勒」韓珏目睹師門慘變，誓報血仇，乃立拜「通神羽士」李長玄爲師。光陰荏苒，已過三年，在一個風雨之夜，已成斷瓦頹垣，毫無人迹的江家莊故址，突的有一英姿颯爽的紫衣青年，到那廢宅臨風憑弔，事後拿出明珠三粒，交予江家老僕，着其重建，原來這紫衣書生，竟是易釵而弁的郁芳年，她自在鐘樓爲「神鈴長拂震西天」悟因師太救走，收爲門徒，三年苦練，藝已大成，此刻奉命下山尋仇，她在老僕口中獲知江上青對韓珏的摯情後，便決意往找那三年前失踪的江上青的下落——

洛陽橋

巧排縱馬歸巢計

三年前，郁芳年居高臨下，在鐘樓頂端，看得清清楚楚，江上青是身負重傷，被「血公子」令狐雷從演武場中抱走！

如今，她既想找尋江上青，自然先必找尋令狐雷的下落！

郁芳年相當替江上青担心，因爲「血公子」令狐雷人品不正，極爲淫兇狠毒！

他既對江上青美色垂涎，再把身負重傷，無力抗拒的江上青抱走，豈非一爲魚肉，一爲刀砧，任憑宰割而已！

郁芳年好生担憂之下，心中有兩種希望。第一種希望是江上青托天之佑，白璧無瑕，則自己爲報昔日之恩，必盡全力，撮合她與韓珏有情人終成眷屬！

第二種希望是江上青爲拒令狐雷脅迫，業已全貞盡節，早赴幽冥，這對于江上青來說，落下傳讚千古的聖潔清白聲名，對于自己來說，也有與韓珏締結良緣之望！

萬一這兩種希望，全告落空，就是江上青已被令狐雷糟塌，名花隳溷，白璧生瑕，則成爲最最尷尬之事！

在那種情況下，自己簡直不知應該怎樣處置？和向江上青說些甚麼話兒？才算得體！

郁芳年心中千頭萬緒地，到處探聽令狐雷的踪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

文・諸葛青雲
圖・董培新

洛陽少俠

跡，居然大告失望！

本來，令狐雷的「血公子」三字，名頭甚大，江湖中幾乎盡人皆知！

但如今經郁芳年各處探詢之下，所獲答覆均是近三年來，誰也不曾看見這位「血公子」在江湖走動！

「血公子」雖然音訊沉沉，但那「血符門」的聲勢，却在武林中越來越盛！

郁芳年找不着「血公子」令狐雷，便把腦筋動到令狐雷的祖母，「血河王母」令狐婆婆頭上！

她心中暗想，自己只要找着「血河王母」令狐婆婆，她總不會再不知道她孫兒下落？

要找尋令狐婆婆並不困難，因爲這位「血河王母」，常年均在「崆峒山」的「王母峯」上，極少外出。

郁芳年主意一定，遂由「河南」奔往西北。這段路程不近，要入潼關，經長安，過邠州，到了甘肅平涼，才是「崆峒山」境。

長途漫漫，不能沒有消遣！郁芳年的消遣，相當有趣。

她是打算在這一路之上，儘量尋找「血符門」的晦氣！

事有湊巧，也可以說是冤家路狹，郁芳年才出「洛陽」，尚未走到「潼池」，便遇着與「血符門」有關之事。

秋夜踏月，隨步閒遊，不知不覺間，錯過宿頭，走到一片曠野之上，縱目四顧，衰草連天，看不見絲毫人家烟火？

換了常人，在這種情況下，可能孤寂心寒，會生出怯懼之感！

郁芳年却毫不在乎，她仍然儒衫輕飄，緩緩獨行，只是微微覺得有點口渴而已。

驀然，遠遠有一點昏黃燈光，閃爍於荒烟蔓草之間。

郁芳年瞥見燈光，心中微喜，暗想既有人家，便可討杯茶喝。

等她走到近前，方知那不是一戶人家，竟是三四十戶茅房草舍所連成的小小村莊。

怪的是村中靜寂如死，家家關門閉戶，不聞半點人聲，不見絲毫燈火？

郁芳年因自己適才在遠處曾看見一點昏黃燈光，遂微感詫異，地，逐戶仔細看去。

在這片村舍之中，只有一座房屋，比較高大，並係磚瓦所砌。

郁芳年細加注目，果然發現所見昏黃燈光，是在那高大瓦屋之中，朦朧閃爍。

她走到那高大瓦屋門前，才一抬頭，不禁大吃一驚！

原來這座比較高大的瓦屋，並非普通人家，竟是一座小小道觀。

門外有方黑漆橫匾，匾上鐫着「知命觀」三個金字。

道觀，和「知命觀」之名，並不足使郁芳年吃驚，使她吃驚的是匾額當中的「命」字之上，居然被人用暗赤血漬，草書了「勅令」二字！

郁芳年知道這血書「勅令」，就是所謂「血符門」人物的尋仇表記！

這年老道人相當識貨，趕緊舉步相隨，並陪笑問道：「貧道老眼昏花，竟未看出方施主是絕頂內家高手，但不知施主的宗派門戶是……」

郁芳年不等年老道人話完，便即接口答道：「在下是『中州劍派』門下，先師姓江，諱子超，在世時人稱『萬里追風、洛陽大俠』！」

郁芳年聞言，隨手一推，兩扇觀門，果然呀然而啓。

門內，是個小小院落，有位背插劍柄的年老道人，滿面憤色，卓立院落，院角還有一具身首異處的道僮屍體！

郁芳年推門走進，那年老道人不禁微感愕然，神色一怔！

郁芳年抱拳笑道：「在下方霞，是路過口渴，來向道長討杯茶喝，並不是甚麼殺了人的『郭香主』呢！」

年老道人苦笑一聲，轉身進殿，倒了一杯茶，遞向郁芳年，歉然說道：「方施主，不是貧道慢客，施主飲完茶兒，快請動身，此處絕非善地！」

郁芳年端茶在手，飲了一口，不慌不忙地，含笑問道：「清靜道門，怎說不是善地？」

年老道長似乎不願多談，只向院角道僮屍體，指了一指！

郁芳年知道，自己若不顯露一手，這道人定怕自己牽連遭禍，不肯實言，遂含笑說道：「道長茶香水美，在下意猶未足，還想叨擾兩杯！」

說完，向道才被自己推開的兩扇觀門，遠遠舉手一揮，觀門便爲「無形暗勁」控制，徐徐自行掩閉！

年老道人見狀，猛吃一驚，郁芳年業已不再客氣地，自行舉步，向殿中走去。

郁芳年因自己如今的恩師，「神鈴長拂震西天」紫霞菴主悟因師太的名頭太大，不願多事招搖，遂以「中州」門戶，打出前師旗號！

年老道人「哦」了一聲，又向郁芳年上下打量幾眼，喧聲「無量佛」道：「上蒼有眼，『中州』門戶，果未全滅，還留下方施主這等資質絕世的出類拔萃人物！」

郁芳年道：「我算甚麼？還有兩位師兄，一位師姊，比我强得多呢！……」

語音至此略頓，目注那年老道人說道：「道長既詢問在下門戶，怎不見示道號？」

年老道人嘆道：「貧道孽海回頭，皈依三清以來，自稱『知命子』，但昔年在三湘地帶，落草爲寇之時，却以『鐵臂蒼猿』顏亮的俗家姓名，在江湖中爲非作歹……」

郁芳年聽至此處，雙眉忽挑，目閃威稜寒芒，厲聲接口道：「道長昔年，既是三湘綠林人物，則你方才所說的郭香主，莫非就是『馬面閻羅』郭少威麼？」

知命子點頭答道：「正是，方施主莫非與郭少威有舊？」

郁芳年冷笑說道：「不是有舊，却是有仇！道長雖知『中州』門戶慘遭不幸，可能還不知三年前『洛陽江家莊』的那樁血案之中，便有這『馬面閻羅』郭少威在內！」

知命子嘆息一聲說道：「這到眞是巧事，方施主與貧道竟成了敵愾同仇之人！」

郁芳年接着又問道：「道長是怎樣與那郭少威結仇？」

知命子唸聲「無量佛」號答道：「貧道昔年，雖被劣友引誘，身入綠林，但畢竟天良未泯，心慈手軟，尤其看不慣那『馬面閻羅』郭少威，殺人如麻的兇毒所爲，遂找個機會，遠離『三湘』，在這荒僻小村，皈依三清，懺悔前孽！」

郁芳年一翹拇指，點頭讚道：「道長能放下屠刀，回頭孽海，眞是具有大智慧者！難道那郭少威便因此放你不過？」

知命子嘆道：「正是如此，貧道在這『知命觀』中，度過了十餘年清靜歲月，郭少威突於昨日尋到，因我不在觀中，竟殺死道僮，留下『血符』，要我于今夜等死！」

郁芳年皺眉問道：「道長既知郭少威兇惡異常，何不避他一避？」

知命子黯然說道：「我若避去，郭少威必然遷怒於左右居民，恐怕這小小村莊，都難免被他殺個乾乾淨淨！故而貧道雖知不敵，仍願以一身當之，了此孽債！」

郁芳年一聞此言，不禁向知命子肅然起敬地，抱拳一禮，說道：「道長有此慈悲一念，足消萬劫千災……」

話猶未了，知命子便苦笑兩聲，連連搖頭地，接口說道：「多謝方施主謬獎，但郭少威昔年功力，便已比我高明，他自從投入『血符門』後，兇威更甚……」

郁芳年笑道：「道長放心，那『馬面閻羅』郭少威，今夜不來，算他運氣，倘若來時，便是惡貫滿盈，包管令他跟隨『馬面、牛頭』，去向『閻羅』報到！」

知命子滿面感激神色，目注郁芳年，稽首稱謝說道：「多謝方施主意欲伏義相助，但那郭少威委實……」

郁芳年見他語音忽頓，知道知命子是担心自己亦非「馬面閻羅」郭少威之敵，遂微笑接道：「在下痛於恩師血仇，並欲熏振中州門戶，三年苦學，頗有所成，連對『追魂手』曹剛，及『血符門主』，尚欲一搏，何況這小小『馬面……』」

說至此處，「知命觀」外，業已起了懾人心魂的桀桀厲笑之聲！

郁芳年知是郭少威到來，遂向知命子笑道：「道長放心與他答話，萬事有我！」

說到「有我」兩字，雙目之中忽然閃射出一種宛如明珠寶玉的朗朗神光！

這種神光，是以內家功力，到了極深火候的外燦表現！

知命子也是行家，他見了郁芳年目露神光，不禁心頭一定，立即起身走出殿門，站在院落之中，朗聲發話問道：「觀外發笑之人，是三湘舊友郭少威麼？」

觀外人陰惻惻的冷笑答道：「顏亮，你這貪生怕死的無義匹夫，還有顏面稱我『三湘舊友』，趕快開門……」

郁芳年冷笑一聲，學着知命子適才對自己所說之言，接口叫道：「郭少威，你既隨意殺人，還不能越牆而入麼？何況這『知命觀』的門戶，根本就不曾上鎖！」

觀外人怒道：「答話者何人？」

郁芳年笑道：「我和你也是舊友，你何妨推門看看，包管你一見之下，便會認識！」

語音甫落，「蓬」的一聲，「知命觀」的兩扇觀門，已被人一掌震碎！

門外站着一個五官奇小，臉長如馬的生相怪異之人，果然就是那「馬面閻羅」郭少威！

郭少威推開觀門，見郁芳年與知命子並肩而立

，不禁向這風神如玉的紫衣書生，詫然注目！

郁芳年微笑說道：「郭少威，多年舊友，在此巧逢，你難道不認識我了麼？」

郭少威看出這紫衣書生，神情太以瀟洒高華，知道絕不好鬥，但却想不起在何處見過，遂皺眉問道：「尊駕怎樣稱呼？恕郭少威有點眼拙！」

郁芳年指着知命子揚眉笑道：「這位顏道長與你是『三湘舊友』，我則與你是『森羅舊友』！」

郭少威聽了「森羅舊友」四字，便知對方有意調侃，方自瞪兇睛，郁芳年又復笑道：「我是『要命閻羅』，你是『馬面閻羅』，今日在這『知命觀』中，非叫你嚐嚐『要命』滋味不可！」

郭少威勃然大怒，凝足「劈空掌」力，向郁芳年「呼」然一掌，迎面擊到！

郁芳年哂然一笑，舉袖微拂！

三年多前，江子超父女夜行遇險之際，這「馬面閻羅」郭少威，曾與「神針俠女」江上青，對過一掌！

那時，江上青敵不過郭少威，被他震得退了一步！

但如今郁芳年漫不經意地，輕一拂袖，却把這「馬面閻羅」，震得連退出三四步去，「砰」然撞在院牆之上！

郭少威幾曾遇過如此高手，駭然叫道：「尊駕到底是那路人物？我們『血符門』……」

郁芳年目射寒芒，冷笑叱道：「不提起『血符門』還好，提起『血符門』來，我恨不能寢你之皮，食你之肉！」

語落，眉剔，揚起右掌，伸出食中二指，向郭少威凌空點去！

郭少威看出郁芳年目中仇火太濃，知道不妙，趕緊以一式「落花飄絮」，向左疾閃！

這「馬面閻羅」的一身功力，着實不俗，居然被他閃開，逃過一刼！

郁芳年指風到處，巨音驚人，院牆之上，硬被她擊出了一個徑尺透明大洞！

郭少威驚魂欲絕之下，知命子業已看清形勢，一旁笑道：「郭兄，你認命吧！常言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又道是：『天道好還，寃家路狹』，今夜既然巧逢，這位方老弟又怎能不向你討還三年之前的那筆血債？」

郭少威如墜五里霧中，向郁芳年晷一搖手，愕然叫道：「方朋友，我要把話問明，郭少威何時何處，與你結仇？」

郁芳年想起前師江子超身遭慘死之事，銀牙一挫，星目中淚光隱隱地，厲聲答道：「郭少威，你還記不記得三年多前的『洛陽江家莊』中之事？」

郭少威大感意外地，目注郁芳年道：「方朋友，你……你是『中州劍派』的門下弟子？」

郁芳年點頭說道：「不錯，洛陽大俠『萬里追風』江子超是我去世恩師！」

郭少威聞言，把兩道充滿驚訝目光，緊盯在郁芳年的身上！

郁芳年問道：「你這樣看我則甚？」

郭少威驚訝之故，是不相信江子超的弟子之中，竟有郁芳年這等身手的出色人物？但却不便明言，遂換個方式說道：「江子超的『中州劍派』弟子以內，好像沒有姓方之人，何況在三年前，洛陽一戰……」

郁芳年目射寒芒，沉聲叱道：「你若說了，『血符門』不過割你之舌，若是不說，我却要割你之頭，你不妨先權衡一下『頭』『舌』輕重，再決定說或不說？」

郭少威明知今夜之事，非經苦鬥，無法過門，郁芳年果然怒道：「胡說，我那有冒認師門之理，你趕快說出昔日主持『洛陽』之事的『追魂手』曹剛，和『崆峒人魔』尤一葵，『醜仙猿』公羊白，以及參與行兇的『骷髏三絕』黎震宇，燕山『聾啞雙兇』西門强，西門烈兄弟如今踪跡何在？」

郭少威一聽郁芳年說出這些人名，便知面前這紫衣書生，確是「中州」弟子，遂目注郁芳年，點頭說道：「方朋友，我如今相信你是『中州劍派』門下，但也知道三年前的『洛陽』一會，你却絕不在場！」

郁芳年詫然問道：「此話怎講？」

郭少威道：「因爲『聾啞雙兇』西門强，西門烈兄弟，當時便喪命於驀然出現的『通神羽士』李長玄的手內，你若在場，怎會再復問起？」

郁芳年當時確然因被「神鈴長拂震西天」悟因師太帶走，不曾看見「通神羽士」李長玄曾追殺曹剛，並携回六顆人頭之事，遂冷笑一聲說道：「就算西門兄弟已死，其餘幾個人呢？尤其是那罪魁禍首的『追魂手』曹剛，現在何處？」

郭少威道：「我家曹令主供職『血符門』總壇，無事輕不外出！」

郁芳年喝道：「說！你們『血符門』的總壇，是設在何處？」

郭少威搖了搖頭，苦笑說道：「方朋友的這項問題，恕我不能答復，否則，我便犯了『血符門』的規戒，要受割舌之刑！」

郁芳年目射寒芒，沉聲叱道：「你若說了，『血符門』不過割你之舌，若是不說，我却要割你之頭，你不妨先權衡一下『頭』『舌』輕重，再決定說或不說？」

郭少威明知今夜之事，非經苦鬥，無法過門，

遂兇性又發地，獰笑說道：「方朋友莫誇大話，你若想割我郭少威的頭上人頭，恐怕還不太容易？」

郁芳年怒道：「不信你就試試！」

語音才落，紫衫微飄，便欺近郭少威身前，右臂一伸，向這「馬面閻羅」，當胸抓去！

這種出手方式，不像是在對付强敵，却像是兒童嬉戲？

換句話說，也就是郁芳年這當胸一抓，簡直不成章法，漏洞太多！

但她方才的凌空一指，和舉袖一拂，業已先聲奪人，使郭少威心神微怵，竟不知道對方這不成章法的當胸一抓之中，到底含蘊有多少玄奇變化？應該怎樣應付？

就在郭少威心神微怵，畧一遲疑的刹那之間，陡然覺得全身一緊，彷彿被種無形眞氣吸住。

郭少威亡魂俱冒，趕緊凝足全身勁力，用雙足足跟蹬地，猛然往後一竄！

在他以爲，那股吸住自己的無形眞氣太强，自己雖全力後竄，也未必準能掙扎得脫。

誰知事出意料，郭少威猛力一竄之下，郁芳年的掌心無形眞氣，竟自動收了回去！

這樣一來，郭少威的猛竄之力，完全用空，那裏還收得住勢？

身在院中，仰身猛向後竄，恰好一頭撞到了「知命觀」的院墻之上！

尙幸郭少威內功頗强，早年又復練過「油錘貫頂」功夫，不曾撞得腦袋開花，「砰」然巨震之下，却把院墻撞塌了好大一塊！

郭少威頭雖未裂，但也眼前發黑，雙耳雷鳴，幾乎立卽暈倒！

郁芳年眼見他這副狼狽形相，好整以暇地，失笑叫道：「郭大香主，我還未準備殺你，你怎麼就撞墻自盡？」

郭少威又驚，又愧，又羞，又惱之下，勉强一定心神，看見郁芳年不僅滿面哂笑卓立原地，未動如今在這自稱方霞的紫衫書生手下，郭少威直成了籠中之鳥，網內之魚，和蠶貓爪下的小耗子一般，根本聽憑戲弄，完全失去了抗拒還手能力！

由此可見，武學之道委實海濶淵深，無窮無盡，强中更有强中手，能人背後有能人，自己這點微薄功夫……

知命子的感慨未了，郁芳年已以一種揶揄口氣，向郭少威叫道：「喂，堂堂『血符門』的郭大香主，你有沒有勇氣，再復接我一招？」

郭少威心中雖然不好意思低頭，但口中委實已沒有勇氣，再說硬話！

郁芳年哂然一笑，冷冷說道：「威震三湘的『馬面閻羅』，原來也只有這點骨頭？如今我再問你一句，『血符門』總壇何在？」

郭少威好生尷尬，覺得答又不妥，不答又復不敢！

郁芳年笑道：「你放慮一下好了，答了要割『舌頭』，不答要割『人頭』，依我相勸，你還是拿出點骨氣來，誓死効忠『血符門』，堅定不洩機密讓我割下頭來，好跟隨馬面牛頭去向閻羅報到！」

在郁芳年發話調侃之間，郭少威終於微轉兇睛，拿定主意。等到郁芳年語音一頓，郭少威搖頭說道：「方朋友，你說錯了，『血符門』業已公然與武林各派爭雄，總壇所在，不是高度機密！」

郁芳年「咦」了一聲問道：「你方才不是說誰若洩漏這項機密，便犯了『血符門』的規戒，要受『割舌之刑』麼？」

郭少威道：「那是『血符門』立門開派之初，如今情況不同，這項規戒，業已自然消滅！」

郁芳年向郭少威投過一瞥，鄙夷不屑目光，嘴角微披說道：「好，你總算替自己鋪了一層台階，如今就請你順着台階下吧！」

說至此處，臉色一沉，雙目凝威地，向郭少威厲聲叫道：「說，郭少威！你們『血符門』的總壇，是設在何處？」

郭少威一張長長馬臉，既羞得由白裏透紅，又氣得由紅裏透白地，暗咬鋼牙，應聲答道：「是在『中條山』的『黃蜂谷』內！」

知命子雙眉一軒，正待發話，郁芳年却向郭少威揮手叫道：「我有話在先，你既乖乖答我所問，我便暫時饒了你這條狗命，等下次相見，再報復『洛陽』之仇！」

郭少威閃言，如同牢內死囚，忽逢大赦，慌不迭地，轉身便走！

郁芳年一聲斷喝：「慢點，替我站住！」

郭少威全身一顫，不敢不聽地，回過頭來，失聲問道：「方朋友，你……你說話算……算還是不算？」

（下期待續）

精選武俠連載

武林牢

秦中客・著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秦舫前往少林寺晉謁掌門方丈智光大師，擬報告蝙蝠幫十二公主迷惑各門派弟子，乘機盜竊金鑰的事，抵達少林寺後，適武當、終南、華山、崆峒、南海五派掌門亦來到少林寺，那晚，秦舫因貪睡，遭少林叛徒悟明嫁害，把蝙蝠幫幫徒的身份證明編號插在外衣袋裏，招致六位掌門人的猜疑，被軟禁於禪房，未幾，黃山長老銀筆老人來到，代爲辯護，秦舫本想憑藝業闖出少林，後終恐把事弄遭，乃强忍怒火，靜聽六位掌門人的處置，那晚，一少女擬往救秦舫，詎正欲下手之際，耳際却飄來一縷細語——

武林聖地驚巨變　神女峯頭創新牢

那少女美臉閃過一片驚詫，隨即嬌軀微擰，電閃般掠上房頂而去。

由於去勢太快，衣裳帶出了一陣輕響！

智慧大師倏然警覺，雙目一睜，正好瞧見一點影子飄到廊外，動作之快無以倫比，但饒是如此，等他抬頭望去時，屋頂空空蕩蕩的，那還有一點影子！

少林派向居中原武林十二門派之首，高手不可勝數，寺中藏龍臥虎，單就那些炊事打雜的和尚就不乏身負奇技之人，武林人物敢於夜入少林寺的可說十年不得一二，如今來人深入寺中腹地，竟然未被發覺，這人武功之高可想而知了。

智慧壽眉一皺待要上屋追尋，又恐房中的秦舫乘機逃脫，正自遲疑不決之間，忽見右邊廊上有一人飛步而至，他一眼看出那是藏經閣的智覺師兄，不禁敏感地面色一變，開口急問道：「師兄何事匆忙？」智覺大師滿臉嚴肅道：「師弟房中還存有『三花丸』沒有？」

三花丸乃是少林秘製的療治內傷聖藥，智慧大師聞言吃驚道：「何人受傷？」智覺大師道：「掌教！」智慧大師道：「來人是誰？」

智覺大師冷笑道：「不是外人，竟是那悟明逆賊，他乘掌教打坐入定時由背後給他一掌，奪走了掌教身上的虎鑰！」智慧大師勃然大怒道：「走掉了？」智覺大師搖頭道：「沒有，我追出寺便聽到一聲慘叫，趕去時發現他已死在一棵松樹下，下手之人用劍在樹上留下一個『永』字記號……」

智慧大師失聲道：「天外不速客？」智覺頷首，悲憤地道：「掌教內傷頗重，你的『三花丸』放在那裏？」

智慧大師道：「放在床後第二個衣箱裏，師兄自去拿吧！」

智覺大師「唔」得一聲，轉身飛步疾奔而去。

這時候，房門一開，秦舫斜倚在門邊，目睹笑意輕聲道：「請問大師父，在下現在將以何種身份走出這個房間？」

智慧大師面有慍色，合十躬身道：「善哉，貧僧只是奉命行事，待會敝寺掌教自然會還小施主一個公道，小施主何必……何必……」秦舫接口笑道：「現在咱們就去看望貴派掌門如何？」

智慧大將軍一思忖，隨即頷首領路向右邊廊那邊走去，秦舫隨後跟着，走來步履輕快，心裏感覺智光大師那一掌挨得活該，不值得同情！

不消一刻，走至智光大師禪房外，只見禪房周圍站着數名手持戒刀的僧人，房門口亦有兩名老僧分立戒備森嚴，如臨大敵！

智慧大師向站在門口的兩名老僧點頭招呼一下，隨與秦舫推門進入禪房。

那位少林掌教智光大師盤膝坐於禪床上，臉色慘白如紙，藏經閣的智覺大師正拿着那顆紅色藥丸給他服下；智光大師瞧見秦舫進房，臉上不由泛起一抹歉疚的苦笑，隨即閉起眼睛調息起來。智慧大師走近智覺大師身邊，低聲問道：「那虎鑰呢？」

智覺大師太息道：「我搜遍那逆徒全身，虎鑰不見了！」智慧大師注目道：「難道被那『天外不速客』搶去了？」

智覺大師頷首道：「除他之外沒有別人，只是他既要搶去虎鑰，又敢留下他的『永』字標記，此事誠不可理解……」

智慧大師雙目閃動精光，冷笑道：「莫非他在向咱們少林寺挑釁？」智覺大師摸摸乾癟的下巴，皺眉思索着道：「若然，理由何在？據我所知，天外不速客似乎不是個胡做胡爲之人……」

秦舫忍不住插嘴道：「天外不速客有眞有假，今晚來的可能是假的！」

智覺大師霍地擺臉望去，訝然道：「天外不速客有假的？」秦舫點頭道：「他是蝙蝠幫的右護法，假扮天外不速客維妙維肖，連『永字八劍』也會使！」

智慧大師詫道：「他爲何要扮天外不速客？」

秦舫搖頭道：「這個在下不得而知，反正他不是好人就是了！」

智慧大師移望師兄沉聲道：「剛才我發現有個夜行人一閃而沒，也許就是他！」

少林掌教智光大師服下療傷聖藥三花丸，再經過一陣調息後，面上已恢復紅潤色，這時睜開眼開口道：「大概不是，那是另外一個女的！」

此語一出，兩位大師和秦舫均爲之一震，智覺大師霍然轉望他詫問道：「掌教看見了？」智光大師搖搖頭，苦笑道：「不是，悟明向我下手的一剎那，我忽然聽到一個女人由房外『傳音』進來說：『少林掌教請小心！』我還來不及領會她的意思時，悟明已由背後打來一掌，那是我傳給他的一招『羅漢抱心』，哈哈哈……」

他越笑越大聲，好像自己做了件很滿意的事。

智慧大師驚問道：「掌教可知那位女施主是誰？」智光大師搖頭道：「不知，但聽聲音似是年紀甚輕的女施主！」

兩位大師相顧失色，秦舫亦暗暗稱奇，只因一個年紀甚輕的女人竟然練就「傳音入密」的功夫，這在武林中實在駭人聽聞，他不由想起凌美仙，心想她或許有這份能耐，可是她此刻只怕已躲在她師父的懷抱裏，那會到這裏來？

智光大師漸漸收斂笑容，抬目望向秦舫，長長嘆息一聲道：「小施主，貧僧這一掌挨得活該！」秦舫含笑作揖道：「掌門大師不必自責，其實悟明和尙這種叛逆行爲，若非在下無意間看見，在下也不敢相信他會做出這種事來！」

智光大師嘆氣道：「小施主如不嫌棄，待天亮後，敝寺七十二絕藝中小施主可以任選一種！」

秦舫道：「多謝掌門大師抬愛，此事在下萬不敢接受，在下只求以『一壺先生』之徒的身份離開貴寺，於願足矣！」

智光大師道：「貧僧愧對小施主良多，就連那支『龍鑰』，貧僧亦交與黃山銀筆老人帶走了！」

秦舫道：「不妨，那原是黃山派之物，正該還給他們！」

智覺大師望着智光大師插口道：「掌教虎鑰已失，如今打算如何追回？」

智光大師微笑道：「身外之物，丟了就算！」

秦舫暗暗好笑，心想你倒會故示大方，我看多半你們六派掌門人已定下甚麼「刼」流浪叟葛玄的妙計，因此對金鑰已不表重視。好極，我現在已不必再去武當、華山、南海通知，那崆峒派猜想不久亦可得到蝙蝠幫陰謀奪取金鑰的消息，等天亮後我就趕往武林牢，一方面向武林牢主人問那個名叫「秀琴」可能就是我生娘的下落，一方面看你們採何種行動救出那位武聖之子……

× × ×

天亮了！

秦舫在少林掌教及數位高僧歡送下離開少林寺，飛矢一般向嵩山山下奔去！

昨晚他躺在少林寺不曾閤眼，越想越覺得武林牢主人喊叫的那個「秀琴」就是自己的生娘，儘管他沒有親耳聽到武林牢主人喊過，但那晚由鐵鎖谷上傳下的那首「小桃紅」歌曲却給他很深刻的印象，他恨不得即刻飛到武林牢去追究，那武林牢主人多半不肯說的，但他享有一種權：可以在武林牢裏停留十天，可以在全牢上下暢行無阻！

他剛奔到嵩山山麓，忽然瞥見前面不遠的一彎淺溪畔，坐着一個身段苗條的白衣少女，她手裏拿着一條柳枝不停抽打着溪水，從她背身看來竟像那個蝙蝠幫十二公主之一——誘使「明哥」背叛師門奪取金鑰的「瑛妹」！

秦舫倏然住足，暗道：「好啊！妳這妖女，還在這裏等妳的明哥麼？哼哼，我今天好歹得教訓妳一頓！」

他躡足悄悄掩到她身後，只聽她嘴裏正咕噥道：「死鬼！到現在還不來，明天下午父皇就要在王屋山接天壇召開第一次大會，到時候要是趕不上交不出虎鑰，父皇怪罪下來可教人不好受呀……」秦舫暗吃一驚，忖道：「蝙蝠幫不知爲何要在王屋山接天壇召開大會，既有這等事，我明天何不順路混上去瞧瞧？只是眼前這妖女怎樣處置她才好？殺死她？不行！我怎可以殺人，特別是這樣一個美麗的女人……」

他久久猶豫不決，不覺惱躁的輕嘆了一聲：「唉！」

那白衣少女正是瑛妹，她不防身後來了人，大大唬了一跳，跳起轉身一看是那上次在銅山下和自己打架的少年，不禁花容一變，斜身往旁躍開尋丈，駭然道：「啊呀！原來是你……」

秦舫兩手往胸一抱沉臉道：「很意外麼？」

瑛妹驚魂一定，立刻換上嫵媚笑容，轉眸嫣然道：「是呀，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咱們那次在黃山分別後，我常常在想我一定能再遇上公子，今天果然不期而遇，你一向很好吧？」

秦舫臉一紅，怒道：「胡說八道，妳不怕再摔破鼻子麼？」

原來這個「瑛妹」正是那次被饕餮兒踢翻摔破鼻子，傷心得坐在地上哀哀大哭的那一個！瑛妹聽他提到自己摔破鼻子的事，不由心有餘悸的退後一步，舉手掩住鼻頭，恐慌地道：「你今天絕不能這樣對待我，上次我敷了四五天的藥材治好，那幾天害得人家一步也不敢走出房子呢！」說罷，低首幽幽，不勝羞澀畏懼之態。

秦舫心頭火發，怒喝道：「咄！妳再裝模作樣我就打死妳！」

瑛妹撇唇道：「我不相信！」秦舫一怔道：「甚麼不相信？」瑛妹一扭腰肢，抿嘴笑道：「我不相信你會打死我！」

秦舫揚眉一哼，冷笑道：「妳以爲妳是個好女人麼？」瑛妹點頭道：「我當然是好女人，我從來沒有做過一件壞事咧！」

秦舫不禁大喝道：「鬼話，那麼我且問妳，妳現在坐在這裏等誰？」瑛妹不住搖頭道：「不等誰，我只在這裏看魚兒打架！」

秦舫怒道：「去妳的！妳誘少林悟明和尙奪取智光大師的虎鑰，以爲我不知道麼？」

瑛妹驚得臉色發白，惶然退步道：「嗄，你怎麼知道的？」秦舫冷笑道：「九天前，你們在九華

山下一間土地廟裏——哼哼，我都聽見了！」

瑛妹驚慌道：「也看見了？」秦舫「呸！」吐了一口水，還用脚狠狠踩兩下，鄙夷道：「誰願意看妳幹那種不要臉的事。」瑛妹毫不臉紅，只瞪眼驚問道：「於是你就趕來少林寺破壞我的事？」秦舫點頭傲然道：「不錯，我還要打死你這個害人不淺的妖女呢！」

瑛妹眼睛閃了閃，忽然掉淚哭起來道：「好，我負責奪取少林派的『虎鑰』本來就很倒霉，好不容易才交上一個和尙，你倒把我破壞了，現在教我怎麼回去覆命，我的天哪……」

她邊說邊哭邊跺脚，到後來禁不住放聲痛哭，傷心得不得了的樣子。

秦舫好氣又好笑，但看她那副悽楚悲痛的模樣，却也橫不起心腸出手打死她，當下無可奈何的聳聳肩道：「妳若怕你們幫主責罰，逃了不是得了麼？」瑛妹抬起淚顏道：「我一個弱女，你教我逃到那裏去？」秦舫微笑道：「依我看妳一點也不弱，要逃多遠就可逃多遠！」

瑛妹顰眉想了半晌，忍地收住眼淚笑道：「喂，我剛才自個兒講的話，你聽到了沒有？」秦舫脫口道：「聽到了又怎麼樣？」瑛妹笑道：「我想依你逃到很遠的地方，你替我帶一樣東西到王屋山送給我姐姐好麼？」

秦舫問道：「妳姐姐是誰？」瑛妹道：「就是上次和『藍衣俠倪坤』在翠心湖洗澡的那一個，我們是親姐妹！」

秦舫又問道：「妳要送她甚麼？」瑛妹道：「沒甚麼，只是一條手帕。」

秦舫奇道：「那幹甚麼？」瑛妹苦笑道：「送給她做個紀念呀，我這一逃，說不定我們姐妹這一生都不能再見面了！」

秦舫皺眉沉吟一陣，再問道：「妳果然有誠心要脫離蝙蝠幫麼？」

瑛妹點點頭，瞧見秦舫面上露出不肯盡信之色，於是屈膝跪地向天發誓道：「天老爺在上，我程愛瑛若不脫離蝙蝠幫，管教他天打霹靂轟！」

秦舫大爲感動，便點頭道：「好吧，我替你送去便了！」瑛妹欣然掏出一條紅色的手帕，走到秦舫身前，揚起遞到他鼻下，笑道：「拿去，謝謝你啦！」

秦舫舉手欲接下，鼻孔忽然嗅入一股芬芳香氣，頓感頭腦發昏，心中大驚，情知着了她的道兒，欲頓足縱退，全身四肢已是軟綿無力，身形搖晃幾下，終於一交跌倒地上。

瑛妹仰首嬌笑一陣，接着換上一副兇悍相，雙手一叉腰，豎眉「格格」冷笑道：「現在你知道本姑娘的厲害了吧，你破壞我的好事，我就捉你到屋山充數去！」

秦舫腦袋沉重，昏昏欲眠，但心裏還有一點明白，當下拚命咬痛嘴唇，抬頭怒罵道：「妖女！下賤！毒辣！不要臉……」瑛妹氣道：「你敢再罵，我脫光你的衣服把你吊到樹上！」

秦舫本已陷於半昏迷狀態，聽到她要脫光自己的衣服，登時嚇得昏了過去。

瑛妹開心一笑，輕扭腰肢走到他身邊蹲下，伸手摸摸他的俊臉，讚嘆道：「好帥！我要是能和你結爲夫妻，那滋味該多好……」她擺頭四覓不見人跡，便低頭親他的嘴，最後乾脆把自己的玉臉貼在他臉頰上，自我陶醉起來了。

這時候，附近一丼樹林內忽然出現一個面貌奇醜的紫衣女人，她身如御風疾飛而至，伸出玉手一把抓住瑛妹的右肩，將她身子扳轉過來，揚掌「劈拍」賞了她兩個耳光！

瑛妹措手不及，直被打得眼睛亂冒金星，着實發了一陣昏，這才瞪眼驚叫道：「啊呀！妳，妳，妳……」

紫衣醜女又揚手左右開弓摑了她兩記，這兩記打得更重，分別在她雪腮上留下十條紅血痕！瑛妹本待出手架開，誰知渾身麻木不靈，原來自己被對方抓住的右肩，正是肩井穴的部位。

她反抗無力，只得哭起來哀求道：「好姐姐，饒了小妹吧，似這般打掉了小妹的牙齒怎麼辦？」

紫衣醜女停手冷冷道：「你們蝙蝠幫明日下午何事要在王屋山接天壇召開大會？」

瑛妹哭道：「我不知道……」紫衣醜女揚掌做勢又要掌嘴，瑛妹嚇得急叫道：「眞的，我只知道一點點！」

「那一點？」

「我們幫主有一后三夫人，其中的『林貴人』白天老是躲着幫主不肯出來，所以幫主藉召開大會的機會要親近她……」

「她爲甚麼白天要躲着你們幫主？」

「我們幫主白天是男人嘛！」

「邪說！」

「眞的，我不騙妳！」

「那個林貴人要是不去參加大會呢？」

「幫主就下令將她擒回凌遲處死！」

「這只是召開大會附帶的事情，還有那主要目的呢？」

「我們十二公主必須在明天交出金鑰……」

「這事情也用不着召開大會，你到底說不說實話？」

「當然還有很重要的事，可是我眞的不知道，我只是帮中一名小人物呀！」

「那麼，與會者共有多少人？」

「舵主以上全得去，不到的以叛帮論處，所以好姐姐，請妳放了小妹……」

紫衣醜女輕哼一聲，揚手吐指連點她身上兩處穴道，抓着她的頭髮將她拖到一堆草叢邊放倒，再在她身邊地上寫了幾個字，然後走回抱起秦舫向溪邊走去。她走路一拐一拐，竟是個跛脚姑娘！

她輕輕把秦舫放到溪邊，像瑛妹一樣，擺頭瞧瞧四下無人，情不自禁低頭紅臉在秦舫臉頰上親了親，再起身跳入溪中，兩手潑水向秦舫面上澆去。一直潑到看見秦舫身軀活動一下，這才飛也似的跑了……

秦舫只覺臉上一陣涼濕，刹時人便清醒過來，睜眼一瞧，發覺自己躺在溪畔，再爬起擧目四瞧，發理那瑛妹筆直躺在草叢下，兩眼骨溜溜直轉，身子却一動不動，分明被人制住穴道！「咦！這是怎麼回事？」

他跳到瑛妹身邊，正要問她究竟，忽見她身邊地上寫着數個字：「妖女穴道受制，三日自解，王屋山最好別去，太危險了！」沒有署名，字跡歪歪斜斜，似是故意亂寫的！

秦舫驚奇萬分，猜想不出解救自己的是何人，當下擧脚輕輕踢了瑛妹一下，喝道：「喂，剛才那人是誰？」

瑛妹眨眨眼露出驚恐乞憐之色，却是口不能言，敢情連啞穴也被點了。秦舫俯身欲解開她的啞穴，詎知那下手之人手法迥異一般，弄了半天也解不開，只得直起身道：「現在我要問妳話，對的眨眨眼，不對的就不要動，妳必得老實回答，否則我：：否則我弄破妳的鼻子教人難看，懂麼？」稍微一頓，開始問道：「剛才那人是不是一個手挾一捲破草蓆的老叫化？」

瑛妹眼睛直楞楞不動一下。秦舫再問道：「那麼是不是一個年紀很輕的女人？」

瑛妹眨眨眼，表示對啦！秦舫心想這個女人必是昨夜在少林寺以「傳音入密」警告智光大師的那個，於是又問道：「妳認識不認識她？」瑛妹眼睛不動。「她是不是長得很美麗？」瑛妹眼睛不動。「她是不是穿着紫羅襦？」瑛妹眨了兩眼。「她頭上是不是戴着一頂很漂亮的黃草帽？」瑛妹又眨了兩眼。秦舫暗叫一聲「凌美仙」，心中驚奇不已，但也不敢盡信，腦筋一轉，計上心來，於是再問道：「她是不是跛了一隻脚，走路一拐一拐的？」

瑛妹直眨眼皮，好像在說：「對啦，她是個跛脚姑娘！」秦舫不禁大怒，狠狠踢她兩脚，喚道：「呸！原來妳盡是胡說，看我不弄破妳的鼻子！」

他氣虎虎的俯身撿起一塊石頭，打算磨磨她的鼻頭教鼻上留下一塊疤。正在此時，忽聽身後有人「噗哧」一聲脆笑道：「她沒有騙你，我確是個跛脚姑娘呀！」

秦舫聞聲疾掉頭，視線瞥處，登時爲之驚得楞住了。

原來此刻站在他身後的並非那個朝夕縈思揮之不去的凌美仙，而是一個年約二十出頭面貌奇醜的紫衣女——不，一個容顏絕麗的俏佳人！因爲當秦舫掉頭轉身時，正見她擧手由自己臉上揭下那副奇醜的面孔——一張栩栩如生的人皮面具——露出了一副美若仙子的臉龐！

明眸皓齒，體態苗條豐腴，頭戴黃草帽，身穿紫羅襦，給予人的第一個印象是氣質溫柔高雅，但蛾眉輕皺，隱隱籠罩着一層憂悒，好像一個多愁善感的閨中怨女，又好像是個遇人不淑的憂傷少婦！她懷抱一面琵琶，見秦舫轉過身來，纖纖玉指輕撥兩下絃線，發出一片悠悠韻調，微啓櫻唇淺笑道：「不想請教我姓名麼？」秦舫不由俊臉一紅，拱手道：「姑娘貴姓名？」紫衣女含笑輕輕道：「林鏡霞！」

秦舫又一揖道：「多謝林姑娘剛才救了在下一命。」林鏡霞微福道：「無意撞見，擧手之勞何足掛齒，公子忒謙了！」

秦舫一聽她是無意間撞見自己被妖女瑛妹迷倒的，不禁訝然道：「哦，昨夜進入少林寺的不是妳林姑娘麼？」林鏡霞微搖螓首道：「我幹麼要去少林寺，我如要出家也只能找尼姑庵去呀！」

秦舫窘笑，心想這姑娘說話有點怪，居然會想到出家頭上去。

林鏡霞蛾眉微揚笑道：「也要我請教才肯說出你的姓名？」秦舫笑道：「在下秦舫！」林鏡霞點了點頭，自言自語似地道：「我年紀比你大，做做你的姐姐大概可以吧？」

秦舫一怔，一時啞然不知如何作答。

林鏡霞溫婉一笑道：「你別誤會，我只是在提醒你某一件事，我怕你想入非非……」

秦舫又是一怔，暗想我怎麼會想入非非？這姑娘說話簡直越來越奇了！林鏡霞似亦覺得自己講話太神經兮兮，不禁玉頰一陣緋紅，一仰臉道：「喂，你是不是想去王屋山？」秦舫點頭道：「正是，林姑娘如何得知在下要去王屋山的？」

林鏡霞微笑道：「我聽到的！」秦舫「哦」了一聲，回頭看看那個躺在草叢下的瑛妹，再回對她拱手一揖道：「林姑娘，在下可以告辭麼？」林鏡

霞含笑點首道：「請便！」

秦舫於是道聲「再見」，移步走去，耳聽身後足響，回頭一看，只見她一拐一拐的隨後跟來，不禁住足訝問道：「林姑娘不良於行？」林鏡霞又點首笑道：「昨晚不小心摔了一交！」

秦舫尷尬一笑道：「林姑娘想去那裏？」林鏡霞漫聲道：「和你一樣——王屋山！」

秦舫呆了半晌，困惑地道：「對不起，我可知道妳的師承麼？」

林鏡霞向前走去，一面再將人皮面具掛到臉上，輕笑道：「可以，但我未必會告訴你實話！」秦舫移步跟不去，又問道：「妳爲甚麼要掛上這樣醜的面具？」

林鏡霞平淡地道：「我喜歡自己變醜，我想要我自己長得很醜，也許我會過得幸福些……」

兩人並肩而行，她開始述說自己的身世，語氣冷靜淡漠，好像在說些與她自己毫不相干的故事。

原來她是長安人，家住下馬陵，幼失怙恃，却學得一手好琵琶，名字在敎坊裏首屈一指，後來隨父宦遊，她父親輾轉遷調，由一個縣令擢升爲知府，忽忽六年，她已十九歲了。

那是前年的一個夏天，她父親不顧權勢杖笞一個搶奪良家女子的大官兒子，此擧固然大快民心，贏得百姓一致讚揚，但同時也使她父親丟了官，她父親因此一病不起，就在歸鄉途中溘然去世，那時他們父女一點可憐的積蓄早已用罄，她只好賣身葬父，淪落青樓爲藝妓！

由於她彈得一手好琵琶，又加貌美能歌，不數天已聲名大噪，轟動遐邇，許多王孫公子趨之若鶩，但她一點也不動心，她只希望找到一個誠實的青年，從良嫁給他……

終於有一天，她找到了！他是個三十多歲的英俊男子，很瀟洒，很濶綽，也很誠實的樣子，他們結識半月，覺得情投意合，於是他將十倍於她身價的金錢將她贖出青樓，脫離了火坑。

離開青樓後，她才知道他是個身懷奇技的武林人，那以後他開始傳授她武功，視她爲自己的徒弟，可是——

林鏡霞說到此住口，兩顆晶瑩的淚珠滾落到醜面頰上！

秦舫驚異道：「那妳很幸福啊，爲甚麼反而哭了？」

林鏡霞慘然冷笑道：「不錯，我很幸福……」

秦舫訝道：「故事還沒完麼？」

林鏡霞點頭道：「嗯，永遠不會完的！」

秦舫道：「何不再說下去？」

林鏡霞搖搖頭道：「再說下去，我就不能說實話了！」

秦舫搔搔頭道：「他是誰？」林鏡霞搖頭不答。秦舫嘆息道：「妳爲甚麼要告訴我這些？」

林鏡霞感傷地道：「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見，我看得出你是個很正派的少年，所以忍不住向你發抒一些胸中憂鬱，你不會笑我吧？」

秦舫同情地道：「那裏話，那麼妳要去王屋山幹麼？」林鏡霞道：「找找刺激，你呢？」

秦舫道：「我也沒甚麼要事，眼下我要前往武林牢探望家師，因此想順路去看看蝙蝠帮到底要在接天壇開會幹些甚麼壞事。」

「那麼我們就一道走，你喊我『林大姊』，我喊你『秦小弟』好麼？」

秦舫欣然道：「好——」

他嘴裏一個「好」字未了，驀覺右手被她一把拉住，心頭一驚，正欲運勁摔開，只聽她急促而低聲地道：「看，前面來的兩個可能是你的敵人！」

秦舫擧目望去，只見前面官道上兩個年約三十的青年並肩快步而來，披風迎風飄展，宛若兩隻蝴蝶，他們均是身揹長劍，一個面貌清瘦白皙，神態透着一股邪氣；一個細眼蒜鼻，身軀胖得像一隻猪！兩人步履輕捷，點塵不揚，顯然各懷一身上乘武功。

秦舫却不認識他們，轉望林鏡霞問道：「我不認識他們，妳認識麼？」

林鏡霞點頭道：「嗯，那個白面孔的是『毒秀才冷庫』，胖的是『夜妖客董樂』，是一對臭味相投的淫賊！」

秦舫上次在杭州曾見「毒秀才冷庫」以黑蝙蝠身份出現，那時他面罩黑布身穿蝙蝠衣，故此不識他廬山眞面目，這一聽他就是名震武林淫賊「毒秀才」，戒備之心立生，暗暗將懷中摺扇抽了出來！

毒秀才和夜妖客眨眼便走到秦舫兩人面前，他們脚步未停，雙方擦身而過時毒秀才露出似曾相識的眼光瞥了秦舫一眼，夜妖客却爲林鏡霞奇醜的容貌所震驚，別頭嫌惡的往道旁吐了一口痰，好像見到鬼而渾身毛骨悚然，趕緊一個箭步向前跨去。

秦舫忽然想到他們可能是去接應那個瑛妹的今天若叫他們找到她，自己王屋山之行就不能去了，心念這麼一閃，當即轉身發話道：「毒秀才，不認得我了麼？」

毒秀才和夜妖客聞言同時刹住脚，同時緩緩轉過身子，前者面現詫異之色打量秦舫一陣，忽然恍悟道：「噢，怪道有些眼熟，原來你是陶樂天的徒弟，嘿嘿，你居然有胆子敢提醒大爺的記憶，看來是命該如此了！」秦舫瀟然慢走上去，笑道：「你

次，每次都在一招之下擊髮老婆子和飄萍劍客穆舒存心打死毒秀才，勁道更是運到十足，自覺這一招定能將對方打個半死，先林姐姐而得手，是以摺扇遞出，心頭不由一陣竊喜！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他摺扇遞出的剎那間，那毒秀才竟似已知他扇法厲害難以抵擋，身形猛往後一仰，同時飛起右脚踢向秦舫腹下丹田！

這一着委實大出秦舫意料之外，只因通常情形雙方甫一交手之際，絕無人劈頭就使出這種等於要與敵人同歸於盡的下策，故此待得秦舫一愕之間，摺扇業已落空，而對方的一脚也踢到自己腹部不及兩寸，要想退避無論如何是來不及了！

原來毒秀才施出這一「絕」招並非窺破秦舫扇法厲害使然，而是他爲人陰毒狡黠，深知一般武林人動手的通性，凡是碰到未曾與他交過手的敵人，他就這樣來一下，許多武林高手都因他使用長劍而只注意他如何發出劍招，沒想到他會施出如此與劍法相去十萬八千里的狗屁招術，因此傷在他這一脚之下的人當眞不在少數。

秦舫打人不着反遇險招，這時縱有滿腹神奇武學也無法救急，只嚇得魂飛魄散，暗嘆我命休矣，只好閉目等死……

那知閉目等了片刻，却是毫無動靜，睜眼一瞧，竟見毒秀才直挺挺仰躺在地上，兩眼暴瞪，嘴巴半張，分明已氣絕身死了！

事出離奇，他不禁「啊呀！」驚叫一聲，駭然倒退五六步。

倒退間擺頭急瞧，但見那林鏡霞和夜妖客的戰事也已結束，後者亦像毒秀才那樣倒斃地上，林鏡霞正俯身由他心窩上取出支長約三寸的黑色細針。

她手上戴着皮套，取出細針別入琵琶絃線上，再走到毒秀才身邊取回釘在他腰上章門穴的一支細針，也別入琵琶絃線裏，這才抬臉笑望秦舫道：「秦小弟，這兩個淫賊死有餘辜，你不會嫌我手段太狠吧？」

秦舫怔忡片刻，驚慄慄地道：「林大姐……妳武功高啊！」

林鏡霞脫下皮手套收入衣袋裏，輕拍着琵琶笑道：「我武功才不會比你高，只是我有這東西！」

秦舫奇道：「那琵琶可以發出暗器！」

林鏡霞點頭笑道：「嗯，可以發出兩種，有毒和沒毒的！」

秦舫移目看毒秀才和夜妖客的屍體，發現他們臉肉漸漸呈現黑色，心知他們所中細針必是浸毒的一種，暗想每人只中了一針，哼也不哼一聲便告畢命，這種毒看來比鬼姑娘趙無豔的「無形麻毒」更要狠毒了！

他不覺抬目痴痴呆望林鏡霞，開始感到她是個莫測高深的神秘女子。

林鏡霞抿嘴一笑道：「別這麼望着我，現在你可將毒秀才身上的『身符』和背上的包袱解下來，還有那柄長劍也丟不得……」秦舫詫道：「拿他的東西幹麼？」

林鏡霞笑道：「你不是說要去王屋山麼？我想他們蝙蝠幫開會時可能都蒙着臉穿着蝙蝠衣，你若是以毒秀才的身份參加大會豈不更佳？」

秦舫大喜，立刻動手解下毒秀才的包袱和劍鞘，又從他身上搜出一面銅牌，那牌上鐫着「黑蝠第一號」五個字，敢情毒秀才還是蝙蝠幫黑蝠堂堂主之下的頭號人物！

想殺死我麼？」

毒秀才大笑道：「不，活捉的價值更大！」

秦舫微笑道：「那你比我仁慈，我却想殺死你哩！」

毒秀才翻腕撒下長劍，別頭望着夜妖客怪笑道：「老董，你收拾那個女的！」

夜妖客搖搖頭，興趣索然地道：「沒意思，老子看見她就要作三日嘔！」

毒秀才仰頭大笑道：「你老董還自詡是江湖老手，連她臉上掛着人皮面具也看不出來麼？」

夜妖客神色一震，抬目仔細端詳林鏡霞幾眼，忽然涎臉咧嘴嘻嘻而笑，舉步便向林鏡霞逼去！

秦舫看他一副色溜溜的醜態，不禁大怒，身形暴轉反向他迎過去，揚眉怒喝道：「淫賊！我先毀了你也一樣！」話聲甫落，忽覺眼前人影一閃，林鏡霞已然越到自己身前，回望自己脆笑道：「秦小弟，你殺毒秀才我殺夜妖客，看誰先！」

秦舫不知她武功究有多高，關心地道：「林大姐行麼？」

林鏡霞不答話，向夜妖客挪上幾步，一掄琵琶橫打而出，招式似平凡緩慢，誰知夜妖客竟然爲之一陣手忙脚亂，連使幾個身法方才勉强逃過，不禁驚得脫口「咦」了一聲。

他是黑道上極有名氣的高手，生平身經百戰，像這樣被人輕輕一出手便迫得險象環生倒是數十年第一次，他情知今天碰到了可怕的人物，當下不敢怠慢，翻腕拔出長劍全神和林鏡霞拚鬪起來！

秦舫亦不料林鏡霞武功那麼高强，心裏暗暗驚奇，同時也激起一股好勝心，於是身形急轉，揚起摺扇一圈，向毒秀才打出了大聖風神扇第一招——風度翩翩！

林鏡霞取出一個黑色小瓶子，分別在兩具屍體上倒下幾滴黑水，只見不到盞茶時間，名震武林的毒秀才冷庫和夜妖客董樂已然化做一灘黃水，瀉入地底。

秦舫瞧得目怵心驚，簡直不敢相信她一個妙齡女郎竟然是殺人的老手。

林鏡霞凝眸望他笑道：「信不信由你，這是我第一次殺人，我自己也覺得很奇怪，爲甚麼能够做得這樣老練！」秦舫看她眼裏充滿眞誠，便點點頭道：「我相信妳的話，林大姐！」

林鏡霞默默注視他半晌，忽然垂道顫聲道：「秦小弟，我很慚愧，我不跟你一道去王屋山了！」她說罷，轉身疾掠而去，身法似電，眨眼便遠出十幾丈開外！秦舫甚是驚惑不解，追上幾步大叫道：「林大姐，妳怎麼啦？」

林鏡霞一閃隱入遠處的樹林中……

× × ×

王屋山，山在山西陽城西南，南跨河南濟源，西跨垣曲縣界，山有三重，四面如削，其狀如屋，爲天下第一洞天，世傳軒轅曾訪道於此。

接天壇，位於四十九山之最高峯，絕頂有一石壇，名爲清虛小有洞天，其上又有一黑龍洞，洞前的太乙池，即濟水發源之處！

這天下午，太陽開始西偏的時候——

接天壇上，突然出現了數約百名的黑白蒙面人；說他們是人，倒不如說是蝙蝠來得更適切，因爲他們身上衣衫雙袖濶大連腰，頭戴鼠頭型的布帽，形態與蝙蝠毫無二致！

這些蝙蝠人黑白混雜團集在黑龍洞外的一塊平地上，由談話聲中可分出穿黑蝙蝠衣的都是男的，穿白蝙蝠衣的都是女的。

他們此刻多數面向南邊站望着，原來在那座石壇旁邊，赫然矗立着兩隻木架，上面用繩子縛着兩個被張成一個「大」字的赤裸着上身的人，一老者一青年，兩人皆是滿面怒容，兩眼暴瞪做金剛怒目狀。從他們談話中，聽出那老者竟是黃山派的「銀筆老人朱玉典」；青年者是武當派俗家門徒「血胆書生馬龍坡」，據說朱玉典是昨天被左護法南極神君陰烈風擒來，但搜遍他身上却得不到那支「龍鑰」，南極神君疑心他將「龍鑰」吞下肚，故擒回處理，馬龍坡原爲十二公主之一所迷惑，但當他獲知她欲利用自己謀奪掌門人的「猴鑰」時，便斷然拒絕而離開該公主，結果亦被擒了回來。如何處置這一老一青年，成爲今天蝙蝠幫召開大會的額外節目之一！

這時，就在衆蝙蝠人紛紛議論之際，那黑龍洞突然步出三個紅衣人來。中間一個年高九旬以上，白髮披肩，紅袍飄飄，面貌陰驚，兩顆鷂眼熠熠如炬，正是蝙蝠幫左護法南極神君陰烈風！

隨在他兩旁的羅浮雙靈，他們夫婦也穿上了紅色蝙蝠衣，只是臉上沒有戴上布巾罷了。這三人步出黑龍洞時，全場百名蝙蝠人立刻沉靜下來，並且自動分成兩堆排好站住。

南極神君陰烈風等他們排好站定，便開口道：「奉幫主令諭：現在先介紹本幫兩位堂主與爾等見面——」

他伸手一指身右的赤麒麟卞牙山道：「這位是帮主新任命的黑蝠堂堂主：赤麒麟卞牙山——」又指身左的黑尾鳳巴十娘道：「這位是白蝠堂堂主黑尾鳳巴十娘——」畧一停頓，接着道：「爾等自今日起，得服從兩位堂主的命令，現在由兩位堂主爲爾等點名，兩位堂主喊出號碼，爾等得自動報出姓名！」他說完，雙睛稜稜的一掃衆人，然後轉身步入黑龍洞而去。

羅浮雙靈各由懷中取出一册名簿，各自舉步走近所屬部衆前。

赤麒麟翻開名册，呼道：「副堂主在麼？」

黑蝙蝠隊中無人答應，倜倜你看我我看你，其實看也沒用，因爲大家都戴着面具，誰也不知是誰！赤麒麟眉頭一皺，微泛冷笑道：「也許我喊的太客氣了——黑蝠第一號！」黑蝙蝠隊中立刻有人應聲道：「有，冷庫在此！」

赤麒麟舉目望去，冷笑道：「何不走到前面來？」一個黑蝙蝠離隊走出，向他拱手施了一禮。

赤麒麟目光閃閃凝注他打量片刻，微微一笑道：「你姓冷的如有不服可向帮主提出，我不信你連身爲副堂主也忘了！」

毒秀才冷庫抱拳道：「堂主好說，在下因一時疏神，沒有聽到，堂主盼勿生氣。」赤麒麟「唔」了一聲，視綫放落到名册上，又高呼道：「黑蝠第二號。」

黑蝙蝠隊中有人應道：「有，尤天平！」赤麒麟抬頭看了一眼，繼續唸道：「黑蝠第三號。」

黑蝙蝠隊中又有人應道：「有，甘衞飛！」

赤麒麟又抬頭看了一眼，又繼續唸道：「黑蝠第四號。」

這次又沒有人應了。

赤麒麟頗爲不悅，轉望毒秀才冷庫問道：「我聽說夜妖客董樂是和你副堂主一道去嵩山接應七公主程愛瑛的，你們後來分開了麼？」毒秀才吟沉道：「是的，老董至今未返，也許遭遇甚麼意外……」

赤麒麟取筆在名册勾了一下，繼續點下去。

不久，黑尾鳳巴十娘走過來道：「賊漢子，我

的人少了十七個，這是怎麼回事呀？」

赤麒麟道：「大概派出去工作吧？」

黑尾鳳道：「沒有呀，剛才杜貴妃移交給我時曾說今天白蝠堂十二公主和三十八舵主都要到會，可是現在時間已到，怎的還差十七個？」

赤麒麟聳聳肩道：「這我可不知道，妳只將沒有到會的報上去不就得了？」

黑尾鳳嘆了口氣，無精打采的走進黑龍洞去了。不一會，黑龍洞魚貫走出了一批人，首先是黑尾鳳巴十娘，接着是左護法南極神君陰烈風，再接着是右護法「天外不速客」，遞次是銀衫閃閃的柳貴嬪，杜貴妃，最後是個身披金衫的半老徐娘！

這個半老徐娘顯然是狐皇聶雄夫「一后三夫人」中的皇后，看年紀約四十上下，臉上塗脂抹粉，眉毛畫得彎彎的，只是透着一般兇悍潑辣之氣，一看就知道不是好貨，她走出黑龍洞時滿面怒容，嘴裏悻悻地道：「這一陣子光迷着那臭貨，惹得老娘性起一掌斃了她……」杜貴妃聞言回頭接口道：「皇后說得極是，小妹覺得那臭貨的一顆心早就不在本幫，早日除掉她也免得發生意外！」

皇后點頭冷笑道：「你們等着瞧好了……」

他們五人走至石壇下分左右站立，羅浮雙靈隨將黑白兩堂百名舵主帶到石壇前分左右排列整齊站好，宛如準備迎候皇帝臨幸，氣派甚爲森嚴壯觀。

這樣約莫過了頓飯工夫，那黑龍洞中忽然奏起一片悠美的管樂聲，演奏的是漠曲「聖人出」，而就在樂聲中，由洞中緩步走出一個金衫人和一個銀衫麗人，他們身後還隨着兩個宮女裝扮的女子，各執着一面錦繡扇翳！

金衫人年約三十五，眉清目明，面如白璧，冷冰冰的無一絲表情，活像死人面孔，令人一望之下不由得背脊冒寒，甚不願再看他第二眼——他，正是當年擾亂武林的狐皇聶雄夫（也是聶妙姑）如今的蝙蝠幫主！

銀衫麗人年約二十二，貌美如花，氣質溫雅，此刻蛾眉深鎖，表情憂悽含悲，雪腮上有兩道淚痕，分明曾經哭過的模樣！

這個銀衫麗人甫一露面，立使站在黑蝠隊前的「毒秀才冷庫」爲之心神巨震，差點驚呼出聲！你道爲何？

原來這銀衫麗人竟是昨天在嵩山下現身解救秦舫，自稱爲「林鏡霞」的紫衣女人！

啊啊，原來如此，原來她就是蝙蝠幫主三位夫人中的林貴人，怪不得她的武功那麼高，怪不得當她提到那個救她脫離火坑的青年時，忍不住淚流滿面……

毒秀才冷庫不由輕嘆了口氣，低頭不忍再看她那副含悲憂怨的臉孔——那副代表着一個無力反抗忍辱從歡的弱女子的臉孔！

蝙蝠幫主和林貴人並肩走至壇前，前者便獨自步上石壇，坐入早就安置在壇上的一張金交椅裏，那兩名「宮女」亦隨後步上石壇，擎着扇翳侍立在他身後。

於是，管樂戛然而止，全場頓呈一片死靜，氣氛嚴肅極了。

黑蝠堂主赤麒麟朝石壇邁上幾步，右膝一屈跪稟道：「黑蝠堂主卞牙山報告，全堂實到人數四十八名，未到一名爲第四號董樂，該舵主前日派往嵩山接援白蝠堂七公主程愛瑛，不知何故至今未返，敬請幫主定奪！」

蝙蝠幫主微微頷首，發出冷冰冰的聲調道：「唔，卞堂主且退！」

赤麒麟恭應一聲，挺身退出三步，轉回隊前肅立。

白蝠堂主巴十娘也朝石壇走上幾步，屈膝跪稟道：「白蝠堂主巴十娘報告，全隊實到人數三十三名，未到十七名，一爲七公主程愛瑛，其餘皆爲各地舵主，未到理由不詳，敬請幫主定奪！」

蝙蝠幫主輕輕冷哼一聲，雙目精光漸熾，射出兩道懾人心魄的銳芒，徐徐轉望肅立壇下右排的「天外不速客」問道：「右護法對此有何看法？」

天外不速客身形畧轉，微躬答道：「事出意外，全無預兆，卑職不敢遽下斷言……」

蝙蝠幫主轉向左便的南極神君陰烈風問道：「左護法對此有何看法？」

南極神君亦是身形畧轉，躬身答道：「卑職亦猜不出，但卑職相信他們絕不敢無故不到！」

蝙蝠幫主頷首沉吟半晌，回望壇下的黑尾鳳問道：「本幫創立未久，至今只在南七北五十二境域設有分舵，未到的十六名舵主屬於那幾個地方？」

黑尾鳳道：「屬安徽、河南、湖北三地！」

蝙蝠幫主沉聲道：「那三地今天一個未到？」

黑尾鳳點頭道：「是的，可能她們採取一致行動——跟人跑了！」

蝙蝠幫主冷笑道：「跟誰跑了？」

黑尾鳳囁嚅道：「這只是卑職猜想，俗語說那家烟卣不冒烟，誰家姑娘不嫁人，也許她們厭倦幫中生活，各自找婆家去了！」

蝙蝠幫主目光一嚴，沉叱道：「胡說八道！」

黑尾鳳嘭了一跳，慌忙磕頭不迭。

蝙蝠幫主揮手喝道：「退去！現在吩咐十二公主依次將取到之金鑰交上來！」

黑尾鳳爬起退回隊前，取出名册唸道：「大公主金蝶花，負責取天城派鼠鑰，取到沒有？」

白蝠隊首名白蝙蝠嬌應一聲，離隊姍姍走至石壇前，由懷中掏出一支長約兩寸的金鑰匙，輕輕放到石壇上，然後檢衹而退。

黑尾鳳又唸道：「二公主周婉兒，負責取峨嵋派牛鑰，取到沒有？」

第二名白蝙蝠應聲走出，亦取出一支金鑰匙放在壇上，亦檢衹退回。

於是一個接着一個——

「三公主葉青青負責取南海派羊鑰……

「四公主趙桂紅負責取武當派猴鑰……

「五公主花五娘負責取終南派馬鑰……

「六公主程愛齡負責取崆峒派兔鑰……

「七公主程愛瑛負責取少林派虎鑰……

「八公主池小蓮負責取黃山派龍鑰……

「九公主方圓圓負責取崑崙派鷄鑰……

「十公主羅黛姐負責取華山派狗鑰……

「十一公主薛紫劍負責取邛崍派蛇鑰

「十二公主陳玉弟負責取雪山派猪鑰……」

十二支金鑰中，只有少林，武當、黃山四支金鑰未得手，除七公主程愛瑛未到外，那三個四、八、十公主一起跪在壇前聽候幫主處置，個個身子悚悚抖，懼怕已極！蝙蝠幫主將八支金鑰取到手裏玩弄一陣，然後抬目眈眈注視壇下三個公主，「嘿嘿」冷笑道：「妳們各將失手經過說出來吧！」

四公主趙桂紅抬頭戰戰兢兢道：「求幫主寬宥，那『血胆書生』實在太硬，婢女費盡唇舌也說不動他……」

蝙蝠幫主一抬下巴道：「好，我知道妳已盡了力，去吧！」

四公主大喜，伏地磕了幾個响頭，奔回隊裏去了。

蝙蝠幫主隨即轉望八公主，冷冷的問道：「妳呢？」

八公主池小蓮磕頭稟道：「求幫主原諒，黃山派的龍鑰早在二十年前失落，婢女千方百計也打聽不出來。」

蝙蝠幫主揮手道：「好，妳也退去！」

輪到十公主羅黛姐，她抬頭哭道：「求幫主原諒，華山門下青年平日裏沒有一個能與他們掌門人接近，婢女實在找不到理想的對象……」

蝙蝠幫主冷笑道：「妳只管找年輕的麼？」

十公主羅黛姐搖頭不迭，道：「不不，年老的我也找，可是他們有的向我瞪眼睛，還有的根本看不懂我在眉目傳情，儼得像一頭笨牛！」

蝙蝠幫主靜思片刻，冷峻地道：「執行不力，發交黑蝠堂慰勞十天！」

十公主嚇得渾身發抖，連連叩頭哀求道：「幫主饒命，那樣婢女就死定了！」蝙蝠幫主命令黑尾鳳將她帶下，旋對南極神君陰烈風問道：「左護法怎知那支龍鑰已重回黃山派手中？」

南極神君陰烈風畢目一望被縛在木架上的銀筆老人朱玉典，陰笑道：「由他們談話中得知梗概，據說那龍鑰過去十八年一直在『一壺先生陶樂天』之徒秦舫手中，前天朱玉典在少林寺與秦舫相遇，無意間由他身上找到，我聽到消息便暗中跟隨，等到朱玉典與清風眞人分手才現身向他索取，結果雖然將他制倒，却找不到那支龍鑰，所以只好把他帶到此地來！」蝙蝠幫主「唔」了一聲，又問道：「你問過他沒有？」

南極神君道：「他不說！」

蝙蝠幫主道：「那麼先給他一頓鞭，還有那個青年！」

南極神君別頭望望赤麒麟卞牙山，後者立即命兩名黑蝙蝠離隊過去執刑。

被縛在木架上的武當俗家門徒血胆書生馬龍坡一見兩名黑蝙蝠執鞭走到，神色反而變得很鎮靜，這時擺臉對身邊的銀筆老人朱玉典含笑道：「朱老前輩，你說咱們今天要不要贏取這一仗？」

銀筆老人朱玉典亦是面無懼色，微微一笑道：「當然要贏，老夫這幾根骨頭自信挨得了！」

兩名黑蝙蝠相視，一揚起鞭子「叭」的一聲，各在他們赤裸的上身抽了一下，兩道血痕應手現出，銀筆老人和血胆書生眉頭微微一皺，閉目默然。

「叭！」「叭」鞭如雨下，越抽越猛，老少倆臉上身上血痕斑斑，開始涔涔流出鮮血來了……

不久，銀筆老人和血胆書生全身已是皮開肉綻，鮮血淋淋，但他們硬是哼也不哼一聲，好像挨打的壓根兒就不是自己的身體！

蝙蝠幫主勃然震怒，厲聲道：「現在拿鹽水澆！」血胆書生哈哈大笑道：「馬大爺若哼出一聲，算不得是武當門下！」

一個黑蝙蝠去提來一桶鹽水，銀筆老人搖頭對血胆書生微微一笑道：「馬老弟，這是第二仗！」

血胆書生大笑道：「姓馬的——」

一碗鹽水由他頭上倒落，他渾身起了一陣顫抖，臉肉一塊一塊抽搐着，兩眼赤紅如血，牙齒咬得格格響，也許咬碎了牙齒，一絲一絲的血由嘴角溢出，流落……

第二碗鹽水澆下時，他全身四肢急劇抖動一陣，一顆頭慢慢往下垂，最後終於靜止不動了！蝙蝠幫主喝道：「朱玉典，那支鑰呢？」

銀筆老人縱聲大笑道：「哈哈在老夫肚子裏，

你來剖啊！」

蝙蝠幫主道：「澆！」一碗鹽水也由頭頂倒落，流向全身，鹽水所到之處，血淋淋的肌肉跳動着，越跳越快，但他臉上却掛着笑容，彷彿在洗涼水澡那樣！

蝙蝠幫主喝道：「再澆！」

那黑蝙蝠盛起第二碗鹽水，正要再澆下時，站在黑蝠隊前的毒秀才冷庫忍不住向前跨出一步——而也就在這一剎那間，驀然一聲嘹亮的怪嘯劃空而至，陡見空中人影翻飛，倏忽間石壇前已降落一個老叫化！

這老叫化髮鬚白如霜雪，身穿一襲千瘡葛袍，腋下挾着一捲破草蓆，神態透着一種怪異的豪邁氣概，不是別人，竟是日前在少林寺不告而別，打算欲赴武林牢挑戰救出「一壺先生」的一蓆怪丐魯夢公！他縱落石壇，擺頭瞧右瞧左老氣橫秋地嘆道：「嘿嘿，到底教老叫化誤打誤闖找着了，你們這幫人幹的好事，快將那些婦女通通釋放出來！」

由於他突然從天而降，全場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左右護法迅捷欺至他身側，天外不速客手握劍柄沉聲道：「尊駕何人？」

一蓆怪客斜目打量他兩眼，冷笑道：「你大概就是那個甚麼『天外不速客』吧？」

天外不速客道：「現在是我問你！」

南極神君陰烈風獰笑道：「他是『一蓆怪丐魯夢公』，一個失去了名氣的掌法宗師！」

一蓆怪丐轉對他冷冷道：「要不要接老夫一掌試試？」

南極神君垂直雙臂，好整以暇地道：「大漠旋風掌有了新花樣麼？」

一蓆怪丐說聲正是，左脚向前跨出半步，右手疾揚，遽然一掌隔空向他推去！

南極神君獰然一笑，袖袍揚處，也自一掌迎面推出！

雙方距離極近，掌勁一接，發出一聲悶雷巨響，周圍數尺內的地上捲起一片迴旋塵灰，像龍捲風冲空而起！

但見一蓆怪丐身形微晃即止，南極神君一個身子却像車輪般不由自主的轉了一週，好像一個弱不禁風的病人，脚步蹌踉顛出二三步差點摔倒地上。

要知南極神君乃是武林罕見的一代魔頭，一生會敵不可勝數，除去數年前赴武林牢挑戰吃過一次敗仗外，可從未遇到像這般一掌便將自己比下的人物，尤其是敗在這個曾是一壺先生手下的敗將的一蓆怪丐，教他如何臉上掛得住？

他惱羞成怒，沉嘿一聲，滿頭白髮根根豎起，跨步揚掌便擬再拚上去——

蝙蝠幫主由金交椅裏緩緩站起，發話道：「左護法且住！」

南極神君猶豫半晌，只得悻悻的停步放掌，別臉望向幫主，等他指示。

蝙蝠幫主冷冷道：「一蓆怪丐二度出現武林，想不到成就如此不凡，眞乃是可喜可賀！」

一蓆怪丐拍拍身上的土灰，咧嘴一笑道：「過獎，小有成就罷了！」

蝙蝠幫主道：「剛才你說要我們釋放那些婦女，你指的是那些婦女？」一蓆怪丐嘿嘿道：「這兩天山西地界連續失踪十八個婦女，還不是你聶雄夫幹的還有誰？」

蝙蝠幫主注目道：「有這等事？」一蓆怪丐由冷笑道：「別裝傻了，今天你若不將那十八個婦女釋放，說不得老叫化只好大幹一場了！」

蝙蝠幫主道：「我聶雄夫也常幹那種事，只是這次那些婦女如是我手下擄刼的，想來你姓魯的還不值得我顧忌到須要否認！」

一蓆怪丐微怔道：「那麼除你之外還有誰會幹這種卑劣的事？」蝙蝠幫主搖頭道：「不知道，你可好將情形說清楚一點？」

一蓆怪丐道：「那十八個武林人的妻子或女兒，失踪時不留一點痕跡，就好像她們自己計劃要走似的……」

蝙蝠幫主道：「可曾帶走她們心愛的東西？」

一蓆怪丐道：「這倒沒有，我的意思是說那人做得很乾淨！」

蝙蝠幫主轉望右護法天外不速客道：「右護法認爲此事與本幫十六名女舵主的不到會有關麼？」

天外不速客反問道：「幫主以爲她們也被擄去了？」蝙蝠幫主頷首冷笑道：「否則她們向天借胆也不敢不到會！」

天外不速客低頭思索道：「也許有關，只是令人費解的是：當今武林中有能力幹這種事而又敢幹出這種事的，除本幫之外，可說已全部禁錮於武林牢之中……」

一蓆怪丐聽得滿面驚奇，問道：「甚麼，你們蝙蝠幫也丟了女人？」

蝙蝠幫主點了點頭。一蓆怪丐擺頭瞧瞧四周，隨即一緊腋下草蓆，移步向峯下走去，邊道：「那麼算老叫化弄錯對象，咱們就此別過！」

蝙蝠幫主走下石壇道：「等一下！」一蓆怪丐住足笑道：「幹麼？」

蝙蝠幫主冷冷一字一字道：「大漠旋風掌果然有了新花樣，本人見獵心起！」

一蓆怪丐大喜，立即放下草蓆拍拍手笑道：「

來來來！老叫化早有此意，剛才只是不好意思開口罷了！」蝙蝠幫主緩步走至他面五尺之處站住，仰臉負手道：「請！」

一蓆怪丐見他一派滿不在乎，而且還要自己先動手不由怒道：「老叫化年紀比你大，你先請！」

蝙蝠幫主漫聲道：「我武功比你高，還是你先請！」

一蓆怪丐登時肝火大動，怪嘯一聲，雙臂倏然展如鷹翅，欺身進步，右掌出如抱攬，疾推而出！

他早年卽以大漠旋風掌揚名武林，只是那時掌出「呼呼」有聲，此次重返中原打出的雖是同一套掌法，却已由有聲變爲無聲，讓人摸不清推出的內勁的方向，是以强如南極神君陰烈風也在一掌之下着了道兒，但他雖然生性自大，此時面對這個武林第一魔頭倒也不敢大意，推出的一掌竟是運足十成功力！

蝙蝠幫主嘴裏發出一陣低沉的陰聲怪笑，驀然身形疾速旋轉，看似被他的旋風掌力帶動之狀，其實旋轉去勢竟是反向一蓆怪丐迫近，只見他右掌一抬，其快無比的拍向魯夢公頭上太陽穴！

這種對付大漠旋風掌的身法倒是閩所未閩見所未見，顯然對方已悟出廻旋掌力的奧妙所在，因此不但不爲對方所乘，反能借對方廻旋的力道旋轉着迎上去，發出他震懾武林的九陰黑骨掌！

一蓆怪丐不料他如此內行，臉色一變，疾忙斜身橫跨出半步，左掌倒拍而下，由下再反擊他左乳根穴。

他不愧是一代掌法宗師，一招之後已知自己平推出的掌力奈何不得對方，故此這次便改由正面往上推出，使對方再也無法借自己的掌力施爲。

果然這一手頗生效力，蝙蝠幫主已摸不着他力道旋轉方向，但他毫不慌亂，身形一個大搖擺，活像鯉魚鑽水，俯身探掌疾如閃電抓向魯夢公雙脚！

一蓆怪丐一聲長笑，雙脚猛張，身軀憑空飄起四五尺，同時雙掌齊出，以焦雷轟頂之勢擊向他頭顱和背脊！

那知他雙掌甫出，眼前人影頓失，同時忽覺有一股陰寒勁氣由背後打到，登時爲之大吃一驚！

兩隊黑白蝙蝠人終於隊形大亂，好像戰場上兩軍相遇，瘋狂呼嘯着向前衝去，剎那間混做一團，白蝙蝠抱黑蝙蝠，黑蝙蝠按倒白蝙蝠，一時衣衫撕裂聲滿天價響，男的喘息，女的嬌啼，淫亂情景不堪入目！

毒秀才冷庫乘亂悄悄走到木架邊，靠近銀筆老人耳畔，喘氣呼呼低聲道：「朱老前輩，我是秦舫，您……您支持得住麼？」

銀筆老人精神一振，瞪大眼驚問道：「你——你怎麼來了？」

秦舫結結巴巴地道：「我假借……毒秀才的身份……混上來的……」

銀筆老人皺眉沉聲說道：「這太危險，你快走吧！」

秦舫決然說道：「不！我要救您和那位血胆書生！」

銀筆老人歎然太息道：「沒用，老夫已無力動手，逃不了的……」

秦舫伸手搭上木架道：「試試看，我先將繩子弄斷……」

銀筆老人睜眼怒道：「說不行就不行，你再不走老夫要喊了！」

秦舫吃了一驚，不覺將手縮回，就在此時，耳聽那糜糜之音忽然消失，轉頭一瞧，敢情那個一蓆氣窒……

塲上一后三皇和二護法及羅浮雙靈等幾個高手倒能運功克制不大怎樣，但那兩隊黑白蝙蝠人却像喝醉了酒，開始如醉如痴搖晃起來了！

漸漸的，簫音由緩慢而急遽，如臨巫山高峯，使人不覺慾火高漲，心跳更急，大有如箭在弦不發會死之勢！

簫音越響越動聽，有如一春情蕩動的女人在呻吟嬌啼，絲絲扣人心弦，撩人想入非非，於是乎腦海中幻景立現，彷彿有無數個赤裸裸的美女圍繞着自己婆娑起舞，令人慾念漸起，渾身發熱，心跳，

怪丐也吃不住蝙蝠幫主的魔箭攻勢，這會正挾着破蓆一路破口大罵往峯下落荒飛去！

那些衣衫破裂身體裸露的黑白蝙蝠紛紛由地上爬起，稍知羞恥的白蝙蝠便賞給自己的搭檔一個耳光，表示罪不在我，可是有的却賴着不動，還互相擁抱着裝迷糊。

黑蝠堂主赤麒麟身形一晃閃到秦舫面前，臉露詭笑道：「冷副堂主，你怎麼有這種奇怪動作？」

秦舫暗抽一口凉氣，當下極力裝出從容之態，笑聲道：「沒有甚麼，我怕咬舌自殺，所以，過來看看……」

蝙蝠幫主正在把玉簫納入懷中，聽到他的話聲，猛然別臉望來，目射奇光沉聲道：「你是誰？」

秦舫垂手躬身道：「卑職黑蝠第一號冷庫。」

蝙蝠幫主閻言冷笑兩聲，移望赤麒麟喝道：「聲音不對，拿下！」

赤麒麟應聲邁上兩步，疾然探手向秦舫手腕扣去。

秦舫早已有準備，脚步暑移之下，懷中摺扇已應手掣出，順勢一招「風度翩翩」迎面打出！

赤麒麟以爲對方一個來歷不明的青年武功再高也高不到那裏去，憑自己的身手還不是兩三下便可將他擒來，因此出手毫無警戒之心，那知道就在這一念之間，忽覺眼前扇影如雨般滿天打到，心中一驚，欲退避業已太遲，只聽「拍！」的一聲，胸口着實挨了一下，雙脚站立不住，登登登退了三步！

黑尾鳳巴十娘花容失色，駭呼道：「賊漢子，沒事吧？」

赤麒麟搖頭說聲「沒事！」同時舉步再上，單掌一抬，驀然掌影翻飛，一口氣便向秦舫攻出七掌之多！

秦舫缺少臨敵經驗，這時乍遇猛攻，心裏微慌，不覺間便被逼退了七步。

銀筆老人怒喝道：「還不快逃！」

秦舫那裏肯逃走，突然大喝一聲，摺扇倏展，使開「大聖風神扇法」，沒頭沒臉一掄疾攻上去。武聖絕學何等神妙，登時也將赤麒麟逼退七步，還在他肩頭上打了一記！

這一記敢情打得不輕，只見赤麒麟悶哼一聲，身形搖晃險些仆倒。

全場蝙蝠幫衆個個瞧得面色大變，蝙蝠幫主目光一凝，開口問道：「卞堂主退下！」

赤麒麟滿臉通紅，即時身形一仰，倒縱出兩丈開外。

蝙蝠幫主轉對南極神君陰烈風道：「左護法上去試試！」

南極神君應聲走出，一步一步的走到秦舫的身前，陰惻惻地道：「小子，先將面巾扯下，讓老夫瞧瞧！」

秦舫將面巾連帶帽子扯下，哈哈笑道：「咱們是老相識，很奇怪吧？」

南極神君不禁驚「咦」一聲，噫出聲，只因誰都知道曾與他見過面的也莫不驚噫出聲，只因誰都知道壺先生以掌法聞名武林，今天若非親眼目覩，誰也不敢相信他的徒弟竟然還身懷如此神奇莫測的絕藝，當然做夢也想不到那套扇法正是武林夢寐以求的武聖十二絕藝之一。

蝙蝠幫主也忍不住訝然問道：「秦舫，你那套扇法從何學來的？」

秦舫覺得應該扯謊，於是得意地笑道：「當然由我師父手裏學來的，你問得眞好笑啊！」

蝙蝠幫主冷笑道：「哼，你師父若會這套扇法，他還會接不住武林牢主人十招麼？」

秦舫一怔之下，忽地心中大喜，暗忖道：是啊，我若用這「大聖風神扇」絕學，向武林牢主人挑戰，八成可以接住他十招，那樣豈非可以將師父等救出牢了？

蝙蝠幫主喝道：「左護法跟他拆幾招試試，但不可以內力取勝！」

南極神君應聲騰身撲上，左掌虛空一攬，右掌五指箕張，疾如電光火石抓向秦舫面門，雖未發出內家眞力，但隨手帶出的指風依然凌厲異常！

秦舫面臨大敵心情頗爲緊張，未等對方招式遞實，手中摺扇便已使出一招「風掃落葉」，迎迴打了過去，這招「風掃落葉」，專打敵人遞出的手腕骨節，猛如大刀，中扇者折，故以「落葉」爲名，着實霸道無比！南極神君適才旁觀他打敗赤麒麟，對於他這路扇法的威力早已深懷戒心，這時一掌抓出其實仍是虛招，一見他摺扇來勢奇快，那敢硬拆，趕緊撤回右手，同時左手駢指如戟，以一招「雙龍搶珠」猛點他兩眼，快如怒矢脫弦！

他早先被一蓆怪丐打出狼狽狀，這回出手特別賣力，一方面深怕翻觔斗，一方面也很想打敗秦舫從而找回一點面子。

秦舫出招快捷，反而爲敵所乘，欲待變招再攻，對方兩指已到眼眶，只嚇得「啊呀！」驚叫一聲，倉卒間猛一揚頭，飛起右脚胡亂踢出。

這胡亂的一踢，倒和昨天毒秀才手執長劍而出，有異曲同工之妙，南極神君不覺一怔，方待出手抓住他脚根，秦舫已即時揮出一招「風雨飄搖」封住上身，再一個疾旋轉斜掠步，業已脫離了險境！

南極神君厲嘿一聲，搶上兩步翻掌疾切而出。

秦舫如聲應響掄扇迎上，登時武聖絕學綿綿使

出，每打出一式扇法，便將他迫退一步。

斯鬪頓飯工夫，秦舫眼看七十二式大聖風神扇即將使完，儘管將對方迫得連連倒退，却不曾打中他一記，心裏不由大爲着急起來。

原來南極神君有意誘使他將全部扇法使出，以便窺其奧妙所在，故此一味後退閃避，這時一見他面現焦躁之色，心知時候已到，當下猛可一聲暴喝，左袖拂出一股陰力盪開他的摺扇，倏然右臂暴探，如龍爪對準秦舫肩頭抓了過去。

秦舫不防他會突然發出內力震開自己的摺扇，大驚之下，一時措手不及，肩上麻穴被他一把抓個正着，登時全身一陣酸麻連摺扇也脫手掉落地上。

南極神君一招得手，咧嘴得意的「嘿嘿」笑了兩聲，隨即轉對蝙蝠幫主問道：「幫主打算怎樣處置這小子？」

蝙蝠幫主道：「再抬一個木架將他綁上！」

兩個黑蝙蝠抬到一個「大」字型木架，脫下秦舫上衣，將他綁了上去。

這時候，那個血胆書生馬龍坡已甦醒過來，他發覺身邊多了一個同難者，不禁面露驚奇問道：「喂，你是誰？」秦舫淑然笑道：「在下秦舫。」

血胆書生張目失聲道：「秦舫？尊駕可是江南四才子之一的畫蘭聖手？」

秦舫臉含淑笑點了點頭。

血胆書生霍然轉望蝙蝠幫主怒喝道：「魔頭！你連人家一介文弱書生也捉到此，算是那一門子的好漢？」

蝙蝠幫主聳肩微笑道：「文弱書生？哼哼，他一身武功恐怕强你三倍還不止呢！」

血胆書生一怔，別臉回望秦舫訝問道：「秦才子也會武功？」

秦舫點頭窘笑道：「畧諳皮毛，家師是一壺先生。」

蝙蝠幫主緩步走到秦舫身前，揚了揚手中的秘笈笑道：「秦舫，你怕不怕挨鞭子？」

秦舫點一點頭道：「怕！」蝙蝠幫主道：「那麼快說出這册大聖風神扇的來歷！」

秦舫頭一搖道：「不！」

血胆書生哈哈大笑道：「有種，秦才子！」

蝙蝠幫主向執鞭的黑蝙蝠使了個眼色，自己退出幾步站定，那黑蝙蝠立即走過去揚鞭「叭！」的在秦舫健美白皙胸膛上抽了一下。

秦舫何曾吃過這個苦頭，立覺身上一陣火辣辣的熱痛，簡直痛澈心肺，忍不住「啊呀！」一聲，血胆書生皺眉道：「別叫，秦才子！」

秦舫大爲慚愧，望他苦笑道：「對不起，我雖然叫，但我絕不會說出的！」

黑蝙蝠掄起鞭，又猛抽一下，他痛得又大叫起來……

那個一直垂首默立的林貴人，這時忽然仰起一副失魂落魄的玉容，顫聲嬌喊道：「幫主……」蝙蝠幫主別頭問道：「甚麼事？」

林貴人垂下螓首，不勝痛苦地道：「他……他既然至死不肯說，那又何必打他，我……我怕聽到那種聲音……」

蝙蝠幫主剛「唔」得一聲，那皇后忽然長細眉一揚，發出「格格」一陣尖笑飛步衝到木架前，一手搶過黑蝙蝠手裏的鞭子，喝道：「讓老娘來打他！」她是恨透了林貴人的得寵，故此存心和她過不去，這一搶過鞭子，聲勢之兇悍，使得在場衆人心頭爲之一緊。

但見她掄鞭虛空「拍！」的一聲脆響，再一個掄轉，其疾如電猛往秦舫身上抽去——

「住手！」一聲威稜稜的低沉喝叱，突然清晰地傳入在場每個人的耳朵裏！

這不是蝙蝠幫主的聲音，因爲他的嗓音帶着一點尖銳，而這突然飄來的聲音却是似沉而又清悅，聽入耳中頗有振聾發聵之快感！

衆人循聲急瞧，只見一個黑衣蒙面人由峯南一片岩石後緩緩轉了出來！

黑帽、黑巾、黑衣、黑靴子，身材適中，神態悠逸，緩步走入場中，如入無人之境！

蝙蝠幫主一見神色大震，不覺後退失聲道：「你——武林牢主人！」

一點不錯，來者正是武林十年來最富神秘色彩，武功又高不可測的神奇人物——大巴山武林牢主人！

武林牢主人的突然出現，頓使全場衆人個個心神巨震，彷彿大禍臨頭似的，相顧駭然失色，只因姑不論武林牢主人爲人是正是邪，由於他不履足江湖無形中給人一種他不會下山來管閒事的錯覺，這也就是狐皇霸雄夫敢於重返中原的原因，可是他今天竟然神不知鬼不覺的下山來了，而且來到了蝙蝠幫召開第一次大會的會場上！

如果今天他是管閒事來的，那麼即使整個蝙蝠幫的高手聯合起來，恐怕也抵擋不住他，因蝙蝠幫主本人曾經領教過他的武功，深知自己雖是人見人怕的大魔頭，但比起他來仍差一大段，而南極神君陰烈風和羅浮雙靈且曾是他牢中囚犯，他們對於武林牢主人的武功其佩服的程度簡直無話可說，是以今天武林牢主人果當眞是來管閒事來的，大家當眞是無話可說了！

蝙蝠幫主一陣倉皇失色之後，很快便恢復常態

，這時朝他畧一頷首笑道：「武林牢主人今天突然離開大巴山，這將是轟動武林的大消息了！」

武林牢主人看了看秦舫，以極平靜的聲調答道：「是麼？但我可突發過誓言說不離開大巴山！」

蝙蝠幫主笑一笑道：「咱們河水不犯井水，牢主今日來此有何貴幹？」

武林牢主人淡然道：「來和你談談！」

蝙蝠幫主目光一凝，微訝道：「甚麼事？」

武林牢主人道：「我也懶得問你組織蝙蝠幫目的何在，但你如果不是利用我關禁武林許多白道人物之便，並且你如果不是看穿我不願下山爲非做歹的話，相信你絕不敢組織甚麼蝙蝠幫的，這總是一個事實……」

蝙蝠幫主道：「我不懂你說這話的意思！」

武林牢主人「嘿嘿」沉笑道：「我的意思是說，你聽妙姑多少得感謝我，不是麼？」

蝙蝠幫主冷聲道：「你說要怎樣感謝呢？」

武林牢主人伸手一指那木架上的老少三人道：「我要這三個人！」

蝙蝠幫主如釋重負，暗透一口氣，不禁笑聲道：「嘿嘿，想不到武林牢主人也動了俠義心腸，這又是一件轟動武林的大消息了！」

武林牢主人聲調一沉，注目道：「現在我聽你答覆，願否一句話！」

蝙蝠幫主冷笑道：「如果我說不願，你打算怎樣？」

武林牢主人道：「我等你正式拒絕後，自然會告訴你！」

蝙蝠幫主靜默一陣，隨後沉吟道：「我倒有一個條件，只不知你牢主有沒有耐性聽？」

武林牢主人冷冷道：「你堅持你的條件麼？」

蝙蝠幫主猶豫一下，點了點頭。

武林牢主人道：「那好，你且說出來，如果我不能接受，我會馬上月行動告訴你！」

蝙蝠幫主擺頭看看二護法和二堂主，南極神君和羅浮雙靈領會得他的眼意，一齊移步走上來，只有那天外不速客沒有看見，原來他正在秦舫面前，不知和他談些甚麼？

武林牢主人冷笑兩聲，慢慢仰首望天，神態從容悠閒已極，似乎毫不以當代四個絕頂高手圍到自己身邊是個嚴重的問題。

蝙蝠幫主輕咳一聲，笑道：「其實我的條件絕不使你爲難，這就是說，只要你答應今後不插手管本幫的閒事，如此而已！」

他說到末了一句，脚步微往後移，似是防備他會突然揮掌打過來。

那知情景完全相反，只見武林牢主人哈哈大笑道：「我道是甚麼大不了的條件，老實說即使你自動要求我，我也不願管你的事，你只管放心去幹那些傷天害理事好了！」

蝙蝠幫主眼中映出喜色，隨即轉對黑蝠堂赤麒麟揮手吩咐道：「去把他們放下來！」

赤麒麟應命走去解下銀筆老人等三個，黑蝙蝠取來衣服還給他們，血胆書生不馬上穿衣，眼望武林牢主人大聲道：「喂，武林牢主人，咱們話先說清楚，你要救我也可以，可是你若要我幹甚麼，我可不幹！」

秦舫也大聲道：「我也一樣，你最好先說個清楚！」

武林牢主人笑道：「我的條件是請我吃一頓飯，何如？」

血胆書生一怔，脫口道：「君子一言。」

武林牢主人頷首道：「快馬一鞭！」

老少三人於是欣然着衣，秦舫穿好衣服，拾回摺扇，走近蝙蝠幫主伸手道：「那册秘笈還我！」

蝙蝠幫主轉望武林牢主人冷笑道：「這也在條件之內？」

武林牢主人盯視他片刻，搖頭道：「我不管這個！」

蝙蝠幫主大喜，回頭對秦舫道：「那麼我不還你！」

秦舫大怒道：「你要不要臉？」

蝙蝠幫主道：「不要！」

武林牢主人哈哈大笑道：「你看，哀莫大於不要臉，現在都隨我下山去吧！」

秦舫怒道：「不成！那東西給誰都可以，就是不能給他！」

武林牢主人笑聲突斂，退步負手道：「那麼你動手搶吧，我站在這裏等你！」

秦舫原以爲他即肯救自己，也必肯帮助自己討回那册秘笈，這下見他當眞袖手不管，暗忖自己的能耐豈是蝙蝠幫主之敵，不由銳氣大挫，一時動手不是不動手也不是，尷尬極了！銀筆老人開口問道：「秦舫，那東西很重要麼？」

秦舫點頭不語。血胆書生翻腕拔出長劍道：「那麼我們帮你奪回！」

秦舫知道他們流血過多體力衰弱，絕不能再動手打鬪，正待婉言拒絕，忽聽附近林中驀然爆起片宏敞的聲音：「好消息！好消息！世事多變層出不窮，喜歡打架的人現在又有個好去處啦！」

隨着唱聲，由黑龍洞左邊的樹林鑽出一個麻面灰衣老人來了！

這老人年約六十，濃眉虎目，臉上麻點斑斑，

神態豪放而又帶着幾分滑稽，看起來就知道是個玩世不恭的人物！

他左手抱着一卷黃紙，右手提着一個盛滿漿糊的木桶，鑽出樹林便朝衆人深深一個鞠躬，然後放下木桶，抽出一張五尺四方上面寫滿墨字的黃紙，就在黑龍洞旁的岩壁上敷漿糊起來。

蝙蝠幫主覩狀不由「咦」了一聲，轉望武林牢主人道：「六毒中的嶙山麻面叟皮厚安，他不是被你牢主關在蛇牢裏麼？」

武林牢主滿不開心地道：「不錯，可是他數日前挑戰接滿十招，所以獲得釋放了！」

蝙蝠幫主忍不住又驚「咦」一聲這確是一驚人的消息，要知武林牢創立至今已有十年之久，龍蛇二牢的一百多名囚犯中，雖不斷有人甘冒淪爲「終生囚犯」的危險再上谷挑戰，可是從來也沒有一人能够接滿十招而獲釋放，雖說武林牢主人規定的十招並不是一個高不可及的數目，但大家的心目中，最先能挑戰出牢的必將是龍牢裏的囚犯，眼前這個麻面叟儘管也是武林有數高手之一，但以他的修爲要想接滿十招委實還是有一段遙遠的距離，然而現在事剛好相反，他竟然成爲第一個挑戰出牢的人物，寧非咄咄怪事？

且慢，更怪的事還在後頭哩！那邊麻面叟剛貼好黃紙，這邊武林牢主人和蝙蝠幫主忽然同時驚噫一聲，倏地抬步閃了過去。

原來，那張黃紙竟是一張佈告單，但見佈告右首寫着兩行較大的墨字，第一行只有三個字：「好消息！」

第二行有二十三個字：「巫山神女峯成立新武林牢，歡迎天下武林同好光臨指教！」

第三行爲「前言」，底下是一大段正楷墨書：

「時逢盛世，靈異迭起，邇來武林能人輩出，先而有大巴山武林牢創立。後又有蝙蝠幫之蠭起，山鳴谷應，風起雲湧，可謂百代僅見之盛也！

余忝爲一介武夫，竊思武術能今勝於古，盡在於吾人無休止之研磨，砥礪競奇鬪勝。余早歲學武，忽忽數十年，自思少有成就，然生平未履足武林誠不知自身所得幾何，語云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故發東施效顰之奇想，以爲就教於天下英雄捷徑，既可磨練自己，復可激勵同好急求上進，是爲本武林牢成立之目的！

茲闡述本牢對外做爲及訂定挑戰辦法如次：

一、本牢自即日起四出擄奪武林人之妻女，凡失妻女者必須於一年之內赴巫山武林牢挑戰，逾期不至視爲棄權論，其妻女將由本牢獎賞與挑戰獲勝者。

二、本牢牢主隨時接受挑戰，男女老幼不拘，青年男女尤所歡迎。

三、凡能接住本牢牢主一招者，即視爲獲勝論，可將其妻女救走，無妻女者，可任意選牢中一未婚女爲偶（獲勝者如爲女性，亦可救走一人，男女隨意，婚否聽便），屆時並由牢主親爲主持婚禮。

四、挑戰者而未能接住一招者，應入牢接受終生禁錮，不再給予挑戰機會。

五、本牢不接受探牢，如發現有硬闖者，格殺不赦。

六、本辦法自公佈日起實施，如有更改，得另行公佈之。

附註：

本牢設備優越，伙食豐美，牢卒待人親切，囚犯在牢亦不必戴手銬脚鐐及服勞役，一切設施保證遠勝大巴山之武林牢，絕非徒托空言，至盼天下英雄即早光臨指教！

巫山神女峯武林牢主人啓」

這就是黃佈告上的全文，全場衆人讀罷，個個啞然呆立，做聲不得！

赤麒麟卞牙山第一個忍不住放聲大笑道：「哈哈哈，不道武林中還會出現第二個武林牢，有意思，天下曠男怨女從此盡開顏啦！」

衆人亦隨之大笑起來。蝙蝠幫主別臉對武林牢主人發出揶揄笑聲道：「牢主閣下，看到沒有？一招？嘿嘿，有心人跟閣下打對台搶生意了！」

武林牢主人沉聲一哼，突然舉步朝麻面叟皮厚安走了過去——

巫山神女峯竟出現了一個新武林牢，這恐怕是天下所有武林人做夢也沒有想到的一件事！尤其令人驚駭的大巴山武林牢創立至今已有十年，武林人前往挑戰而能够接滿十招以上的也只有最近的蝙蝠幫主一人，像大巴山武林牢主人這種武功在人們的心目中可說建立了高不可攀的印象，而今天出現的新武林牢布告上居然表明「能接住一招即爲獲勝者」這如不是好事者的遊戲行動，豈非表示巫山新武林牢主人的武功比大巴山武林牢主人更爲厲害？可是如非確有其事，誰敢當着武林牢主人面前開這個玩笑。

六毒之一的麻面叟皮厚安雖是第一個挑戰出牢的人，但他的武功與武林牢主人何啻有天壤之別，他敢開這個不要命的玩笑麼？

但見武林牢主人一聲沉哼之下，突然舉步朝他直走過去。

全場衆人都在想像着一幕慘烈的景象即將呈現

● 最新出版！

與青年作家依達一齊去遊覽洛杉磯、三藩市、華盛頓、

佉 記

見所　印刷精良

全書　圖

定價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出版

眼前，那厤面叟却滿不在乎的挾起尚未張貼完的一卷黃紙，再提起盛着槳糊的木桶，朝衆人深深一個鞠躬，轉身便擬離開。

「等一下！」武林牢主人一閃越至他面前擋住，沉聲冷笑道：「皮厚安，誰叫你這樣做的？」

厤面叟臉上畧無懼色，露出輕快的笑容道：「當然是我們牢主，這個應該是不必問的！」

武林牢主人雙目精芒大盛，厲喝道：「他是誰？」厤面叟聳聳肩道：「如果你不生氣的話，老夫也想問一下，你大巴山武林牢主曾經答覆過人家這句問話麼？」

武林牢主人怒極反笑道：「嘿，你不怕死？」

厤面叟笑道：「老夫豈有不怕死之理，只是以你牢主的能耐，如說情願拙劣到要拷問或者殺死一個巫山武林牢的無名小卒，老夫又死而何憾？」

敢情武林牢主人雖然武功蓋世，却似乎不是一個詞鋒犀利之人，聞言不由怔住，過了好半晌方才冷冷一笑道：「好，告訴你們那個甚麼牢主，叫他有種就到我大巴山來挑戰！」

厤面叟鞠躬道：「老夫自當傳達，只是希望恐怕很渺茫，因爲我們牢主從不履足江湖，他也正在熱切的期待着你牢主能去巫山神女峯挑戰！」話完雙足一頓，如飛下峯而去。武林牢主人冷笑一陣，走去撕下那張布告，隨卽轉對銀筆老人，血胆書生和秦舫揮手道：「現在都跟我下山去！」

他臉上雖掛着黑布，但誰都看得出他此刻正憤怒欲狂，那態度和語氣上流露出的威嚴使得秦舫等三人不敢違拗，當下默默隨他離開王屋接出天壇。

當他們才下得峯頂，只聽蝙蝠帮主尖厲刺耳的大笑聲在空中飄盪着：「嘿嘿嘿，巫山神女峯也出現了一個武林牢，這一來咱們有好戲瞧啦……」

武林牢主人置若未聞，脚步越邁越快，到後來乾脆飛步而行，疾疾皇皇，竟似有點兒落荒而逃的模樣！

四衆下了王屋山，往西疾行里許，武林牢主人忽地住足對血胆書生馬龍坡笑道：「喂，現在你可以自行離開了！」血胆書生一怔道：「牢主不要在下請客了？」

武林牢主人頷首道：「以後再吃不遲，現在我沒空！」血胆書生道：「牢主可是打算去巫山武林牢挑戰？」

武林牢主人冷冷一笑，道：「哼，他有那種資格麼？」

血胆書生頓覺失言，連忙作揖道：「牢主說得極是，那人行事卑劣已極，縱使他武功再高也絕不能與你牢主相提並論，牢主自不必降低身份反向他挑……」

武林牢主人「唔」一聲，淡然道：「你以爲我是好人？」

血胆書生點點頭道：「嗯，在下前此雖曾聽到不少人將你牢主形容作一個毫無人性的魔頭，但現在在下已不再相信那些傳說，卽使要我死我也不再相信了！」

武林牢主人冷冷道：「你還是相信一些好！」

血胆書生笑一笑，遂轉對秦舫一揖道：「在下久聞秦才子才氣縱橫，不想秦才子還是身懷絕技之人，今日得瞻風儀至感榮幸，在下此去如得不死，異日再與秦才子相逢時，秦才子如不嫌棄馬某學藝淺陋，咱們再來個把酒論交吧！」秦舫拱手連稱不敢，問道：「馬兄欲往何處去？」

血胆書生道：「巫山神女峯！」秦舫一驚道：「馬兄要去挑戰？」

血胆書生點頭道：「不錯，那新武林牢主人竟然對不懂武功的婦女們下手，這種作爲簡直卑鄙到無以復加，馬某學武目的卽在鋤强扶弱，雖然自知成就低微，但此事如聽任不管，還有何面目再在武林中行走？」

秦舫聽得熱血沸騰，竟一時豪氣大起，不禁擊掌道：「好極！小弟願附驥尾，與馬兄同去巫山武林牢挑戰！」

他說幹之下就想馬上動身，當下向武林牢主人和銀筆老人拱手道：「牢主和朱老前輩珍重，在下就此告別了！」

武林牢主人怒道：「給我乖乖站住，你瘋了麼？」秦舫一愣，隨卽挺胸昂然道：「我沒有瘋，只有不敢去挑戰的才是儒夫！」

武林牢主人大怒道：「那麼你走看看，我不揍你一頓才怪！」

銀筆老人一見情勢不對，連忙插嘴說道：「孩子，我不反對你去挑戰，但你似乎還有某種事情未了吧？」

秦舫這才想起自己的身世已有眉目，今天卽使沒有遇上武林牢主人，自己也正打算再赴武林牢追究那個名叫「秀琴」的女人，雖說大義所在不應顧及私人親情，但挑戰之事也不覺得要急在一時，自己若能先找到雙親然後再去巫山武林牢挑戰，那時縱然被打敗，而必須坐牢終生，也就更可心安理得了。

他想到這裏，那卽刻赴巫山挑戰的念頭也就打消了大半，但他不敢馬上問武林牢主人關於那個名叫「秀琴」的女人的來歷，他怕這一問起反使武林牢主人警覺而不准自己再入武林牢裏去。

——下期待續——

史金先生繼〝香妃刺乾隆〟後又一巨著：

綠林紅粉傳

這是敘述一位綠林英雌的俠義故事，本書的女主角，美艷如花，武藝超羣，濟困扶危，柔腸俠骨，後來陷入三角戀愛中，爲情所困。情節波譎雲詭，香艷驚險兼而有之。

全書二弍六頁
定價港幣二元二角

貞血洗花街

史金著

明末烈士的遺孀，爲了養活愛女，不惜賣身爲妓。愛女長大，對母不諒，亦憤而投身於花街。其後獲悉仇人是誰，乃矢志報復，國仇家恨，終於得雪。本書情節，波譎雲詭，驚險香艷，沒有隻字是閒文。本書把握讀者情緒的一部傑作。

全書一九四頁
定價港幣二元

香妃刺乾隆

史金著

乾隆與香妃的戀愛，早已膾炙人口。但這種畸形的。本書窮究當時的史乘，把其中的曲折情發出來。讀之令人驚嘆。

全書一九八頁
定價港幣二元

翻天嶺殲仇記

史金著

這是一部俠義香艷的民間故事小說，節婦貞魂，死而復生。既復夫仇，復完夙世姻緣。情節奇詭，理所無者，事或有之。史金先生以其生花妙筆寫來，絲絲入扣，是令人感動。

全書二一六頁
定價港幣二元

蛇鬼山鬥蠱記

史金著

越南的施蠱術，源出於蛇鬼山。本書以鬥蠱爲經，爲緯。描寫書中女主角與男主角的情愛，貞堅金石及蛇鬼山蠱王鬥法，驚動地天。香艷刺激，兼而有這是一本不可不讀的奇書。

全書二〇二頁
定價港幣二元

環球出版社發行